

級 年 一 中 高

本 讀 文 國

冊 一 第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平 北



3 1761 9716 2

怎樣讀書 胡適

我們平常讀書的時候，所感到的有三個問題；一，要讀什麼書。二，讀書的功用。三，讀書的方法。

關於要讀什麼書的一個問題，在京報上已經登了許多學者所選定的『青年必讀書』，不過這於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處，因為都是選者依照個人的主觀的見解選定的，還不如讀青年自己所愛讀的書好。

讀書的功用，從前的人無非是為做官，或者以為讀了書，『顏如玉』『黃金屋』一類的東西就會來；現在可不不然了，知道讀書是求智識，為做人。

讀書的方法，據我個人的經驗，有兩個條件：——

一精

二博

怎樣讀書

138317



精

從前有「讀書三到」的讀書法，實在是很好的；不過覺得三到有點不
够，應該有四到，是

眼到，

口到，

心到，

手到。

眼到 是要個個字都要認得。中國字的一撇一捺，外國的 a, b, c, d, 1
點也不可含糊，一點也不可放過。那句話初看似很容易，然而我國人犯這
錯誤的毛病的，偏是很多。記得有人繙譯英文，誤 Port, 爲 Pork, 於是葡
萄酒一變而爲豬肉了。這何嘗不是眼不到的緣故。誰也知道，書是集字而
成的，要是字不能認清，就無所謂讀書，也不必求學。

口到 前人所謂口到，是把一篇，能爛熟地背出來。現在雖沒有人提

倡背書，但我們如果遇到詩歌以及有精采的文章，總要背下來，牠至少能使我們在作文的時候，得到一種好的影響，但不可模仿。中國書固然要如此，外國書也要那樣去做。進一步說：念書能使我們懂得他文法的結構，和其他的關係。我們有時在小說和劇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尙且要把他記下來，那關於思想學問上的，更是要緊了。

心到 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做到這一點，要有外面的幫助，有三個條件：

(一)參考書，如字典，辭典，類書等。平常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讀書，第一要工具完備。

(二)做文法上的分析。

(三)有時須比較，參攷，融會，貫通。往往幾個平常的字，有許多解法，倘是輕忽過去，就容易生出錯誤來。例如英文中的一個 *There* 字，作

4. 有十五解，

v. i. 有十三解，

f. 有二十六解，

共有五十四解。

又如 Strike, v. t. 有三十一解，

v. i. 有十六解，

f. 有十八解，

共有六十五解。

又如 Go, v. i. 有二十二解，

v. t. 有三解，

f. 有九解，

共有三十四解。

又如中文的『言』字，『于』字，『維』字，都是意義很多的。只靠自己的能力有時固然看不懂，字典裏也查不出來，到了這時候非參攷比較

和融會貫通不可了。

還有前人關於心到很重要的幾句話，把他來說一說：

宋人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又說：「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手到 何謂手到？手到有幾個意思：

(一) 標點分段，

(二) 查參考書，

(三) 做札記：札記分爲四種：

(甲) 抄錄備忘。

(乙) 提要。

(丙) 記錄心得。

記錄心得，也很重要；張橫渠曾說：「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否則還塞之矣。」

(丁)參考諸書而融會貫通之，作有系統之文章。

手到的功用，可以幫助心到。我們平常所吸收進來的思想，無論是聽來的，或者是看來的，不過在腦子裏有一點好或壞的模糊而又零碎的東西罷了。倘若費一番功夫，把他芟除的芟除，整理的整理，綜合起來作成割記，然後那經過整理和綜和的思想，就永久留在腦中；於是這思想，就屬於自己的了。

博

就是什麼書都讀。中國人所謂「開卷有益」，原也是這個意思。我們爲什麼要博呢？有兩個答案：

(一)博是爲參考

(二)博是爲做人

博是爲參考 有幾個人爲什麼要戴眼鏡呢？（學時髦而戴眼鏡的，不在此問題內。）乾脆答一句：是因看不清楚，戴了眼鏡以後，就可以看清

楚了。現在戴了眼鏡，看是清楚的，可是不戴眼鏡的時候看去還是糊塗的。
王安石先生答曾子固書裏說：

『……讀經卽已，則不足以知經。故自百家諸子之書，至『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我們要推開去說：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其書。比如我們要讀『詩經』，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謠週刊』，便覺『詩經』容易懂。倘先去研究一點社會學，文字學，音韻學，考古學等等以後，去看『詩經』，就比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點文字學，校勘學，倫理學，心理學，數學，光學以後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

大家知道的：達爾文研究生物演進的狀態的時候，費了三十多年光陰，積了許多材料，但是總想不出一個簡單的答案來，偶然讀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便大悟起來，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則。

所以我們應該多讀書，無論什麼書都讀，往往一本極平常的書中，埋伏着一個很大的暗示。書既是讀得多，則參考資料多，看一本書，就有許多暗示從書外來。用一句話包括起來，就是王安石所謂『致其知而後讀』。

博是爲做人：像旗桿似的孤另另地祇有一技之藝的人固然不好，就是說起來什麼也能說的人，然而一點也不精，彷彿是一張紙，看去雖大，其實沒有什麼實質的也不好。我們理想中的讀書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樣，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說：

一爲學當如埃及塔，

要能博大要能高。一

科學與國粹

吳敬恆

……地球雖稱五洲，古世文明之區域東亞實居其大半。今以我華之閉關過固，迎合於世界新學說者至遲，東亞之地藏竟猶深埋於九幽。無論地質學，人種學等等，泰西學者雖據歐美之所獲推稱全世界之舊迹「必當如是」，然在此片壤之中足以證其「不必如是」，「不惟如是」，「所以如是」者必悉數而難終。彼中學者之夢寐不忘而無可如何，其情可想。故即區區考古之事，苟吾人不自經畫，亦足引起他族之野心，爲政爭上之教唆。況夫今日之新科學乃世界文明演進時公共之學，動關乎一切人類之福利，吾人亦爲學界一分子，而不出吾最貴重之寶藏以完各學之要證，則食報而不互酬，亦必爲世界之僇人。

烏乎！我國探地之急要，即礦物之足以療貧，夫豈不人而知之；然而氣力薄弱，事卒無舉者，非特行政爲之梗，而亦民族之意想猶未闕遠。故

興舉實業之熱望全國轟如，而於實業之學則鹵莽滅裂，但欲以苟偷而無高論者引導國中之學子，使之淺嘗中輟，冀得意外之小倖；曾無有扶植子弟，力爭科學之上流，以樹其導標者。我亦知之；今之操斤削墨，親於其事者，各國亦皆爲淺學；然而決疑而待問，引起淺學者之勇氣，企險直進，隱若得長城之後盾者，厥惟賴有國中一二斧鑿不能勝，寒暑乎一編之通博文人。故譬若一國而欲工業之盛，其國猶未有工學名家而能工業健舉者，未之或有。即其國從事種種之學者俱無高識，而欲求一學突生一名家，亦鮮其例。設中國之人類猶有人不願其爲薄劣之可汰者，則於種種世界之學皆當高瞻遠矚，警策國人，以力爭上流。高材多則中材自不可勝用；各學盛則一學亦不至於甚參差。大之爲人治，微之爲實業，求一寸之進步皆當於根本上之一寸求之；未可以苟偷而得意外之天倖也。

彼夫名理之學皆非應用，各爲應用之母。既非應用，則亦無所謂緩急。然其學爲科學之一分子，即衆學與相期待，與相補助。所以即若史前人

類一學，決非泛泛爲考古之驚喜。其在哲學，則爲唯物哲理之支流，與天演學，羣學有密接之關係，因而影響於政學。其在質學，則爲博物學之中幹，而理工諸學亦卽時時披拂其波瀾。其在文學，乃闢史學上列樹杳冥之遠道，益使鴻詞實學縱橫上下，矚天無翳，覘幽無障。

故今日國粹之論囂囂于淺學，以二十世紀科學之盛，文學當臻於最高科學之時代，乃僅僅以十五六世紀泰西文學復古之手眼自畫於周秦漢魏，無異當時卑卑以希羅之死書當之，挾優劣存亡之遠見者竊歎憫焉。而况一二通博之士夫以有所激而不恤將科學極微弱之幼芽盛倡國粹以仆之，其效果，適令佔畢之陋儒，游食之門客託而爲左右足之重輕，仍肆其科舉時代之毒螫。治西說者半多臧獲之才，半爲乳臭之子，大都皆淺嘗可笑；雖其中亦有特殊之才，嶄然見頭角，足以大成，然左牽右繫，必爲種種之波瀾所中阻。一入國門，其曾習死書者，亦效向日士人之意態，儒以合於時趨，墨以矜其才調；實則縱已於敗行，類皆貪鄙與飲博。其不識宗國「之無」

者，本無害于善治世界之學，乃又爲需材之論，誘以利祿；其人亦明知不見重於時尚，遂相與別樹一幟，用其海市買豎之道移之於宦途。於是時局之現象遂至不驢不馬，所謂經術文章，道德行誼之士仍不一得，獨使向日橫通迂舊之賤丈夫保其狙公之位，而使抄胥舌人之新學客以爲之狙，相與紛紛擾擾，醉夢于積薪之上，則又至足悲也！

夫眞通博之士夫乃爲時勢之導標，彼而篤舊則舊習紛互，彼而尙新則新意洋溢，因過渡時代彼實具尊且可徵之資格故也。十年以前，桐城吳擘甫先生爲侯官嚴氏彥譯之天演論小冊作序。先生所治之學不必果能附益天演學之名理，然西國學理之見重於當時者於焉濫觴，嚴氏差強人意之數譯籍亦相繼譯出；於是人人爭有以先秦之文章發揮科學新理之意。不謂自先生其人者之典型淪亡，海內一二巨子專以伎刻爲門戶之標榜，惟恐己之不得列一席于詞林，而諺諺之聲音顏色見面而盜背，不及數稔，迫使嚴氏等躬爲先驅者亦徬徨自疑，致遁而爲詩歌，與篤舊之士相酬唱，絕西說而不

讀，若恐爲新學小生則將或加之侮。此真中國演進時之大蹉跌，爲我有生中之不幸。夫學問文章爲世界公器，人而各治其學，不過與盡其力於進化汪洋中之涓滴；其人偶具尊且可徵之資格，即如已操能爲福利之斧柯；今日引時人之尊重者爲舊時樸學之士夫，亦猶他日引重之責又在科學巨子。四時之序，功成者退，縱吾學而不爲時人所師尚，而吾亦不能不爲之助力，此休休之德吳先生有焉。設吳先生之學術因是而不爲後人所置談，如其學理應如是也，則亦何損乎先生在世界千億年中爲一節之偉人！區區小己之位置，何必與世界背馳而後爭而得之乎！

復有躁妄小儒，雜糅學理於政談，一若濡體焦髮，國粹非救莫存也者。此重之適以小之；其志可憫，其態則可嘆。殊不知今日埃及之陵石，巴比倫之磚文出之於地，靡金萬鎰而弗惜，則所謂禹碑，商彝之晦昧者，猶將至於華民無孑遺，共摩挲於博物陳列所之室；豈况燦然載籍足以考求數千年學理人治與夫一社會之情狀者，其贖之於人也必矣。如其文規詞律果

合於科學之定理，雖萬世以降，民品不同，猶必互相師師；故即舊石器未造之畫壁亦爲談美術者所不廢。達哉張子小浦有言：「如其粹也，不保亦存；如其非粹，終於化已。」有若楊墨之言，大儒詬之爲禽獸，後王闢之爲異端，疑若必毀滅矣，然而至今愈耿若日星。夫以質力相搆之人類原不諱言大私，救存一說正賦各人以自競之力，然所謂救種救羣者有之矣，未有救古之可成爲理論者。且救存之術正必有所犧牲；同在一種一羣，彼此合體，猶有待於犧牲若干分子而後全種與全羣因之存立；則夫古世遺傳之舊學正可隨時取舍，用以爲適存於種若羣之器物。是猶甲乙二人爭存，甲操弓矢，乙操鎗礮，不相敵之勢旣形，甲必棄其弓矢而求所謂鎗礮者，此童子之智所知；何獨變形爲文章道德，其智遂蔽？雖然，吾非推定中國所謂國粹者已一一皆同於弓矢，吾亦同於張子之論：「如其粹也，不保亦存；」而又小變其說曰：「如其非粹，救之乃惑。」

且吾望今日之學者能多讀周秦漢魏者之古書，其熱切或可過於國粹家

；因吾尙望學者搜索地層，能得羲農以上之石文讀之，安有不願其考求燦然之學說。特吾則願學者平其心，以不自欺之眞智識試驗國粹，改良國粹，進國粹於科學；不望其自畫門戶，以爲鋤治科學而後國粹可以光昌；因虛僑之結果必自促於不適宜，迨淘汰天行不可避，其禍將被於種與羣也。

不 朽 胡適

不朽有種種說法，但是總括看來，只有兩種說法是真有區別的。一種是把「不朽」解作靈魂不滅的意思。一種就是春秋左傳上說的「三不朽」。

(一)神不滅論。宗教家往往說靈魂不滅，死後須受末日的裁判；做好事不但受了無數愚夫愚婦的迷信，居然還受了許多學者的信仰。但是古今來也有許多學者對於靈魂是否可離形體而存在的問題，不能不發生疑問。最重要的如南北朝人范縝的神滅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宋朝的司馬光也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但是司馬光說的「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還不免把形與神看作兩件事，不如范縝說的更透切。范縝

說人的神靈卽是形體的作用，形體便是神靈的形質。正如刀子是形質，刀子的利鈍是作用；有刀子方纔有利鈍，沒有刀子便沒有利鈍。人有形體方纔有作用；這個作用，我們叫做「靈魂」。若沒有形體，便沒有作用了，便沒有靈魂了。范縝這篇神滅論出來的時候，惹起了無數人的反對。梁武帝叫了七十幾個名士作論駁他，都沒有什麼真有價值的議論。其中只有沈約的難神滅論說：「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這一段是說刀是無機體，人是有機體，故不能彼此相比。這話固然有理，但終不能推翻「神者形之用」的議論。近世唯物派的學者也說人的靈魂並不是什麼無形體，獨立存在的物事，不過是神經作用的總名；靈魂的種種作用都卽是腦部各部分的機能作用；若有某部被損傷，某種作用卽是廢止；人年幼時腦部不會完全發達，神靈作用，也不能完全，老年人腦部漸漸衰耗，神靈作用也漸漸衰耗

。這種議論的大旨，與范縝所說「神者形之用」正相同。但是有許多人總捨不得把魂靈打消了，所以咬住說靈魂另是一種神祕玄妙的物事，並不是神經的作用。這個「神祕玄妙」的物事究竟是什麼，他們也說不出來，只覺得總應該有這麼一件物事。既是「神祕玄妙」，自然不能用科學試驗來證明他，也不能用科學試驗來駁倒他。既然如此，我們只好用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的方法，看這種學說的實際效果如何，以爲評判的標準。依此標準看來，信神不滅論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滅論的也未必全是壞人。即如司馬光范縝赫胥黎一類的人，說不信靈魂不滅的話，何嘗沒有高尚的道德？更進一層說，有些人因爲迷信天堂，天國，地獄，末日裁判，方纔修德行善，這種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總而言之，靈魂滅不滅的問題，於人生行爲上實在沒有什麼重大影響；既沒有實際的影響，簡直可說是不成問題了。

(二)三不朽說。左傳說的三種不朽是：(一)立德的不朽，(二)立功的

不朽，(三)立言的不朽。「德」便是個人人格的價值，像墨翟耶穌一類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誠勇猛，使當時的人敬愛信仰，使千百年後的人想念崇拜。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便是事業，像哥倫布發見美洲，像華盛頓造成美洲共和國，替當時的人開一新天地，替歷史開一新紀元，替天下後世的人種下無量幸福的種子。這便是立功的不朽。「言」便是語言著作，像那詩經三百篇的許多無名詩人，又像陶潛杜甫蕭士比亞易卜生一類的文學家，又像柏拉圖盧騷彌兒一類的哲學家，又像牛敦達爾文一類的科學家，或是做了幾首好詩使千百年後的人歡喜感歎；或是創出一種新哲學，或是使當時的人鼓舞感動，使後世的人發憤興起；或是創出一種新哲學，或是發明了一種新學說，或在當時發生思想的革命，或在後世影響無窮。這便是立言的不朽。總而言之，這種不朽說，不問人死後靈魂能不能存在，只問他的人格，他的事業，他的著作有沒有永遠存在的價值。即如基督教徒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他的神靈永遠存在。我們正不用駁這種無憑據的神

話，只說耶穌的人格，事業和教訓都可以不朽，又何必說那些無謂的神話呢？又如孔教會的人每到了孔丘的生日，一定要舉行祭孔的典禮，還有些人學那『朝山進香』的法子，要趕到曲阜孔林去對孔丘的神靈表示敬意！其實孔丘的不朽全在他的人格與教訓，不在他那『在天之靈』。大總統多行兩次丁祭，孔教會多走兩次『朝山進香』，就可以使孔丘格外不朽了嗎？更進一步說，像那三百篇裏的詩人，也沒有姓名，也沒有事實，但是他們都可說是立言的不朽。爲什麼呢？因爲不朽全靠一個人的真價值，並不靠姓名事實的流傳，也不靠靈魂的存在。試看古今來的多少大發明家，那發明火的，發明養蠶的，發明繅絲的，發明織布的，發明水車的，發明春米的水碓的，發明規矩的，發明秤的，……雖然姓名不傳，事實湮沒，但他們的功業永遠存在，他們也就都不朽了。這種不朽比那個人的小小靈魂的存在，可不是更可寶貴，更可羨慕嗎？況且那靈魂的有無還在不可知之中，這三種不朽——德，功，言，——可是實在的。這三種不朽可不是比

那靈魂的不滅更靠得住嗎？

以上兩種不朽論，依我個人看來，不消說得，那「三不朽說」是比那「神不滅說」好得多了。但是那「三不朽說」還有三層缺點，不可不知。第一，照平常的解說看來，那些真能不朽的人只不過那極少數有道德，有功業，有著述的人。還有那無量平常人難道就沒有不朽的希望嗎？世界上能有幾個墨翟、耶穌，幾個哥倫布、華盛頓，幾個杜甫、陶潛，幾個牛敦、達爾文呢？這豈不成了一種「寡頭」的不朽論嗎？第二，這種不朽論單從積極一方面着想，但沒有消極的裁制。那種靈魂的不朽論既說有天國的快樂，又說有地獄的苦楚，是積極消極兩方面都顧着的。如今單說立德可以不朽，不立德又怎樣呢？立功可以不朽，有罪惡又怎樣呢？第三，這種不朽論所說的「德」，功，言三件，範圍都很含糊。究竟怎樣的人格方纔可算是「德」呢？怎樣的事業方纔可算是「功」呢？怎樣的著作方纔可算是「言」呢？我且舉一個例。哥倫布發見美洲固然可算得立了不朽之功，但是他船上的

水手火頭又怎樣呢？他那隻船的造船工人又怎樣呢？他船上用的羅盤器械的製造工人又怎樣呢？他所讀的書的著作者又怎樣呢？……舉這一條例，已可見『三不朽』的界限含糊不清了。

因爲要補足這三層缺點，所以我想提出第三種不朽論來請大家討論。我一時想不起別的好名字，姑且稱他做『社會的不朽論』。

(二)社會的不朽論。社會的生命，無論是看縱剖面，是看橫截面，都像一種有機的組織。從縱剖面看來，社會的歷史是不斷的；前人影響後人，後人又影響更後人；沒有我們的祖宗和那無數的古人，又那裏有今日的我和你！沒有今日的我和你，又那裏有將來的後人！沒有那無量數的個人，便沒有歷史，但是沒有歷史，那無數的個人也決不是那個樣子的個人；總而言之，個人造成歷史，歷史造成個人，從橫截面看來，社會的生活是交互影響的：個人造成社會，社會造成個人；社會的生活全靠個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不同，都脫不了社會的影響；若沒有

那樣這樣的社會，決不會有這樣那樣的我和你；若沒有無數的我和你，社會也決不是這個樣子。來勃尼慈 (Leibnitz) [1] 說得好：

「這個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實，(Plenum，爲眞空 Vacuum 之對。) 其中一切物質都是接連着的。一個大充實裏面有一點變動，全部的物質都要受影響，影響的程度與物體距離的遠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個人不但直接受他身邊親近的人的影響，並且間接又間接的受距離很遠的人的影響。所以世間的交互影響，無論距離遠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動作的影響。如果他有周知萬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間一切施爲，無論過去未來都可看得出，在這一個現在裏面便有無窮時間空間的影子。」(Monadology 第六十一節。)

從這個交互影響的社會觀和世界觀上面，便生出我所說的「社會的不朽論」來。我這「社會的不朽論」的大旨是：

我這個「小我」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和無量數小我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係的；是和社會的全體和世界的全體都有互為影響的關係的；是和社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有因果關係的。種種從前的因，種種現在無數「小我」和無數他種勢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這個「小我」的一部分。我這個「小我」，加上了種種從前的因，又加上了種種現在的因，傳遞下去，又要造成無數將來的「小我」。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點：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罪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的惡讞法。這

個「大我」是永遠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業，人格，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個念頭，一場功勞，一椿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便是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那邊「一座低低的土牆，遮着一個彈三弦的人。」那三弦的聲浪，在空間起了無數波瀾；那被衝動的空氣質點，直接間接衝動無數旁的空氣質點；這種波瀾，由近而遠，至於無窮空間；由現在而將來，由此刹那以至於無量刹那，至於無窮時間：——這已是不滅不朽了。

那時間，那「低低的土牆」外邊來了一位詩人，聽見那三弦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念頭，由這一個念頭，就成了一首好詩；這首好詩傳誦了許多人；人讀了這詩，各起種種念頭；由這種種念頭，更發生無量數的念頭，更發生無量數的動作，以至於無窮。然而那「低低的土牆」裏面那個彈三弦的人又如何知道他所發生的影響呢？

一個生肺病的人在路上偶然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被太陽曬乾了，化爲

微塵，被風吹起空中，東西飄散，漸吹漸遠，至於無窮時間，至於無窮空間。偶然一部份的病菌被體弱的人呼吸進去，便發生肺病，由他一身傳染一家，更由一家傳染無數人家。如此輾轉傳染，至於無窮空間，至於無窮時間，然而那先前吐痰的人的骨頭早已腐爛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種的惡果呢？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個人叫做范縝說了幾句話道：「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這幾句話在當時受了無數人的攻擊。到了宋朝有個司馬光把這句幾話記在他的資治通鑑裏。一千五六百年之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鑑到這幾句話，心裏受了一大感動，後來便影響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說話的范縝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個窮人病死了，沒人收屍，屍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爛了。那邊來了一輛車，車上坐着一個王太子，看見了這

個腐爛發臭的死人，心中起了一念；由這一念，輾轉發生無數念。後來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拋了，富貴也拋了，父母妻子也拋了，獨自去尋思一個解脫生老病死的方法。後來這位王子便成了一個教主，創了一種哲學的宗教，感化了無數人。他的影響勢力至今還在；將來即使他的宗教全滅了，他的影響勢力終久還存在，以至於無窮。這可是那腐爛發臭的路斃死人所曾夢想到的嗎？

以上不過是略舉幾件事。說明上文說的「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這種不朽論」。總而言之，只是說個人的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好壞，一一都留下一些影響在那個「大我」之中，一一都與這永遠不朽的「大我」一同永遠不朽。

上文我批評那「三不朽論」的三層缺點：（一）只限於極少數的人，（二）沒有消極的裁制，（三）所說「功，德，言」的範圍太含糊了。如今所說「社會的不朽」，其實只是把那「三不朽論」的範圍更推廣了。既然

不論事業功德的大小，一切都不可朽，那第一第三兩層短處都沒有了。冠絕古今的道德功業固可以不朽，那極平常的「庸言庸行」，油鹽柴米的瑣屑，愚夫愚婦的細事，一言一笑的微細，也都永遠不朽。那發見美洲的哥倫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頭，造船的工人，造羅盤器械的工人，供給他糧食衣服銀錢的人，他所讀的書的著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訓練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時的社會，……都永遠不朽。社會是有機的組織，那英雄偉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燒飯的，甚至於浴室裏替你擦背的，甚至於每天替你家掏糞倒馬桶的，也都永遠不朽。至於那第二層缺點也可免去。如今說立德不朽，行惡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遺臭萬年」也不朽；功德蓋世固是不朽的善因，吐一口痰也有不朽的惡果。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說得好：「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這就是消極

的裁制了。

中國儒家的宗教提出一個父母的觀念，和一個祖先的觀念，來做人生一切行爲的裁制力。所以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死後，又用喪禮祭禮等等見神見鬼的方法，時刻提醒這種人生行爲的裁制力。所以又說：「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說：「齋之日，則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這都是「神道設教」，見神見鬼的手段。這種宗教的手段在今日是不中用了。還有那種「默示」的宗教，神權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宗教，在我們心裏也不能發生效力，不能裁制我們一生的行爲。以我個人人看來，這種「社會的不朽」觀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

負重大的責任；對於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着，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纔可以不孤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纔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為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為甚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疑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來，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為甚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為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時間這個東西，也不因為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千萬劫，究竟那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已成「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

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為『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話，倒有些道理。因為『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換句話說：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裏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所有『過去』時代的思潮，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裏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聯的永遠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掣現在的鈴，無限的過

去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時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引起二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全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都放棄不做，單是耽溺於虛無縹緲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很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

人。他們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遊，不必再商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為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尙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蹈其境，却覺不過爾爾，隨即起一種失望的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却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為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為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時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勢力，則厭『今』思想，却大足為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Inertia)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今的可愛，全在可以憑他為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為。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像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像，倘若真是這樣黑

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宿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於「現在」，「現在」是斷斷不能受的。要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着大實在的奔流，以爲擴大，以爲繼續，以爲進轉，以爲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獨秀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希望，「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斬嚮，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

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可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日的『我』。而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爲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將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遠不能消除，永遠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爲『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永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

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國
文
讀
本

謀篇之程序 夏字衆

(節錄中學國文科教授之商榷)

(上畧)以上所述各項方法，不過補偏救弊枝節之談。欲生徒確具有自由發表思想之能力，非令其明瞭熟練於謀篇之手續途徑莫辦。所謂巧匠不廢規矩也。今姑定全篇之組織爲六階級：(一)構思，(二)儲材，(三)編段，(四)部勒，(五)綱要，(六)敷詞。非敢謂此外更無他道，不過就平日之經歷，舉以相告而已。

(一)構思 題出後，當善審題情。凡關於題之直接，間接，或正意，喻意，各方面之材料，作綿密之思索以搜求之。

(二)儲材 構思所得，隨時綴於稿紙之上。拉雜記錄，不必營神於次第之排列，以阻思路。

(三)編段 意義材料，既已齊集，則從事於整理。使之依類成段，同

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且每段之小節，孰爲主要，孰爲附庸，又必使各稱其職。

(四)部勒 每段既自成一意，各不相屬，若位置失宜，主從凌越，則散漫板滯，禁錮填塞之弊生矣。故必使之銜接一氣，有嶺斷雲連之妙。又須審題面勢，賓主得宜。能如是，則各段意不犯複而氣相貫。分之爲各段，合之爲一篇，此部勒之可觀也。然與世俗所謂前有虛冒，後有結尾，竄句遊心於起伏照應，掉弄虛字者有異。

(五)綱要 經過部勒之階級，則全文段落之排列已就緒。應將各段按原定次第，條綴於題目之下，爲一篇組織之大綱。至此而全文之雛形已具矣。故名此階級爲綱要。如工程師之建大廈然，必先繪一圖形，盈尺而曲盡其制；然後始從事於建築。此階級，卽工程師之大廈縮圖告竣時也。西人作描寫文，(Description)，疏證文(Exposition)，敘述文(Narration)時，必先草一 Outline；作論辯文(Argumentation)時，必先草一 Brief。Outline

line與Brief 皆有概畧大綱之義，即一篇之綱要也。試一披覽西人修辭學（Rhetoric）與作文（Composition）教科書，凡關於草Outline與Brief之義法，舉例陳說，不遺餘力。誠以此爲全文之關鍵；文之工拙，不待讀全文，即於此中取分曉。譬若工程師當繪縮圖時，已循規背矩，昧於引繩切墨之法；卽不必待其棟撓屋壞，而始決其敗績也。夫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搆貳，莫不解體。所以列綱要爲一階級，以示鄭重。使學生作文，必綱要先定，而後委心逐辭。否則如一般人心目中所謂作文草藁者，開始卽游心於詞藻之修飾，全文之意義要領，不過從詞藻內偶然生出。譬若繪畫，先花葉而後枝幹。本末倒置。故文中雖意緒偶發，不過借巧儻來；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強意就辭，削足適履，由此成篇，未有不淪入惡道也。

（六）敷詞 全文之綱要已具，始可進而爲詞句之連綴，以完成篇幅。一篇之工程。至此乃告竣矣。敷詞之法，按所定綱要之次第，逐條引申。每段畢後，次一段卽須另行書寫，以清眉目，俾閱者得與所定綱要對照；

所謂振葉以尋枝，觀瀾而索源也。務使舒之則綱要數爲一篇，卷之則一篇縮成綱要。詞以類聚，意以段分，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如繪樹然，枝幹先具，而後舒華布實，始有葉相對枝相當之妙。而一切游詞濫調，始無所附麗，以繞其筆端矣。

附作文綱要

（茲就學生平日課卷中所擬之綱要，加以整理，舉例於左。）

(題目) 余之歷史

要綱篇本

一、余之歷史之開幕

二、家庭時代

三、私塾時代……………

- 1、塾師之威嚴
- 2、鸚鵡式背誦之苦
- 3、餉以夏楚之苦
- 4、逃學之事實

四、學校生活……………

- 甲、小學時代……………
 - 1、教員之循循善誘
 - 2、領悟教科書之樂
 - 3、共同生活之樂
 - 4、春季運動會獲獎之樂
- 乙、入中學以來之歷史……………
- 丙、私塾生活之回顧……………

1、歲月如流之可驚

五、……………
2、前此十餘年之忽忽

3、後此歷史之預測

謀篇之程序

(例二) 新年感言

要綱篇本

一、緒言……新年定義……

二、一般社會對於新年之觀念

三、學生對於新年之感想……

四、結論……品學須與新年俱新……

(甲) 共同之點……
(乙) 特別之點……

(甲) 新年與年齡之關係……
(乙) 去歲學業成績之回顧……
(丙) 少壯不努力之危險……
(丁) 及時求學之必要……

復林琴南書 蔡元培

琴南先生，左右：

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畧。憶第一次奉函時，曾鈔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鈔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隨書從略）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誣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誣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誣，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誣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劉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劉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

發表其『覆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語：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演講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冥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四〕；陳恆弑君，孔子討〔五〕。用兵與不用兵，在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

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之者耶？

次察『劄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之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尙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取妾兩條。不嫖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取妾一條，則且比孔孟之說，爲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寧有劄之理歟？

若謂大學教員，曾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劄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

有誰何教員，曾有何書，何雜誌，爲父子相夷，兄弟相閱，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爲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六〕文中有一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七〕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八〕禰衡〔九〕，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十〕其人，而願捨其唾餘者，所謂『武墨子〔十一〕爲聖王，卓文君〔十二〕爲賢媛，』何人曾述斯說，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爲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意？（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

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意？』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義；豈講演之語，必皆編成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二〕，十三經注疏〔三〕，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集註，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其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四〕，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五〕，解字繫傳，郭氏汗簡〔六〕，薛氏鐘鼎款識〔七〕之文，或爲編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二九〕，法意〔三〇〕，原富等〔三一〕，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爲文言。少仲馬〔三二〕迭更司〔三三〕，哈德〔三四〕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論說，儘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傳，紅樓夢之小說，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之外，爲科學哲學之講說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證知非博極羣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眼光，不讓於

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文字學講義，學術古通論，皆文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者耶？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爲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鈔奉一覽。

附錄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北京大學之設立，既二十年於茲；向者自規程而外，別無何等印刷品，流布於人間。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且亦藉以報告吾校現狀於全國教育界。顧日刊篇幅無多，且半爲本校通告所佔，不能載長篇學說；於是月刊之計畫。

以吾校之設備不完全，教員之忙於授課，而且或於授課以外，兼任別種機關之職務，則月刊取材之難，可以想見。然而吾校必發行月刊者，有三要點焉。

一曰：盡吾校同人力所能盡之責任。所謂大學者，非僅爲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爲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爲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雖曰吾校實驗室，圖書館等，缺畧不具，而外界學會，工場之屬，無可取資，求有所新發明，其難固倍蓰於歐，美學者。然十六七世紀以前，歐洲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即吾國周秦學者。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苟以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於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義，可以貢獻於吾國之學者，及世界之學者。使無月刊以發表之，則將并此少許之貢獻，而斬而不與，吾人之愧歎，當何如耶？

二曰：破學生專已守殘之陋見。吾國學子，承舉子文人之舊習，雖有少數高才生，知以科舉爲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爲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証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爲書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於是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史爲基礎；治二國文學者，恒不肯兼涉他國，不知文學之進步，亦有資於比較；治自然科學者，局守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尤爲科學所需要；治哲學者，以能讀古書爲足用，不耐煩於科學實驗，而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科學，卽最超然之玄碑，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庶學者讀之，而於專精之餘，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庶有以祛其褊狹之意見，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而不至於隔閡矣。

三曰：釋校外學者之懷疑。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

也。禮記中庸：『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生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惟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兼治宋元以後之小說，曲本，則以爲排斥舊文學；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六朝文學，唐宋文學，其講座固在也。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則以爲廢棄國粹；而不知哲學門中，於周秦諸子宋元諸學，固亦爲專精之研究也。麗吾校延聘教師講佛學相宗，則以爲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亦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藉以資心理學倫理學之印証，而初無與於宗教，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則深以爲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見，則校外讀者，當亦能知吾校兼容

並收之主義，而不至以一道同氣之舊見相繩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之所以發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內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則在吾校同人之公勉，而靜俟讀者之批評而已。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加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爲韻事，以賭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會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漿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

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姦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學校耶？

此復，并候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啓。

【作者略歷】

蔡元培，浙江紹興人，字鶴卿，號子民。清光緒壬辰翰林，民國成立，任教育總長，後長北京大學。思想新穎，頗效力於革命工作，現任國民政府委員。

【注釋】

(一) 林琴南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人。博學多才，文宗桐城，譯述歐洲小說甚多，著有畏廬文集。

(二) 劉應秋 爲有明遺老。趙體孟曾函請蔡元培先生題劉應秋遺書，並懇紹介梁任公，

章太炎，嚴又陵，林琴南，諸人代爲品題，故蔡先生致書於林，林又索劉氏事略。

(三) 趙君 即趙體孟。

(四) 衛靈公問陳孔子行 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五) 陳恆弑君孔子討 論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六) 隨園 在今首都之小倉山，爲清袁枚別墅，枚著有隨園三十六種。

(七) 孔融 東漢人，獻帝時爲北海相，尋拜大中大夫。後見忌於曹操，被誅。

(八) 白衣 古未仕者著白衣。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公卿。」

(九) 禰衡 字平正，後漢平原人。詳見鸚鵡賦。

(一〇) 李贄 字卓吾，明晉江人。萬曆中，爲姚安知府。好佛學，白其髮，上官勸令解任。君黃安，士人從其講學者甚衆，學崇釋氏，排斥孔孟。

(十一) 武曌 即武則天，唐許州人。太宗選爲才人。太宗崩，削髮爲尼。高宗時，復著

髮入宮，旋立爲后。高宗崩，廢中宗，臨朝稱制，改國號曰周。淫虐無道，朝政大亂，張柬之等迫禪位於中宗，尋卒。

(十二) 卓文君 漢臨邛人，卓王孫女。司馬相如飲於卓氏，文君適新寡，相如以琴挑之，文君乃夜奔相如。

(一三) 四書集註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書，宋朱熹加以注釋，名曰四書集注。

(一四) 十三經注疏 書名。十三經者，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孟子，爾雅也。南宋以前，經疏皆單行，不與本書聯屬，南宋紹熙間，三山黃唐始合刊之，其後復有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有李元陽刻本，世稱閩本，清有殿本，有阮元本。

(一五) 籀文 周宣王時，史籀作古文大篆，固稱籀文。

(一六) 說文 漢許慎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名曰說文解字，後世言小學者皆宗之。南唐徐鉉，徐鉉尤精此書。徐鉉作說文解字繫傳，世稱小徐本。

(一七) 郭氏汗簡 宋郭忠恕撰汗簡三卷，其分部悉從許氏說文之舊。

(一八) 薛氏鍾鼎款識 宋薛尚功撰。鈎摹古器名詞，爲之箋釋，書凡二十卷。

(十九) 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美人赫胥黎 (Thomas Huxley) 所撰。

(二〇) 法意 The Spirit of law 法人孟德司鳩 (Montesquien) 所選。

(二一) 原富 The wealth of Nations 英人亞丹·司密 Adam Smith 所撰。

(二二) 小仲馬 Dumas, Alexandre 爲大仲馬之子，工於小說劇本，名作甚多。西元一八六七年得勳章。一八七四年，被舉爲技藝院會員。著有茶花女，金錢問題等劇本。

(二三) 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 英國寫實派小說家，號爲十九世紀之莎士比亞。我國譯其小說者頗多，如塊肉餘生述，滑稽外史等，皆名著也。

(二四) 哈德 Thomas Hardy 英國文學家，工於詩及小說。著有一對藍眼睛，綠林之下，可愛者等書。

(二五) 乾嘉 即清代之乾隆嘉慶也。乾嘉之時，學者治學，以實事求是爲目的，名曰漢學，如戴震、錢大昕等，稱爲一代大師。

(二六) 暖曖姝姝 暖音隄，柔媚貌。姝音樞，女之美者姝姝。莊子：「朱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

(二七) 中庸 禮記篇名，子思所作。朱子撰章句，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爲四子書。

(二八) 計學 即經濟學。

(二九) 樊然 紛雜貌。

(三〇) 道學 宋儒性理之學也。宋史有道學傳。

(三一) 相宗 佛處分十三宗，相宗其一也。有瑜珈，顯揚諸論，而以成唯識論爲最。相宗，一名慈思宗又名法相宗，亦名唯識宗。

(三二) 籌安會之發起人 袁世凱欲實行帝制，設籌安會以事宣傳。劉師培爲該會發啓人之一，斯時，兼任北京大學教授。

察今節呂氏春秋「慎大覽」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

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悞（疑膈之誤）之命不愉，（疑諭之誤）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

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

，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元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

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

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鏗；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挈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挈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國
文
讀
本

問 辯辯非子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百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儀的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穀，言

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難 一 韓非子

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若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於詐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

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

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變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熟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

者，軍旅之計也。

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二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耆年，剛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耆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耆年而器牢。

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

其子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且舜救敗，莽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莽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鑿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鑿刁自宮以治內。夫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務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

管仲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戶，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

所以去鑿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

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鑿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鑿刁，一鑿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

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命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二三人，故曰管仲無度矣。

四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

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白竈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

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五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于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

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去之，此人臣之禮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于子，而師曠行之于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

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六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

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皆

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

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得見。是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七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卻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卻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之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

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不可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子紂之謗？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

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絕望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八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

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

。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九

韓宣王問于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伊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不用則專制而刼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作者歷略】

韓非，戰國時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同學於荀卿。其所主張，純爲以法治國

，而反對「無爲而治」之保守主義。又重實驗，信功用，持論較墨子爲激烈。後使於秦，爲李斯所讒，仰藥死。所作孤憤，王蠶，內外儲，說灘等五十五篇，都十餘萬言，分二十卷。王先慎之韓非子集解，堪稱善本。

注釋

- (一) 晉文公 名重耳，獻公之子，爲春秋五霸之一。
- (二) 舅犯 晉大夫。
- (三) 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 (四) 戰陣之間不厭詐僞 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
- (五) 雍季 晉大夫。
- (六) 以詐遇民三句 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
- (七) 城濮 春秋衛地，今山東濮縣，南有臨濮故城，卽春秋時之城濮，晉文公敗楚師於此。
- (八) 權 經之對。道之常者爲經，反經合道曰權。
- (九) 拔拂今日之死不及 顧廣義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王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正同。拂卽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本作拂。

，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

(十) 在詐於敵 王先慎曰：「詐於當作於詐。」

(十一) 歷山 在今山東歷城縣南，相傳爲舜所耕處。

(十二) 朞年 朞與期同，謂一週年也。

(十三) 剛 與耿同，應作驟。

(十四) 坻 水中高地，魚者依之。

(十五) 苦窳 惡也。

(十六) 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 言舜不以耕漁陶爲苦而身任之，而後能化民也。

(十七) 楯 與盾同。

(十八) 舜壽有盡 原文舜有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當衍，應作「舜壽有盡」。

(十九) 程 法式也。

(二十) 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王先慎曰：「言使民從己之令也。」

(二十一) 處勢而驕下者 「驕」當作「矯」。

(二十二) 管仲 名夷吾，相桓公成霸業，稱仲父。

(二十三) 桓公 名小白，春秋諸侯，爲五霸之首。

(二四) 微 無也。

(二五) 易牙 亦作狄牙，春秋時人。善調味，桓公用爲寺人。桓公卒，與其黨徒豎刁，開方，共亂齊國。

(二六) 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 管仲初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遂進管仲。

(二七) 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 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下云：『管仲無度』，即謂此度也。」「數」字，淺人所增。」

(二八) 襄子圍於晉陽中，晉智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不沒者三版，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赫不敢失禮。及圍解，襄子行賞，高赫爲上。

(二九) 師曠 春秋晉之樂師，能審音以占吉凶。

(三十) 衽 衣襟也。

(三一) 啞 嘆息之聲。

(三二) 伊尹 名摯，湯之賢相，初耕於莘野，湯三聘始往，湯尊之爲阿衡。

(三三) 道爲宰于湯，道，由也。「于」當作「干」。下文道爲廚于穆公之「于」字亦應作「干」。

(三四)百里奚，春秋秦穆公之賢相。詳，見諫逐客書。

(三五)靡笄，山名。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卽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按歷山

在山東歷城縣南。

(三六)韓獻子，名厥，時爲晉司馬。

(三七)卻獻子，名克，時爲晉中軍元帥。

(三八)是子言分謗也，俞樾曰：「此當作『是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卻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三九)炮烙，商紂暴虐無道，嘗膏銅柱，下熾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名曰炮烙之刑。

(四十)崇侯，崇國名。商末有崇侯虎。

(四一)惡來，商紂之臣。

(四二)三歸之家，娶三姓之女也。國策「管仲取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

(四三)臧獲，奴婢也。

(四四)都鄙，宦官之卑者也。

(四五)巷伯，古宦官，掌王后之命者。

(四六)民萌，百姓也。「萌」與「氓」通。

國文讀本 (20.123)

(四七)樓翟 樓鼻，翟景也。

(四八)昭景 楚之二姓。

難二 韓非子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臣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

『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其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生遺義之恥於君子矣。」

『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

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

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君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

『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百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戶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

『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

「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

「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

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

「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已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已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

「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

唯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克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窳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窳貨。君子不聽窳言，不受窳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窳言；」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

「入多之爲窳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

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袍，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胃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並國十七，服國二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

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以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夫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夫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難 二 韓非子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麗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麗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子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

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

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賞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亡（王）主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

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

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

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

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

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刦殺，非其難者也。

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殺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

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

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

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賞之皆取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

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

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中缺）：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悉，見精（沐）悉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閭，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

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

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孰強？」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

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

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

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

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

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

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 四 韓非子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代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代之，故有齊晉。臣而（伐）代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齊晉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巨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而

取者，乘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宣走山，田成外僕，而齊晉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之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刳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

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並，而以三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廩）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達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罪）罪臣，罪臣輕舉以行計；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台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憤，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高伯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

之患，故非在所（以）已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上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入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對曰：「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揚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揚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

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楊己也。不肖者楊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楊己，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叙孫）孫叙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楊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

，則雖楊己，必不危矣。

中國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未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爲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 一曰，須言之有物。
- 二曰，不摹倣古人。
- 三曰，須講求文法。
-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 六曰，不用典。
-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夔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倣古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爲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

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名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特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倣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倣唐宋，亦不必摹倣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云：『於鑠國會，遵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爲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爲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爲文學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爲博物院中添幾許逼真『贗鼎』而已，文學云

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

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所得都成淚，相過問奏刀。萬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騷。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倣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歎。若能灑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一項。（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文法。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爲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吟呻。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爲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爲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爲，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以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 (Fichte)，作瑪志尼 (Mazzini)，而不願其爲賈生，王粲，屈原，謝臯羽也。其不能爲賈生，王粲，屈原，謝臯羽，而徒爲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日，務去爛調套語。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其所爲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寥落，』『飄零，』『蟲沙，』『寒窗，』『斜陽，』『芳草，』『春閨，』『愁魂，』『歸夢，』『鵲啼，』『孤影，』『雁字，』『玉樓，』『錦字，』『殘更，』……之類，疊疊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驥先生一詞以證之：

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霄幾度？么絃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么絃，』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之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

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

『所謂典者。亦有廣狹二義：『餽釘』『獮祭』，古人早懸爲厲禁；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爲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並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來函滿紙『舊雨』，『虛懷』，『治頭治腳』，『舍本逐末』，『洪水猛獸』，『發聾振聵』，『負弩先驅』，『心悅誠服』，『詞壇』，『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鐵證』，』

……皆典也。試盡挾而去之，代以俚語俚字，將成何說話？其用字之繁簡，猶其細焉。恐一易他詞，雖加倍蓰，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奈何！……』

此論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爲廣狹二義，分論之如下。

(一) 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廣義之典，約有五種：

(甲) 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雖不讀書，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謂用典也。上文所舉例中之『治頭治腳』、『洪水猛獸』、『發聾振聵』，……，皆此類也。蓋設譬取喻，貴能切當；若能切當，固無古今之別也。若『負弩先驅』、『退避三舍』之類，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與之間，或可用之，然終以不用爲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語。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爲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利器，』『虛懷，』『舍本逐末，』……皆屬此類。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不可謂用典也。如老杜詩云：『未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詩云：『所以曹孟德，猶以漢相終。』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語。此亦非用典也。吾嘗有句云：『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又云：『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此語未必是。』此乃引語，非用典也。

以上五種，爲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狹義之典吾所主張不用者也。吾所謂用典者，謂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以圖含混過去。是謂『用典。』以上所陳廣義之典。除（戊）條外，皆爲取譬比方之辭。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狹義之用典，則全爲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謂用典與非用典之別也。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謂用字簡而涵義多者也。客中無書。不能多舉其例，但雜舉一二，以實吾言。

(I)東坡所藏『仇池石。』王晉卿以詩借觀，意在於奪。東坡不敢不借，先以詩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摩遠！』此用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東坡又有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詩云：『豈意『青州

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此雖工，已近於纖巧矣。

(3) 吾十年前嘗有讀十字軍英雄記一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趙主父？十字軍真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以兩典包盡全書，當時頗沾沾自喜；其實此種詩，儘可不作也。

(4) 江亢虎代華僑誅陳英士文，有「未懸太白，先壞長城，世無鉏麁，乃戕趙卿」四句余極之。所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 王國維詠史詩：「虎狼在堂室，徙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沈，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

上述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處，終在不失設譬比方之原意；惟爲文體所限，故譬喻變而爲稱代耳。用典之弊，在於使譬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爲主，使讀者迷於使事用典之繁，而轉忘其所爲設譬之事物，則爲拙矣。古人雖作百韻長詩，其所用典，不言一二事而已。（北征與白香山悟真寺詩，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長律。則非典不能下筆矣。吾嘗見一

詩八十四韻，而用典至百餘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懶惰之人，不知造詞，故以此爲躲懶藏拙之計。惟其不能造詞，故亦不能用典也。總計拙典，亦有數類：

(一)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今取王漁洋秋柳一章證之：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堤水，不見鄒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此詩中所用諸典，無不可作幾樣說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學所以達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讀五車之書，然後能通其文，則此種文可不必作矣。

(3)刻削古典成語，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曾是，」

〔章太炎語〕是其例也。今人言「爲人作嫁，」亦不通。

(4) 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寫山高與天接之狀，而曰西「接杞天傾。」
(5) 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亂用作普通事實。如古人灑橋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種特別土風。陽關渭城，亦皆實有所指。今之懶人，不能狀別離之情；於是雖身在隴越，亦言灑橋；雖不解陽關，渭城爲何物，亦皆言「陽關三疊，」「渭城離歌。」又如張翰因秋風起而思故鄉之葦羹鱸膾，今則雖非吳人，不知葦羹爲何味者，亦皆自稱有「葦羹之思。」此則不僅懶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種種，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說也。

七曰，不講對仗。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故雖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兼有駢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此三排句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貧而無詔，富而無驕。』『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聲之平仄，詞之虛實者也。至於後世文學末流，言之無物，乃以文勝；文勝之極，而駢文律詩興焉，而長律興焉。夫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然佳作終鮮。所以然者何！豈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長律之中，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不當妄費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即不能廢此兩者，亦當視爲文學之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

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爲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皆爲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八曰，不避俗語俗字。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爲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觀上文第二條下。）蓋吾國之言文背馳

久矣。自印度佛書傳入，譯者以文言不足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之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爲之者，是爲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體爲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唐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則有冰滄西遊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勝計。（關漢卿諸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吾國文人著作之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爲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爲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爲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意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Luther）創新教。始

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纔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爲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文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爲明代所阻，政府旣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復古爲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此斷言乃自作者言之。贊成此說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字俗語。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於鏗國會，邇晦時休」之類。）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冰澗，西遊文字也。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遠在異國，旣無讀書之

暇晷，又不得就國中之先生長者，質疑問難，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然此八事，皆文學上之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爲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謂之芻議，猶云未定草也。伏維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作者略歷】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學美國，得哲學博士，精研文哲之學。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等書。

【注釋】

(一)芻蕘 爲作文人自謙之詞。其意本於詩言『詢於芻蕘。』按刈草曰芻，析薪曰蕘。芻蕘，猶言樵夫也。樵夫之言，未必無可採。自稱『芻議』，猶言芻蕘獻議也。

(二)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爲孔子語。見於左傳。

(三)詩序 毛詩各篇之首，皆有小序，舊傳爲子夏所作，宋鄧樵力攻其謬，作詩傳辨妄六卷。

(四)莊周 戰國時，楚人。著書十餘萬言，曰莊子，後世稱爲南華經。與老子並爲道家之祖。

(五)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由晉入宋後，改名潛。潯陽柴桑人，居栗里。世稱靖節先生。品行高潔，詩尤超脫，近於自然，爲中國田園派詩人之開祖。

(六)老杜 老杜，即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善爲詩歌，涵渾汪洋，千態萬狀。元稹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在中國文學界，有『詩聖』之目。

(七)稼軒 爲辛棄疾之別號。棄疾字幼安，宋歷城人。爲宋南渡後有名詞人。其詞深出東坡，才氣橫溢恣肆。因此論詞者，往往蘇辛並稱。

(八)施耐菴 元東郡人。相傳水滸是其所作。

(九)文勝 論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一〇)尙書 即書經之舊名。尙，上也，以其所載爲上古典謨訓誥之文也。

(一一)司馬遷 字子長，漢龍門人。著史記與三傳編年體有別。蓋始創紀表志傳體者。中國有名之史家也。

(一二)班固 字孟堅，後漢安陵人。彪之子，繼承父業，撰成漢書一百二十卷。文不及史記而記事確實，體裁具備。因此談史家者，多以馬班並稱云。

(一三) 韓柳歐蘇 韓即韓愈，字退之，唐，南陽人。著有昌黎詩文集。柳即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著有柳州文集。歐即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及歐陽文忠公文集等書。蘇即蘇軾（軾之父洵弟轍，亦有文名）字子瞻，宋，眉山。著有東坡詩文集。

(一四) 語錄 初為講演佛典所紀錄之文。至宋儒講學，紀錄師說，亦稱「語錄。」因直錄講詞，純為當時口語，故在文體中為特殊之一種。實即古代白話文也。

(一五) 曹雪芹 清，康熙時人，著有紅樓夢小說。

(一六) 擊壤 帝堯時老人有擊壤歌，其辭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於我何有哉！」

(一七) 五子之歌 夏書篇名。書序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又有謂非兄弟五人者，所謂五子，即啟之第五子，太康昆弟也。五子又稱五觀。國語竹書紀年，潛夫論，均有是說。

(一八) 三百篇 謂詩經也。

(一九) 屈原 名平，別號靈均楚之同姓。以懷王入秦不返，因做離騷，卒投汨羅江而死。

(二〇) 荀卿 名况，趙人。所著荀子，載有賦篇。

(一) 蘇李 蘇即蘇武；李即李陵。均係西漢人。做有蘇李贈答詩。說者謂蘇李之詩，爲五言之始創，實則蘇李以前已有之，惟其文不及耳。

(二) 江左 指東遷後之晉而言。劉琨勸進表曰：『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春秋歷序曰：『東方爲左。』

(三) 律詩 詩有一定之格律者稱律詩。五言律詩。始於齊梁新體詩，至唐始稱律詩。七言律詩，始於唐時，在十二句以上者，謂之排律。唐書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

(四) 香山 即白居易。居易號樂天，唐，太原人。晚年居香山，因稱香山居士。所爲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老嫗都解，士人爭傳之。

(五) 小令 詞曲家短調之名稱。自宋人草堂詩餘以小令，中調，長調，三類分錄，舊譜據以爲例，遂謂五十八字以內者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清徐鉉詞苑叢談謂：『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一名而可演爲中調長調，或系之以近以慢以犯，決不能以字數區分。萬樹詞律亦不取舊說。但泛稱短調爲小令而已。』

(六) 蘇柳辛姜 蘇辛以見前注。柳爲柳永字耆卿，宋，崇安人。善爲歌詞，著有樂章集。

姜爲姜夔，字堯章，宋鄱陽人，寓武康，自號白石道人。著有白石詩集及白石道人歌詞。

(二七)雜劇 宋史樂志載：『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又武林舊事載有官本雜劇段數名目，大抵歌曲之外，雜以滑稽技藝種種，且所歌之曲亦不同；因名雜劇。至元以後，始有一定體段與曲調。

(二八)傳奇 西河詞話謂：『宋末安定郡王趙令時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輟耕錄曰：『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詞話小說，金有院本雜劇。』后山詩話稱：『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今統稱曲本爲傳奇。

(二九)左氏 卽作春秋左氏傳之氏邱明，相傳爲魯人。

(三〇)史公 卽司馬遷，因其世爲史官，故稱太史公。

(三一)三都 晉左思撰蜀都吳都魏都三賦，後人因合稱之曰三都賦。

(三二)兩京 漢張衡撰西京賦東京賦，後人因合稱之曰兩京賦。

(三三)糟粕 酒滓也。廢棄之物，亦曰糟粕，晉書曰：『名位爲糟粕。』

(三四)相如 卽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成都人。著有子虛賦上林賦等。

(三五)子雲 卽漢揚雄，亦蜀成都人。著有甘泉賦等。

(三六)於鑾國會遊晦時休 於，發語詞。鑾，美也。詩『於鑾王師。』猶言美哉王師也。休，好也，美也。詩：『遵養時晦。』易象下傳：『用晦而明，』虞注：『晦尙休。』

(三七)姚會 姚爲姚鼐，字姬傳，清桐城人。以古文名重天下，所選古文辭類纂，義例甚嚴，學者多奉爲圭臬，其後古文因有桐城派之目。著有惜抱軒全集。曾爲曾國藩，字瀚生，清湘鄉人。所爲古文，卓絕一代，爲世所宗。著有求闕齋集。

(三八)贗鼎 贗，僞物也。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後世遂謂僞造之物爲『贗鼎。』

(三九)濤園 指沈瑜慶，沈氏著有濤園詩存。

(四〇)我佛山人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野人，別號我佛山人，清廣東南海人。所著小說頗多，以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爲最有名。

(四一)南亭亭長 李寶嘉，字伯元，清江蘇武進人。所著小說，有文明小史，活地獄，庚子國變彈詞等，而以官場現形記爲最著名。

(四二)洪都百鍊生 劉鷄字鐵雲，清江蘇丹徒人。著有老殘遊記一書，有名於時。

(四三)費舒特 (Fichte Toham Gottlieb 1762—1814) 費爲普魯士人。曾爲大學

教授。後以拿破崙陷柏林，壓迫德國，氏乃著警告德意志國民一文，并慷慨激昂，講述於民衆之前；民氣因之大振。一八一三年，普法交戰，費氏更入義勇軍，親赴前敵。其夫人亦任看護事，以積勞故，次年一月，夫婦前後卒。

(四四)瑪志尼 (Mazzini, Giuseppe) 爲意大利之愛國志士。時意大利土地分裂，受法奧諸國之羈軛，瑪氏力謀統一自由，復古羅馬之業。與加里波利，喀富爾，并稱意大利三傑。

(四五)賈生 賈誼漢洛陽人。文帝時召爲博士。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太傅。過湘江，爲文弔屈原，以自悲身世，文極哀傷。卒時，年纔三十三。以其年少秀才，故稱賈生。

(四六)王粲 字仲宣，三國魏高平人。爲文因感時傷亂，多哀怨之音。

(四七)謝臯羽 謝翺字臯羽，宋長溪人，後徙浦城。嘗爲文天祥諮議參軍，已復別去。宋亡，天祥被執死。翺挾酒登子陵臺，設天祥位，跪拜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些歌招之。歌闕，竹石俱碎，卒葬子陵臺焉。

(四八)婦人醇酒 魏公子無忌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見史記)言無意於當世，而恣爲淫樂也。

(四九)長恨歌 唐白居易爲詠楊貴妃事，作長恨歌，陳鴻爲之傳。

(五〇)餽釘 韓愈詩：『或爲臨食案，希核紛餽釘。』世稱文詞堆砌曰餽釘，蓋本於此。

(五一)獺祭 禮記月令：『獺祭魚』注謂：『獺捕魚而陳之，如陳物以祭也。』唐李商隱爲文，檢閱書籍，左右鱗次，號『獺祭魚。』因此後人遂指抄錄故實，以成文者曰：『獺祭。』蓋謂其陳書滿案，如獺之陳物以祭也。

(五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後人遂以前後語言相抵觸者稱曰：『矛盾。』

(五三)褒姒 褒姒，周幽王之寵妃，性不好笑，王悅之百方，皆不笑，乃舉烽燧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寇，乃大笑。後申侯與犬戎攻周，復舉烽燧，而諸侯不至，遂見殺。妲己，殷紂之妃，有蘇氏女，紂愛之。周書謂：『惟婦言是聽，』即指妲己也。

(五四)庾開府鮑參軍 庾開府即庾信，鮑參軍即鮑照。此本爲杜甫春日懷李白詩，蓋謂李白詩句之清新俊逸，如庾如鮑也。按周書：『庾信留長安，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書：『臨海王子璜在荊州，鮑照爲前軍參軍。』

(五五)伊呂蕭曹 伊即伊尹，呂即呂尚，蕭即蕭何，曹即曹參。此本爲杜甫懷諸葛亮詩。

謂亮可與伊呂相伯仲，而才略且超乎蕭曹也。

(五六)放翁 放翁即陸游，字務觀，宋山陰人，放翁其號也。

(五七)仇池石 仇池山之石也。山在甘肅成縣西。

(五八)寧許負秦曲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寧許以負秦曲。』按此爲藺相如答趙王語。

(五九)藺相如返璧 秦索趙璧，許以十五城。趙使藺相如齎璧往。璧獻而城不與。相如

以計完璧歸趙，秦無如之何。事詳戰國策及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六〇)豈意青州六從事 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

『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高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到鬲上。』青州

六從事者，謂好酒六壺也。

(六一)化爲鳥有一先生 見史記司馬相如傳。所謂鳥有先生者，鳥有此事也。按『鳥』無

『同音，『鳥有』即『無有』也。

(六二)豈有甌人羊叔子 晉書 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

，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甌人者耶？』按祜字叔子。

(六三)焉知微服趙主父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

胡服，將士大夫而北略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六四)未懸太白 旗名，未懸太白者，謂未懸首於太白也。

(六五)先壞長城 宋文帝將殺檀道濟，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六六)世無鉏麀乃戕趙卿 鉏麀，春秋時，晉力士，趙卿，即趙盾，春秋時，晉卿。晉靈公不君，趙盾強諫。公使鉏麀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入朝，尙早，坐而假寐。麀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見左傳宣二年)蓋因陳英士遭暗殺而死，所以歎世無鉏麀其人也。

(六七)王國維詠史詩 王衍字夷甫，衍少負清才，丰姿高徹，石勒寇京師，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軍敗，被執，旋見殺。桓元子即桓溫。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此詩言胡人已深入內地，雖有徒戎之論，亦復何補！又何必獨罪王夷甫耶！

(六八)王漁洋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新城人。順治進士。以詩

鳴海內，人稱一代正宗。著有滯經堂集，漁洋詩文集等。秋柳詩爲王氏有名之作。

(六九)五車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七〇)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會是 『兄弟孔懷』，『會是在位』，『二語皆見詩經。』

(七一)爲人作嫁 秦羅玉貧女詩：『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七二)西接杞天傾 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後世謂無益之憂曰：『杞人憂天。』

(七三)灞橋 陝西長安縣灞水上有橋，因名灞橋爲唐人送別之處，故又名曰銷魂橋。

(七四)陽關渭城 陽關，古關名，在今甘肅敦煌縣西南一百三十里黨河之西。渭城。地名

，漢縣，右扶風治此。故城在陝西長安縣西，秦孝公所居，即咸陽也。唐王維詩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

此詩採入樂府，遂以爲送別之曲，即以陽關爲曲名。若重複三歌之，則稱「陽關三

疊。」渭城離歌，亦即指此詩歌而言。

(七五)萼羹鱸膾 張翰字季鷹，晉吳人，入洛，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因見秋風起

，乃思吳中菘菜萼羹鱸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

遂命駕而歸。後言人之歸隱，多引此事。

(七六)西遊記 明嘉靖時山陽人吳承恩作。

(七七)三國 即三國演義，爲章回體之小說，相傳係明人羅貫中所作。

(七八)關漢卿 元大都人，工於製曲，與馬致遠鄭光祖白樸齊名，稱四大家。著有雜劇六

十種。

(七九)何李七子 明李夢陽工詩古文。才力富健，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稱爲七子。

國文讀本 (NO. 13)

三〇 文化學社

孔子之鄰 劉向

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

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

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北遊 劉向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

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

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颺颺，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

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

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

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

顏淵獨不言。

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言乎？」

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

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

顏淵曰：「回聞鮑魚鱸芷不同德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

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首問曰：「願聞夫子之意。」

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晏子將使荆 劉向

晏子將使荆。

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

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

王曰：「何爲者也？」

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

曰：「坐盜。」

王曰：「齊人固盜乎？」

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

得無土地使之然乎？」

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 | 劉向

晏子使楚。

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
僮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
何爲無人？」

王曰：「然則何爲使子？」

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
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趙舍人使魏 劉向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

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

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

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

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

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

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

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

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

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

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

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

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

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母偶，無所擬之。』

曰：『長大孰與寡人？』

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文侯曰：『子之君何業？』

倉唐曰：『業詩。』

文侯曰：『於詩何好？』

倉唐曰：『好晨風黍離。』

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

倉唐曰：『不敢；一時思耳。』

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後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

倉唐曰：『不敢；一時思耳。』

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

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

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

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

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故曰：欲知其子，視其所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始皇扶蘇蘇軾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舍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其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失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

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軼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之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甯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甯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之主之果于殺者。』

國文讀本

盩山餘霞閣記

梅曾亮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盩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枝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有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縣縣縈縈；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范蠡論蘇軾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

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志林范增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陳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軾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

『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

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作者畧歷】

蘇軾，字子瞻，宋眉山人。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後召還，官至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軾工文章，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與父洵弟轍并以文學名，時稱三蘇，著有東坡全集。

【注釋】

(一) 范增 秦居巢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爲亞父。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疑增，憤而歸，病卒。

(二) 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

(三) 增勸羽殺沛公 史記，鴻門之宴。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四) 幾 先兆也。

(五) 相 視也。

(六) 霰 雪始凝之珠也。

(七) 卿子冠軍 史記項羽本紀：『諸別將皆屬京義，號曰卿子冠軍。』卿子，時人尊稱之詞，猶言公子也。義爲上將，故言冠軍。

(八) 陳涉 即陳勝，二世元年，與吳廣起兵，詐稱公子扶蘇，楚將項燕。諸郡縣苦秦苛法，皆歸之。尋自立爲楚王，勢甚勝，後爲其御莊賈所殺。

(九) 楚懷王孫心 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鄭伯克段於鄆春秋隱公三年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鄭伯克殿於鄆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

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問其故。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

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

；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

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

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軍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

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

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趨駕歸救魏。

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師，破秦軍於河外。

國
文
讀
本

李將軍列傳史記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

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

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其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

，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

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死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背，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鬪祕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

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

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

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請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

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遂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

，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得陵，素聞有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答蘇武書 | 李陵

子卿足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立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茄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

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及、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

之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寸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

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一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李陵頓首。

【題解】

漢武帝天漢二年，李陵將兵擊匈奴，兵敗，遂降。後蘇武使匈奴，被留，武與陵交素厚，及武還漢，與陵書，勸其還，陵乃作此書報之。

【作者略歷】

李陵，漢成紀人，字少卿，廣之孫。武帝時，拜騎都尉，將步騎五千，自當一隊，與匈奴

戰，力竭而降。匈奴妻以女，立爲右校王。昭帝時，遣人召回，陵不肯，在匈奴二十餘年死。

【注釋】

(一) 蘇武 漢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居海上，嚼雪吞氈，仗節收羗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爲典屬國，宣帝時，賜爵關內侯。

(二) 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存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三) 策名清時 「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也。

(四) 依依 不忍舍之貌。

(五) 異類 四方夷狄也。

(六) 韋講毳幙 韋，皮革之製成而軟柔者。講，臂衣也。毳幙，氈帳也。

(七) 羶肉酪漿 羶肉，羊肉也。酪漿，牛乳也。

(八) 胡笳 北方人捲蘆葉而吹之，謂之胡笳。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九) 臨年 謂暮年臨終時也。

(一〇) 鯨鮪 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鮪而封之，以爲大戮。」杜注

：「鯨鮪，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一一) 先君 謂其父當戶也。

(一二) 怛怛 悲痛也。

(一三) 五將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

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或係武紀略之。

(一四) 天漢 謂以漢配天，美名也。

(一五) 羈 馬絡頭也。

(一六) 褰旗 拔取旗也。

(一七) 逐北 追敗逃之兵也。

(一八) 梟帥 勇將也。

(一九) 賊臣教之 賊臣指管敢。敢爲軍旅侯，以罪破笮，乃亡入匈奴。時匈奴漸行至塞

，恐漢有伏兵，欲引退。敢以虛實語之，匈奴遂合圍，陵以此陷敵。

(二〇) 困於平城 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

(二一) 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按平城，縣名，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執事者，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二二) 范蠡不殉會稽之恥，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循撫其士民，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

(二三) 曹沫不死三敗之辱，曹沫，魯人，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齊桓公許與魯會於阿，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二四) 蕭楚囚繫韓彭蘓離，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爲獸食。」高祖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則軍中斬噲。陳稀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獨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高祖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誅之。」

於是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遂夷宗族。

(二五)

鼂錯受魏見辜。景帝時，鼂錯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藉口誅錯。帝卒用爰盎之策，給錯載行東市殺之。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遂下廷尉捕治之。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

(二六)

賈誼亞夫之徒，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超遷爲大中大夫，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周亞夫，勃子，封條侯。景帝時，吳楚反，亞夫擊破之，官丞相。其後帝信讒言，召詣廷尉，不食嘔血而卒。

(二七)

先將軍 謂李廣也。

(二八)

丁年 謂丁壯之年也。

(二九)

茅土 古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割其方面之土以與之，苴以白茅，曰茅土。

(三〇)

千乘 諸侯之大者。

(三一)

典屬國 官名，掌蠻夷降者。

答蘇武書 (李陵)

(三二) 廊廟 猶言朝廷。

(三三) 稽顙 以額觸地而無容也。

(三四) 刀筆之吏 古簡牘用竹木，以刀代筆，故曰刀筆。書吏之掌案牘者，謂之刀筆吏。

(三五) 胤子 謂蘇武胡婦所生子安國也。時在匈奴，後贖歸。

史記五帝本紀贊 同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國
文
讀
本

趙充國傳

節錄班固漢書

- 一、漢宣帝讓趙充國詔書
- 二、趙充國上書陳兵利害
- 三、宣帝慰充國病詔書
- 四、充國屯田奏
- 五、宣帝報充國詔書
- 六、充國復奏
- 七、宣帝復報充國詔書
- 八、充國復奏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宣帝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

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
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
。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
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
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液酒泉本我地，
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
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
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
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
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

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

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出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從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王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

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皆此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

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而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通轉道津渡。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

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銀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

時上已發三輔太帝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土，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并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宜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牟，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隄，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闡味之道，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如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努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眭，眭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并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今詔破眭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媯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眭，入鮮水北句籬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未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

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

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

臣愚以爲其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恩於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

；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之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使文自營，非爲公實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

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强努將軍。

時罕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出兵，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

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自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

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名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報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并行。一也。
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

內不捐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

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

十一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復賜報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

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

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並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

充國奏曰：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

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燹火幸通，

勢及並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出兵，雖不能滅先零，直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邊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

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疑故出兵。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釜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上以破羌強弩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

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湟河隴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晁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

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

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善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餘。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上言兵事疏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

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中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隄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

國文讀本

「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

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國
文
讀
本

黃憲傳 後漢書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

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一〕}之器，譬諸汎濫^{〔二〕}，雖清而易挹；叔度^{〔三〕}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四〕}，又辟^{〔五〕}公府^{〔六〕}；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七〕}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八〕}乎！余曾祖穆侯^{〔九〕}以爲憲^{〔一〇〕}，隕然^{〔一一〕}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作者略歷】

後漢書，范曄著。范曄，字蔚宗，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博涉經史，善爲文章，爲秘書丞，左遷定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注釋】

(一) 汝南 郡名，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皆是。

(二) 慎陽 縣名，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

(三) 潁川 郡名，舊河南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

(四) 荀淑 字季和，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官至郎陵侯相。

(五) 師表 言可師法而爲表率也。

(六) 袁閔 字夏甫，汝南汝陽人。

(七) 顏子 即孔子弟子顏回也。

(八) 戴良 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

(九) 陳蕃 字仲舉，汝南人，官至太傅，封高陽侯。爲人方峻疾惡，高潔之士爭歸之。

(一〇) 周舉 字寅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

(一一) 王襲 字伯宗，山陽高平人。

(一二) 郭林宗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

(一三) 奉高 袁閔之字。

(一四) 汎濫 猶泛濫也。汎，音軌，水旁出也。

(一五) 孝廉 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

(一六) 辟 徵召也。

(一七) 公府 三公之府也。按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一八) 玼 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也。

(一九) 無德而稱 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二〇) 穆侯 范汪，晉順陽人。字玄平，官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

(二一) 隤然 柔貌。

禰衡傳 采范曄後漢書

禰衡，字正平，平原二般三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三中，避難荊州四。建安五初，來游許六下。始達潁川七，迺陰懷一刺八，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文九司馬伯達乎一〇？』對曰：『吾焉能屠沽一一兒耶？』又問荀文若一二趙稚長一三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一四；稚長可使監廚請客一五。

唯善魯國一六孔融一七，及弘農一八楊修一九。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二〇，旁求四方，目招賢俊。昔孝武繼續，將弘祖業；疇咨熙載二一，羣士響臻。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驂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

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國
文
讀
本

黃憲傳 後漢書

黃憲，字叔度，汝南 〔一〕慎陽 〔二〕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 〔三〕荀淑 〔四〕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五〕也。』既而前至袁閔 〔六〕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 〔七〕，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 〔八〕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 〔九〕周舉 〔一〇〕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 〔一一〕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

郭林宗 〔一二〕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

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一之器、譬諸沈濫^二，雖清而易挹；叔度^三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四，又辟^五公府^六；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一疵^二吝^三，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四乎！余曾祖穆侯^五以爲憲一隕然^六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作者略歷】

後漢書，范滂著。范滂，字蔚宗，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博涉經史，善爲文章，爲秘書丞，左遷定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注釋】

(一) 汝南 郡名，河南 舊汝寧 陳州 二府及 安徽 舊潁州 府皆是。

(二) 慎陽 縣名，在 慎水 之南，因以名縣。

(三) 潁川 郡名，舊河南 許州，陳州，汝寧，汝州 諸府州，以及 禹縣 至 陽武 各縣。

(四) 荀淑 字季和，荀卿 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官至 郎陵 侯相。

(五) 師表 言可師法而爲表率也。

(六) 袁閔 字夏甫，汝南汝陽 人。

(七) 顏子 即孔子弟子 顏回 也。

(八) 戴良 字叔鸞，汝南慎陽 人也。

(九) 陳蕃 字仲舉，汝南 人，官至太傅，封 高陽侯。爲人方峻疾惡，高潔之士爭歸之。

(一〇) 周舉 字寅光，汝南汝陽 人，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

(一一) 王龔 字伯宗，山陽高平 人。

(一二) 郭林宗 郭泰，字 林宗，太原界休 人。

(一三) 奉高 袁閔之字。

(一四) 汎濫 猶泛濫也。汎，音軌，水旁出也。

(一五) 孝廉 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

(一六) 辟 徵召也。

(一七) 公府 三公之府也。按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一八) 玼 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也。

(一九) 無德而稱 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二〇) 穆侯 范汪，晉順陽人。字玄平，官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

(二一) 隤然 柔貌。

禰衡傳 采范曄後漢書

禰衡，字正平，平原^{〔一〕}般^{〔二〕}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尙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三〕}中，避難荊州^{〔四〕}。建安^{〔五〕}初，來游許^{〔六〕}下。始達潁川^{〔七〕}，迺陰懷一刺^{〔八〕}，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文^{〔九〕}同馬伯達乎^{〔一〇〕}？』對曰：『吾焉能屠沽^{〔一一〕}兒耶？』又問苟文若^{〔一二〕}趙稚長^{〔一三〕}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一四〕}；稚長可使監廚請客^{〔一五〕}。

唯善魯國^{〔一六〕}孔融^{〔一七〕}，及弘農^{〔一八〕}楊修^{〔一九〕}。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二〇〕}，旁求四方，目招賢俊。昔孝武繼續，將弘祖業；疇咨熙載^{〔二一〕}，羣士響臻。

陛下〔三二〕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三三〕。惟岳降神，異人竄出，竊見處士平原爾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三四〕。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三五〕，安世默識〔三六〕，目衡準之，誠不足怪。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三七〕，史魚厲節〔三八〕，殆無以過也。』

『鸞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隘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三九〕，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四〇〕，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四一〕亦用異才，擢拜台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四二〕，振翼雲漢〔四三〕；揚聲紫微〔四四〕，垂光虹蜺；足目昭近署〔四五〕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鈞天廣樂』^{三六}，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三七}，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貪；飛兔騷擾』^{三八}，絕足奔放，良樂』^{三九}之所急。臣等區區』^{四〇}，敢不以聞。』

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恚言』^{四二}。操懷忿而目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

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四三}單絞之』^{四四}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搗』^{四五}」，蹀躞』^{四六}而前。容態有異，風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衲衣』^{四七}，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孔融退而數』^{四八}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

衡許之。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坐大營門，目杖箠地大罵！

吏曰：『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

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目不起折之也。』

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目抵地，表憮然爲駭！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

，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目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

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甚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

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目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後黃祖在蒙衝〔五三〕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五四〕！云等道〔五五〕！』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六〕，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薄素疾衡，即時殺焉。

射徒跣〔五七〕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

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五八」，永監淫費。

【作者略歷】

范曄，字蔚宗，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博涉經史，善爲文章，爲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注釋】

- (一) 平原 郡名，今山東舊武定濟南府之西部，北自樂陵南至長清諸縣皆是。
- (二) 般 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德州。
- (三) 興平 漢獻帝年號。
- (四) 荊州 今湖北省。
- (五) 建安 漢獻帝年號。
- (六) 許 今河南許昌縣。
- (七) 潁川 郡名，秦置，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是。
- (八) 刺 書姓名於柬曰刺，即今之名片也。
- (九) 陳長文 即陳羣，潁川許昌人。
- (一〇) 司馬伯達 即司馬朗，河內人。
- (一一) 虐沽 執賤業者之稱，屠謂屠戶；沽謂賣酒者也。

(一二) 荀文若 即荀彧，潁川潁陰人。(一三) 趙稚長 趙爲蕩寇將軍，見魏志。

(一四) 借面弔喪 衡見荀儀容，但有貌兒，故可弔喪，(一五) 監廚請客 趙腹甚大

，健啾肉，故可監廚也。(一六) 魯國 今山東省，(一七)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

(一八) 弘農 縣名，今河南靈寶縣。(一九) 楊修 字德祖，弘農人。(二〇) 俾父

俾，使也。又，治也。(二一) 疇咨臨載 尙書：「疇咨者時登庸。」又「有能熙帝

之載。」(二二) 陛下 謂漢獻帝也。(二三) 日昃 尙書：「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

，未遑暇食。」(二四) 卓礫 絕異也。(二五) 弘羊潛計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二六) 安世默識 漢書：「張安世，字子孺，少

以父任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世安識之，具作其事。後復

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尙書令。(二七) 任座抗行 呂氏春秋曰

：「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

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按傲世賦物，謂之抗行。

(二八) 史魚厲節 史魚，春秋，魏大夫，名鮪。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蘧子瑕，史以死諫

，靈公乃進伯玉而退子瑕，孔子稱之曰：「直哉史魚！」（二八）賈誼求試屬國。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按說文：「詭，責也。」詭責謂自責必係單于也。（二九）終軍欲以長纆。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纆，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三〇）路粹嚴象。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書爲揚州刺史。（三一）天衢 京師叢穀之地也。（三二）雲漢 天河也。（三三）紫微 星座名，三垣之一。晉書：「紫微垣十五星，一曰紫微，天帝之座也。天子之所居。」（三四）近署 即金馬，石渠也。兩都賦序：「內設金馬、石渠之署。」（三五）增四門之穆穆。尚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三六）鈞天 廣樂。趙簡子疾，不知人事，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其聲動心。」（見史記）按呂覽曰：「中央曰鈞天。」注：「鈞，平也。爲四方之主，故曰鈞天。」（三七）激楚 揚阿。激楚，請聲也。揚阿，樂曲之和聲也。（三八）驥驪 古之俊馬也。（三九）良樂。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

- ，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盡其妙也。』（四〇）區區 廣雅曰：『區區，愛也。』
- （四一）恣言 放縱之言也。（四二）岑牟 鼓角士之冑也。（四三）絃 蒼黃之色也。（四四）漁陽參搥 鼓曲也，（四五）躑躅 頓足也。（四六）袒衣 女人近身之衣也。（四七）數責也。（四八）稅音突，大杖也。（四九）豎子 晉人語，謂卑賤之人也。（五〇）劉景昇，東漢高平人，獻帝時，爲荊州刺史。
- （五一）祖道 餞行也。（五二）樵然 怪之也。（五三）蒙衝 古之戰艦也。
- （五四）死公 罵言也。（五五）云等道 後漢書注：『等道，猶今論何勿語也。』
- （五六）五百將 漢官，與衛之前導者。（五七）徒跣 赤足步行也。（五八）麗則
-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國文讀本 (No. 231)

10 文化學社

學術與國粹

陳獨秀

學術何以可貴？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別於野蠻，人類之別於其他動物也，以此。學術爲吾人類公有之利器，無古今中外之別，此學術之要旨也。必明乎此，始可與言學術。盲目之國粹論者，不明此義也。吾人之於學術，只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古不古；只當論其粹不粹，不當論其國不國；以其無中外古今之別也。中國學術，隆於晚周，差比歐羅巴古之希臘。所不同者，歐羅巴之學術，自希臘訖今，日進不已；近數百年，百科朋興，益非古人所能夢見；中國之學術，則自晚周而後，日就衰落耳。以保存國粹論，晚周以來之學術，披沙豈不可以得金？然今之歐羅巴，學術之隆，遠邁往古；吾人直徑取用，較之取法二千年前學術初興之晚周希臘，誠勞少而獲多。猶之欲得金玉者，不必舍五都之市而遠適迂道，披沙以求之也。況夫沙中之金，量少而不易識別；彼盲目之國粹論者

，守缺抱殘，往往國而不粹，以沙爲金，豈不更可憫乎！

吾人尙論學術，必守三戒：一曰勿尊聖。尊聖者以爲羣言必折中於聖人。而聖人豈耶教所謂全知全能之上帝乎？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爲不師古，則卑無足取。豈知古人亦無所師乎？犯此二戒，則學術將無進步之可言。三曰勿尊國。尊國者以爲鄙棄國聞，外勵進民德之道。夫尊習國聞，曾足以勵進民德乎？國聞以外，皆不足以勵進民德乎？吾以爲此種國粹論，以之勵進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餘。

禰衡鸚鵡賦 並序（昭明文選）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喙，綠衣翠衿，采采麗容，皎皎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

於是美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傷肌者被刑。

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雕籠，剪其翹羽。流飄萬里，崎嶇貢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

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愆衆難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攸思，故每言而稱斯。

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顛！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歔！感平生之遊處，若壘篋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櫬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從怨毒於一隅。

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賤陋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作者畧歷】

繡衡，字正平，後漢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
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又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
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
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采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注釋】

- (一) 西域 謂隴坻也。隴坻即隴山。在陝西隴縣，西北跨甘肅清水縣。
- (二) 金精 文選李善注：「西方爲精，毛有白者，故曰金精。」
- (三) 火德 文選李善注：「南方爲火，鶩有赤者，故曰火德。」
- (四) 機 王弼周易注：「機事之微者也。」

(五) 峙 立也。

(六)紺 說文：『紺，深青而揚赤也。』

(七)采采 盛貌也。

(八)咬咬 鳥鳴也。

(九)虞人 古代掌山澤之官，亦主圍田獵。

(十)伯益 人官，虞舜之官。

(一〇)流沙 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於流沙。』流沙即今西蒙古額濟納齊之地，在甘肅毛目縣附近。

肅毛目縣附近。

(一一)崑崙 山名，爲亞洲最大山脈之一。起自帕米爾東境之葱嶺，沿西藏新疆之境，東

走入內地。

(一二)終一目之所加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

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

(一三)植 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

(一四)崎嶇 不平也。

(一五)岷 山名，在今四川松潘縣北。

(一六)障 與障通。山峯如屏障者曰障。一說：障山名，即障目山，在山東高密縣境。

(一七)眷 顧也。回視也。

(一八)延佇 久立也。

(一九)險巖 傾危也。馬融賦：夫固危殆險巖之所迫也。

(二〇)豈言語以階亂 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語以爲階也。君石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按階，所從入之道也。

(二一)下國 非天子之國，故曰下國。毛詩曰：『命於下國』

(二二)西都 陝西長安也。

(二三)代越 代，今山西代縣。越今稱浙江省曰越。

(二四)斯 此也，指長安也。

(二五)少昊 禮記：『孟秋之日，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二六)隕淚 墜淚也。

(二七)壘篪 毛詩曰：『伯氏吹壘，仲氏吹篪』按壘，篪爲樂器，上曰壘，竹曰篪。

(二八)踟躕 徘徊而不進也。

(二九)鄧林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畢沅曰：『鄧林即

桃林：鄧桃音近，蓋即楚之北境也。』

國文讀本

(No. D33)

六
共三頁

(三〇)扶疏 繁茂也。

(三一)渝 變也。

弔黃祖文 並序

往尋禰生遺事，輒羨其榮遇。故北海忘年而下交，章陵跣足而請命；
謔彼兩賢，是云死友，固無得而稱矣。

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於狂夫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恥於細人之
譖。曠世高舉，異人同情，蓋若有天相焉。

卽其遭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子，據懷舊之想，悼生才之難，莫
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
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則猶其賞音之遇也。

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於臨文激發，動色相咨，解
帶寫誠，歡若親戚；其冲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枉天年，竟
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

余束髮依人，蹉跎自效。逮於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于廣筵

。識豐碑于道左？而醉飽過差，同其損狹；飛辨聘辭，未聞心賞。其于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於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詔來雪往。其辭曰：

歲在單闕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愴悅。世既莫吾知兮，將託於古之人；溯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

昔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兮，迺衆辱於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兩敗而俱傾！固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正？

惟人世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夭？觀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爲寶！子吹竽則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

繫夫子之識眞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款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斯情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

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塗。歷千祀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
節壹惠以爲名兮，猶將傲今之人以所無！

重曰：鳳皇虬龍，不可繼兮；相彼九州，身安置兮！願得君子，終焉
事兮！庶保元吉，沒吾世兮！

國
文
讀
本

祭湯海秋文 曾國藩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拯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
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蠹斯標；
奇文驟布，句鶩字臬；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
噓口，吹女羽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獠。

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
羣雀款門，昨暈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

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

國
文
讀
本

通信教授古典 | 玄侗

我要敬告青年學生：諸君是二十世紀的「人」，不是古人的「話匣子」，我們所以要做文章，並不是因為古文不夠，要替他添上幾篇；是因為要把我們的意思寫他出來。所以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寫成我們自己的文章；我們的話怎麼說，我們的文章就該怎樣做。有時讀那古人的文章，不過是拿他來做個參考；決不是要句摹字擬，和古人這文做得一模一樣的，至於古人文中所說當時的實事，和假設一事來表示一種意思者，在他的文章裏，原是很自然的，我們引了來當典故用，不是膚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驢頭不對馬嘴」，與事實全然不合。我們做文章，原是要表出我們的意思，現在用古人的事實來替代我們的意思：記憶事實，已經耗去許多光陰；引用時的斟酌，又要煞費苦心；辛辛苦苦成了，和我們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全然相反。請問，這光陰可不是白耗，苦心可不是白

費，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嗎？唉！少年光陰，最可寶貴，努力求正當的知識，還恐怕來不及，乃竟如此浪費，其結果，不但不能得絲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做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說反而受害。

——我替諸君想想，實在有些不值得！

與展成書 湯傳楹

日來秋色絕佳。閉門兀坐，令我神爽都盡。思與君家買一葉，薄遊虎溪，看露葦催黃，烟蒲注綠。坐生公石上，遊目四曠，秋樹如沐，翠微之色，渲染襟裾。仰聽寒蟬咽鳴，老鶯殘弄，一部清商樂，不減江州司馬聽琵琶時。或可廓清愁懷，冷汰鬱緒；差勝闐闐中蒼蠅聲耳。

胸中礪礪，急須以西山爽氣消之。吾與君登百尺樓，把酒問青天，酒後耳熱，白眼視諸卿，求田問舍，碌碌黃塵，如蟻螭轉丸，不覺撫掌大噱：此真舊日元龍豪舉，——安能效小兒曹牛衣對泣哉？

白雲在袖，期以詰朝！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一)，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二)。徐陳應劉(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頃撰其遺文(四)，都爲一集(五)。觀其姓名，已爲鬼錄(六)。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七)獨懷文抱質(八)，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九)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

楷！
德鍾^(三)常斐然^(四)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

問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五)章表殊
健，微爲繁富。公幹^(六)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元瑜^(七)書記翩翩^(八)，致足樂也。仲宣^(九)續自^(十)善於辭賦，惜其體弱
，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三)，仲尼覆醢於子路^(四)，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
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
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昔日
？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
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

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言），良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昌，裁書叙心。丕白

【作者略歷】

曹不爲曹操長子。字子桓，漢末，濟陰人。爲朝歌長。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按故城在今河南淇富，在位六年。

【注釋】

(一)吳質 字季重，漢末，濟陰人。爲朝歌長。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按故城在今河南淇縣。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二)東山 詩篇名。周公東征，將歸，做此詩，以慰軍士之久役者。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三)勞結 憂勞也。

(四)離 遭也，同罹

(五)徐陳應劉，徐關徐幹，陳即陳琳，應即應瑒，劉即劉楨。

(六)撰 定也。

與朝歌令吳質書

(七)都 凡也。

(八)鬼錄 猶言死籍也。

(九)細行 尚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細行，謂小過也。

(一〇)偉長 徐幹字。

(一一)懷文抱質 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一二)中論 書名。文章志曰：『徐幹自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

(一三)德璉 應瑒字。瑒爲三國汝南人，以才稱。魏武帝辟爲丞相掾屬，與王粲、陳琳等齊名，世稱鄴下七子。

(一四)斐然 文采富麗也。

(一五)孔璋 陳琳字。琳爲三國廣陵人。歸曹操，操以爲記室，徙門下督。嘗爲操作諸書及檄草，進呈，操先苦頭風，是日臥病，讀琳所做，翕然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一六)公幹 劉楨字。楨爲三國魏人，曹操以爲丞相掾屬。

(一七)元瑜 阮瑀字。瑀爲三國魏尉氏人，少受學於蔡邕，後爲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

室，凡書檄多出其手。

(一八) 翩翩 風流文采之喻。

(一九) 仲宣 王粲字。粲爲三國魏高平人，避亂，依劉表於荊州。貌短小癡陋，博物多識，問無不知。蔡邕奇其才略，開粲在門，倒屣迎之。後仕魏，累官侍中，爲建安七子之一。

(二〇) 續 或爲獨。

(二一) 伯牙絕絃於鍾期 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

(二二) 仲尼覆醢於子路 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二三) 炳燭夜遊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乘與炳通。

(二四) 於邑 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按於邑，悲傷鬱結也。

附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入

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三)，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陳徐劉應^(四)，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五)，重書輻至^(六)，羽檄^(七)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八)，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九)，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一〇)，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一一)。雖年齊蕭王^(一二)，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一三)，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

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一)，時邁^(二)齒^(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樓樓^(四)！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作者略歷】

吳質字季重，三國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喜，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魏郡大疫，王粲、徐幹等均染疫而亡，故曹丕與質書，質答以此牋。

【注釋】

(一) 冉冉 行貌。楚辭曰：『老冉冉其將至今，懼修名之不立。』

(二) 微行 出行而不使人知者，謂之微行。史記曰：『始皇微行咸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

(三) 稱壽 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注：『上酒爲稱壽也。』

(四) 陳徐劉應 見與朝歌令吳質書注。

(五) 鼎沸 喻聲勢洶湧，若煎一水之沸騰也。漢書霍光傳：『羣下鼎沸，今日之議，不特旋踵。』

(六) 輻至 言事務紛集，如車輻之聚於轂也。

(七) 羽檄 於檄文上插雞羽，欲其急行如飛，即羽書也。史記：『以羽檄徵天下兵。』漢書

答魏太子牋

：『羽檄重積而狎至。』

(八) 東方朔枚皋 東方朔，漢厭次人，字曼倩，長於文辭，善談諧滑稽，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枚皋，漢枚乘之子，字少孺武帝時爲郎。好談諧，善賦頌，每以東方朔自比。

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九) 嚴助壽王 漢書：『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乘市。壽

王後坐事誅。』

(十) 司馬長卿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景帝時爲武騎常侍。武帝召爲郎，通西南

夷有功，後拜孝文園令。長於辭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漢書：『司馬相如常稱

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一) 鸞龍之文 鸞龍鱗羽有五采，故用以喻文采之富麗。

(二) 蕭王 東觀漢記：『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

(三) 勅 與敕勅同，恥憶切，誡也。

(四) 風雲之會 喻際遇也。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

(五) 適 過也。尚書：『日月逾邁。』

(六) 載 徒結切。杜預曰：『七十曰載也。』

(七) 樓樓 謹敬也。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一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璠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纒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赤壁之戰 節資治通鑑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

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

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用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

瑜請得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兵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與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齎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備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畧，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畧，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

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題解】

宋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助其事者，爲劉放，劉恕，范祖禹，皆當代通儒，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爲書二百九十四卷，英宗賜名資治通鑑。是篇即選自此書也。

【作者略歷】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涇水鄉人，歷仕仁宗，英宗。神宗時，以議安石新法之害，出

居洛。高太后臨朝，光入爲相，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著資治通鑑，詳於治亂興亡之迹，爲中國編年史之最善者。

【注釋】

(一) 赤壁 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江濱。

(二) 魯肅 字子敬，三國時，東城人。家富於財，周瑜嘗往見之，且求資糧。後事吳，爲

橫江將軍。

(三) 劉表 字景昇，獻帝時爲荊州牧，建安十三年病卒。

(四) 孫權 堅之子，策之弟，字仲謀，據有江東，稱帝於建業，國號吳。在位三十一年。

(五) 荊州 即今湖北省西境。

(六) 二子不協 劉表愛少子琮，欲立之，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及表卒，衆奉琮爲嗣。

(七) 劉備 字玄德，涿縣人，三國蜀漢之主。初，董承奉獻帝衣帶詔，欲殺操，備預聞其

事，謀洩，奔下邳。

(八) 夏口 即湖北夏縣。

(九) 南郡 今湖北江陵縣。

(十)當陽長坡 長板坡在今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

(十一)豫州 劉備曾爲豫州牧，故稱劉豫州。

(十二)蒼梧 今廣西蒼梧縣。

(十三)孫討虜 孫權於建安五年爲討虜將軍。故稱孫討虜。

(十四)江表 謂長江以東之地，即今江蘇等處。

(十五)六郡 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新都是。

(十六)諸葛亮 字孔明，三國蜀相，陽都人，隱於隆中，先主三顧始見之。佐先主取荊州

定益州，遂與魏，吳成鼎足之勢。先主即位，亮爲丞相。先主歿，受遺詔輔後主，出

師北伐，與魏相攻戰者數年。後以疾卒於軍。

(十七)鄂縣之樊口 鄂縣，即今湖北武昌。樊口，在今湖北壽昌縣西北。

(十八)江陵 即荊州。

(十九)柴桑 江西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

(二十)中國 指曹操，因操據有中原之地也。

(二十一)田橫 秦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既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爲齊王。漢滅項羽，橫

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

，且舉兵加誅。』黃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曰：『始與漢南面，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殺。橫既葬，二客皆自殺，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之死，亦皆自殺，人多哀之。』

(二十二) 關羽 字雲長，漢解縣人。先主去荊州時，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於江陵，後相值，共至夏口。

(二十三) 強弩之末 漢書：『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顏師古注：『縞，素也，曲瑋之地善作之。意即強弩雖有力，然用其末，則雖魯縞之輕細，亦不能穿入也。』

(二十四) 張昭 字子布，彭城人。仕吳，爲長史。

(二十五) 蒙衝 一作蒙艦，巨艦也。

(二十六) 下曹從事 漢制，守合屬有諸曹椽。下曹從事，即曹椽之最下者也。

(二十七) 更衣 即如廁也。

(二十八) 犢車 即牛車，稗編：『漢時馬少，天子以下，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至

『晉尙然。』

(二十九) 周瑜 字公瑾，三國舒人，仕吳，敗曹操於赤壁，拜前將軍，領南郡太守。

(三十) 番陽 番同鄱。今江西鄱陽縣。

(三十一) 馬超 字孟超，三國茂陵人。初事魏，後降蜀，封定西將軍，遷右將軍。

(三十二) 韓遂 漢末爲鎮西將軍。

(三十三) 關西 指潼關以西之地，即今陝西省。

(三十四) 禽 與擒同。

(三十五) 二袁 袁紹字本初，東漢汝陽人。據冀州，起兵討卓。後據河北，與曹操戰於官渡。大敗，疾作而死。袁術字公路，獻帝時，據壽春，領揚州事，僭帝號。後糧盡衆散，乃北走青州，爲劉備所擊，後還壽春而死。

(三十六) 呂布 字奉先，九原人，初事丁原，繼爲董卓之義子，後與王允共殺卓，張邈迎兖州牧，爲曹操所殺。

(三十七) 校 與較同。

(三十八) 子布元表 子布，張昭字。元表，按通鑑注作秦松字，惟松字文表，元字恐爲文字之誤。

(三十九) 程公 即程普。

(四十) 邂逅 偶然之意。

(四十一) 羅吏 巡緝之吏也。

赤壁之戰 (資治通鑑)

(四十二)委署 棄置之意，謂責任在身，不能任意棄置也。

(四十三)單舸 小舟也。

(四十四)黃蓋 字公覆，初從孫堅舉義兵，爲別部司馬，後爲丹陽尉。以赤壁功，拜武鋒

中郎將。

(四十五)荻 蘆葦也。

(四十六)靄 或作搗，疾擊鼓也。

(四十七)華容道 華容，漢時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

(四十八)曹仁 字子孝，操從弟洪之兄也。

(四十九)徐晃 字公明，河東人。

(五十)樂進 字文謙，陽平衛國人。

(五十一)襄陽 即今湖北襄陽縣。

淝水之戰 節選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

驢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仍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嘆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郟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碭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

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輜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

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

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慄然始有懼色。

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河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

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

，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覺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

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國
文
讀
本

平民的文學 周作人

平民文學這四個字，字面上極易誤會，所以我們先得解說一回，然後再行介紹。

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這兩樣名詞，也不可十分拘泥。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通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

中國現在成了民國，大家都是公民。從前頭上頂了一個皇帝，那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隸，向來沒有貴族平民這名稱階級。雖然大奴隸對於小奴隸，上等社會對於下等社會，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樣的東西。除却當時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無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麼區別。

就形式上說，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但這也不盡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至於白話，這幾種現象，似乎可以沒有了。但文學上原有兩種分類，白話固然適宜於「人生藝術派」的文學，也未嘗不可做「純藝術派」的文學。純藝術派以造成純粹藝術品爲藝術唯一之目的，古文的彫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話也未嘗不可彫琢，造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遊戲的文學，那便是雖用白話，也仍然是貴族的文學。譬如古銅鑄的鐘鼎，現在久已不適用，只能尊他是古物，收藏起來；我們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盤碗了。但銅器現在固不適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盤碗的適用。倘如將可以做碗的磁，燒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純白的觀世音，那時，我們也只能將他同鐘鼎一樣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盤碗一樣適用。因爲他雖然是一個藝術品，但是一個純藝術品，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生的藝術品**。

照此看來，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區別，現在再從內容上說。內容的區別，又是如何？上文說過貴族文學形式上的缺點，是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這內容上的缺點，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祇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通，也更為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祇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祇有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說的殉節守貞也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

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祇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祇想表出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彫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畧加努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謔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闔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沒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爲主，美卽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其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平民文學的意義，照上文所說，大畧已可明白。還有我所最怕被人誤會的兩件事，非加說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爲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爲唯一之目的。因爲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

到適當的一個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話，本非全數的人盡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學，現在也不必個個「田夫野老」都可領會。近來有許多人反對白話，說這總非田夫野老所能了解，不如仍用古文。現在請問，田夫野老大半不懂植物學的，偷說因為他們不能懂，便不如拋了高賓球三氏的植物學，去看本草綱目能說是正當辦法麼？正因為他們不懂，所以要費心力，去啓發他。正同植物學應用在農業藥物上一樣，文學也須應用在人生上。倘若怕與他們現狀不合，一味想遷就，那是植物學者只好照本草綱目講點玉蜀黍性寒，何首烏性溫，給他們聽，文人也只好編幾部封鬼傳八俠十義給他們看，還講什麼我的科學觀文學觀呢？

第二，平民文學決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在現在平民時代，所有的人都祇應守著自立與互助兩種道德，沒有什麼叫慈善。慈善這句話，乃是富貴人對貧賤人所說，正同皇帝行仁政一樣，這一種極侮辱人類的話。平民文學所說，是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進，到正當的方向，決

不是說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學者，見了一個乞丐，決不是單給他一個銅子，便安心走過；捉着一個賊，也決不是單給他一元鈔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給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但他有他心裏的苦悶，來酬付他受苦或爲的非同類的人。他所注意的，不單是這一人缺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的事，乃是對於自己的，與共同的人類的運命。他們用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贖得心的苦悶的人，已經錯了。他們用一個銅子或一元鈔票，買得心的快樂的人，更是不足道了。僞善的慈善主義，根本裏全藏著傲慢與私利，與平民文學的精神，絕對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

在中國文學中，想得上文所說理想的平民文學，原極爲難。因爲中國所謂文學的東西，無一不是古文。被擠在文學外的章回小說幾十種，雖是白話，却都含著遊戲的誇張的分子，也够不上這資格。祇有紅樓夢，要算最好，這書雖然被一班無聊文人學壞，成了玉梨魂，派的範本，但本來仍然是好。因爲他能寫出中國家庭中的喜劇悲劇，到了現在，情形依舊不改

，所以耐人研究，在近時著作中，舉不出什麼東西，還只是希望將來的努力，能翻譯或造作出幾種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作品。

與陳伯之書 〔一〕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二〕，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三〕，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 〔四〕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 〔五〕，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 〔六〕，張繡剗刃於愛子 〔七〕，漢主 〔八〕不以爲疑，魏君 〔九〕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一〇〕。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一一〕。將軍松柏不翦 〔一二〕，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

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厲行有序。佩紫懷黃^{二三}，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二四}，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二五}，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二六}，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二七}；姚泓之盛，面縛西都^{二八}。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燦爛^{二九}。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三〇}。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陣^{三一}，豈不愴愴？所以廉公之思趙將^{三二}，吳子之泣西河^{三三}，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三四}，櫜矢東來^{三五}，夜郎滇池

，解辯請職^{二六}，朝鮮昌海^{二七}，蹶角^{二八}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二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三〇}，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三一}，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丘遲頓首。

【題解】

陳伯之、梁隴陵人。幼時爲盜，齊東昏時，積戰功至江州刺史，梁兵東下，乃降梁，受封爲豐城縣公。旋舉兵反，兵敗奔魏，魏以爲平南將軍。天監中臨川王宏北討，使丘遲爲書遺伯之，伯之得書，即於壽陽擁衆歸梁，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卒。

【注釋】

(一) 丘遲，字希範，梁烏程人。八歲能屬文，官至永嘉太守。鍾嶸評其詩曰：『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如此。有丘司空集。(二) 指降梁事。(三)

指封公事。老子：『王侯自稱孤寡不穀。』(四) 穹廬，旂帳也。指降魏事。(五) 指

伯之聽鄧縉、朱龍符等之言，舉兵反梁事。(六) 更始殺劉續，朱鮪與其謀。後光武攻洛

陽，遣岑彭說鮪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光武詔之

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大司徒公劉續乃光武之兄也。涉、同嘆。友于、謂兄弟也。書云：『惟孝友于兄弟。』（七）建安二年，曹操兵至宛，張繡降。既而復反，操與戰，大敗，長子昂，弟子安民皆遇害。四年，張繡復降，仍封列侯。刺、刀，插刀也。（八）漢主、謂光武帝。（九）魏君、謂曹操。（一〇）易：『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一一）鹽鐵論：『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網漏吞舟之魚。』（一二）言未毀其墳墓也。（一三）謂佩紫綬，懷黃金印。（一四）二馬爲軺車。建節謂出典州郡也。（一五）漢書：『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車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謂刑白馬取其血，與功臣盟誓也。（一六）視、音勉，羞愧也。借命、謂借生命於魏廷。甄姿之長，指魏君也。（一七）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一八）劉裕以荆師進討洛陽，王鎮惡克長安，生擒姚泓，執送建康，斬於市。（一九）言以常理度之，當去滅亡不遠也。（二〇）藁街、在漢長安城內，蠻夷即在此街。（二一）弦、弓絃也。陣、城上女牆也。（二二）廉頗爲趙將，大破齊兵，拜爲上卿。伐魏，取繁陽，悼襄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

乘，遂奔魏，魏王不能用。楚以爲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二二）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可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子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不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二四）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環。（二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磐。（二六）夜郎、滇池、皆西南夷部落名也。漢書：『夜郎滇池皆椎結，嵩昆明皆編髮。夜郎、今貴州西境。滇池，一名昆明池，在雲南省城。（二七）昌海、即昌蒲海，亦名蒲類海，西去玉關一百餘里。（二八）蹶角、首仆地也。孟子：『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蹶角稽首。』蹶、同厥。（二九）即臨川王宏也。梁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三〇）戎重、兵戎重事也。（三一）時北魏據有秦豫，故云。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吳汝論

伯之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境待罪，忽復四載。南望邱隴，神魂飛越。信至，勤宣令德，敦誘備至。然猶有未達鄙心者，請畧陳固陋。

伯之昔仕故齊，遭逢末祚，刀敕用事，梅茹驕橫。每懼見圖羣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畧應運，仗義荆雍，遠勤使問，託以心膂。私念逢時遇主，自古爲難；棄昏就明，達人所尙；不敢抱咫尺之義，徇拘攣之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於斯時也，大藩千里，棄之若遺；愛子在都，不敢有戀。士爲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披肝瀝膽，且將不惜；尙何臺榭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畀軍任。壁籬門，薄西明，提偏軍，對勅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臺事。卒使危城薦壁，朝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爲功，若以自結於明主。

，亦云幾矣。

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思招附豪傑，爲國干城；孰寤娥眉遇嫉，明珠遭嘖。樊沔舊人以新降進讒，臺省文吏以功伐見妬。謂懷反側，頗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邱山之過。別駕鄧縉，績效卓著；長流參軍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深資忠益；迭被臺敕，勒使罷遣。男兒立功立事，開藩析土，亦願俯庇羣下，快意自娛；今乃搖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何以爲顏？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汗行以事左右勛戚之臣，回面腆臆，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屢披情素，未蒙矜許。會鄭伯倫程元冲等默探上旨，曲求親媚，倖功邀利，乘險迫人。或起兵見拒，或突入相攻。倉卒驚擾，罔知所措，而征南之軍，已達柴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端。伯之雖甚不肖，亦頗識可否之勢矣。當夫襄漢始起，鄆魯未降，弱息方整援師，本鎮尙多見力。搃咽喉之形，成犄角之勢。韓白復起，不能爲謀。逮乎臺城被攻，精甲尙有七萬。列朱雀之陣，麾白虎之旛，兩敵重輕，

視吾左右。不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已定，乃欲舉一州之衆，抗天子之威；此乃淮陰所爲銜冤於兒女，絳侯所以被屈於獄吏也。嗚呼希範！子謂伯之顧出此哉？

夫人不能早自託於君案，及乎罪至，既束身聽刑，仰藥明志，亦復何難。顧念主恩莫酬，壯志未就，雉經溝瀆之中，膏血鈇鏃之上。天下後世且曰：『陳伯之之反覆小人，背叛嬰誅。』則辱在百世，死不瞑目。且使興朝有殺戮功臣之名，烈士有人人自危之意，甚非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

夫射鉤斬祛，明主尙不以爲疑。豈以大梁受命，駕馭羣雄，不推赤心置人腹中，自翦羽翼，顧謂得計？慈母受譖，投杼自驚；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是渡江北竄，暫遁天威；冀他日或垂矜宥，更賜收錄耳。雖潛身異國，豈嘗須臾忘本朝哉？昔樂毅逃燕，不失見幾之智；信陵居趙，寧爲改節之行；以古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云，遂謂伯之之屈節虜廷，絕義故主。丈夫一身，豈能再辱。子尙疑此，夫復何言！

方今北敵尙強，西蜀不靖，豈宜久棄壯士以資敵國？若使聖朝追敘前勞，更俾逋臣獲申幽憤，憐其擇木之智，察其被讒之由，雪其逆節之誣，鑑其逃誅之隱，行當持繞朝之策，爲冶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處分。至於總戎北征，弔民洛汭，則舊部未散，堅甲猶存；伯之雖老矣，尙能負弩前行，揚鞭深入。萬一屍裹馬革，元歸狄人，揆之夙心，實已無憾。重辱嘉惠，敢布腹心。伯之頓首。

文學的方法 胡適

(節錄胡適文存)

大凡文學的方法可分三類：

(一)收集材料的方法 中國的文學，大病在於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誌、壽序、家傳之外，幾乎沒有一毫材料。至於近人的詩詞，更沒有什麼材料可說了。近人的小說材料只有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會。除此以外，別無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徵求這種材料。做小說竟須登告白徵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學家破產的鐵證。我以為將來的文學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約如下：

(甲)推廣材料的區域 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三個區域決不够採用。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學上佔一位置。並且今日新舊

文學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

(乙)注重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 現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關了門虛造出來的，或是間接又間接的得來的，因此我們讀這種小說，總覺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癢的，沒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學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實地的觀察和個人自己的經驗』做根底。不能做實地的觀察，便不能做文學家；全沒有個人的經驗，也不能做文學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觀察經驗的補助 實地的觀察和個人的經驗固是極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這兩件。例如施耐菴『金瓶梅』若單靠觀察和經驗，決不能做出一部水滸傳。個人所觀察的、所經驗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須有活潑、精細的理想，把觀察、經驗的材料，一一的體會出來，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組織完全：從已知的推到未知的，從經驗過的推想到不曾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這才是文學家的本領。

(二)結構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須要講究結構。結構是個總名詞，內中所包甚廣，簡單說來，可分剪裁和布局兩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塊料可做袍子，那塊料可做背心。估計定了，方可下剪。文學家的材料也要如此辦理。先須看這些材料該用做小詩呢，還是做長歌呢？該用做章回小說呢，還是做短篇小說呢？該用做小說呢，還是做劇本呢？籌畫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決定做什麼體裁的文字。

(乙)布局 體裁定了，再可講布局。有剪裁，方可決定「做什麼」；有布局，方可決定「怎樣做」。材料剪定了，須要籌算怎樣做去始能把這材料用得最得當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寶時代的兵禍，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裏，便成了詩料。如今且舉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這首詩只寫一個過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個人家內偷聽得

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個字，卻不但把那一家祖孫三代的歷史都寫出來，並且把那時代兵禍之慘、壯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橫行、小民之苦痛、都寫得逼真活現，使人讀了生無限的感慨。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詩『上山採薺蕪，下山逢故夫。』一篇，寫一家夫婦的慘劇，却不從『某人娶妻甚賢，後別有所歡，遂出妻再娶』說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來遇着故夫的時候下筆，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寫得充分滿意。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來的文人全不講求布局，只顧湊足多少字可賣幾塊錢；全不問材料用的得當不得當、動人不動人。他們今日做上回的文章，還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處！這樣的文人怎樣造得出有價值的新文學呢！

(二)描寫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講描寫的方法。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

(甲)寫人

(乙)寫境

(丙)寫事

(丁)寫情

寫人要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作者略歷】

胡適（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革命運動，他和陳獨秀都是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一) 施耐庵 水滸傳舊題爲其所作，但據胡適所撰水滸傳考證，實明中華一個文學家的假名。

(二) 「上山……故夫」不著作者姓名，據沈德潛所選古詩源，斷爲漢代作品。

修養帖〔一〕寄子由〔二〕蘇軾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三〕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四〕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

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五〕。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六〕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貓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七〕。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八〕，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

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九〕，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

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子」！元豐守「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作者略歷】

蘇軾，宋眉山人，字子瞻，洵之長子，嘉佑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軾工文章，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

【注釋】

(一) 帖 以帛作書也。古未有紙，書於帛者曰帖，書於竹本者曰簡冊，書信亦稱爲書帖，本此。此篇爲東坡寄其弟子由之書，本佛家之說，述修養之道也。

(二) 子由 蘇轍，字子由，宋眉山人洵次子，與兄軾同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諡文定。

(三) 祖師 創立宗派之人曰祖師。此指釋迦牟尼。

(四) 翳 目疾有膜障蔽瞳孔，不能視物者曰翳。

(五) 佛地 心經注：「波羅密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喻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謂之彼岸。」

(六) 恁麼 猶這麼。

(七) 無所住 佛學名辭，即所謂：「能所兩忘」，「無能無所」是也，爲禪定中最高境界。

(八) 偈 佛家所唱詞以謂之偈。

(九) 圓明 人之真性也。

(十) 些子 無多之意。漢山詩話：「太祖幸後池，對新月，召盧多遜賦詩。請韻曰：些子兒」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十一) 元豐 宋神宗年號。

國文讀本 (No. 106)

四
文化學社

與湯夫人書章炳麟

湯夫人左右：

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憔悴，知君亦無生人之趣。

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食飲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餽養。今遂不名一錢。延至六月，則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家中寄資。蓋如勞瘵之人，不可飲以人蓆上藥，使纏綿患苦，不速脫離也。烏虜！夫復何言！

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觀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圓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筐笥，以爲記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

亡後，尚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俱

散。

自度平生，志願未遂，惟薄官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

先公及太夫人墓在錢塘留下村九條涉。自更患難，東竄嵎夷，遠塚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杭三次，皆以塵事迫促，又未及躬自展省。離塋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遂不得果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

吾生二十三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

家本寡資，諗君孤苦，能勤自修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君之所能，而尊舅穀臣先生之遺教也。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戚如龔未生皆宜引

以自輔；此二君者，生死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
言盡於斯，臨穎悲憤。

炳麀白 五月二十三日

國
文
讀
本

金石錄二 後序 李清照 三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三〕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

嗚呼！自王播、元載〔四〕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五〕，名雖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大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七〕。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

史、魯壁、汲冢「八」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九」閒，有人持徐熙「一〇」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膠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

、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至靖康二二丙午歲，侯守淄川二三，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二二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二四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尙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二五。青州二六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熟二七，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二八，被旨知湖州二九，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

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

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載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二〇}。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惶，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痞，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黃芩藥，瘡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二二}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二三}，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二四}、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

，偶病中把玩，搬在臥內者，巋然獨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遠，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下，手自開闔。

在會稽，卜居士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余惱痛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隣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

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三五〕}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三六〕}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三七〕}；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八〕}，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三九〕}，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紹興二年亥默歲「三九」壯月「四〇」朔甲寅，易安室題。

【注釋】

(一)金石錄、宋趙明誠撰。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以來石刻，仿歐陽修集古錄例編排成帙，紹興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二)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宋濟南人。其父格非曾以文章受蘇軾賞識，母亦能文章。二十一歲時，嫁太學生諸城趙明誠。金兵南侵，乃携所藏書畫古器避亂南方。明誠旋病死。此後清照飄流於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之間，舊藏書物，損失殆盡。紹興壬子，清照居杭州，年五十二，作金石錄後序。後又避亂西上，遂居金華。死年未詳。著有文七卷，詞六卷，今皆不傳。所存者僅零散詩詞若干首而已。相傳清照有改嫁張汝舟之說，清儒俞正燮，陸心源，李慈銘均有文爲之辨誣。清照未曾改嫁，已無疑意矣。(三)德父名明誠，作者之夫。(四)王播，唐太原人，任淮南節度使時，專事措歛。元載、唐岐山人，附和李輔國，並縱諸子爲惡，代宗賜自盡。(五)晉和嶠字長輿，富擬王者，而性至吝嗇，時謂有錢癖。晉杜預字元凱，曾作春秋左傳集解，自謂有左傳癖。(六)宋徽宗年號。(七)葛天氏，相傳爲上古之帝，其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八)漢魯恭王拆毀孔子舊宅，於壁中獲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古魏王冢，得竹書數十車。(九)宋徽宗年號。(一〇)徐熙，南唐鍾陵人，善畫花卉。(一一)宋欽宗年號。(一二)今山東淄川縣。(一三)

宋高宗年號。(一四)國子監所刻書謂之監本。(一五)今江寧。(一六)指潘川。
(一七)姑熟、今安徽當塗縣。(一八)池陽、今安徽貴池縣。(一九)湖州今浙江吳興縣。(二〇)疇、即瘡疾。(二一)魏太祖遺命：『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二二)今江西南昌。(二三)南朝宋劉義慶作世說。(二四)漢桓寬撰鹽鐵論。(二五)台、即台州，今浙江臨海縣。(二六)剡、即今浙江縣。(二七)睦、即睦州，今浙江建德縣。(二八)黃巖、浙江縣名。(二九)章安、今浙江臨海縣古名。(三〇)溫、即溫州，今浙江永嘉縣。(三一)衢、即衢州，今浙江衢縣。(三二)宋高宗年號。(三三)四明、即浙江鄞縣。(三四)會稽、今浙江紹興縣。(三五)東萊、漢時郡名，指淄川。(三六)蕭繹、即梁元帝，平侯景後，即位江陵。西魏伐梁，帝尙講老子於龍光殿，及城陷，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尋爲魏人所殺。(三六)楊廣、即隋煬帝，在位時收聚書籍名畫及道佛經甚多。(三七)晉陸機二十歲時即能作賦。春秋時衛人遽緩五十歲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即作者由十八歲至五十二歲之時間也。(三八)孔子家語、載楚共王失弓而不尋求，自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也？』孔子則謂：『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三九)爾雅：『太歲在壬曰玄貳。』紹興二年爲壬子，故云。(四〇)壯月、陰曆八月之別名。爾雅：『八月爲壯。』

自序

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余受詐與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權。余久歷難屯，生人道盡；春朝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核惟餘半生；鬼伯在門，

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自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自壁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三異也。孝標高蹈東場，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俄鵬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有友險：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齊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如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

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
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國
文
讀
本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

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

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晚竹樹雲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

；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蔓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怪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禪，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飄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尙不免於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

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好，又何求焉！尙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國
文
讀
本

峨眉山行記(節錄) 范大成

峨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峨眉、中峨眉、小峨眉。中峨眉、小峨眉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

癸巳，自縣出南門，登山。澗谷春淙；林樾雄深。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並流至橋下。石塹深數十丈，窈然沉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以投大壑淵。……

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畧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蹻，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坡，——言峻甚，足膝點於胸云。過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雷洞坪，——凡言坪者，差可以托足之處也。

雷洞者，路左深巖，萬仞蹬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

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錢及婦人衣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

過新店、八十四盤、杪樾坪。杪樾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山，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斑爛之跡。草木之異，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猶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鬚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似浮圖；至山頂猶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

自杪樾坪過思佛亭、軟草坪、洗腳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無

人居。以卯初登山，至此未申後。初衣暑絺，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毳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靴，猶慄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攜水一缶至，才自足也。

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

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即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即當巖則稍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霧皆散，四山寂然。夜寒甚，不可久立。

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

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縣互入天竺諸番，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琦勝絕之觀直冠平生矣。

俄氣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氣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即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亙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舊，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

，最難得。

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祠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山野間。轉徙，得與巖正相值，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旁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未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

丁酉，下山。午至白水寺，則綵緋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

雁蕩山遊記

李孝光

石梁洞

予家距雁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
泰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衾褊杖履。
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
若世之遊方僧自襍被者，客飄然而笑。

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
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
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著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
，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至俱醉。

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甌
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者。燈下相顧，蒼然無

語。

靈巖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雁山信多奇，然豈復有過於此者？』予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雄壯渾龐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予適小疲，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曠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客脅息不可上，如游魚喚喁，以身爲浮游在灑氣上也。

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脅。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

大龍湫

大德七年秋八月，予嘗從南山公來觀大龍湫；苦雨，是日大風起西北

，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望見西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崑崙，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嶺，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挂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

東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菴避之。餘沫迸入屋，猶如瀑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公曰：「壯哉我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

是後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砦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砦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煙，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毳毛。

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

家僮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到瓶。乃解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拿，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之。

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雁蕩

客問「山何以鴈名也？」予爲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大湖，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因以爲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爲大龍湫。湖旁有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百十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鴟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淤爲葑田。

十年前有僧來言：「吾近於鴈湖旁依大樹縛屋，種菜蔬，蹲鴟爲餼糧；願乞金錢作屋。」予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從靈雲寺南入山，時

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上山，至午僅可到山巔。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燒木葉葦竹爲明。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

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著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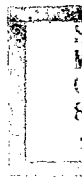
1880
1881

級年一中高

本讀文國

册二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AG
G634.3

84

12



3 1761 9707 1

致蔡鶴卿太史書

林紓

鶴卿先生太史足下：

與公別十餘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爲歎！

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著，囑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畧見示？當謹撰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學，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至慰！

雖然，猶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外間謠譏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闖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旣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

138318



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多奇創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鬻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

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述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倫蠹親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間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

衷其是。蓋公今爲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標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

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蠹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焉？

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便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弑君

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亦莫強於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慊慊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託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指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稱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啾啾，據此則凡京津之裨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冰澹，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採岳珂之金陀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

萬卷，不能爲古文，亦并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使唐漢之瓊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與野老聚食，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馭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舌馭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白話爲主，不可也。

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儼不於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辯不屑辯，置之可也。

彼又云：『武王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遺唾。卓

吾有禽獄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試問二李之名學生能舉之否？同爲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

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況天下溺矣，藩鎮之禍，邇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土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爲我公惜之！

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復；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林紓頓首。

江樓秋病圖記

聞野鶴

余家夙貧薄，饋粥不給。僅年喪母，疾患類仍。既不能安鄉里，十五之歲，中表某君，挈之來滬。自是僑居海濱，且十稔矣。體素荏弱，益以勞頓，依人之苦，登樓之思，春秋佳日，未嘗去懷。雖長弄柔翰，幼親敝簡，文史之好，久契中心；而貧困不能置典冊。一紙之借，累載之鈔，問字窮年，未得畔岸。小齋短巷，一燈相依，自課不成，尺波已謝。性復復介，不能上下世俗；絕交有書，望門無儔，每懷緣督之訓，輒有飲醉之恨，以是削轍，愈益困矣！

歲在庚申，始知學遠西愛智家言，勉欲以半稔之內，通其大要；而費用匱絕，假貸不繼，奔勞無已，疲神有加。一夕車歸，竟患欬血，咯之盈升，自謂不起。乘百年之大化，爲朝露之早捐；果如南面，亦復奚恨？迺澮澮之水，不竭於崇朝；當風之燭，尙延於俄頃；醫者爲言，儻能堅靈臺

之持，知坐忘之要，十年之修，庶可假也。每念斯語，恆爲踟躕。古樂府曰：「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將爲美酒秉燭之遊，抑作短綆汲深之計？墮惇年餘，不能自己，而一息才延，鞠凶後降，歸鄉之日，率得痔疾。戒食百日，奏刀二旬。呻吟朱明之節，宛轉簟席之間，自此徂秋，不甞者再。敝廬故旁泗水，小樓當風，疎簾受月，江上早秋，黃柳搖落，撫流光之無窮，傷孤影而難依。劉孝標之自敘曰：「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斯所爲四顧愴恨者也。

殘年既盡，病難如故，藥餌不靈，醫者相辭。猶之西日向昃，懸繩垂絕，百計皆窮，但有坐視。哀尻輪之將化，病懸解之未喻，難爲欲別之思，不忘留友之願，乞於友生，製爲斯圖。庶幾旦莫之姿，能存較畧，一旦遂殤，猶得以咫尺烟水，爲故舊懷思之資者，斯亦鰥生之至願矣。聞有題記。

答田某先生論詩

胡懷琛

前星期有田某先生，嘗著一文，評論拙作中國詩學通評，載於學燈欄。展覽之下，有不能已於言者；然又端緒紛繁，一言難盡；或因甲之問題，必須說到乙之問題；因乙問題，又須說到丙之問題，言長日短，爲之奈何！故久未答。今特擇其最要者言之。

評論之難，已如田先生原文所云矣。因此種種關係，余何敢云吾言盡當？雖然，余言不當，田先生之言亦未必盡當。何也？我所論者，或持片面之見解，或引古人之一言爲證；而田先生所論者，亦不過持又一片面之見解，或引又一古人之一言爲證。則誰是誰非，尙難斷定也。

再有一事，急須說明者：論文學者，批評爲一事，創作又是一事；創作者未必善批評他人，而批評者自己必須能創作。蓋此中甘苦，非過來人決不知也。

田先生原文多引太炎國學概要爲證；原作「概要」，疑是「概論」。然章先生論詩，余竊以爲未當。章先生以研究經學諸子名家，雖亦作詩，未聞其善詩也；即曰善詩，亦不過自成爲章先生之詩，未必博覽精研而有所得也。則其論詩之言，不可信也，明矣。是蓋人各有所長不長，不容爲之諱也。

田先生原文又引王壬秋論詩之言爲證。壬秋之詩，徒襲漢魏之皮毛，真情久已剝盡，世人目爲假古董，固人所共知者矣。則其論詩之言，亦不可盡信也。太炎學者，未必富於感情，故其論詩，不取漁洋，甚至謂放翁亦無可取。壬秋之詩，假古董也，則其見解，無非欲他人學其造假古董耳。田先生引兩人之言爲證，余竊認以爲錯誤。又如宋人詩話最多，亦最蕪雜，或亦有極荒謬者，故引他人言爲證，亦必須先問其言之可以爲證否也。

田先生謂王孟韋柳皆出於小謝，而不出於陶；此言固然，然余以爲得

於小謝者少，得陶於者多也。自漢以來，詩人未有寫田園生活，及隱居樂趣者；自淵明始爲之。故詩品謂淵明爲千古隱逸之宗也。（按詩品此言，余初以爲太狹，及今思之，乃知其確當。蓋彼非以「隱逸」二字，概刮淵明，乃謂後世隱逸之詩，皆出淵明耳。）小謝何嘗有田家詩乎？又何嘗有隱居詩乎？其寫山水，乃富貴人之溺於山水者耳。王摩詰韋蘇州容或相近，孟襄陽則絕不相干矣；柳州清剛，亦不相似。又安得引「寒山轉蒼翠」一二句以概其他？

余於漢魏六朝，只取淵明一人者，以淵明爲最著，詩格亦最高也。其他各人，如曹氏父子，越石，明遠等，其詩格與後世詩人雖亦有關，然關係甚微，此等詩人，不能徧舉。譬如大江自巴而楚，而吳，容納衆流，何所不有；然大江自有其源，不能任指一細流，而目爲大江之源也。論大江者畧其所容納之細流可矣。

放翁固出於少陵，然不過得少陵寫實一部分，而又加以變化，由鍛鍊

變爲自然，注意於民間瑣事，可謂爲當時之平民文學，故能自成一家也。同時又有石湖誠齋，起而相和，別列一派，誰曰不宜？

此其較著者也；其他畧有異同之處，限於篇幅，不能多言。只有一事，不得不言者；即近人論詩，如太炎任公等均不滿意漁洋，今田先生亦然。余以爲漁洋之詩，獨得溫柔敦厚之旨，眞詩人也。毀之者，不知詩也。或誤以學問淵博，才力從橫爲詩也，而不知眞性情爲詩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漁洋有焉。與漁洋同時或其後之詩，樂而淫，哀而傷，好色而淫，怨誹而亂，有所不免。此漁洋之詩所以爲清詩正宗也。

至於拙作太畧，誠如田先生所言，此則另一問題。蓋草此書，爲授生徒；（見原書序文，）被生徒程度及規定時間所束縛，不能多言，然終不免爲大雅所竊笑耳。願讀者諒之！

譯社會通詮原序

嚴復

夫言治制之書多矣；而原始要終，取古今社會之所實行，著以爲賅簡人盡能讀之書，則不佞所未嘗見也。故是篇之作，所與前人異者，其端在此。而所尤重者：凡有所述，皆社會已然之實跡，自其已然，爲推其所以然；若夫當然未然，雖賢智者思議之所及，英睿民，所經緯禱祈而不克至者，則未及焉。庶幾所謂實事求是者歟？

或曰：「思議者，實業之母也。言治制而置所思議經緯禱祈者，是取其子而遺其母矣！」則應之曰：「是固然；然而意所蘄，與事之所立者，未可以一也。著其所已立，以視其所蘄，使睹差數焉，則眞得失之林，而治道者之所鏡也。」或又曰：「社會非域中大物耶？而爲之通詮，視其書，蓋百數十版耳。以芥子而收須彌，其勢不止於疏且陋也！」則應之曰：「是不然。文之爲理也，其義彌恢，其言彌簡；正惟其爲大物，故可以爲

小書；此正言若反者也。且夫學，有通有微；通者挈綱維，溯流變，自繁
曠而觀其會歸者也；微者剖體分肌，致一曲之誠，自同物而指其殊趣者也
。今吾書通也，非微也，學者若以是爲未鑿而欲進其微者乎？有不佞之中
古政法論在。」

時救主降生一千九百年。孟陲 甄克思序於鄂斯福國學。

，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樹敏、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鼐、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淑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職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

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

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

清纈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前赤壁賦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

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論語辨二首 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

「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杏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

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溷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符讀書城南 韓愈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甫十二三，頭角稍稍相疏，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蕃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且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五箴 并序 韓愈

入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啾啾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顛，

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濡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瞶瞶。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寤，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召王貞書

楊一陳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藉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颯，凌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邱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遜，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狗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

國
文
讀
本

與周宏讓書

王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鑿迹幽谿，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元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國
文
讀
本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旣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與！旣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騰騰；扶風餘趾，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旣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抑煙霞，伏增悽戀！

國
文
讀
本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復，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立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偶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非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籜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走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鬱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細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朴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綱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鷗入暮，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鵲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纒。於是南岳獻嘲，北鵲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甲。故其林慙無盡，礪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杵厚顏，薛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技而掃跡

，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抱山移文

國
文
讀
本

明詩

〔文心雕龍〕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氏樂辭云，立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

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悃悃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稽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

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旬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鍾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眈。」

國
文
讀
本

燕城賦 鮑照

灞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崧以漕渠，軸以崑崗，重江複關之隕，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轆，人駕肩。廛閉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鏘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侔周令，劃崇墉，剝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崑若斷岸，蠶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蘄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獲，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冒塗，壇羅虺蜮，陛鬪麀麇，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鷗嚇雛，伏胤藏虎，乳血殄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

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鼉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意同輿之榆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後漢書西域傳論

范曄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師，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籛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纒而覲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

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敵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感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飲酒陶潛

余間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勿與一樽酒，日夕懼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飯，但顧世開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盃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縈縷茅檐下，未足爲高栖；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迴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驅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定負頭上市。但恨多繆誤，君當恕醉人！

咏史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眎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緜，對珪寧肯分；連璽墮前庭，比之猶浮雲。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

與世亦殊倫。高眈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邐，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入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

國文讀本

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

愛類

呂氏春秋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使之，無不行也。

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

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墜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

王曰：「然。」

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

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

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

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

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

「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

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

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

呂氏春秋別類篇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

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我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

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

，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鏽，堅則折。劍折且鏽，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以爲惡，說使之也。

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僥、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

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尙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貴因篇

呂氏春秋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

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於東海，因水之力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

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

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軍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

，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國文讀本

察微

呂氏春秋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

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慮以求之，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

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鬻。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

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

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

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

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蕩 兵 呂氏春秋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黃尤作兵。黃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黃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家無怒咎，則賢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

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撥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飢者之

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苦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國
文
讀
本

重

己

呂氏春秋

倖至巧也，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憤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

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

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鞅，中大鞅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餼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本
生
呂氏春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攬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

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慙；此之謂全德之人。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

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本
生

國
文
讀
本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歟？」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堯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

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軼之藥也，軼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族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謔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

度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若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捺鬪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商君弗從。

國文讀本

金人銘

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無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不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時規 元結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淳酒，時得一醉。

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

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

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充類至盡，填不滿許多坑陷，乃知老子知足，爲大解脫。

國
文
讀
本

命解 李翱

或曰：「富與貴，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

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

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誠盈 | 陸景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德喪而身隨之矣。

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媾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惟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其餘禍敗，可爲痛心。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箏篋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出畫天僊，闕氏覽而遙妒。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駮姿，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

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誅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莫多閒。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

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僂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緙繩，永對阮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風矣香奩。

玉臺開詩集之始，陳文居六朝之殿。其時除陳之風大行，聲病之律彌盛。風雲月露，填塞行間。香草美人，空言寄意。妖豔浮靡，至茲而極，然玉臺一集，可補昭明文選之窮。孝穆茲序，亦爲精心結撰之作。雖藻彩紛披，輝煌奪目。而華不離實，腴不傷雅，麗詞風動，妙語珠圓。乾坤清氣，欲沁於心脾。脂墨餘香，常存於齒頰。斯亦駢文之雄軍，豔體之傑構也。

國文讀本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埴箴。聖賢以此鑊金版而鑄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敝，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應鸞，媼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賡賡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

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逮叔世民訛，狙詐騰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鑿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燦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日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躡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賞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

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鷺之稻梁，露玉壘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偷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額，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敍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馮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腴沫，鳧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語，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馳鷺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摸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鷁，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兒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闌園，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讎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容何所見之晚乎？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饗養，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檀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迅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髣髴，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轡，坐客恆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纒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

嗚呼！世路險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汚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題解】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防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着葛巾，帳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劉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作者略歷】

劉峻，南朝梁人，字孝標。幼孤，性好學，聞人有異書，輒往借之，人謂之書淫。嘗遊吳陽紫巖山，築室居焉。著山棲志，注世說新語。卒諡元靖先生。

【注釋】

- (一) 朱公叔絕交論 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尙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
- (二) 草蟲鳴則阜螽躍 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趨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
- (三) 雕虎鳴而清風起 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 (四) 網緝相感霧涌雲蒸 文選注：「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按網緝，謂元氣繚繞也。

(五) 王陽登則賈公喜翠生逝而國子悲。文選注：「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

故賈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賈禹爲友，世稱

世王陽在位，賈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

(六)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茵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簞。文選注：「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茵

，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簞，和順之甚也。」按鬱郁，香也。蘭茵，皆香草名。婉孌

，和愛也。墳簞，皆樂器名，聲能相和。

(七) 金版。汲冢周書：「武王問周公之言，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

(八) 盤盂鐘鼎。墨子曰：「一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

(九) 玉牒。古封禪之文，用玉牒書，藏方石內。

(一〇) 匠人輟成風之妙巧。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鄙人墨場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鄙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

，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一一) 伯子息流波之雅引。伯牙，春秋時善鼓琴者，與鍾子期善，子期死，伯牙不復鼓

琴，痛世無知音也。

- (一二) 范張歎歎於下泉 范式，字巨卿，東漢金鄉人。游太學，與張劭友，並告歸，式約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日，劭殺雞灼黍以待，式果至。後劭告以已死，式素服奔赴，如期會葬，留塚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見後漢書）。歎歎，志純一貌。

- (一三) 尹班陶陶於永夕 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宴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陶陶，和樂貌。」

- (一四) 駱驛縱橫 意謂不絕也。

- (一五) 煙霏雨散 言其衆多也。

- (一六) 巧歷 謂精於術數之人也。

- (一七) 心計 謂工於計算也。

- (一八) 朱益州 朱隱卒贈益州刺史，故稱朱益州。

- (一九) 客所謂撫絃徵音四句 文選注：「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感，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視

雲飛，謬之甚也。」許慎淮南子注：「鼓琴循絃，謂之徽。」

(二〇) 握金鏡 文選注引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

(二一) 龍驤 言矯健如龍之騰驤也。後漢書：「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任心。」

(二二) 螻屈 喻人暫屈也。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二三) 從道汗隆 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按殺，衰也。

(二四) 日月聯璧贊壘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棠棣之微旨 文選注：「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壘壘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壘壘，微妙之意也。又注：「論語曰：『棠棣之花，偏其反爾。』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

(二五) 濟九成之妙曲 尚書曰：「箫韶九成，鳳凰來儀。」按樂一變爲一成，九成，謂九變也。

(二六) 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隱而爲言 文選注：「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禱而爲言，謂窮妙埋之極也。」莊子曰：「黃帝遊於赤

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二七)

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隄夷。文選注：「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懽。」漢書：「帝王之道，日以隄夷。」

「師古注：「隄，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類替如丘陵之漸平也。」

(二八)

靈臺。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

(二九)

叔世民詛。左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世，謂末世也。毛詩曰：「民之詛言。」鄭玄注：「詛，僞也。」

(三〇)

天下蚩蚩。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

(三一)

寵鈞董石。漢書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爲黃門郎，詔將作監爲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綉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

「又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爲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口決。」

(三二)

權壓梁竇。後漢書：「梁冀，字伯卓，爲大將軍，專權威柄，凶恣日積。」又曰：「竇憲，字伯度。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

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富貴日甚。」

(三三) 九域聳其風塵 九域，即九州也。聳，懼也。

(三四) 四海疊其燿灼 毛萇詩傳曰：「疊，懼也。」燿灼，言權貴勢欲太甚，炙手可熱也。

(三五) 雞人始唱 雞人，官名，周禮春官之屬。祭祀之夜。將旦，則呼以警百官使起者。鄭玄曰：「象雞知時也。」

(三六) 鶴蓋成陰 文選注引劉禎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謂顯貴者車馬之多也。

(三七) 高門 富貴之家也。莊子：「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三八) 流水接軫 後漢書：「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流水，喻疾速也。軫，車之通稱。車後之橫木亦曰軫。

(三九) 摩頂放踵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注：「廢突其頂，下至于踵。」

(四〇) 約同要離 楚妻子誓殉荆卿 洪七族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荆軻洪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

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四一) 富埶陶白 范蠡變名易姓，爲陶朱公，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見史記。漢書曰：「白圭

，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四二)

賈巨程羅 漢書：「程鄭亦治鑄，富埶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鑼錢貫也。」漢書曰：「成都羅襪，費至巨萬。」

(四三)

山檀銅陵 漢書：「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四四)

家藏金穴 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爲大鳴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爲金穴。」

(四五)

鳴鐘 古富貴者，列鼎而食，食時擊鐘。張衡西京賦：「擊鐘鼎食。」

(四六)

窮巷之賓 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

(四七)

繩樞之士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蠹靡繩樞之子。」繩樞，以繩繫戶樞，貧者之居也。

(四八)

翼宵燭之末光。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

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

處女以爲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四九)

邀潤屋之微澤。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

(五〇)

玉瑩 玉爵也。

(五一)

援青松以示心。禮記曰：「其人也，如松柏之有心。」

(五二)

指白水而旌信。左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旌信，表明信義也。

(五三)

陸大夫宴喜西都。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爲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

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西都，即陝西長安也。

(五四)

郭有道人倫東國。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

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嘗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及卒，蔡邕題其墓，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

廣 絕

交 論 (劉孝標)

一三 共二頁

有道無愧色耳。」按「人倫」，意謂品題人物也。

(五五)

騁黃馬之劇談

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騮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騮，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騮牛，形與色之三也。」

(五六)

縱碧雞之雄辯

馮衍與鄒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是難也。」按碧雞，神名，又山名。今雲南昆明縣，東有金馬山，其西南爲碧雞山，兩山皆有神祀。漢宣帝時，方士言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帝使王褒

往祀焉，褒因作碧雞頌。

(五七)

顧指 與指顧同，謂一顧盼，一指麾，事易而時暫也。莊子：「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五八)

通人 王充論衡：「夫能該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考爲通人。」

(五九)

雲閣 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

(六〇)

附駟驥之旄端 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

(六一)

軼歸鴻於碣石 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太白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按礪石，山名，見禹貢。

(六二) 陽舒陰慘 張衡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

(六三) 魚以泉涸而煦沫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溼，相濡以沫。」

(六四) 鳥因將死而鳴哀 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鳴也哀。』」

(六五)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問子胥曰：『一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恐懼莫懷昭谷風之盛典 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六七) 斷金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六八) 刎頸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按刎頸，言以性病相許也。

(六九) 苫蓋 草屋也。

(七〇) 伍員灌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 文選注：「言宰嚭由伍員灌漑而榮顯。嚭既貴

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

(七一) 權衡 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品評人物，亦曰權衡。

(七二) 纖纊 細絮也。尚書曰：「厥篚纖纊。」

廣絕交論 (劉孝標)

(七三) 顏冉龍翰鳳雛 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均爲孔子之弟子。魏志：「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爲臥龍，羅士元爲鳳雛。」

(七四) 曾史蘭薰雪白 曾，曾參，史，史魚也。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文選注引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皎然曜世也。」

(七五) 舒向金玉潤海 舒，董仲舒也。向，劉向也。謂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金玉，喻其美也。

(七六) 卿雲黼黻河漢 卿，司馬長卿也。雲，楊子雲也。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黼黻，亦以喻文采之艷麗也。王充論衡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河漢，喻其大也。

(七七)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游塵土梗，喻輕賤也。

(七八) 錙銖 喻輕微也。

(七九) 影撇 輕飄也。

(八〇) 雖共工之蒐慝 左傳：「少昊氏有子竇潛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

(八一) 驪兜之掩義 左傳：「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驪兜也。」

。」

(八二) 南荆之跋扈 南荆，謂楚也。莊躄爲盜於楚境，吏不能禁，故曰跋扈。

(八三) 東陵之巨猾 東陵，地名。書：「過九江，至于東陵。」巴陵有道士泚，即古之

東陵，在今湖南岳陽縣。巨猾，謂古大盜盜跖也。

(八四) 匍匐逶迤 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倨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按匍匐，伏行也。逶迤，邪行也。

(八五) 折枝砥痔 孟子：「爲長者折枝。」按折枝即抑搔之義。莊子：「秦王有病召醫

，破癰潰產者得車一乘，砥痔者得車五乘。」

(八六) 脂韋便辟 楚辭：「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櫜乎！」脂，脂肪，韋，軟皮

，言柔滑也。故以喻人之卑諂者。論語：「友便辟，損矣。」朱注：「便辟，謂

習於威儀而不直。」

(八七) 必非夷惠之室 夷惠，謂伯夷柳下惠也。

(八八) 苞苴 謂包裹也。禮：「凡以弓劍苞苴箠問人者。」故納賄於人，亦曰苞苴。

說苑：「苞苴行耶！讒夫易耶！」指餽贈之物而言也。

(八九) 實行張霍之家。張霍，謂張安世霍光也。

(九〇) 毫芒寡忒。毫芒，謂極纖細也。忒，差也。

(九一) 桓譚譬之於闍闔。文選註：「譚篤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則去，願君勿怨！』一疑「拾」誤爲「桓」遂居「譚」上耳。

(九二) 林回喻之於甘醴。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九三) 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後漢書王丹傳：「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賁，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注：「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

(九四) 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篋客。規規，驚視自失貌。漢書：「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九五) 珍義 珍音填，絕也。

(九六) 難同易攜 攜，離也。

(九七) 饕餮 {神異經}：「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彊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餮。」

(九八) 王丹威子以標楚 {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標楚，朴責之具也，即夏楚。

(九九) 朱穆昌言而示絕 直陳其事，無所諱憚曰昌言，蓋指朱穆之絕交論也

(一〇〇) 樂安任昉 任昉，南朝梁之博易人，字彥昇，八歲能屬文，王儉，沈約皆稱之。武帝時。爲黃門侍郎，出爲義興新安太守。所著文章，有名於世。樂安即博昌，故城在今山東博興縣北。

(一〇一) 早縮銀黃 縮，繫也。銀黃，謂銀印與金印也。漢書：「懷銀黃，垂三紐。」

(一〇二) 方駕曹王 方駕，匹敵也。曹王，謂曹植王粲也。

(一〇三) 美時俊邁 {魏志}：「剛斷英時，」裴松之曰：「時，或作特。」窈謂「英特」爲是。俊邁，言俊秀過人也。

(一〇四) 聯橫許郭 {後漢書}許劭傳：「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

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按郭，即指郭泰也。

(1105) 類田文之愛客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戰國時齊之公族，封於薛。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入秦，昭王欲殺之，以客有能為狗盜雞鳴者得免，後卒於薛。

(1106) 同鄭莊之好賢 鄭當時，漢陳人，字莊，以任俠自喜，好賓客。景帝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四郊，存問故人，惟恐不備。武帝時為大司農，客至，無貴賤兼留之。後為客所累，落職，賓客盡散。

(1107) 盱衡 漢書：「盱衡厲色。」注：「眉之上為衡，盱衡，言舉眉揚目也。」
(1108) 扼腕，奮發貌。

(1109) 抵掌 戰國策曰：「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言。」抵掌，謂鼓掌而言。

(1110) 雌黃出其唇脣 古人寫字用黃紙，有誤，則塗以雌黃。（與雄黃同類，生山之陰曰雌黃。色黃赤，道家以合丹藥，畫家以供繪事。）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謂不得以意改竄也。晉王衍善談論，錯舉經籍，輒隨口改

易，時謂之口中雌黃。譏議人曰雌黃，本此。

(一一一) 朱紫由其月旦 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後漢書許劭傳：「邵與靖俱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日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批評人物曰月旦，本此。

(一二二) 輻輳擊轉 輻輳，有衣帷之車也，轉，車軸之端也。

(一二三) 闕闕 門限也。

(一二四) 闕里 地名，在山東曲阜縣城中，家語：「孔子始教學於闕里。」清一統志：「按魯有兩觀，闕名也。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孔子之宅，適在是耳。」

(一二五) 龍門 喻聲望之高者曰龍門。後漢書李膺傳：「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一二六) 顧盼增其價倍 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千倍。」

(一二七) 剪拂使其長鳴 剪拂與蒲拔，音義均同。謂去其舊惡也。戰國策，汧明說春申

君曰：「君亦開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腑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轡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霧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郡，堀穴窮巷，沈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於滿被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一一八) 雲臺 漢宮中高臺。以其高起干雲，故曰雲臺。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首。」

(一一九) 丹墀 宮殿階上地。以丹漆之，故曰丹墀。張衡賦：「青瑣丹墀。」

(一二〇) 想惠莊之清塵 淮南子：「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一二一) 思羊左之激烈 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兩

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一二二) 瞑目東奧歸骸洛浦 東奧謂新安，任防死所也。歸骸洛浦，謂防歸葬揚州也。

(一二三) 繡帳 魏武遺命諸子云：「妾與技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繡帳。

朝晡上酒脯棗脯之屬。每月十五，輒向帳前做伎。」陸機文：「悼繡帳之冥漠

。後人因謂靈帳爲繡帳。」

(一二四)

問罕漬酒之彥。范曄後漢書注引謝承書曰：「徐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爇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前，醢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一二五)

墳未宿草。謂墳上未生隔年之草也。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一二六)

野絕動輪之寶。動輪，謂范式也。見上文「范張歎歎於下泉」注。

(一二七)

藐爾諸孤。藐爾，小弱貌。孤，無父者之稱。諸孤，指任防諸子也。劉瓛梁典曰：「防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

(一二八)

把臂。交臂互持，以示親密也。後漢書：「臨別把臂言誓。」

(一二九)

金蘭。言交友相投合也。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世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

(一三〇)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舉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一三一)

寧慕邨成分宅之德。孔叢子曰：「邨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薦

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斷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

(一三二) 險巖 猶顛危也。

(一三三) 太行 山名，汾河以東，碣石以西，長城黃河之間諸山，爲太行山脈。山西晉城縣南，有太行山，乃山脈之主峯也。

(一三四) 孟門 山名，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一在太行山東。

(一三五) 嶮絕 高峻也。

(一三六) 耿介 有志節而不與人苟合之意。

(一三七) 裂裳裹足 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一三八) 長駘 奔馳也。

(一三九) 嶮巖然 清白光明貌。

(一四〇) 雰 音芬，霧氣也。

薦譙元彥表 桓元子

臣聞太樸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翠淝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

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

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帝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羣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劍閣銘

張孟陽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趨，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國
文
讀
本

幽憤詩一首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纒縲，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

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但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曰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

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

嗶嗶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遭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與吳季重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首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

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

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琴，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義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

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

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自明本志令 曹操

孤、始舉孝廉，年少〔一〕，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二〕，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三〕；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四〕。去官之後，年紀尙少，顧視同歲〔五〕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謙〔六〕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七〕，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八〕。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九〕數千，

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二〇}，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二一}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擒其四將^{二二}，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二三}。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二四}。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二五}，遂平天下。

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
 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

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二六〕}，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二七〕}，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二八〕}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二九〕}，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三〇〕}，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

孤聞介推之避晉封^{〔二〕}，申胥之逃楚賞^{〔三〕}，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四〕}、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作者略歷】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本姓夏侯，其父夏侯嵩，爲宦官曹騰養子，因冒姓曹氏，少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自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王，夏侯惇勸正位，操以周文王自比，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

【注釋】

(一) 孤始舉孝廉年少。魏志：「年二十，舉孝廉爲郎。」漢武帝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

，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

(二) 魏志：「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吏，多阿附貴戚，賊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禮，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三) 常侍 官名，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後中常侍得入禁中，漢因之。後漢中常侍，改用宦官，簡稱常侍。

(四) 三國誌注引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專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爲家禍，遂乞留宿衛，拜儀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

(五) 同歲 指同年並舉諸孝廉也。

(六) 譙 縣名，故城在今安徽亳縣。

(七) 遷典軍校尉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操時被徵爲典軍校尉。

(八) 董卓既廢少帝，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騎校尉，操乃變姓名間行東歸，得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相資，乃起兵討卓，與袁紹等會。

(九) 汴水之戰 操見郡守觀望不前，乃獨引而西，將據成臯，至滎陽汴水，與卓將徐榮

遇，與戰，不利。

(一〇) 後領兗州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刺史劉岱，濟北相鮑信等乃至東郡迎操，領兗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之東，大破之。

(一一) 袁術 字公路，紹之從弟。曹操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興平二年冬，術會羣下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爲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諫阻，不聽，遂僭號。

(一二) 後孤討擒其四將 建安二年九月，術侵陳，操東征之，術棄兵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操至，皆擊斬之。

(一三) 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曹操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潛山，後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號於袁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一四) 紹并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操分其兵守宮渡，會破紹將於白馬，又燒其積聚，紹衆潰走，發病死。其子譚尙相攻，操並殺之。

(一五) 建安十三年，操南攻劉表，八月表卒，操降其子琮。

(一六) 操祖父騰，桓帝時爲大長秋，封費亭侯，父嵩，爲騰養子，官至太尉。

(一七) 操長子昂，於征張繡時沒於軍，子丕，字子桓，子植，字子建。

(一八) 金縢，周書篇名，武王疾，周公禱於三王，請以身代。史納其祝冊於金縢之匱中。其後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成王啓匱得書，乃知公之勤勞，執書以泣，迎周公歸成周。謂之金縢者，以其匱中用金緘也。

(一九) 建安元年，操西迎天子都許，帝以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縣名，在今河南鹿邑縣。

(二〇) 建安十六年，封操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

(二一) 介推之避晉封 介之推，春秋時人，從晉文公出亡，歷於各國，凡十九年，文公還國爲君，祿賜不及，之推與母隱於綿山。公求之不得，焚山，之推竟死。

(二二) 申胥之逃楚賞 申包胥，春秋楚大夫，與伍員友善，員以吳師伐楚，入郢，包胥入秦乞師，依庭牆而哭者七日，秦伯乃遣將定其國難。昭王返國賞功，逃而不

受。

(二三) 陽夏 柘 苦 陽夏，縣名，今河南太康縣。柘縣，今屬河南舊開封道。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

薦禰衡表 孔文學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又，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三層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竝出。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鷺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盈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均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騶虞，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陛下篤愷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史記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司馬遷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不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

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

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旅葵 書經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國
文
讀
本

傷仲永 王安石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資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國
文
讀
本

垓下之圍 司馬遷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立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

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

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題解】

初，漢楚相持滎陽成臯間。時韓信北定齊趙，彭越南擾梁。以故項王東走，與漢約以鴻溝爲界，東楚西漢。漢王用張良計，分天下予韓信彭越，背約圍楚。諸侯兵皆會垓下，遂亡楚。項羽自刎烏江，其頭爲王翳所得；楊喜，呂馬童，楊武，呂勝各得一體皆封侯。

【作者略】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嘗南遊江淮，北涉汶泗。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

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厲刑，乃紬金匱石室之書，上起黃帝，下止漢麟。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俗。劉向揚雄皆稱爲良史之材。

【注釋】

(一) 垓下 一說垓名，在沛縣（史記索隱）。一說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史記正義）
塞後說近是。

(二) 楚歌 顏師古曰：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越越吟。

(三) 美人名虞 一說姓虞氏。（史記集解）

(四) 騅 爾雅釋畜：蒼白雜毛，騅也。

(五) 闌 終也。（禮記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闌）註。）止也。（禮記郊特牲「卒爵而樂闌」註。）增韻：終也。

(六) 美之和之 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七) 騎 史記正義：卑乘曰騎。

(八) 麾 猶言部下，亦作「戲下」。麾，旌旗之屬所以指麾也。

(九) 灌嬰 初爲睢陽販繪者。隨高祖滅秦平楚，官封穎陰侯。繼絳侯周勃爲相。文帝時

卒。

(一〇) 陰陵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定遠縣西北六十里。

(一一) 給 史記集解：欺也。

(一二) 東城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一三) 期山東爲三處 史記正義：期遇山東，分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

九頭山在潞州金椒縣西北九十六里。

(一四) 披靡 言精體低垂。(正義)

(一五) 赤泉侯 即楊喜，以得項王一體封。史記索隱：『漢志缺』。其地不詳。又索隱

：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

(一六) 辟易 史記正義：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

(一七) 都尉 將也。漢時主事之官，侍從之官，及郡將皆稱都尉。

(一八) 烏江 正義引括地志曰：烏江縣即和州烏江縣是也。

(一九) 亭 後漢書百官志：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有亭長。

(二〇) 檣船 應劭曰：正也。孟康曰：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

曰檣。

垓下之圍 (司馬遷)

國文讀本 (NO. D. 93.)

(二一) 呂馬童 漢將，因得項王一體，封中水侯。

(二二) 王翳 漢將，因得項王頭，封杜衍侯。

追薦諸亡友啓

江南離亂，三變滄桑，吾儕風流，半彫霜露。徐子寄邵，濺血鸚鵡之洲，馬屍未裹。劉子右銘，懷沙杜蘅之浦，魚腹長埋。顧子子臨臥文園而不起，蕙歎芝焚，華子壯輿入武帳以無還，雉羅兔網。風寒易水，悲白虹貫日之年，潮怒錢塘，思素馬揚濤之夜。長沙賦鵬，湘江之弔無期。中散彈琴，廣陵之傳遂絕。兼之陸子靈長華亭唳鶴，一去三秋。湯子卿謀簫館飛鸞，雙歸二載。淚碑猶濕，笑石難逢。鄴中之七子奄然，林下之五君盡矣！某等追尋風雨，感愴山河，讀庾蘭成思舊之銘，傷心鬼錄！咏陸士衡哀逝之賦，流涕人文！天問無辭，魂招不返，用擇下元之節，爰延上刹之僧，廣建道場，弘修法事，考天宮之鐘鼓，即登般若之臺，邀地府之衣冠，共禮菩提之座，滿空花雨，我佛如來，大地蒲團，故人必喜。願潔椒漿之薦，先薦空王，并贖束帛之資，轉資香火。庶幾虔心貝葉，無勞分范氏

之舟，更祈稽首貌牀，不異掛徐公之劍。非同託鉢，勿靳傾筐。

蘇臺覽古賦

噫嘻乎悲哉！莽蕩平原，蕭條曠野，金飆始吹，木葉驟下，望江上之青虹，睥頭城之白馬，攬愁景之茫茫，思登高而自寫。客告予曰：「有蘇臺焉，蓋吳王闔廬之所築也。向者經始九仞，落成五年，危峰冠日，傑閣參天，埒重璧于京周，等黃金于幽燕，倚西山爲屏障，瀦太湖爲池泉。翠蓋霓旌集其下，鸞簫蛟瑟鳴其巔。繼以夫差好遊，西施善舞，酒城旣開，花洲爰處，畫屨翩翩，錦帆容與，獵翠長林，採香極浦，朝醉紅漿，夜歌白紵，登斯臺也；鮮不目空晉宋，胸吞齊魯，劍擊西秦，鞭笞南楚，披大王之雄風，行美人之神雨，百官獻萬壽之觴，三軍撻四征之鼓。胡爲乎越來一炬，遂成焦土！臺上何有？有鳥棲矣。臺下何有？有鹿走矣。鶴市已墟，鷓鴣飛矣。雞陂已荒，狐兔藪矣。館娃之山，叢棘棘矣。香水之溪，飄蘆荻矣。迄今幾千百年，漠然徒見山空而水寒，斜陽古道，敗址頽垣，

綺羅散兮野草萎，簫鼓息兮秋風酸，君王沒兮玉牀冷，宮嬪去兮香徑殘。
惟有樵夫牧豎，躑躅而歌其間，歌曰：梧宮秋，吳王愁！火姑蘇兮沼長洲
，柏梁兮廢壠！銅雀兮哀邱！諒古今兮同盡！獨感慨兮何求！

惜時論 劉書

夫停燈于缸，先燄非後燄，而明者不能見；藏山于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驟香裊翳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爛迴然以過，惟立德貽愛不朽也。

昔之君子，欲行仁義于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躡蹠堅而不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臭腐榮華，割楚限切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披策樹勳，毗毳贊明時，空蝗梁黍，枉沒歲華，生爲無聞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

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奇悲于菀婉柳。今日向西峯，道

業未就，鬱聲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于將來，染意于松煙者哉。

將進酒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爲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

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

斗酒十千恣歡諠。

主人何謂言錢少？

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句踐棲會稽圖

越王句踐棲_二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_三，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_四，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_五。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大王，私於下執事_六。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_七，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_八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_九。」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

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五〕}，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二〇〕}，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二一〕}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二二〕}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二三〕}，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二四〕}，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二五〕}。」於是葬死者，問

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二六}，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二七}。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二八}，北至於禦兒^{二九}，東至於鄆^{三〇}，西至於姑蔑^{三一}，廣運^{三二}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三三}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三四}；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三五}死，三年釋其政；支子^{三六}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三七}；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三八}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三九}子之遊者，無不饋^{四〇}也，無不歡^{四一}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

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三二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三三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三四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三五

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

，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三六，吾與君爲二君乎？三七？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三八，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三九，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四〇也。」遂滅吳。

【題解】

句踐，越王。父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句踐遂敗闔閭而雪其辱。闔閭子夫差，復報越，困句踐於會稽——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南七里。事在魯哀公元年。國語，書名，周左丘明作，三國吳章昭注，分國記事，爲史之一體，今本二十一卷。

【注釋】

(一) 山處曰棲。

(二) 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厄，親而呼之也。國子姓，言在衆子同姓之列。

者。

(三) 繇、彳，平，葛也。精曰繇，麤曰綌。

(四) 成、平也。行成，謂乞罷戰而歸於和平也。

(五) 下執事，謂最下級供使令之人。

(六) 謂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

(七) 女女於王，以女配王也。

(八) 左右、指揮之意。

(九) 偶、倍也。

(一〇) 言五千人致死，猶以萬人與吳戰。

(一一) 子胥，楚人，姓伍，名員，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

(一二) 三江、吳江，錢塘江，浦陽江也。

(一三) 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原。

(一四) 駘、彳，上。太宰駘，吳正卿，楚大夫伯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

所殺，駘奔吳。

(一五) 更、改也。

(一六) 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

(一七) 前馬、前驅在馬前也。

(一八) 句無、今浙江諸暨縣有句無亭。

(一九) 饒兒、今浙江嘉興縣有饒兒鄉。

(二〇) 鄞、今浙江鄞縣。

(二一) 姑蔑、今太湖。

(二二) 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二三) 兔、同媿。

(二四) 母、乳母也。

(二五) 當室、適子也。禮：『父爲適子，喪三年。』

(二六) 支子、庶子也。

(二七)官、仕也。納官其子。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

(二八)廟禮、禮之於廟，以告先君也。

(二九)穉、即孺字。

(三〇)舖、フX，平，與哺通，以食食人也。

(三一)歡、世X世，入，飲也。

(三二)節、有節度也。

(三三)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

(三四)旅、俱也。

(三五)孰、誰也。二句猶言：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爲之死乎？

(三六)甬、甬江；句、句章；言遣吳王出至東境也。

(三七)言待之若二君。

(三八)禮先壹飯、言己年長於越王，蓋欲以略長求免也。

(三九)宸、屋霤也；宇、屋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

(四〇)次、舍也。

人境廬詩草自序 黃遵憲

余年十五六，卽學爲詩；後以奔走四方，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然以篤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餘事及之，雖一行作吏，未遽廢也。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憂憂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学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齊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

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在倫敦使署。公度自序。

老子韓非傳

司馬遷史記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立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篋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

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用，所用非所養；悲兼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枉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說難篇略）

人或傳其言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

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以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哀鹽船文 附序汪中

哀鹽船文者，江都汪中之所作也。中早學六義，又好深湛之思。故指事類情，申其雅志。采遺製于大招，激哀音于變徵。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

或疑：「中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若此文將何用邪？」

答曰：「中目擊異災，迫于其所不忍，而飾之以文藻。當人心肅然震動之時，爲之發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罪；且閔死者之無辜，而吁嗟噫歎，散其冤抑之氣，使人無逢其災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

若夫汚爲故楮，識李華之精思；傳之都下，寫左思之賦本。文章遇合之事，又末而無足數也。仁和杭世駿序。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

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秦州，西極于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縮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邪！

于時玄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凋凝，寒威凜慄。黑眚拔來，陽光西匿。羣餉方嬉，歌罌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飆勃發。萬竅怒嘖，地脈盪決。大聲發于空廓，而水波山立。

于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烟濺濺，燖若沃雪。蒸雲氣以爲霞，象陰崖而焦爇。始連櫂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沒。跳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暑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未絕。條陽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映。泊埃霧之重開，遂聲銷而形滅。齊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焄蒿，合游氣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嫫疾。衣繒敗絮，墨查灰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絕。

亦有沒者善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

臣。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而思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墜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歸乎死地。積哀怨于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辰，目眈眈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慙流血以盈眦。訴強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

若其焚剝支離，漫漶莫別；圓者如圈；破者如玦。積埃填竅；攬指失節。嗟墜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杯，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哉！

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環之，絕氣寢牀。以死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橫！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

守哭迺遭，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尙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無主。悲夫！叢冢有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尙羣遊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邪？夫何爲而至于此極哉？天降其酷也邪？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首。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蠹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

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駘，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貫，深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刑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

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寔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

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

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膺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瞽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詩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

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郵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弈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細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昇清貴。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

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媿，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嫖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連窮，理固然也。

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牧，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

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思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

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素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

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太息矣。

僕又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

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尙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律，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

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詮次。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夕之語言也。微之知我心哉。

國
文
讀
本

班超傳 范曄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鄉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鄚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鄚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鄚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

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更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

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賓終不聽其東，又欲欲

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匡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屢。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

，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

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超詣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

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激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

，悉皆納質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

，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弱，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陞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恃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

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危須說焉耆者，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

。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時以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鞏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

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

，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作者畧歷】

范曄，南北朝宋之順陽人，字蔚宗，博涉經史，善文章，爲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

【注釋】

(一)扶風平陵，扶風，漢三輔之一，今陝西扶風縣。平陵今陝西咸陽縣西北。

(二)徐，漢州名，今山東南部江蘇北部之地。

(三)彪，即班彪，東漢安陵人，字叔度，光武時，拜徐州令，作漢書，未成，子固繼成之。

(四)永平，東漢明帝年號。

(五)傅介子，張騫，傅介子，漢北地人，昭帝元鳳中，以駿馬監出使大宛，責樓蘭龜茲國，以計斬樓蘭王，歸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建元中爲郎，應募使西域，經匈奴，被扣十餘年；亡走大宛，抵康居，轉至大月氏，還復爲匈奴所得，亡歸拜大中大夫。後從大將軍擊匈奴，封博望侯。

(六)顯宗，即漢明帝。

(七) 蘭台令史 漢官名，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八) 竇固 東漢平陵人，融從子，中元初，襲父封顯親侯；明帝時以固習邊事，拜奉車都

尉，出屯涼州，擊呼延王；復出玉門，降車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後卒，諡文。

(九) 伊吾 又曰伊吾盧，地爲匈奴呼延王庭，今新疆哈密縣。

(一〇) 蒲類海 今新疆鎮西縣西北之巴里坤湖，唐人亦名婆悉海。

(一一) 郭恂 當時郭恂爲正使，超爲副使。

(一二) 鄯善 本名樓蘭，今燉煌縣以西羅布泊以南之地方。

(一三) 掾 古佐貳官之通稱。正曰掾，副曰屬。

(一四) 于窠 今新疆和闐縣地。

(一五) 莎車 西域國名，今新疆莎車縣地。

(一六) 南道 今天山南路地。

(一七) 驪 驪讀如《XY》，黃色黑喙之馬叫驪馬。

(一八) 龜茲 西域國名，今新疆庫車縣地。

(一九) 北道 今天山北路地。

(二〇) 疏勒 西域國名，今新疆疏勒縣及英吉沙耳之地。

(一一) 槃橐城 疏勒地。

(一二) 田慮 班超屬吏。

(一三) 焉耆 西域國名，今新疆焉耆縣。

(一四) 都護 漢域外官名。

(一五) 姑墨 今新疆拜城縣地。

(一六) 肅宗 即章帝，明帝子，在位十三年。

(一七) 尉頭 今新疆烏什縣地方。

(一八) 建初 肅宗年號。

(一九) 拘彌 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

(二〇) 烏孫 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

(二一) 谷吉 長安人，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鄯支單于侍子，爲鄯支所殺。

(二二) 張騫 騫於武帝時使月氏，爲匈奴所閉，留十餘載，乃走亡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

食。

(二三) 魏絳 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悼公

悅，使絳盟諸戎。(見左傳)

(三四) 鉛刀 形刀之鈍也。楚辭：「捐棄大阿，寶鉛刀兮」。

(三五) 前漢書：「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三六) 溫宿 西域國名，今新疆阿克蘇，溫宿等縣地。

(三七) 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

(三八) 西域傳：「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漢，烏孫願發國中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五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牛羊七千餘萬。」

(三九) 假鼓吹幢麾 鼓吹幢麾，皆大將所有之儀仗，超非大將，故言假。

(四〇) 曾參 曾參孔子弟子，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傾人又告，母依然織自若；頃一人又告之，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見國策)

(四一) 符拔 獸名，形似麟而無角。

(四二) 永元 和帝年號。

(四三) 危須 西域國名，今新疆焉耆縣地。

(四四)尉犁 西域國名，今新疆尉犁縣北。

(四五)厲度 言涉水也。

(四六)右地 要地也。

(四七)白山 即天山。

(四八)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四九)禮記：「狐死正丘者仁也。」注：「丘是狐窟根本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

(五〇)代 郡名，在趙北。韓詩外集：「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

(五一)勇 超之少子，字宜僚，和帝時爲西域長吏，悉平車師六國，又發諸國兵，擊破匈

奴，後與張朗同攻焉耆，朗邀功先至受降，湧以後期下獄死。

(五二)東觀記：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湧隨入塞也。」

(五三)昭 超之妹，一名姬，字惠姬，適曹世叔壽，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

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

(五四)射聲校尉 漢官名，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

(五五)中黃門 宦者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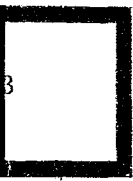
(五六)贈 贈死者之物也。又贈車馬曰贈。

國
文
讀
本

(NO. D102)

110
共十頁

~~7780~~
6015



級 年 一 中 高

本 讀 文 國

冊 三 第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平 北

MG
G634.3
84
=3



3 1761 9711 3

孟子陳仲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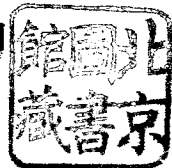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烏用是駢馱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

孟子陳仲子章



138319

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驢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詩經四首

一 邶風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靜女其變，詒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詒。

二 衛風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爾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望復關，載笑載
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哱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三 王風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塹，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忽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四 魏風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

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國
文
讀
本

兩漢風俗 顧炎武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糝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世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蹶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厚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

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

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顏氏家訓勉學篇

顏之推

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消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

之後，朝市遷革，詮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自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裏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我到這裏，能數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要請諸君原諒：因爲我一個月以來，都帶着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

問諸君：「爲什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爲什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罷：「爲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裏頭學的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

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數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什麼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知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道人不惑，情育要教道人不憂，意育要教道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麼樣纔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再進一步，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智識。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聽

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那麼，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碰着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真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够。我們做人，總要有一件專門職業。這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從前已經有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各有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等租稅可以生出何等樣結果，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等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家軍

專家……等等，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够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那麼，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麼，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他，叫他變成清明；那麼，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從容很澄澈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叫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麼樣才能不憂呢？爲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

都包括在裏頭。「仁」到底是什麼，很難用言語來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遍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解他做「相人偶」。總而言之，要被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才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換句話說：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體驗得這個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則這種「仁者」爲什麼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日憂成敗，一日憂得失。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就不會憂成敗。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所以易經六十四卦，始「乾」而終「未濟」；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才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裏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麼樣呢？不

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強不息。」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算成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成敗可說呢？再者，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便不會憂得失。爲什麼呢？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當然亦沒有東西爲我所失。我只爲學問而學問，爲勞動而勞動，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爲我們「所得」的。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他

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麼樣才能不懼呢？有了不惑不憂工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
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豐富的知識，臨時
也會用不着，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然則意志怎樣才會堅
強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又說：「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慊焉；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俗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
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這是第一着。第二
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論語說：「子曰：『我未見剛者。』」或對曰：
「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
，那麼，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總之，一個人的意旨，由剛強變爲薄
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一個人有了意旨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就

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還有什麼事可做。受別人的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鬪，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那麼、真是萬劫沈淪，永無恢復的餘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我老實告訴諸君罷，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練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練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拿到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為有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都沒有，愛啣！那可真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諸君啊！你千萬別要以爲得些斷片的智識就是算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你如果做一個人，智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却越多越壞。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智識的呀，還有沒有智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識的呀，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厲，天真爛漫，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爲什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屈原說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見一羣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前車之鑒了。

諸君啊！你現在懷疑嗎？沈悶嗎？悲哀痛苦嗎？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我告訴你：你懷疑沈悶，便是你因不知才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因不勇才有懼。

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練，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麼學校之外，當然有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繙一部史，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

諸君啊！醒醒罷！養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你好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志林記游五則 蘇軾

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二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

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而歸。

三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巖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四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里，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

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五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犯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國
文
讀
本

秦女休行二首

一 左延年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女休十四五，爲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讐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

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

平生衣參差，於今無領襦。

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映映，弟言無道憂。

女休堅詞：

爲宗報讐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市西。

丞卿羅列東向坐，女休悽悽拽桎前；兩徒夾我持，刀刃五尺餘。——

刀未下，臙擊鼓詔書下。

二傳 玄

秦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彊；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爲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爲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爲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拭淚竝慨恍。

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

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莊子書中的故事四則

一 輪扁斲輪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二：痾僂承蠮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蠮，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蠮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蠮之翼，何爲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三：祝腎學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四 梓慶爲鐻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

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擊鉢大臣的故事 法護譯

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輔臣。爾時國王設權方便無量之慧，選得一人，聰明博達，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試之，欲知何如，故以重罪欲加此人；勅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擊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設人持油墮一滯者，便級其頭，不須啓問。

爾時羣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擊之，甚大愁憂，則自念言：其油滿器，城里人多，行路車馬，觀者填道，譬如水定而風吹之，其水波揚。人亦如是，心不安穩。退自念言，無有一人而勸勉我言莫恐懼也。是器之油，擊至七步，尙不可詣，況有里數邪？

此人憂憤，不知所湊，心自懷懼。

其人心念：吾今定死，無復有疑也。設能擊鉢使油不墮，到彼園所，

爾乃活耳。當作專計；若見是非而不轉移，惟念油鉢，志不在餘，然後度耳。

於是其人安步徐行。時諸臣兵及觀衆人無數千百，隨而視之，如雲興起，圍繞太山。當爾其人擎鉢時，音聲普流，莫不聞知；無央數人，皆來集會。衆人皆言，觀此人衣形體舉動，定是死囚。斯人消息，乃至其家；父母宗族皆共聞之，悉奔走來，到彼子所，號哭悲哀。其人專心，不顧二親兄弟妻子及諸親屬；心在油鉢，無他之念。

衆人論說，相令稱噉，如是再三。時一國人，普來集會，觀者擾攘，喚呼震動，馳至相逐，覺地復起，轉相登躡，間不相容。其人心端，不見衆庶。

觀者復言，有女人來，端正姝好，威耀光顏，一國無雙；如月盛滿，星中獨明；色如蓮華，行於御道。像貌巍巍，姿色踰人，譬如玉女，又若初利天后，字曰護利，端正姝好，諸天人民，莫不敬重。於今斯女，昭昭

如是，能入種舞，音聲清和，聞者皆喜。……爾時其人一心擊鉢，志不動轉，亦不察觀。

觀者皆言，寧使今日見此女顏，終身不恨，勝於久存而不觀者也。彼時其人雖聞此語，專精擊鉢，不聽其言。

當爾之時，有大醉象，放逸犇走，入於御道，衆人相謂，今醉象來，踏蹴吾等，而令橫死；此爲魑魅化作象形，多所危害，不避男女。身生瘡痕，其身魚漚，譬若大脾，毒氣下流，舌赤如血，其腹委地，口唇如垂；行步縱橫，無所省錄，人血塗體，獨遊無難，進退自在，猶若國王，遙視如山；暴鳴哮吼，譬如雷聲；而擊其鼻，曠恚忿怒。其象如是。恐怖觀者，令其馳散；破壞兵衆，諸衆犇逝，能拔大樹，踐害羣生；雖得杖痛，無所畏難。

爾時街道市里坐肆諸買賣者，皆據，收物，蓋藏閉門，畏壞屋舍。人悉避走。

又殺象師，無有制御，曠或轉甚，踏殺道中象馬，牛羊，豬犢之屬；碎諸車乘，星散狼藉。

或有人見，懷振恐怖，不敢動搖。或有稱怨，呼嗟淚下。又有迷惑，不能覺知；有未着衣，曳之而走；復有迷誤，不識東西。或有馳走，如風吹雲，不知所至也。中有惶懼，以腹地。又人窮逼，張弓安箭，而欲射之；或把刀刃，意欲前格。中有失色，恍惚妄語；或有懷曠，其眼正赤；又有屏住，遙觀歡喜，雖執兵仗，不能加施。

彼時有人曉化象呪，心自念言：我自所學調象之法，善惡之儀，凡有八百。吾觀是象，無此一事。吾今當察從何種出，上種有四，爲是中種下種耶？以察知之，即舉大聲而誦神呪。……爾時彼象聞此正教，即捐自大，降伏其人，便順本道，還至象廡，不犯衆人，無所燒害。

其擊鉢人不省象來，亦不覺還。所以者何？專心懼死，無他觀念。爾時觀者擾攘馳散，東西走散，城中失火，燒諸宮殿，及衆寶舍，

樓閣高台現妙巍巍，展轉連及。譬如大山，無不見者。煙皆週遍，火尙盡微。

火燒城時，諸蜂皆出，放毒齧人。觀者得痛，驚怪馳走。男女大小，面色變惡，亂頭衣解，寶飾脫落；爲煙所薰，眼腫淚出。遙見火光，心懷怖懍，不知所湊，展轉相呼。父子兄弟妻息奴婢，更相教言，「避火！離水！莫墮泥坑！爾乃安穩！」

爾時官兵悉來滅火。其人專精，一心擎鉢，一涕不墮，不覺失火及與滅時。所以者何？秉心專意，無他念故。

是故五色雲起，天大雷電。爾時亂風起，吹地興塵，沙礫瓦石，填於王路。拔樹折枝，落諸華實。彼時大雲而焰掣電，霹靂落墮，孔雀皆鳴，天便放雨，墮於諸雹。

雖有此變，其人不聞。所以者何？專念油鉢。

爾時其人擎滿鉢油，至彼園觀，一涕不墮。諸臣兵吏悉還王宮，具爲

王說所更衆難，而人專心鑿鉢不動，不棄一滄，得至園觀。

王聞其言，則而歎曰：「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親屬及與玉女，不憐巨象水火之患，雷電霹靂。吾聞雷聲，愕然怖懾，雖有啓白，不聞其言；或有心裂而終亡者，或有懷駒而傷胎者。人民所立，悉不自覺。雖遇衆難，其心不移。如是人者，無所不辦。……」其王歡喜，立爲大臣。

……

心堅強者，志能如是，則以指爪壞雪山，以蓮華根鑽穿金山鋸斷，以須彌寶山。其無有信，不能精進，懷而諛詔，放逸喜忘，雖在世久，終不能除姪怒癡垢。有信精進，質直智慧，其心堅強，亦能吹山而使動搖，何況除姪怒癡也！……

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強爲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

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於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車百日而

欲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嬪，處梁之宮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楚辭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騶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國文讀本

愛爾蘭愛國詩人劉復

愛爾蘭地處英倫之西，相隔一衣帶水。初亦獨立；自十二世紀中葉爲英王顯理二世所敗，遂屬英。世稱英吉利三島，此卽一也。

愛爾蘭多慷慨悲歌之士。七百年來，革命之軍旋起旋滅者幾于史不勝載。至歐戰開場時，爭持尤急。雖歷史、報紙莫不斥爲叛徒，要其是非非不能視一朝之成敗爲定案。歐戰既起，愛爾蘭自請暫罷內訌，合禦外侮；英人許之。遂自組義勇軍，揭英吉利國徽，一反往時行動；實則潛蓄勢力，以義勇軍爲將來革命之根基；別組一新芬黨指揮其事，——新芬者，言自衛也。

本年耶蘇降生節前，義勇軍起事，自稱愛爾蘭民主國，舉皮亞士爲總統，而以麥克頓那爲指揮之長。然厥勢極孤，外無援繫，鼓聲甫起而失敗之神已在旁張吻而笑矣。此事結果，義勇軍之解散者若干隊，首領之受軍

法裁判，於耶穌降生日處決者若干人。中有三人最爲世界文人慟悼，一卽皮亞士，一爲麥克頓那，又其一則爲柏倫克德，三人蓋均愛爾蘭文壇盟主，以善爲叶律之詩爲世傳誦者也。

約瑟柏倫克德爲柏倫克德伯爵之子。伯爵亦以革命故，褫爵，放逐于外；柏倫克德一族世居都伯林，爲愛爾蘭望族，故愛慕祖國之念最切。約瑟治神道之學，爲詩亦以敬天法帝爲歸，有火燄詩七首、悲天行三首最佳。火燄詩曰：

我昔最懼死，不願及黃泉。自數血戰績，心冀日當天。日當天，
，血腥盡散如飛烟。

我昔禱上帝，極口求長生。長生如可得，願待天色明。天色明
，毀桎折梏任我行。

我昔禱上帝，哀哀乞帝憐。帝靈如答我，鐵石我心堅。我心堅
，我力雖弱，何懼虎狼當我前！

吁嗟往日事，重提大可恥！靈魂當吐神聖燄，奈何趨趨獨畏死！
我今重呼上帝名，矢身直進死不止！

我何有？有兩手。洪水可治之；敵來斬其首。投荒、蹈海我不
辭艱難，欲喋我血我不走！

天道欲戰，我則操戈。帝心欲戰，我劍是磨。我惟順帝命，不
問敵之文野如何！異日殲敵，聽我凱歌。

帝心如炎火，熊熊萬古明。帝火既不滅，何惜自犧牲！即與死
神同舟航黑海，我亦含笑而登程！

悲天行曰：

帝血沃玫瑰；帝日耀明星；帝身喻白雪；帝淚化甘霖。帝容百花
妍；帝聲鳥語媚；鳴雷當嘯歌；削石爲文字。

悲哉帝路壞，帝心海翻瀾！樹盡十字架；荆棘悉作冠。

麥克頤那精擅英文，嘗教讀于皮亞士所創學校；二人相共四年，遂爲

契友。後爲國民大學英文教授。暇輒彙譯皮亞士詩及愛爾蘭諸名家詩爲英文，布之於世：以愛爾蘭文通行不廣，欲令世人盡知愛爾蘭人精神所在，不得不以英文爲之媒介，固未可以英人之故移恨英文也。麥氏亦能自作詩；有詠愛國詩人三首，爲全集五巨冊中最佳者。詩曰：

寥寥數章，矯然千古！
瓦釜雷鳴，亂其律譜。

畢生勳業，一言了之。
更殘人靜，歌哭自知！

詩魂震鑠，瓦釜失聲。
夜盡天明，始見精誠！

皮亞士於三人中聲望最隆，嘗于都伯林近處創聖恩搭聖伊答兩學校，躬執教鞭於其中。所長詩而外兼能譜曲，有劇本數種行世。詩已刻者僅一冊；身後遺集有無知己爲之訂刊，現尙不能知之。然此僅其餘緒，皮亞士生前自有抱負，殊未暇計及此也。皮亞士嘗自爲揭樂宗旨之言，謂我所大欲但求義俠之魂復爾愛爾蘭耳；故所爲詩多性靈激蕩之作。集中有割愛一首，麥克頓那譯，最有名。詩曰：

矚爾玉體，美中之尤！懼短我氣，急閉雙眸。
聞爾妙音，美中之美！我懼魂銷，乃掩我耳。
接爾雙唇，甘美無倫！懼毀我事，強制我心。
既蔽我眸，又掩我耳；終制此心，愛情以死。
歷彼幻夢，棄之若遺。回首就道，勇進莫疑。
我今去汝，瞻望前路，見義而爲，覓我死處！

受刑之前一夕，皮亞士自作絕命詞二章，亦激昂慷慨，有雖死猶生之概。
詩曰：

守錢吾非虜；榮譽今亦毀；恩愛多酸辛，用隨秋草萎。
無錢遺家人；無名傳青史；願帝取我魂，移植後人體！
又有絕命書一通，於受刑之晨寫寄老母，亦不朽之作。茲譯如左：
我至愛之阿母，兒至此時尙思與阿母相見，然恐萬難辦到。
阿母乎，我至愛之阿母乎，從此別矣！

此信之外，另書兩紙。一紙述家中經濟事；照彼辦去，兒雖死，想阿母風燭殘年尚不難度日。又一紙言處置兒所遺書籍事；此項書籍乞阿母代爲收度。記得某書中尚有吟草數紙；阿母能爲檢出，與家中書架上兒手錄詩草放置一處否？倘無暇，即不必；世上應做之事甚多，此瑣瑣屑屑者本不必措意也。

兒今已進聖餐，自覺甚樂；所悲者與吾母永別耳。然人生百歲，終有一死，死法如何，惟上帝主宰之，人不能自擇，今上帝以如是之死予我，其福我者已厚而無可言說。蓋我之所死，是有血性人之死，是爲愛爾蘭與自由而死，無量死數法之中此爲最優也。兒黨作事未錯；今日罵我者將來總有譽我之一日。阿母不可戚戚于一時之毀譽，亦萬不可以兒死之故自傷其心；當知阿母不生他兒而生我，正惟上帝畀阿母以正當之職任；兒之不敢貪生，願以一死報愛爾蘭，亦正惟謹從上帝之明訓，自盡職任以報阿母也。

至愛之阿母乎，別矣！別矣！阿母愛兒，亦愛祖國；以愛兒兼愛祖國之故，精神上所受痛苦多矣。然上帝有知，必福阿母。世界上悲歡離合之事雖多，要惟靈魂快適方能算得上帝特賜之眞幸福也！

兒與阿父相見即在目前；與阿母團聚之時想亦不遠。此時此刻，兒亦不知何以答謝阿母愛兒之惠；但能輸我靈魂，刻刻繞縈母身，直至最後一呼吸而後已！

爾之愛兒派屈立克上。

觀此，可知愛爾蘭之事未必即此遽了。說者謂愛爾蘭民主國壽命雖僅一日，而其勉示來茲者實無盡期。

名教胡適

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是個不迷信宗教的民族。——這是近幾年來幾個學者的結論。有些人聽了很洋洋得意，因為他們覺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榮的事。有些人聽了要做愁眉苦臉，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民族沒有宗教是要墮落的。

於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惱的也不必懊惱了。因為我們新發現中國不是沒有宗教的；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偉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霉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們却還有我們的宗教。這個宗教是什麼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麼？信仰「名」。

名教崇拜什麼？崇拜「名」。

名教的信條只有一條「信仰名的萬能」。

「名」是什麼？這一問似乎要做點考據。論語裏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鄭玄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儀禮聘禮注：

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周禮大行人下注：

書名，書文字也。古曰名。

周禮外史下注：

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的釋文說：

名，謂文字也。

總括起來，「名」即是文字，即是寫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這個宗教，我們信仰了幾千年，却不自覺我們有這樣一個偉大宗教。不自覺的緣故正是因為這個宗教太偉大了，無往不在，無所不包，就如同空氣一樣，我們日日夜夜在空氣裏生活，竟不覺得空氣的存在了。

現在科學進步了，便有好事的科學家去分析空氣是什麼，便也有好事的學者去分析這個偉大的名教。

民國十五年有位馮友蘭先生發表一篇很精闢的名教之分析（現代評論第二週年紀念增刊，頁一九四——一九六。）馮先生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詞的宗教，是崇拜名詞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

馮先生所分析的還只是上流社會和智識階級所奉的「名教」。牠的勢力雖然也很偉大，還算不得「名教」的最重要部分。

這兩年來，有位江紹原先生在他的「禮部」職司的範圍內，發現了不少有趣味的材料，陸續在語絲，貢獻幾種雜誌上發表。他同他的朋友們收的材料是細大不捐，雅俗無別的；所以他們的材料使我們漸漸明白我們中

「國民族崇奉的『名教』是個什麼樣子。」

究竟我們這個貴教是個什麼樣子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先從一個小孩生下地說起。古來小孩生下地之後，要請一位專門術家來聽小孩的哭聲，聲中某律，然後取名字。（看江紹原小品百六八，頁獻第八期，頁二四）。現在的民間變簡單了，只請一個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的那一行。若缺水，便取個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個金旁的名。若缺火又缺土的，我們徽州人便取個「灶」字。名字可以補氣稟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觀音菩薩的座前，取個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無災無難了。

小孩若愛啼啼哭哭，睡不安寧，便寫一張字帖，貼在行人小便的處所，上寫着：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好兒郎。過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

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小。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驚駭，那是駭掉了「魂」了，須得「叫魂」。魂怎麼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漸漸長大了，在村學堂同人打架，打輸了，心裏恨不過，便拿一條柴炭，在牆上寫着詛咒他的仇人的標語：「王阿三熱病打死。」他寫了幾遍，心上的氣便平了。

他的母親也是這樣。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氣，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剝，一面剝，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這便等於亂剝王七嫂了。

他的父親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氣，打又打他不過，只好破口罵他，罵他的爹媽，罵他的妹子，罵他的祖宗十八代。罵了便算出了氣了。

據江紹原先生的考察，現在這一家人都大進步了。小孩在牆上會寫「打倒阿毛」了。他媽也會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會貼「打倒王慶來」了。（貢獻九期，江紹原小品百七八）

他家裏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這也有好法子。請個道士來，畫幾道符，大門上貼一張。房門上貼一張，毛廁上也貼一張，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進門了。畫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麼辦呢？請一班和尚來，念幾卷經，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經自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經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議的神力。

死了人，要「點主」。把神主牌寫好，把那「主」字上頭的一點空着，請一位鄉紳來點主。把一隻雄雞頭上的雞冠切破，那位趙鄉紳把硃筆蘸飽了雞冠血，點上「主」字。從此死者的靈魂遂憑依在神主牌上了。

弔喪須用輓聯，賀婚賀壽須用賀聯；講究的送幛子，更講究的送祭文。

書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夢想發大財。也有法子，請村口王老師寫副門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也可以過發財的癮了。

趙鄉紳也有他的夢想，所以他也寫副門聯：「總集福蔭，備致嘉祥。」王老師雖是不通，雖是下流，但他也得寫一副門聯：「文章華國，忠孝傳家。」

豆腐店老板心裏還不很滿足，又去請王老師替他寫一個大紅春帖：「對我生財」，貼在對面牆上，於是他的寶號就發財的樣子十足了。

王老師去年的家運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來，拜了天地，洗淨手，拿起筆來，寫個紅帖子：「戊辰發筆，添丁進財。」他今年一定時運大來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諱的。古時候，父名晉，兒子不得應進士考試。現在寬的多了，但避諱的風俗還存在一般社會裏。皇帝的名字現在不避

諱了。但孫中山死後，「中山」儘管可用作學校地方或貨品的名稱，「孫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實同志都應該稱他爲「先總理」。

南京有一個大學，爲了改校名，鬧了好幾次大風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擡了送到大學院去。

北京下來之後，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議改南京做「中京」了。還有人鄭重提議「故宮博物院」應該改作「廢宮博物院」將來這樣大改革的事業正多呢。

前不多時，南京的京報附刊的畫報上有一張照片，標題是「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藝術科寫標語之忙碌。」圖上是五六個中山裝的青年忙着寫標語；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滿鋪着寫好了的標語，有大字，有小字，有長句，有短句。

這不過是「寫」的一部分工作；還有擬標語的，有討論審定標語的，還有貼標語的。

五月初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我時時往來淞滬鐵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鐘的旅行所見的標語總在一千張以上；出標語的機關至少總在七八十個以上。有寫着「鎗斃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活埋田中義一」的，有寫着「殺盡矮賊」而把「矮賊」兩字倒轉來寫，如報紙上尋人廣告倒寫的「人」一樣。「人」字倒寫，人就會回來了；「矮賊」倒寫，矮賊也就算打倒了。

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有人說，這都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地道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試問牆上貼一張「打倒帝國主義」，同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或「擡頭見喜」，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衣鉢？

試問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一個師父傳授的法寶？

試問「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衛」，同王阿毛貼的「阿發黃病打死」

「，有什麼分別？王阿毛儘够做老師了，何須遠學莫斯科呢？」

自然，在黨國領袖的心目中，口號標語是一種宣傳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學生的心裏，在第九十九師十五連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員的心裏，口號標語便不過是一種出氣洩憤的法子罷了。如果「打倒帝國主義」是標語，那麼，第十區的第七小學爲什麼不可貼「殺盡矮賊」的標語呢？如果「打倒汪精衛」是正常的標語，那麼「活埋田中義一」爲什麼不是正當的標語呢？

如果多貼幾張「打倒汪精衛」可以有效果，那麼，你何以見得多貼幾張「活埋田中義一」不會使田中義一打個寒噤呢？

故從歷史考據的眼光看來，口號標語正是「名教」的正傳嫡派。因爲在絕大多數人的心裏，牆上貼一張「國民政府是爲全民謀幸福的政府」，正等於門上貼一條「姜太公在此」，有靈則兩者都應該有靈，無效則兩者同爲廢紙而已。

我們試問，爲什麼豆腐店的張老板要在對門牆上貼一張「對我生財」？豈不是因爲他天天對着那張紙可以過一點發財的癮嗎？爲什麼他元旦開門時嘴裏要念「元寶滾進來」？豈不是因爲他念這句話是心裏感覺舒服嗎？要不然，只有另一個說法。只可說是盲從習俗，毫無意義。張老板的祖宗下來每年都貼一張「對我生財」，況且隔壁剃頭店門口也貼了一張，所以他不能不照辦。

現在大多數喊口號，貼標語的，也不外這兩種理由：一是心理上的過癮，一是無意義的盲從。

少年人抱着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洩，只好在牆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寫完之後，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裏覺得舒服得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於是他的一腔義憤，不會收斂回去，在他的行爲上與人格上發生有益的影響，却輕輕地發洩在牆頭

的標語上面了。

這樣的發洩情感，比什麼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誰不愛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慣例了，於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樣做去：放一天假，開個紀念會，貼無數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做了紀念了！

於是月月有紀念，週週做紀念週，牆上處處是標語，人人嘴上有的是口號。於是老祖宗幾千年相傳的「名教」之道遂大行於今日，而中國遂成了一個「名教」的國家。

我們試進一步，試問，爲什麼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或「鎗斃田中義一」可以發洩我們的感情，可以出氣洩憤呢？

這一問便問到「名教」的哲學上去了。這裏面的奧妙無窮，我們現在只能指出幾個有趣味的要點。

第一，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們至今不知不覺地還逃不了這種古老迷信的影響。「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類在幼稚時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們中國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義上有個張桂芳能够「呼名落馬」；他只叫一聲，「黃飛虎還不下馬，更待何時！」黃飛虎就滾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張桂芳遇見了哪叱，喊來喊去，哪叱立在風火輪上不滾下來，因為哪叱是蓮花化身，沒有魂的。西遊記上有個銀角大王，他用一個紅葫蘆，叫一聲「孫行者」，孫行者答應一聲，就被裝進去了。後來孫行者逃出來，又來挑戰，改名做「行者孫」，答應了一聲，也就被裝了進去！因為有名就有魂了。（參看貢獻八期，江紹原小品百五四。）民間「叫魂」，只是叫名字，因為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為如此，所以小孩在牆上寫「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阿毛的魂捉去。黨部中人製定「打倒汪精衛」的標語，雖未必相信「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但那位貼「鎗斃田中」的小學生，却難保不知不覺地相信

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們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議的神力，我們也免不了這種迷信的影響。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通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西遊記上如來佛寫了「俺嘛呢叭唵吽」六個字，便把孫猴子壓住了一千年。觀音菩薩念一個「唵」字咒語，便有諸神來見。他在孫行者手心寫一個「唵」字，就可以引紅孩兒去受擒。小說上的神仙妖道作法，總得「口中念念有詞」。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現在有許多人似乎真相信多貼幾張「打倒軍閥」的標語，便可以打倒張作霖了。他們若不信這種神力，何以不到前線去打仗，却到吳淞鎮的公共廁所牆上張貼「打倒張作霖」的標語呢？

第三，我們的古代聖賢也曾提倡一種「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幾千年來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種大勢力。衛君要請孔子去治國；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他恨極了當時的亂臣賊子，却又「手無斧

柯，奈龜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來褒貶他們，「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一字之褒，榮於華袞。」這種思想便是古代所謂「名分」的觀念。

尹文子說：

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捨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捨，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態度的。善名便引起我愛敬的態度，惡名便引起我厭恨的態度。這叫做「名分」的哲學。「名教」「禮教」便建築在這種哲學的基礎之上。一塊石頭，變作了貞節牌坊，便可以引無數青年婦女犧牲她們的青春與生命去博禮教先生的一篇銘贊，或志書「烈女」門裏的一個名字。「貞節」是「名」，羨慕而精願犧牲，便是「分」。

女子的脚裏小了，男子贊爲「美」，詩人說是「三寸金蓮」，於是幾萬萬的婦女便拚命裹小腳了。「美」與「金蓮」是「名」，羨慕而情願吃苦犧牲，便是「分」。現在人說小腳「不美」，又「不人道」，名變了，分也變了，於是小腳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腳了。——現在的許多標語，大都有個褒貶的用意，宣傳便是宣傳這褒貶的用意。說某人是「忠實同志」，便是教人「擁護」他。說某人是「軍閥」，「土豪劣紳」，「反動」，「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實同志」，「總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擁護」的分。「反動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牆上的無數「打倒」與「擁護」，其實都是要寓褒貶，定名分。不幸標語用的太濫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擁護之列了；今天的忠實同志，明天又變爲反革命了。於是打倒不足爲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爲榮。於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爲牆上的符籙而已。

兩千年前，有個九十歲的老頭子對漢武帝說：「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兩千年後，我們也要對現在的治國者說：

治國不在口號標語，顧力行何如耳。

一千多年前，有個龐居士，臨死時留下兩句名言：

但願空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

「實諸所無」，如「鬼」本是沒有的，不幸古代的渾人造出「鬼」名，更造出「無常鬼」，「大頭鬼」，「弔死鬼」等等名，於是人的心裏便像煞真有鬼了。我們對於現在的治國者，也想說：

但願實諸所有。

慎勿實諸所無。

末了，我們也學時髦，編兩句口號：

打倒名教！

名教掃地，中國有望！

十七，七，二。

潛書四則 | 李觀

一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蠶乎？曰，柔柔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鋤耨未乾，喉不乾矣；新絲出盎，膚不縫矣。鉅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者，希矣。

二

周之制其仁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畝樹桑以爲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瘍有醫，賣債有平，管徵司隱，王心察察。嗚

呼！秦漢之國，亦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民自養也；——奈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三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悲夫！

四

後之俗何其繁乎！相高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可貿易，雖國寶必用之；財之不給，帷帟粧櫛之不逮人，則妻妾詬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升車以嫁。故民刑於爭，吏禽於貪，豈曰不愛身，恥不若人也。正其禮，謹其禁，拔其僭，本而域之於三代，畜財千萬，朽貫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廉且讓也？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

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體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犯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加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者，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亦爲變故無自而有

，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不可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

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宋人邊事詩二首

一 五原行文同

雲蕭蕭，草搖落，風吹黃沙昏寂寞。胡兒滿窟臥寒日，卓旗繫馬人一匹。夜來烽火連篝起，銀鷓呼兵捷如鬼；齊集弓刀上隴行，犬噪狐嗥繞空壘。羌人鈔暴爲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勢叙邊功，歲歲年年皆不同；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二 有竇復者世居鎮戎能道邊事王陶

君不見，鎮戎、德順弓箭手，耕種官田自防守；相團直堡禦蕃軍，下視賊庭殊不有；殺羊取骨燃艾灸，試卜賊兵知入寇。都校招呼入堡居；堡外重圍百里餘。牆低城小不難破，賊箭如棚城上過。堡中不及數十人，且鬪且罵且欣欣。登陴斫門謂平取，應弦死傷已無數；窗間走箭射酋豪，一箭已聞哭聲舉。爭將錦囊裹賊尸，鳴金收衆唯恐遲；不唯城堡依然固，吾

衆不傷毫與釐。

自從干戈動四鄙，覆軍殺將曾無恥；朝廷未省遺邊功，何事此動不聞紀？安得天兵百萬衆，盡如此輩堅且勇！

秦淮健兒傳

李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黑。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以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嚙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鬩焉。

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瓌瓌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則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遂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

弱冠矣。

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問售之，得三十金。

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醪於左席，聞之錯愕，

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監功於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千千敵，遇萬萬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轂。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鶩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自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

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其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解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兄弟？」遂不歸酒，向一邨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惡惡欲死。

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尙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囊纏贈我者，非

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暴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隣。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鼓吹曲二首

一 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二 隴頭歌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
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
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
遙望秦川，心腸斷絕。

海灘上種花

徐志摩

朋友是一種奢華，且不說酒肉勢利，那是說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談何容易？你要打開人家的心，你先得打開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裏容納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裏去。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轉，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樂。但這是說你內心的力量够得到，性靈的活動有富餘，可以隨時開放，隨時往外流，像山裏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溝槽；爲時你得冒險，你得化本錢，你得抵拚在巉呀的亂石間，觸刺的草縫裏耐心的尋路，那時候艱難，苦痛，消耗，在在是可能的，在你這水一般靈動，水一般柔順的尋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欣快以前。

我所以說朋友是奢華；「相知」是寶貝，但得拏真性情的血本去換，去拚。因此我不敢輕易說話，因爲我自己知道我的來源有限，十分的謹慎

尙且不時有破產的恐懼；我不能隨便「化」。前天有幾位小朋友來邀我跟你們講話，他們的懇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從命，但是小朋友們，說也慚愧，我拏什麼來給你們呢？

我最先想來對你們說些孩子話，因為你們都還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那裏去了？彷彿昨天我還是個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變了樣。什麼是孩子？要不爲一點活潑的天真。但天真就比是泥土裏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壓住了它的生機——這年頭問誰去要和暖的春風？

孩子是沒了。你記得的只是一個不清切的影子，麻糊得緊，我這時候想起就像是一個瞎子追念他自己的容貌，一樣的記不周全；他即使想急了拏一雙手到臉上去印下一個模子來，那模子也是個死的。真的沒了。一天在公園裏見一個小朋友，不提多麼活動，一忽兒上山，一忽兒爬樹，一忽兒溜冰，一忽兒乾草裏打滾，要不然就跳着嬉笑；我看着羨慕，也想學樣，跟他一起玩，但是不能，我是一個大人，身上穿着長袍，心裏存着體面

，怕招人笑，天生的靈活換來矜持的存心——孩子，孩子是沒有的了，有的只是一個年歲與教育蛀空了的軀壳，死疆殭的，不自然的。

我又想找回我們天性裏的野人來對你們說話。因為野人也是接近自然的；我前幾年過印度時得到極刻心的感想，那裏的街道房屋以及土人的體膚容貌，生活的習慣，雖則簡，雖則陋，雖則不誇張，却處處與大自然——上面碧藍的天，火熱的陽光，地下焦黃的泥土，高聳的椰樹——相調諧，情調，色彩，結構，看來有一種意義的一致，就比是一件完美的藝術的作品。也不知怎的，那天看了他們的街，街上的牛車，趕車的老頭露着他的赤光的頭顱與此紫薑色的圓肚，他們的廟，廟裏的聖像與神座前的花，我心裏只是不自在，就彷彿這情景是一個熟悉的聲音的叫喚，叫你去跟着他，你的靈魂也何嘗不活活跳跳的想答應一聲『好，我來了』，但是不能，又有碍路的擋着你，不許你回復這叫喚聲啓示給你的自由。困着你的教育；我那時的難受就比是一條蛇擺脫不了困住他的一個硬性的外殼

——野人也給壓住了，永遠出不來。

所以今天站在你們上面的我不再是融會自然的野人，也不是天機活靈的孩子；我只是一个「文明人」，我能說的只是「文明話」。但什麼是文明，只是墮落！文明人的心裏只是種種虛榮的念頭，他到處忘不掉，到處都得計較成敗。我怎麼能對着你們不感覺慚愧？不了解自然不僅是我的心，我的話也是的。並且我即使有話說也沒法表現，即使有思想也不能使你們了解；內裏那點子性靈比是在一座石壁裏牢牢的砌住，一絲光亮都不透，就憑這雙眼望見你們，但有什麼法子可以傳達我的意思給你們，我已經忘却了原來的語言，還有什麼話可說的？

但我的小朋友們還是逼着我來說謊（沒有話說而勉強說話便是謊）。知識，我不能給；要知識你們得請教教育家去，我這裏是沒有的。智慧，更沒有了；智慧是地獄裏的花果，能進地獄更能出地獄的才採得着智慧，不去地獄的便沒有智慧——我是沒有的。

我正發窘的時候，來了一個救星——就是我手裏這一小幅畫，等我來講道理給你們聽。這張畫是我的拜年片，一個朋友替我製的，你們看這個小孩子在海邊沙灘上獨自的玩，赤腳穿着草鞋，右手提着一枝花，使勁把它往砂裏栽，左手提着一把澆花的水壺，壺裏水點一滴一滴的往下吊着，離着小孩不遠看得見海裏翻動着的波瀾。

你們看出了這畫的意思沒有？

在海砂裏種花，在海砂裏種花！那小孩這一番種花的熱心怕是白費的了。砂礫是養不活鮮花的，這幾點淡水是不能幫忙的；也許等不到小孩轉身，這一朵小花已經支不住陽光的逼迫，就得交卸他有限的生命，枯萎了去。況且那海水的浪頭也快打過來了，海浪沖來時不說這朵小小的花，就是大根的樹也怕站不住——，所以這花落海邊上是絕望的了，小孩這番力量準是白化的了。

你們一定很能明白這個意思，我的朋友是很聰明的，他拿這畫意來比我們一羣獸子，樂意在白天裏做夢的獸子，滿心想在海砂裏種花的傻子。畫裏的小孩拿着有限的幾滴淡水想維持花的生命，我們一羣夢人也想在現在比沙漠還要乾枯比沙灘更沒有生命的社會裏，憑着最有限的力量，想下幾顆文藝與思想的種子，這不是一樣的絕望，一樣的傻？想在海砂裏種花，想在海砂裏種花，多可笑呀！但我的聰明的朋友說，這幅小小畫裏的意思還不止此；諷刺不是她的目的。她要我們更深一層看。在我們看來海砂裏種花是傻氣，但在那小孩自己却不覺得。他的思想是單純的，他的信仰也是單純的，他知道的是什麼？他知道花是可愛的，可愛的東西應得幫助他發長；他平常看見花草都是從地土裏長出來的，他看來海砂也只是地，爲什麼海砂裏不能長花他沒有想到，也不必想到，他就知道拿花來栽，拿水去澆，只要那花在地上站直了他就歡喜，他就樂，他就會跳他的跳，唱他的唱，來讚美這美麗的生命。以後怎麼樣，海砂的性質，花的運命，

他全管不着！我們知道小孩們怎樣的崇拜自然，他的身體雖則小，他的靈魂却是大着，他的衣服也許髒，他的心可是潔淨的。這裏還有一幅畫，這是自然的崇拜，你們看這孩子在月光下跪着拜一朵低頭的百合花，這時候他的心與月光一般的清潔，與花一般的美麗，與夜一般的安靜，我們可以知道到海邊上來種花那孩子的思想與這月下拜花的孩子的思想得跪下的——單純，清潔，我們可以想像那一個孩子把花栽好了也會是一樣來對着花膜拜祈禱——他能把花暫時栽了起來便是他的成功，此外以後怎麼樣不是他的事情了。

你們看這個象徵不僅美，並且有力量，因為它告訴這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這單純的爛漫的天真是最永久最有力量的東西，陽光燒不焦他，狂風吹不倒他，海水沖不了他，黑暗掩不了他——地面上的花朵有被摧殘有消滅的時候，但小孩愛花種花這一點：「真」，却有的是永久的生命。

我們來放遠一點看，我們現有的文化只是人類在歷史上努力與犧牲的成績。爲什麼人們肯努力肯犧牲？因爲他們有天生的信心，他們的靈魂認識什麼是善什麼是美，雖則他們的肉體與知識有時候會誘惑他們反着方向走路；但只要他們認明一件事情是有永久價值的時候，他們就自然的會得興奮，不期然的自己犧牲，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耶穌爲什麼不怕上十字架？密爾頓何以瞎了眼還要做詩，貝德花芬何以聾了還要製音樂，密侖其羅爲什麼肯積受幾個月潮濕不顧自己的皮肉與靴子連成一片的用心思，爲的只是要解決一個小的美術問題？爲什麼永遠有人到冰洋盡頭雪山頂上去探險？爲什麼科學家肯在顯微鏡底下或是數目字中間研究一般人眼看不到心想不通的道理消磨他一生的光陰？

爲的是這些人道的英雄都有他們不可搖動的信心；像我們在海砂裏種花的孩子一樣，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爲善的原則犧牲，科學

家爲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爲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

你們想想在這地面上做事難道還不是一樣的傻氣，——這地面還不與海砂一樣不容你生根；在這裏的事業還不是與鮮花一樣的嬌嫩？——潮水過來可以沖掉，狂風吹來可以折壞，陽光晒來可以薰焦我們小孩子手裏拿着往砂裏栽的鮮花，同樣的，我們文化的全體還不一樣有隨時可以沖掉折壞薰焦的可能嗎？巴比倫的文明現在那裏？巴比倫城曾經在地下埋過千百年，克利脫的文明直到最近五六十年間才完全發見，並且有時一件事實體的存在並不能證明他生命不繼續。這區區地球的本體就有一千萬個毀滅的可能。人們怕死不錯，我們怕死人，但最可怕的不是死的死人，是活的死人，單有軀壳生命沒有靈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文化也有這種情形，死的文化到也罷了，最可憐的是勉強喘着氣的半死的文化。你們如其問我要例子，我就不遲疑的回答你說，朋友們，貴國的文化便是一個喘着氣的活死人

！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的幾個祖宗爲了不變的原則犧牲他們的呼吸與血液，爲了不死的生命犧牲他們有限的存在，爲了單純的信心遭受當時人的訕笑與侮辱。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聽見普遍的聲音像潮水似的充滿著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看見強烈的光明像彗星似的掃掠過地面。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最後爲某種主義流過火熱的鮮血。時候已經很久的了，自從我們的骨髓裏有膽量，我們的說話裏有分量。這是一個極傷心的反省！我真不知道這時代犯了什麼不可赦的大罪，上帝竟狠心的賞給我們這樣惡毒的刑罰？你看看去這年頭到那裏去找一個完全的男子或是一個完全的女子——你們去看去，這年頭那一個男子不是陽痿，那一個女子不是鼓脹！要形容我們現在受罪的時期，我們得發明一個比醜更醜比髒更髒比下流更下流比苟且更苟且比懦弱更懦怯的一類生字去！朋友們，真的我心裏常常害怕，害怕下回東風帶來的不是我們盼望中的春天，不是鮮花青草蝴蝶飛鳥，我怕他帶來一個比冬天更

枯槁更悽慘更寂寞的死天——因為醜陋的臉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我們這樣醜陋的變態的人心與社會憑什麼權利可以問青天要陽光，問地面要青草，問飛鳥要音樂，問花朵要顏色？你問我明天會不會放亮？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竟許不！

歸根是我們失去了我們靈性努力的重心，那就是一個單純的信仰，一點爛漫的童真！不要說到海灘去種花——我們都是聰明人誰願意做傻瓜去，——就是在你自己院子裏種花你都怕懶動手哪！最可怕的懷疑的鬼與厭世的黑影已經佔住了我們的靈魂！

所以朋友們，你們都是青年，都是春雷聲響不曾停止時破綻出來的鮮花，你們再不可墮落了，——雖則陷穿的大口滿張在你的跟前，你不要怕，你把你的爛漫的天真倒下去，填平了它再往前走。——你們要保持那一點的信心，這裏面連着來的就是精力與勇敢與靈感，——你們要不怕做小傻瓜，儘量在這入道的海灘邊種你的鮮花去。——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

花的精神是不爛的！

紀念徐志摩先生

鄭振鐸

我萬想不到要追悼志摩！他的印象，他的清臚的略帶蒼白的面容，他的爽脆可喜的談笑，還活潑潑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四個禮拜以前，適之先生的家中。他到了北平，便打電話來找我。我在他房裏坐了兩三點鐘。我們談的話都是無關緊要的，但也都是無顧忌的。他的態度仍如平常一般的愉快，無思慮。想不到在四個星期之後，我們便永遠的再見不到他了！——我們住在鄉下的人，消息真是遲鈍，便連他南下的消息也還不曾聽到過呢。我還答應過清華的同學，說要找他來講演。不料這句話剛說得不到幾天，我們便再也聽不到他的談吐，他的語聲了！

地山告訴我，他最後見到志摩的一天，是在前門的擁擠的人羣裏。
志摩和梁思成君夫婦同在看。

「地山，我就要回南了呢。」志摩說。

「什麼時候再回北平來？」

志摩悠然的帶着玩笑似的態度說道：「那倒說不上，也許永遠不再回來了。」

地山覆述着最後這句話時，覺得志摩的話頗有些「語讖」。

前天在北海的橋上，遇見了鐵岩。我們說到了志摩的死。鐵岩道：「事情是有些可怪。志摩的臉色不是很白的麼？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覺得他的臉上彷彿罩上了一層黑光。」

這些都是事後的一種想當然的追憶，未必便是真實的預兆。也許我是太不細心了，這種的預兆，壓根兒便不會在我的心上飄浮過。

其實，志摩的死也實在太突然了，太意外的，致使我們初聞的時候，都不會真確的相信。我見到報紙後，立即打電話去問胡宅：

「報紙上載的徐志摩先生的事靠得住麼？」

回覆的話是「靠得住的，徐先生確已逝世了。」

「有什麼人到濟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張慰慈，張奚若幾位先生。」

當我第一天見到報紙，載着一架飛機失事了，死了兩個機師，一位乘客，只是慨嘆而已。誰想到，那位乘客便會是志摩！

志摩不死于病，不死于國事，不死於種種的「天災人禍」之中，而死于空中，死於烈焰騰騰，火星亂拼的當兒；這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死，且是一個太無端的死！

也頗洛生的死，是戰士般的犧牲，志摩的死，卻是何所爲的呢？

我們慨嘆於一位很有希望的偉大的詩人的逝去，但我們也不忍因此去責備任何人。責備又何所用呢！？

志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見過面的人，都要這樣說。

他寬容，他包納一切，他無機心，這使他對於任何方面，都顯得可以

相融洽。他鼓勵，他欣賞，他讚揚任何派別的文學，受他誘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人家誤會他，他並不生氣；人家責罵他，他也還能寬容他們。詩人，小說家都是度量狹小得令人可怕的。志摩卻超出于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淵淵，頗令人難測其深處。

他在上海發起筆會。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們不要耗廢時力于因不相諒解而起的爭鬪之中」。他頗想招致任何派別的文學家，使之聚會於一堂，俾得消泯一切無謂的誤會。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了，也加入這個團體。同時，連久已被人唾棄的「禮拜六派」的通俗文士們，他也想招致。（我是最反對他要引入那些「通俗文士們」的意思的。）雖然結果未必能够盡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卻已費得不少了。

在當代的文壇上，像他那樣的不具有「派別」的旗幟與偏見的，能够融洽一切，寬容一切的，我還沒見過第二個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但他同別的會社也並不是沒有相

當的聯絡，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員，但他對於新月社以外的文學運動，也還不失去其參加的興趣。

他祇知道「文學」，他祇知道爲「文學」而努力，他的動機和興趣都是異常的純一的，所以他決不會成爲一位偏執的人。

許多人對於志摩似乎都有些誤會。

有的人誤會志摩是一個華貴的「公子哥兒」，他的生活是異常的愉快與豐富的，他是不必「待米下鍋」的，他是不必顧慮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後的生計的。在表面上看，這種推測倒未必錯。他的外表，他的行動，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兒」。可惜他做「公子哥兒」的年代，恐怕是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況，倒足以允許他做一位無憂無慮的「公子哥兒」。但他卻早已脫去了家庭的羈絆而獨立維持着自己的生計。他在最近三五年，我曉得，常是爲衣食而奔走於四方。他並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費以維持家計。有一個時期，他是靠着中華書局的不多的編輯費做他的主

要的生活費。有一個時期，他奔走於上海，南京之間，每星期要往來京滬路一次，身兼中大與光華兩校的教席，爲的是家計！

有的人誤會志摩是一位像春的蛺蝶般的無憂無慮的人物。他們以爲：志摩的生活既極華貴，舒適，他的心地更是優遊愉快；似沒有一絲一抹的憂悶的雲影，曾飛浮過他的心頭。我們見到他，永遠見到的是恬靜若無憂慮的氣度，永遠見到的是若莊，若諧，的愉快的笑語與風趣盎然的談吐。其實，在志摩的心頭他是深蘊着「不足與外人道」的苦悶的。他的家庭便够他麻煩的了。他的家庭之間，恐怕未必有很怡愉的生活。（請恕我太坦率了的訴說）有好幾年了，他祇是將黃連似的苦楚，向腹中強自咽下。他決不向人前訴過一句。也虧得他的性情本來是樂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來替換了他的「無可奈何」的輕唱。這在他的近幾年的詩裏，有隱約的影子存在着。我們都可見得出。

更有的人誤會志摩祇是一位歌誦人世間的光明的詩人，祇是一位像站

在陽光斑斑爛爛的從樹葉縫中窺射下去的枝頭上的鳥兒似的，僅是囁唱着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因此，這個誤會，我們也可以將志摩自己的許多詩與散文去消釋了牠。志摩的生活並不比生在這個大時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他的對於人世間的事變，其感受性的敏捷，也並不下於感受性最敏捷的人們，他所唱的，並不全是歡歌。特別是這幾年，他的詩差不多是充滿了肅殺，消極的氣分。下面是一個例：

陰沈，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祇可向前，

手捫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天光，

這魂魄，在恐佈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猛虎集九十頁以下——

這是許多年來嘗够了人世間的「辛苦艱難」發出來的呼號。志摩也許會嘗過人生的輾飴飴的甜蜜，但這許多年來，他所嘗到的人生，卻是苦到比黃連更要苦的，致使那末活潑潑的樂天多趣的志摩也不由得不如他自己所說的，成了：

「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猛虎集序五頁——

經了這種的痛苦與壓迫之下，志摩是變了一個人，他的詩也在跟着變。他有成爲一位比他現在所成就更爲遠大，更爲偉大的詩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這個轉變的時代裏，一場不可測的「橫禍」竟永遠的永遠的奪

去了志摩的舌與筆！

我不僅爲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懇摯的朋友，也爲這個當前的大時代而悼她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廣，而且最有希望的詩人！

二十年十二月五日。

文學和人的關係及中國古來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 沈雁冰

我們試把一部二十四史翻開來，查查他的文苑列傳，我們——如果我們的思想是不受傳統主義束縛的——要有什麼感想？我們試把古來大文學家的文集翻開來，查查他們的文學定義（就是當文學是一種什麼東西），我們更要有什麼感想？

第一，我們查文苑列傳時，一定會看見文學者——詞賦之臣——常被帝王視為粉飾太平的奢侈品，所謂『待詔金馬之門』^{〔一〕}，名稱是很好聽的，實際上祇是帝王的『弄臣』^{〔二〕}，所以東方朔^{〔三〕}要憤憤不平，揚雄^{〔四〕}也要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不但帝王是如此，即如達官貴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錢僱買幾個文學之士來裝點門面，混充風雅，呂不韋^{〔五〕}一個趙賈，得志後也要招收文人來做部呂氏春秋，淮南王^{〔六〕}梁王^{〔七〕}等莫不廣收文人，撐撐場面，還欲妄想身後之名；這一類的例，真是不勝

枚舉。然而尙算兩漢之時，文人有些氣節，帝王諸侯達官士豪也知道相當的敬重文士呢，下此更不堪說了。所以，在中華的歷史裏，文學者久已失卻獨立的資格，被人認作附屬品裝飾物了。文學之士在此等空氣底下，除掉少數有骨氣的人不肯爲王門筆人（六），其餘的大多數，居然自己辱沒，自認是粉飾太平，裝點門面的附屬品！豈但肯辱沒，肯自認而已，他們還以爲『際此盛世』真是莫大之幸呢！豈但文學之士自己慶幸而已，就是比文學之士畧高一些的『史臣』，也要執筆大書特書皇帝陛下如何稽古右文，崇獎文士呢！這樣的態度，便是我國自來對待文學者的態度了；附屬品，裝飾物，便是我國自來文學者的身分了！這樣的感想，我們看中國史時每每要感觸着的啊！這是第一。

第二，文人把文學當做一件什麼東西？這也是不待深思便說得出來的。我們隨便翻那個文學者的集子，總可以看見『文以載道』這一類氣味的話，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攻擊稗官（七）小說的，很難得幾篇文字是不以『

借物立言』爲宗旨的。所以『登高而賦』，也一定要有忠君愛國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賦中；觸景做詩，也一定要有規世懲俗不忘聖言的大道理放在詩中。做一部小說，也一定要加上勸善罰惡的頭銜，便是著作者自己不說這話，看的人評的人也一定要送他這個美號。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爲而作，文章是替古哲聖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聖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惡女認明果報不爽罷了。這是文學者對於文學的一個見解。還有一個絕相反而同是不合理的見解，就是祇當做消遣品。得志的時候固然要借文學來說得意話，失意的時候也要借文學來發牢騷。原來文學誠然不是絕對不許作者抒寫自己的情感，只是這情感決不能僅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屬於作者一己的一時的偶然的，誠然也能成爲好的美的文學作品，但祇是作者一人的文學罷了，不是時代的文學，更說不上什麼國民文學了。我國古來的文學大半有這缺點。所以綜合地看來，我國古來的文學者祇曉得有古哲聖賢的遺訓，不曉得有人類的共同情感；祇曉得有主觀

，不曉得有客觀；所以他們的文學，是和人類隔絕的，是和時代隔絕的，不知有人類的，不知有時代的！這便是我們翻開各家集子搜尋他們文學定義時，常常要觸着的感想！這是第二。

從這兩種感想便又帶着來了第三個感想：我們中華的國民文學爲什麼至今未確立，我們中華的文學爲什麼不能發達得和西洋諸國一樣？這也不待深思而立刻可以回答的。這都因我們一向不知道文學和人的關係，一向不明白文學者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所以弄得如此啊！

且慢講什麼是文學和人的關係，先看一看世界文學的進化是由怎樣一個過程來的。我們應曉得以上所述的一二兩個感想倒也不是專限於中國，我們讀任何國的文學史時都不免有這種感想。譬如英國罷，英國也經過朝廷獎重文學和貴閥巨室獎重文學的時代，和我國的情形差不多。所不同者，他們文學者自身對於文學的觀念，卻和我國大不相同。他們不會把文學

當做聖賢的留聲機，不知道『文以載道』，『有爲而作』，他們卻發現了一件東西，叫做『個性』，次第又發見了社會，國家，和民衆，所以他們的文學，進化到了現在的階段。文學進化已見的階段是：

太古——個人的 中世——帝王貴閥的 現代——民衆的

這上兩階段，他們都會經過，和我們一樣，我們現在是從第二段到第三段的時期，我們未始不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趕上去，我們安得自己菲薄？

文學和人的關係也是可以幾句話直捷了當回答的。文學屬於人（即著作家）的觀念，現在是成過去的了；文學不是作者主觀的東西，不是一個人的，不是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反過來，人是屬於文學的了。文學的目的是綜合地表現人生，不論是用寫實的方法，是用象徵比譬的方法，其目的總是表現人生，擴人類的喜悅和同情，有時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文學到現在也成了一種科學，有他研究的對象，便是人生——現代的

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詩 (Poetry)，劇本 (Drama)，說部 (Fiction)。文學者只可把自身來就文學的範圍，不能隨自己的喜悅來支配文學了。文學者表現的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用藝術的手段表現出來，沒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觀。自然，文學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確是屬於民衆的，屬於全人類的，而不是作者個人的。這樣的文學，不管他浪漫也好，寫實也好，表象神秘也好；一言以蔽之，這總是人的文學——真的文學。

這樣的人的文學——真的文學——，纔是世界語言文字未能劃一以前的一國文字的文學。這樣的文學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便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聯合促進世界的文學。在我們中國的現在呢，文學家的大責任便是創造並確立中國的國民文學。改正古人對於文學的見解，如上面所說的，這是現在研究文學者的責任了。提高文學者的身分，覺悟自己的使命；這更是我們所決不可忘的

啊。

『我來服役於人，非服役人。』文學者必不可不如此想。文學家是來爲人類服務，應該把自己忘了，祇知有文學；而文學呢，即等於人生！這是最後的福音，我國文學不發達，患在沒有聽到這個福音，錯了路子，並非因爲我們文學家沒有創造力，不會應用創造力；文學家對於文學本義的誤認及社會上對於文學家責任的誤認，尤其是錯了路子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現在的責任：一方是要把文學與人的關係認得清楚，自己努力去改造；一方是要矯正一般社會對於文學者身分的誤認。『裝飾品』的時代已經過去，文學者現在是站在文學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分子；文學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溝通人類感情代全人類呼籲的唯一工具，從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種可以融化，可以調和。而在我們中國的文學者呢，更有一個先決的重大責任，就是創造我們的國民文學！

【注釋】

(一) 待詔金馬之門 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以備顧問。因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稱金馬門。

(二) 弄臣 狎玩之臣也。

(三) 東方朔 漢厭次人，字曼倩，善談諧滑稽。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時以諷諫救帝之過。擅長文詞，有答客難一篇，表示遭時不遇之意。

(四) 揚雄 字子雲，以能文著名。嘗作法言一書，內有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一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五) 呂不韋 戰國趙之巨商，陽翟人後爲秦相，卒畏罪自殺。

(六) 淮南王 漢淮南王劉安，爲人好書，招致文人，著淮南子一書。

(七) 梁王 漢梁孝王劉武，亦喜招致文人，枚乘等即在其門下。

(八) 王門筆人 南北朝時辛宣仲善彈筆，宋巴陵王休若躬往造焉，其左右授令彈筆，再三固請。答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

(九) 稗官 本小官之意，後以爲小說之稱。漢書：『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青年與我 | 李石岑

「我」是個甚麼？手嗎，足嗎，頭嗎，心嗎，諸君試想，究何所指，孩提之童尚不知什麼爲「我」，及與事物接觸，方能逐漸明瞭。如用手觸燈，燈灼手痛，然後知燈所灼的是我的手；推而至於足，至於頭，至於皮膚，而後方知全身皆是我的身。更進一步想，我不僅專屬本身，即附於本身的衣服，也都認爲我；又不僅附於本身的衣服，即貼近我身旁的父母兄弟姊妹推而至於親戚朋友，也莫不認爲我。於是我的界限，漸漸擴大。這處正好借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 (James) 的「主我」「客我」來說明。

詹姆士論「客我」有三種：

一、物質的客我。物質的客我居於首位的，當然是身體，次之便是衣服。古諺有云：「人類爲精神、身體、衣服三者之結合物。」這句話雖近諧謔，卻自有真理。我們對於衣服最感親密，並有時把衣服和身體一樣看

待。譬如終身著襤褸不潔的衣，即忘其貌的美；終身著清潔美麗的衣，即忘其貌的醜，這便是明證。再次的便是家族，因為父母妻子，都是和我骨肉相通的，所以他們的死亡，覺得就是客我一部份的損失，他們的惡行，覺得就是我本身的恥辱。再次之便是家屋，家屋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因為可保護我自身和家族，所以很有一種親密的情感。尚有一種和家屋相同的便是財產的貯蓄。財產雖是加入客我的範圍，卻不一定都生親密之感。但論到親密便有時比任何物更加親密的：如昆蟲學者冒風雨所採集的昆蟲標本而遭破壞，或如歷史學家經長年月從古書中所摘錄的筆記而被火災，都不免要生一種傷感，且有因而墮落的，更有因而自殺的，可見這種客我，亦不可忽視。

二、社會的客我。社會的客我，是起於一種同類意識。我們人類不僅是相集合而羣居，並常有想望別的同類對自己加一種注意的性質。譬如我在稠人廣眾之中，無一人睬我，我發言無一人聽我，我作事無一人信我，

你看這時是何等的不幸，何等的失望，這便是社會的客我受了損失。社會人衆有貴賤尊卑男女老少的不同，因此社會的客我亦有不同，各人對於我的感情，亦因客我階級的差別而異。社會客我中有足惹起我特別注意的，那就對他不免要發生特別感情。名譽不名譽等，都屬於社會的客我。譬如法律家因「虎列拉」的流行，可以避居他所，但醫生如果因流行病遠避，就有點不名譽了。醫生因戰線擴大卻可避匿，但軍人如果因戰事避匿，又有點不名譽了。在個人雖愛你，然在官卻不能赦你；以政治家論，你雖是我的同黨，以道德家論，你卻是我一個仇敵。這就因爲有社會的客我存在。所以同職制裁，在人類社會中佔有大勢力。盜可盜物，而不盜盜物；博徒雖窮，而不負賭債；這就是爲着社會客我的關係。推而言之，社會裏時時刻刻有一種社會的客我存在，一覺悟便不肯放任，可見關係也是很大的。

三、精神的客我。精神的客我，不是說各瞬間的意識狀態經過的一二

種，乃是合意識的諸狀態心的性能心的傾向全體而言。這種集合的全體，無論何時，都可爲思想的對象，和別的客我一樣可以喚起親密的情感。譬如以我自己爲「思想主」，那就別的客我，都比這別的思想主要疎遠。但精神的客我裏面，有種種不同的部分。有種種不同的部分，那就他所以喚起的情感，也因種類不同而生差別。譬如感覺性能比情緒慾望就覺得疎遠，知的作用比有意識的決斷就覺得疎遠。總之，意識的狀態，愈爲活動的，就愈接近精神客我的中心。而立於正中以成客我的中軸的，乃是「活動之感」。具此「活動之感」的意識狀態，別有一種內的性質，就是思想別的經驗事實碰着而自發的湧現的性質。這便是詹姆士所說的精神客我。

總上面所述的三種，無論爲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都是客我，不是主我。甚麼是主我？就詹姆士所示，主我即是思想主。客我是「所意識的」，主我是「能意識的」。詹姆士剖析自我爲「主我」「客我」，又剖析客

我爲三種客我，都富有卓識，可惜他對於「主我」並沒有十分說明，他對於那些把主我當恆久的實在者，或當作超覺的自我，或當作靈魂，或當作精靈的，都存而不論，只認定這種主義的研究是個很難的問題，所以關於自我的修養，終於不易叫我們得到甚麼啓示。此外像溫特(Wundt)敏斯特堡(Munsterberg)斯道特(Shout)諸人，雖是對於自我的觀念，發揮很多，卻是一樣的不能叫我們得到什麼啓示；且所發揮的，反不如詹姆士所說的親切有味。現在我想就詹姆士所說的進一步討究，並參以譬說，以說明這種主義，然後講到修養上面。

我以爲詹姆士所說的精神的客我裏面，就可以找到主我。因爲精神的客我，既是就意識的諸狀態、心的性能、心的傾向之全體而言，而所謂客我的中軸，又是一種「活動之感」，那末，活動的本身究是何物？活動如何產生？追問到此處，主我就出來了。活動便是一種意志，宇宙就是這種意志的發現，我們人類就以表現這種意志爲職能；主我就是能充分表現意

志的東西。由意志的動向，發而爲意識的諸狀態，以成精神的客我，客我由意志所產生，而主我足以充分表現意志，所以主我可轉移客我。譬如精神的客我是一種知的作用，而主我可以用意志決定之，於是主我無時不具有發動力。既認定主我是屬於意志方面的東西，那就好進一步講到修養的方法，所謂主我，便是真我。孔子曰：「三十而立，」便是孔子的「我立」，這個「我立」就是孔子的「真我」。青年要立定脚跟，求各人的真我所在，要知宇宙間一切震耀耳目的事業，都是從真我得來的。現在將真我修養的方法，說個大概；非敢說有所箴勸，不過就我個人所信的陳述一二罷了。

一、劍氣。劍氣也可叫做「大意力」。大意力是意志裏面一種潛在的性能，非經強度的鍛鍊即不易發現。如當冬天的時候，裸體跣足，鵠立在雪上，必不勝其寒；倘使疾行數里，自然各部分都能發熱，不僅不畏寒，且將有怯熱之勢。又如練習拳術，我們都知道能由熟練而發生一種特殊的

勢力，由熟練的結果，雖是一個小小的指頭，都不難鑿穿一扇牆壁，這種事也是常有的。這都是出於一種強度的鍛鍊。但亦可得之於偶然，如驟遇猛虎，便可越河，忽聞火警，即能高躍，雖在絕險，亦所不避，並且不至受何種傷損，這便是大意的表現。我們用功夫要時時如在冰雪之上，時時如立危牆之下，以鍛鍊這種大意外。我今年遊泰山，曾發生一種特別感想，便是大意的養成。我覺得泰山的雄壯偉大，都可以說是大意的象徵。『經石峪』書法雄厚，『捨身岩』危巒峭壁，大有天地一吾廬之概。孔子雖天縱大聖，但當日由泰山所給他偉大的暗示一定不少，所以他說：『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深願諸君無論讀書治事，須本此大意外始終無間，則小之可以謀個人功業的成就，大之可以謀人類全體的進步。諸君讀書之外，尤當注重遊覽，譬如泰山這種名勝，最好能覓有機會作一次遠足旅行，那就諸君更易領取我區區提倡『大意外』的本意了。

二、奇氣。亦可叫做『創造力』。我們想做一個不平凡的人，就靠此

種創造力作骨子。但創造力培養於思想和生活裏面。我們的思想，固貴能改造我們的生活；但我們的生活，亦貴能改造我們的思想。這話是怎樣說法呢？我們的思想要與生活打成一片，我們思想到那裏，生活便到那裏，當下思想，便當下生活，這纔叫有思想的人。思想是給我們以「新意義」的；我們生在世界上，不須論年齡的多寡，但當論新意義的多寡。若是醉生夢死，雖活千百年，也沒甚麼趣味；如果能日新又新，即是短命，亦可創成特殊偉大的生活。所以「新意義」是最可寶貴的。這就思想方面說。更就生活方面說，我們的生活，貴能增加思想上的新佐證，更貴能開關思想上的新天地。如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種人不僅生活平凡，而且會感着寂苦，因為無事的苦痛，比甚麼苦痛還要感着沒趣，還要感着悲哀。我們在煩惱中的苦痛，苦痛之後，還可得着精神的慰安；我們若感着無所事事的苦痛，那就不僅當時發一種寂寞蕭條之感，而且即伴有世界將到末日的隱痛。我想無論何人，都容易發生這種感情的。若說到生活平凡，

那便是陷沒我們的知情意使各種生活不能發展的鴆毒。譬如既已飽食煖衣，則得衣得食的智慧不會發達；既無所求於人，則涵養感情磨練意志的機會不生；試問這種人的生活如何能改造？更何能說得上影響到思想？如果要一個不平凡的生活，那就要在生活上求多種樣式的發展，把社會上生活的價值，都要重新加一番估定，把智、愚、賢、不肖、聖者、狂者、天才、白癡等一切社會上的評價，都要給他一個翻案。要是這種多面式的生活，才能補思想的不足，才能說得上由生活改造思想。這是就生活方面說。總之：思想與生活，須互做一種創造的事業。思想可以創造生活，生活也可以創造思想。古來不平凡的人，都莫不具有這種創造的要素。講到這點，那就我們臧否人物，不可不另拿一種眼光對待了。

三、骨氣。骨氣亦可叫做『偏』。我生平最主張偏，但偏要一偏到底方有價值，若是庸庸碌碌的『中』，那是最可鄙視的。中庸的中，與庸碌的中，是絕對不同的，能將中字偏持到底，這個中也是偏的中。偏的精神

，任在何種有價值的學問裏面，都可以看得見。譬如學哲學的人，總離不了唯心唯物的派別；唯即是偏。唯心論是說宇宙的本體是精神；凡物質的現象，都不外是精神的作用，這就是偏於精神方面；唯物論是說宇宙的本體是物質；凡精神的現象，都不外是物質的作用，這就是偏於物質方面。又譬如佛學上所主張的萬法唯識，就是說一切萬有都由識所造，這又是出於一種偏的精神。總之，無論那種學問，沒有不是拿定偏的精神作標幟。所以學術能偏到底，那種學術纔有精采，才有獨到之處。我們做人，亦復靠這個偏字作骨子。偏就是個性。各人因遺傳、環境、教育等的不同而成功的各人的個性，我們發揮這種個性，就成功一種人格。反之，如果破壞這種個性，就無異破壞一種人格。換句話說，如果損傷我偏的精神，就無異損傷我的人格。所以偏字在我們人格上是發生絕大的意味的。一個人的中途變節，就明明是他那種偏的精神不能拿定。偏的精神一經消失，則凡隨俗浮沉與世俯仰的鄉愿式生活，便都無所不爲。總之，偏裏面確有無窮

意味，不過我們每爲成見所蔽，不肯涉想到一般所反對的東西裏面找出一種意義而已。

四、義氣。義氣亦叫做「愚忠」。我生平認愚忠是莫大美德。愚忠是走的一條笨路，但笨路是靠得住的，不會走錯的，捷徑雖可走，却不如笨路靠實，所以盡愚忠決不會上惡當。愚忠不僅施於人類，即對於學術亦應該。如演習數學題目，我們便須抱一片愚忠，從演題最初至最末，逐加練習，方有心得；但天資較高的人，每於習題中選幾個較難的去演習，其較易的就略去，終究對於演題中的要點，隨手遺忘，這便由於對數學未盡愚忠之故。所謂義氣，只擇其宜，事果宜行，即便行去，見義不爲，是謂無勇。所以好俠任氣的人，他的行事，每出於人之所不知，這便是愚忠。人不知而能獨行其義，這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關於上面的話，我國倫理學書中闡發最詳，恕不具引。

以上所述的劍氣、奇氣、骨氣、義氣四項，可以說是我個人的信條。

我認爲真我的修養，當要從這四氣入手。因爲這四氣都是注重意志的磨鍊，而由上述的真我——主我——爲能充分表現意志之物，則由這四氣以修養真我，真我當益能發揮底於圓滿的境界。真我若不能積極的發揮，完全聽憑客我行動，這便是墮落。通常稱嫖賭吃著爲墮落，實則嫖賭吃著尙不得謂墮落，真我喪亡，纔是真墮落。我們自省，如果一種行動不是由真我去決定的，都可說是在墮落中討生活。真我關係人生之大如此，深望青年三復思之！

墨子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右節貴義

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右節耕柱

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

「北方有侮臣者，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有竊疾也。」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

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裸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右節公輸

子墨子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我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

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右節魯問

墨學之根本觀念——兼愛 梁啓超

墨學所標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
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這兩句話實可以包括全部墨子。「非攻」是從兼愛衍出來，最易明白，不用多說了。「節用」、「節葬」、「非樂」，也出於兼愛。因爲墨子所謂愛是以實利爲標準；他以爲有一部分人奢侈快樂，便損了別部分人的利了；所以反對他。「天志」、「明鬼」，是借宗教的迷信來推行兼愛主義。「非命」，因爲人人信有命便不肯做事，不肯愛人了；所以反對他。

墨子講兼愛，常用「兼相愛交相利」六字連講，必合起來，他的意義纔明。兼相愛是理論，交相利是實行這理論的方法。兼相愛是託爾斯泰的利他主義，交相利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試先述墨子兼愛的理論：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

？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
（兼愛上）

此言人類種種罪惡，都起於自私自利。但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則一切罪惡，自然消滅，然則怎麼方能去掉這自利心呢？墨子說：

「凡天下禍篡怨恨……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兼愛中）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以兼爲正，是以聽耳

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持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兼愛下）

墨子最要緊一句話是：「兼以易別。」他替當時的君主起一個綽號，做叫「別君」，替當時士大夫起一個綽號，叫做「別士」。他們的「墨者」，自己就號做「兼士」。兼和別的不同在那裏呢？老實說一句：承認私有的權的叫做「別」，不承認私有權的叫做「兼」。向來普通的教義，都是以自己爲中心，一層一層的推出去。所以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講的社會倫理，都以此爲立腳點。所以最要緊是一個「恕」字，專以己度人；既已愛自己，便連自己同類的人也要愛他；愛自己的家，也愛別人的家；愛自己的國，也愛別人的國。孔子講的汎愛，就是從這種論式演繹出來。但孔子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處。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國」的觀念，既已有個「己」，自然有個「他」相對待；

「己」與「他」之間，總不能不生出差別。所以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舊社會組織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墨子卻以為這種差別觀念，就是社會罪惡的總根原，一切乖忤、詐欺、盜竊、篡奪、戰爭，都由此起。因為既有個己身以示「別」於他身，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身以利己身，也顧不得了。既有個己家己國以示「別」於他家他國，到了彼我利害衝突時候，那就損害他家他國以利己家己國，也顧不得了。在這種組織之下講汎愛，墨子以為是極矛盾，極不徹底。他說：

「愛人，待周愛人然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小取）

他的意思以為：不必等到什麼人都不愛纔算不愛人，只要愛得不周偏（有愛，有不愛），便算不愛人了。差別主義，結果一定落到有愛有不愛，墨子以為這就是「兼相愛」的反面，成了個「別相惡」了。所以說：「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

然則兼相愛的社會便怎麼樣呢？墨子說：

「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

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兼愛上）

簡單說：把一切含着「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爲一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

這種理論，固然是好，但往古今來許多人，都疑他斷斷不能實現。當時就有人詰難墨子，說道：「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墨子答道：「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愛下）墨子是一位實行家，從不肯說一句偏於理想的話。他論事物的善惡，專拿有用無用做標準。他以爲「善」的範圍和有用的範圍，一定適相脗合。若不能適用的事，一定算不得「善」。他的根本觀念既已如此，所以他自然是確信兼愛社會可以實現，纔肯如此主張。墨子何以證明他必能實現呢？墨子以爲從人類的利己心，也可以得着反證。他說：

「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兼愛下）

墨子還引許多古代聖王兼愛的例證，如成湯爲民求雨以身爲犧牲之類，說明兼愛並不是不能實行。古代社會是否有這種理想的組織，我們雖不敢輕下判斷；但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確是實行墨子「兼以易別」的理想之一部分。他們是否出於道德的動機，姑且不論；已足證明墨子的學說，並非「善而不可用」了。

墨子的兼愛主義，和孔子的大同主義，理論，方法，完全相同。但孔

子的大同，並不希望立刻實行，以爲須漸漸進化到了「太平世」，纔能辦到；在進化過渡期內，還拿「小康」來做個階段。墨子卻簡單明瞭，除了實行兼愛，不容有別的主張，孔墨異同之點在此。

非攻主義，是由兼愛主義直接衍出。既已主張兼愛，則「攻」之當「非」，自然不成問題，爲甚麼還要特標出來做一種主義呢？因爲當時軍國主義，已日見發達；多數人以爲國際上道德和個人道德不同，覺得爲國家利益起見，無論出甚麼惡辣手段都可以。墨子根本反對此說。他說：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

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非攻上）

墨子這段話，用極嚴密的論法，辯斥那些「褊狹的愛國論」，可謂痛快淋漓。不獨是發明「非攻」真理，而且教人將所得的觀念來實地應用。

讀此並可以知道墨子做學問的方法了。

反對戰爭的議論，春秋末年已經萌芽。宋向成倡晉楚弭兵，就是
一種趨時之論。但這是政治家的策略，彼此並無誠意，正與前俄皇尼古拉
二世提倡海牙和平會相同，在思想界可謂毫無勢力。孟子的「春秋無義戰
」，算是有力的學說，可惜措詞太隱約了。認真標立宗旨，大聲疾呼，墨
子是頭一個。後來尹文宋鈺，都是受墨子學說的影響，繼續鼓吹。但墨子
還有格外切實可行的地方，和普通之「寢兵說」不同。墨子所「非」的，
是「攻」，不是「戰」。質言之，侵略主義，極端反對；自衛主義，卻認
為必要。墨子門下，人人都研究兵法，本書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所講都是
。墨子聽見有某國要攻人的國，就跑去勸止他。若勸他不聽，他便帶起一
羣門生去替那被攻的國辦防守。有這一著，然後非攻主義纔能貫徹。墨子
所以異於空談弭兵者在此。

中庸子路問強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國文讀本

陸游詩詞五首

一 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暮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眞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二 夢招降諸城

殺氣昏昏橫塞上，東並黃河開玉帳。晝飛羽檄下列城，夜脫貂裘撫降將。將軍櫪上馬血汗，猛士腰間虎文鞞。階前白刃明如霜，門外長戟森相向。

朔風卷地吹急雪，轉盼玉花深一丈。誰言鐵衣冷澈骨，感義懷恩如挾纊。

羌胡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嶽元無恙。更呼斗酒作長歌，要取天山健兒

唱。

三 示兒詩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四 夜遊宮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鴈門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夢低。——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

五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正氣歌及其他

文天祥

一 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行；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

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二 無錫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爲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三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戰國策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未定。

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

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賄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冉氏烹狗記 崔述

縣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輒搏噬之，往往爲所傷；傷則主人躬詣謝罪，出財救療之。如是者數矣，冉氏以是頗患其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殺，姑置之。

劉位東謂余曰：「余嘗夜歸，去家門里許，羣狗猖獗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橫掃之，羣狗皆遠立，獨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幾傷者數矣。余且鬪且行，過冉氏門而東，且數十武，狗乃止。當是時，身德甚，幸狗漸遠，憩道旁，良久始去，——狗猶望而吠也。旣歸，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盜往劫之，狗拒門而噬，雖數人能入咫尺地哉？聞冉氏頗患此狗，但若遇之於市，必囑之使勿殺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

居數日，冉氏之隣至，問其狗，曰：「烹之矣。」驚而詰其故，曰：「一日者，冉氏有盜，主人覺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盜驚而遁；主人

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應，徧索之無有也。將寢，聞臥牀下，若有微息者，燭之則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轉側，垂頭閉目，若惟恐人聞其聲息者。主人曰：「噫！吾向之隱忍而不之殺者，爲其有倉促一旦之用也，惡知其搏行人則勇，而見盜則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

嗟呼！天下之勇於搏人而怯於見賊者，豈獨此狗也哉？今夫市井無賴之徒，平居使氣，暴橫閭里間，或竄名縣胥，或寄身營卒，侮文弱，凌良儒，行於市，人皆遙避之；怒則呼其羣，持械圍斫之，一方莫肯誰何，若壯士然。一旦有小劫盜，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數百十人，忽廡馬夜驚，以爲賊至，手顫顫，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猶震震相擊有聲，發火器，再四皆不然。聞將出戍地，去賊尙數百里，距家僅一二舍，輒號泣別父母妻子，恐不復相見。——其震懼如此。故曰，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又奚獨怪於狗而烹之！噫，過矣！

雖然，畜貓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盜也；苟其職之不舉，

斯固無所用矣，況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殺石虎，其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其後石氏之宗，卒滅於虎。貪牛之快，而不顧車之破尙不可，况徒破車而牛實不快乎？然而婦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過人遠矣。

人之材有所長，則必有所短；惟君子則不然：鍾毓與參佐射，魏舒常爲畫策，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發無不中，舉坐愕然。俞大猷與人言，恂恂若儒生，及提桴鼓，立軍門，勇氣百倍，戰無不克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醇謹而不足有爲者，其次蹶弛而可以集事者；若但能害人而不足濟事，則狗而已矣。雖然，吾又嘗聞某氏有狗，竟夜不吠，吠則主人知有盜至，是狗亦有過人者。然則搏噬行人而不禦賊，雖在狗亦下焉者矣。

陶菴夢憶自序 張岱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賊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

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顛，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糞報肉，以糲報粳，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糞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鷄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螿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

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眞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眞，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榻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蹤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該記得陰曆六月十八日這一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倒很像有點澈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即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牠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靚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

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的早晚爲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們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僅此還不足證明六月十八之所以形成爲節日，我們更得記住兩點：（一）中國人是富於情性，（二）杭州拆城是最近的事，而且並不會澈底拆掉。把這兩點連絡起來，我們更得到圓滿的解釋。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每吟哦着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槳於湖上的，卻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女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亦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的我

總會常去默想會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套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設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鷄叫，（這多們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荷燈這種把戲，都因為慣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未必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逼迫着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真獸了！游湖也要估定了價值，算怎麼一回事！趕快收梢。我在杭州

一住五年，卻只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鑿環他們卻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添我一番的悵愕。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日君一家還同住著。日君平日與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卻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YL兩小姐，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填溢着喧譁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

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邊做買賣。如是直接於公園，行人來往，曾無間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喫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要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且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的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填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間穿嬉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

船趕牠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涌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陸續溜回俞樓去。且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雖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於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追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蹩腳的划子，而湖面上卻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搖罷，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唳

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別具丰致，決不弱於她的姊妹們。用老舊的比況，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馬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那邊船上正緩歌南呂懶畫眉，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動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入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卻暈成一個繁熱的光圈圍兒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於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地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已是不多

不少的一個夢。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縵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的石潭，一支秃筆樣的雷峯塔，尙同立於月明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餒澀得擡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且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倦槳投波蜜過餳；」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卻也正好。我們轉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且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通，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絡繹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賣涼飲及喫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

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且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來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L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瞞下我們，蹣蹣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去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此想。叮叮噹，叮叮冬，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真，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於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殘夢俄然一頓，雖然馬上又脫鏃般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

何對牠。牠究竟回過頭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牠。喜歡牠嗎？不，一點不！

漢樂府五首

一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璫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二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三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

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

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淚纍纍！

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農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

亂曰：里中一何譏謔！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四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隴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得九雛；顧視此間人，爲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

「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勅中廚，促令辦麤飴。
「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娶妻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五 艷歌何嘗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岩在他縣。故衣誰當補？
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綻。

夫婿從外來，斜柯西北眇。語卿「且勿眇，水清石自見！」——石見
纍纍，遠行不如歸。

國
文
讀
本

答茅鹿門知縣論文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於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

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

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也，即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從無烟火

酸餇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顛顛學爲文章，其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未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會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而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勤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

，各自有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

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而其言遂不久湮廢。

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一存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求以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

國文讀本

原

法 黃宗羲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

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

後世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

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歛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總總二三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是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先王不勝利慾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三四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

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變，

至元而又一變。經此二變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

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必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題解】

董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明末清初人。少受學於劉宗周。純然明儒；中年以後，忿慨國事，方嚮一變，從事於「經世致用」之學。著述甚富，尤以明儒學案，開中國學術之新紀元；而影響於近代思想者，則以明夷待訪錄爲最。是書都二十餘篇，皆禮俗政治之革新學說；此篇其最重要者也。雖有於時代，仍不能盡脫法出於君之見，而其着眼固在人民利

益，於法律神聖，亦能發揮盡致。

【注釋】

- (一) 總總，憂懼貌。
- (二) 祖述其法也。中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 (三) 音新，目有所限而止也。

雁蕩山遊記四則 李孝光^二

一 石梁洞

予家距雁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

奉定^三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僮，持衾柶杖履。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襪被者，客驪然而笑。

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著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至俱醉。

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巖下小屋，從甌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

二 靈巖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豈復有過於此者？』予爲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峯，雄壯渾龐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予適小疲，倚大樹坐，甚恬；客聞靈巖，亟欲往，卽起促，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曠黑。及階，舉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客脅息不可上，如游魚噉喙，以身爲浮游在灑氣上也。

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脅。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

三 大龍湫

大德 七年秋八月，予嘗從南山公來觀大龍湫；苦雨，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望見西

北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屏風；而其顛豁豁，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崦，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挂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

東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菴避之。餘沫迸入屋，猶如瀑布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公曰：『壯哉我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

是後予歲一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人到菴外石缸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缸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窪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聞轉石聲，洋洋遠去。

家僮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不可復到瓶。乃解衣脫帽著石上，相持扼拿，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聞人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之。

行出瑞鹿院，日已入。蒼林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

四 鴈蕩

客問：『山何以鴈名也？』予爲言長老相傳絕頂上有大湖，鴈過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因以爲名。湖水墮入澗，流谷口，爲人龍湫，湖旁有塔寺，一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數百十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絕膏肥，種蹲鴟〔天〕大如斗。長老又言湖漸淤爲葑田。

十年前有僧來言：『吾近於鴈湖旁依大樹縛屋，種菜菔、蹲鴟爲餽糧；願乞金錢作屋。』予問：『道路何從入？』僧具言：『從靈雲寺南入山

，時時過絕險，挽牽懸藤偃木以過。日初出上山，至午僅可到山巔。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上無膏燭，燒木葦葉竹爲明。山鼠來與人相向坐，如狐狸大。」

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嘗一至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著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雨，亦一奇也。

【注釋】

(一) 李孝光，字季和，元時樂清人。隱居雁蕩山五老峯下，四方來學者甚衆。著有五峯集。元史有傳。

(二) 泰定，元英宗年號。

(三) 大德，元成宗年號。

(四) 谿窾，丁，一，谷中空大貌。

(五) 此南海，指普陀。

國文讀本

(六) 蹲鴟，大芋也。

1/20/20

級 年 一 中 高

本 讀 文 國

冊 四 第

行 印 社 學 化 文 平 北

MG
G634.3
84
:4



3 1761 9720 4

先 驅 芬蘭哀 禾二著 周作人譯

二人同役牧師家，一爲童，一爲婢，男牧馬，女則供家事。臨食，共案而坐，必交相誑，顧次則循序以至鬪。主人夫婦謂小偶殊不相稱，正如人言，不啻犬之與貓也。第每值夜漁，或相將刈稻束芻，則室家之心亦與漸長。嘗遠至荒林，擇沼畔一區爲將來茅舍地。荒林固無所惜，特需闢治之耳。今日赤楊蕭瑟之處，可以轉爲田疇；而溪邊原隰，則鬱成草地，第使能築茅屋一椽斯善矣。顧二人傭值殊儉，且治地必更得一馬一牛，以是而二人婚事亦爲之遲遲未遂。惟年來情愫益密，將來希望日益光明。二人暇時恆自計其積蓄，當更歷幾時資斧 二三 始得足也。人殊不意此兒女心中乃懷大希，冀得自由，別立家室；以二人居牧師家，頗極安適，百無所慮，有食有衣。顧不知二人之心蓋向荒林久矣。

一年夏日，二人云將辭役。村人聞之，咸來勸阻曰：『荒林之中冽寒

先 驅

一

138320



爲虐。汝徒自招負債耳！不數年，兒女將繁，而村中丐者亦已足矣！」顧二人籌畫是事已垂五年，其心既決，牧師遂爲之布告婚姻。至秋，乃皆辭去。

是年冬，二人尙居旅中。微勒方在林間經營茅舍，間或作工牧師家。安尼則臂助主婦，爲之縫織。次年五月，乃舉婚禮，其資皆主人所贈。牧師則出其家之巨室爲舊僕合婚。逮二人別去，牧師立窗後望之，至不復見，搖其首曰：『且任少年試之，究何得者！且荒林爲物，非兒女資斧所能關者也。』雖然，芬蘭^三之林乃信以如是資斧關治。而牧師之言亦誠也。

吾儕村中少年乃送舊友寧其新居，又遍遊林中消此永日，林木翳如，色作新綠。入夜，歸新舍而舞。室中地板猶未帖合，梁木參差，出於屋角。田疇雖分，荒穢未去。惟坡陀之上有新麥作芽，雜木株間，其色嫩碧。而稻田一區，其上尙積枯木。安尼就地然炬火；又初次取牛產乳。吾與微勒共坐石上，觀新婦趨作夕照中，時尙衣盛服。微勒計將來之事，意氣甚

盛，曰：『如吾儕不病，冽寒不至者，斯可矣！』已而復言，如先得吾心者，曰：『吾知此處沼澤實爲寒氣之巢穴；然使人能奮力，吾將闢林廣之，更啓一地以納陽光。……今當薄暮，或小覺陰寒。第至明年夏日，可復來一相視也。』

次年夏，吾不之訪，又次年亦然，蓋忘之矣。一日返家，乃詢其近況，吾父曰：『彼輩漸至負債。』吾母益之曰：『且安尼亦病矣！』

數年後，吾已爲學生，時當秋假，乃攜一銃一狗入鄉游獵。一日爲十月曇^四天，吾行林中，忽得鳥道，其狀頗稔。微雨漸下。犬奔走吾前，忽乃怒鳴，繼之以吠。時聞前路有馬蹄聲。及路隅，則馬首已見，駕二木之間，木端著地；轅間結素帛，縛樞橫木上。微勒徒步從其後，爲之扶掖，狀若扶犁；顏色憔悴，兩頰色皆慘白，目光黯然。吾呼其名，乃識我。吾問之曰：『若所將何物耶？』答曰：『吾死婦也！』吾曰：『死耶？』

曰：「然，死矣！」吾復問之，盡知其事：冽寒，負債，多子，婦遂病，終以積勞而殞。今載之就窆窆^五，而道路滋惡，第能支持抵禮拜寺，斯已幸矣。有時馬出路畔，就枯葉欲得艸食之。微勒則掣其繮，叱之曰：「荷！荷！」馬飢欲得食，憔悴之狀不亞其主，視之殆如槁骸也。已而微勒別去，注目視柩；木端曳沙徑而過，作二小溝。

吾進至澤畔，見其地已掘一溝，顧工方及半，遽已中輟。吾循舊路，直至茅舍之外。籬後有瘦牛微鳴。一豕呻吟場圃中。園門啓而未閉。場中有虛榻。死婦之衾則被於籬上。梁木參差如故。窗間玻璃昏暗。檻上置楊木小匣，植金鳳華，已槁矣。顧微勒在此已闢地一小區，凡稻田一帶，廣二畝餘，又秧田廣可一畝。第至是時，其力已竭。彼伐木去之，轉赤楊之林使成平地。而其後松林陰黑，狀若崇垣，不可以過；人力遂亦不能不休矣。吾立廢墟間久之，大風怒號林中，過吾耳畔，拂銃口作異聲，如人哀泣也。

今也第一先驅者已盡其職，不能復作矣；精力耗亡，目光亦銷其燄，當日自信之氣亦不復存矣！行必有第二人繼之興起，受其舊居，或能稍得佳運耳。蓋以事已較輕，當其前者非復浩蕩荒林，未經人治。既得舊舍爲之庇，又取前人耕地播而種之，則今茲山中茅屋，異日必爲饒富之田家；歷時既久，漸成村落焉。

顧孰有遐念前人，以所有資斧、少年精力首闢此地者耶？二人皆兒女耳，且又徒手以至是也。雖然，芬蘭之林乃正以如是資斧闢爲田疇。假使二人留牧師家，一爲御者，一爲侍兒，固當終身晏安，不遭憂患。惟荒林且永久不闢，而文化曙光亦莫由入矣。

每見田中麥秀，禾穗就黃，人當常念先驅者之烈。特吾儕不能樹碑墓上，爲之記念。蓋言其往事，如是者則既千萬人，而姓名皆不聞於後世也。

【注釋】

(一) 哀禾 (Juhani Aho 1816—) 芬蘭小說家，以描寫鄉民生活見長，著有牧師的女兒等書。

(二) 資斧，易：「旅于處，得其資斧。」注：「斧所以斫除荆棘，以安其舍者也。」今通稱行旅之資費爲資斧。

(三) 芬蘭 (Finland) 本瑞典領地，一七〇九年併入俄國後，爲大公國，仍保有其本國之憲法。及俄舊政府被革命推翻後，乃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六日宣佈獨立。

(四) 曇，烏雲密佈也。

(五) 宿窆，墓穴也。

髯樵傳 願 彰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觔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

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摔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好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

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

者，髻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警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

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並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鬻身爲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髻得間，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

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乎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

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國
文
讀
本

繚綾 白居易

念女工之勞也。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縉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烟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鴈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綵奇衣相隱映，轉測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縲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國
文
讀
本

縫衣曲

英國虎特著 劉半儂譯

念女工之劬勞而得值微也。

(一)

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一針復一針，將此救飢腹，窮愁難自聊，姑唱「縫衣曲」！

(二)

「縫衣復縫衣，朝自雞鳴起。縫衣復縫衣，破屋星光裏。我聞突厥蠻，兇悍無人理。豈我所縫衣，竟裹耶蘇體！」

(三)

「縫衣復縫衣，腦暈徒自慟。縫衣復縫衣，遑恤雙眼痛。既紉袖上邊，復合襟頭縫。倦極或停針，猶作縫衣夢！」

(四)

「人亦有姊妹，更有母與妻。乃取生人命，當作身上衣。百我針線力，無補寒與飢。直如自縫襲，庸裏貧女屍。」

(五)

「胡爲遽言死？死去實足畏。支離數根骨，身與死魔類。問何以致之？飲食難充胃。血肉信當廉，麵包信當貴。」

(六)

「縫衣無已時，得值能有幾！衣食不周全，破屋聊蔽體。結草以爲牀，椅案多蠹圯。多謝牆上影，終身一知己。」

(七)

「縫衣復縫衣，此曲已疲啜。縫衣復縫衣，獄犯有時縱。旣纫袖上邊，復合襟頭縫，手腦多麻木。急此我心痛。」

(八)

「縫衣復縫衣，冬日晝如晦。縫衣復縫衣，春色何娟媚。雙燕將育雛

，簷下時曝背。呢喃如責我，枉在春光內。」

(九)

「出觀蓮香花，聊以娛我意。上有蔚藍天，下有碧草地。明知歡不常，姑抑傷心淚。拋却酸與辛，莫提饕餮事！」

(十)

「歡娛誠不常，片刻亦欣戀。希望與愛情，此生恐難見。獨念憂患多，小哭聊自唁。又恐淚珠兒，濕却針與線。」

(十一)

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一針復一針，將以救飢腹。甯望富貴人，聽此「縫衣曲」！

國
語
文
讀
本

洗衣歌 | 多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銅是那樣臭，血是那樣腥，
髒了的東西不能不洗，
洗過了的東西還是得髒，
你忍耐的人們理他不理？

替他們洗！替他們洗！

你們說洗衣的買賣太下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
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要不出花頭來，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艦。

我也說這有什麼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別人的汗？

你們肯幹？你們肯幹？

年去年來一點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裏不乾淨那裏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幸福的船

愛羅先珂著 夏丐尊譯

一

不但是我，就是近地的人們也都說從沒見過像金哥兒那樣討厭的孩子。這真是亂暴，頑固得沒法可想的小孩。對於貓狗等類的動物呢，殘忍；待比自己小的男孩和女孩呢，不親切；對於遊戲儔伴呢，不正直；對於比自己大的強的人們呢，狡猾；所以大家都憎惡他。

先生的話，不必說了；父親母親的吩咐，也一點都不聽。豈但不聽呢，還時常偏要做相反的事情。

金哥兒的行爲太亂暴了，無論那裏的小學校，都不要他進去。

父親耐不住金哥兒的亂暴，時常有將金哥兒痛打的事。像有一次，父親氣得昏了，甚至於用了大棒將金哥兒打得幾乎氣絕。雖然如此，金哥兒不但不改好，反而愈狡猾了。最奇怪的是金哥兒無論怎樣地被父母或朋友

毆打，怎樣被窘辱，一次也沒有哭過。只有「呀呀」的聲音，一次都未曾流過淚的。

愛金哥兒的人，一個也沒有。就是貓狗，一看見金哥兒，也早竭力逃避；小孩們看見金哥兒，也立刻逃回家裏去了。並且，金哥兒的性質，似乎年紀越大越壞，在金哥兒，並沒有要好的朋友和喜歡的東西；無論對於甚麼人，甚麼物，金哥兒總說着惡口或不平。

近地的人們，大家齊說這小的孩子中憑附着大的惡魔。間壁寺院裏的和尚，甚至於說起教來，說這孩子承受着先祖的一切的冷心（忘了慈悲祇愛自己的心）；凡是不能敬愛神或他人的人；不但自己滅亡，還豫先造就了子孫滅亡的路。父親母親見了金哥兒都很悲哀，一想起金哥兒的將來，有時竟一小時二小時只是茫然。

這樣在被一切人們所憎，同時又憎一切人們之中，金哥兒到了十二歲了。金哥兒差不多不會進過學校，但無論是自己家裏或朋友家裏的書，說

是金哥兒沒有一冊不讀過的。所以就是憎惡金哥兒的人，也說金哥兒是近地小孩中最聰明的。

恰好，這時我寄宿到金哥兒的家裏來了。在我，就是親切的好的小孩，也以爲煩雜的；像金哥兒那樣狡猾頑固的小孩，是更加大惡的了。所以，我從寄宿到金哥兒家裏來以後，就是過了兩三個月，也沒有和金哥兒講過一次的話。無非上樓下樓的時候，說句「哥兒！早啊！」或者晚上說句「請安睡！」而已，此外沒有講過話。金哥兒的父親母親，雖然常說起金哥兒的亂暴，但我總把這樣淘氣的小孩子不是自己的子弟的事，向宇宙的神感謝着。

在淘氣了以後，金哥兒時常到我房裏來，規規矩矩地讀着書，或看着立在「牀間」（日本客室掛畫或擺花瓶的部分。——譯者）的三個古彫刻。在這當兒，我不覺和金哥兒談話起來了。

二

我的彫刻中，最好的是白大理石的可愛的天使。這是古希臘的彫刻，原是我祖父的東西。天使像十二歲光景的男孩子的模樣，不知在什麼地方竟怪像金哥兒。他的笑顏中，有着引人的力。夜裏一照着月光，他的顏貌完全好像活的小孩，斷不覺得是人造的東西。金哥兒見了這天使的顏貌，兩三點鐘地沉思着靜止不動。天使的旁邊，有一個創造這宇宙的神，靜坐着禪的印度的古彫刻。一看見那穩靜的顏貌，幾乎令人感到宇宙實是最平靜的世界。還有一旁，有耽着冥想的基督像，這是意大利的古彫刻。

有一天，金哥兒指着這兩個神像：

「這兩個是造宇宙的神嗎？」這樣問。「呃，是的。」我回答他。於是金哥兒又開口了：

「但是，兩個人都不能裝着隨便的一無所知的臉孔嗎？」

「兩個人自己造宇宙的話，是從和尙那裏才聽見的罷。」

「那末，基督所造的宇宙，和那個印度的神所造的宇宙，不是同一的

嗎？」

「呃，宇宙雖只一個，造宇宙的神豈但兩個，聽說還很有許多呢。」

「很奇怪！說是神無論甚麼都能，真的嗎？」

「說是能的。」

「從亞美利加來的牧師和日本的和尚與神主（日本行一切神事的人總名——譯者）之中，那種最蠢？」

「這不是哥兒所應講的話，因為誰也不會測量過這些人們的智慧。」

「但是，那些人們究竟有可量度的智慧嗎？」

我用了手把他的口掩住了。

這樣的話，時常發生，於是我和那個亂暴的金哥兒就完全成了朋友了。

三

（1）金哥兒與希臘的彫刻

金哥兒從小的時候就說頭痛頭痛，自從我寄宿在金哥兒家裏以後，這

頭痛就好像一天一天地厲害起來，而且頭痛一厲害，性質也漸漸加壞了。

「金哥兒的性質壞，不是甚麼神經痛的緣故嗎？」我好幾次地對着金哥兒的父親或母親這樣說，可是一聽到這話，兩人的臉就蒼白了。我以為這是很愛惜兒子的緣故，以後就甚麼都不說了。

但是金哥兒也可憐，頭痛的時候，我就領了金哥兒到我房裏來，盡力地看護他。金哥兒說我抱着他，頭痛就差，所以我就每夜抱着金哥兒睡了。

一天夜裏，我因了未會聽慣了的奇怪聲音覺醒了。一看，大開的窗間，金哥兒半裸了體在月光下坐着。我看見一向不會哭過的金哥兒在那裏哭，覺得奇怪，就跳起身來：「哥兒？甚麼了？」這樣一問，金哥兒仍不出聲，把天空指着。一看，月的明光中，一隻美而小的金船，對着月上昇着。船的裏面，本來在「牀間」的天使乘了對我笑着。我覺得怪了，疑心是夢，揉了揉眼去看，仍舊好像不是夢。於是就想不使金哥兒知道，偷看「牀

間』，可是天使的形影都不見了。金哥兒現了恐懼的臉色看着我：『阿哥！不見甚麼嗎？』這樣問。『呃，不見甚麼，只有月亮，』我回答他。『呵，快到被裏來罷！受了風是不行的。』說着把金哥兒硬拉到被裏來，金哥兒那時哭着。

『哥兒，究竟甚麼了？』

『我做夢了。』

『怎樣的夢？』

『我因爲不十分睡得去，看着那個天使，天使忽然動起來了。我驚了想叫起阿哥，但是天使教我不要響，和我接吻，且說：『幸福的船來迎我了，我去一去，但就來的。』說着向窗邊去了。』領了我一道去。『我這樣求他。他說：『今夜是不成功了，幾時在幸福的船裏，會有和你一道乘的時候罷。』說畢去了。我雖然在後追從，天使已乘了金的船向着月亮上昇而去……』

四

我覺着這是奇怪的夢。就說：「哥兒！不要哭了！甚麼金的幸福的船，有的嗎？這全是哥兒的夢呢！」

「因為曉得是夢，所以悲了哭着呢。齷齪的臭的船，不拘多少都有，但是金的幸福的船，除在夢中不能相見。無價值的亂暴的人們，很多地生存着，但是美的天使，除在夢中不能看見。我爲此沒趣。」金哥兒說着從被裏跳出來了，臉孔沸紅，眼光可怕地閃耀着。

「阿哥，造宇宙的神真的嗎？」

「我不曉得這種事囉。」

「阿哥曉得了許多無謂的事，不是反不曉得最要緊的事嗎？」

「在我，這不是要緊的問題囉。」

「那末，和尚或牧師說有造宇宙的神，是虛言嗎？」

「或者是有的也不曉得。牧師和尚在這上面應當比我多知道，因為這

是他們的行業。」

「如果有神，爲甚麼把無價值的醜的惡的人造滿了一地球，金的船，美的天使，除了夢中不能看見呢？如果是甚麼都能的神，似乎不妨造些好些美些的世界呀。這樣無味的世界，還是不造的好。」

金哥兒這樣說了，就跳到「牀間」，捉住擺在那裏的造宇宙的印度的古彫刻的神：「喂！你爲甚麼不好好地造世界的？不給我從新造過嗎？不能够的嗎？」

說着，金哥兒就把神從「牀間」拖了下來，過了一會，就聽見造宇宙的神從樓梯落下的聲音了。我總以爲這是夢，只是竭力想把眼張開。這當兒，金哥兒好像風狂的樣子，捉住了基督的彫刻：「你裝着不知，也是無用的；如果不將世界替我造過。」一面說，一面開了窗，把彫刻拋了出去。我就聽那在下面磕破的聲響了。我一面這樣祝禱：「神呵！請不要落雷在這家裏！請不要用天火來燒這家！」一面想去捉住金哥兒。金哥兒倒在

地上，發出可怕的痙攣來了。金哥兒的兩親，蒼白了臉，跑到我的房裏：
……

兩三點鐘以後，早叫到的有名的精神病的醫生鎖好了金哥兒的痙攣，把金哥兒睡下了，向着兩親行種種的質問。醫生聽到金哥兒的祖父是精神病者的話，就說風狂的祖父這次出風狂的孫子。金哥兒的母親就卒倒了。父親運了母親下去。我問醫生：『沒有救金哥兒的方法嗎？』

五

『我是不相信奇蹟的。但是如果能够使這孩子幸福，又如果能給與這孩子滿足，在甚麼時候，這病也不能說不會好。然這究竟是不可能的事。總之，這孩子亢奮的時候，除掉給他嗎啡或鴉片以外，沒有方法。這孩子結局因了鴉片中毒而死，否則因了腦膜炎而死。除此毫無希望罷。』

醫生說了，開了方子去了。我坐在金哥兒的旁邊，我也有個風狂的祖父，否定國家，忘掉家族，連自己的幸福都捨了，爲了企求人類的幸福，

到終喪其生命。祖父被認為無政府黨員，受了死刑了。裁判的時候，十個醫生之中有九個鑒定祖父是狂人，只有一個最有名的醫生，主張說不是狂人。這一個醫生的意見通過，祖父就受了死刑了。

我把眼朝着「牀間」，那大理石的彫刻，依舊在那裏像謎似地笑我。從這以後，金哥兒可憐只說頭痛，不到外面遊耍，一味在我房裏住着。一到了夜裏，就哭吵了說：「給我乘幸福的船！」亢奮得厲害的時候說：「幸福的船來了！」常常跳到窗邊去，我也立在金哥兒的旁邊，看見我「牀間」的天使漕着金的幸福的船向月上昇，覺得自己也就變成狂人了。但是，金哥兒每次問我「看見那隻船嗎？」的時候，我總回答他說「甚麼都不見」的。金哥兒的亢奮厲害的時候，我除給他服鴉片使他睡眠以外，沒有別法。最可怕的是幸福的船來的時候，「牀間」天使的像就不見的事。那時在船中看見天使，我以為這是病眼的現象，曾好幾次用手去摸「牀間」，天使總是沒有。但是過了一會，天使又在「牀間」現出，謎也似地

在那裏笑我了。我想將這現象告訴醫生和這家裏的人，可是一想到祖父曾經風狂的事，就怯了氣，沒有說出來的勇氣了。

金哥兒的亢奮，一日一日地加重，鴉片的量，也不得不一日一日地加增了。這狀態如果永續下去，那末，除了像醫生所說的因藥中毒而死或因腦膜炎而死者以外，沒有別的路，是很明白的事了。

有一夜，金哥兒好像特別地寂寞了：

「阿哥，爲甚麼，幸福的船真沒有的嗎？」

他對着我說，我看了他的病瘦的臉，可憐得不堪。

六

「哥兒！幸福的船是有的呵。美的天使也不是夢。哥兒！每夜看見的幸福船不是夢。我也常看見的，決不相信是夢。但是幸福的船不是誰都乘得的。不像那個天使的樣子，就不能乘幸福的船。不是好的正直的孩子，決不能乘幸福的船呵。爲甚麼呢？亂暴的不正直的狡猾的孩子，在這世

界誰也都不歡喜，況且在那個美的天使所住的地方，當然沒有歡迎這樣的孩子道理。」

「成了好孩子，我就真地能乘那個船了嗎？」

「那是的確的。」我一回答，不曉得是誰也重疊了說：「那是的確的。」我們驚了去看出聲來的「牀間」，那裏，天使微微地笑着。正在看時，天使的形像，好像消去的樣子就不見了。

開了窗，就看見月光之中金的幸福的船向着月亮上昇。

天使對我們笑着。那臉漸漸地優美了，眼裏現出從來沒有過的不思議的表情來了，性質也全變了。一向慣用亂暴的言語的金哥兒，漸漸地用起溫和的言語來，一向只管說怨言不平的，現在卻無論有甚麼厭惡的事情，也毫不說不平，毫不動怒，只是笑着過去了。頭痛的病也漸漸就愈，夜間的吵擾也完全停止了。最奇怪的是金哥兒的狀貌一切的樣子和「牀間」的天使全然像起來的事。

「金哥兒的父親母親不必說了，凡是認識金哥兒的人們，見了這突然的奇怪的變化，也都只有驚異。兩三禮拜以後，那個診視過金哥兒的病的有名的醫生說：

「我不相信所謂奇蹟，但是金哥兒的這樣快好，不能不說是奇蹟了。
「金哥兒聽了，溫和地笑着，那臉貌和天使的臉貌全然一樣。我對醫生說：

「我所最怪的是金哥兒和那個希臘的天使的彫刻相像起來的事。」
醫生出了好像怪異的臉色：

「那個彫刻？」這樣問。我回答說：「那個呵。」一面指着立在「牀間」的天使的像給他看。醫生越加出了好像被狐狸精迷崇着的臉色，且注視着我，說：「甚麼都不見。」我於是走到「牀間」，取了天使的彫刻給醫生看。

「將這天使和金哥兒比較了看，不全相像嗎？」

醫生的臉蒼白了。

突然，醫生握住了我的兩手。因爲太突然了的緣故，我把天使的彫刻跌下了。我和金哥兒都「呀」地驚叫，落下的天使卻沒有聲響，一瞬間，又依舊立在「牀間」，對我們笑着了。我於是才知道天使的彫刻是幻覺，金哥兒和我的病是一樣的。

七

醫生測度我的脈搏，並且看着我的臉孔，問：「你的祖先之中，有患過精神病的人嗎？」我回答他說，「不，一個都沒有。」實際沒有勇氣說祖父曾是狂人了。醫生又好一會注視着我，既而輕輕地拍着我的肩膀，和氣地說：「那末，從你起，就將開始狂人的系統罷。」我看了醫生眼中所現出的好像夾着無端的不安和好奇心的表情，就明白地覺到這醫生才真正是繼受着狂人的血的呢。

「先生家裏是沒有精神病的系統的嗎？」

這樣帶着戲謔地一問，醫生的臉突然變色，眼中現出非常恐慌的顏色了。

於是，震着唇：

「爲甚麼問起這個來？你看來是如此嗎？」

我冷靜地回答：

「那裏，不過是戲問戲問的……。」

兩三日以後的夜裏，時計敲過十二時，我已朦朧地要睡着。睡在旁邊的金哥兒突然兩手攀住我的肩膀：

「阿哥，幸福的船已來接我，我就去了。但是和阿哥別開，總覺得沒趣。」金哥兒說着，將自己的臉貼住我的臉，出聲哭了。熱的淚落在我的臉上，這熱使我心裏都感到。我疑心是夢，正想把眼張開。金哥兒繼續着說：

「我想領阿哥一道去，但是幸福的船裏說是只能乘兩個人的。明日我

獨自坐了幸福的船來接阿哥哩。阿哥！爲甚麼幸福的船裏只好乘兩個人呢？應該造許多人可坐的大船才好……。阿哥！再會！明日必定來接，哭是哭不得的呵！」

話一完，金哥兒就不見了。我以爲這是怪夢了，於是從寢牀起來。夜的寂靜之中，甚麼都沒有響聲，連金哥兒的睡息都聽不見。呼他「哥兒，」也沒有回音，在寢牀中搜尋，也仍舊不見金哥兒形影。我忽然注意到半開的窗，就起來從窗間望着無限的天空。看見月光之中，美的金的幸福的船，向着月亮上升，金哥兒和「牀間」的天使在船內乘了，用了金的槳把船漕着，兩個人都在那裏看了我笑。

「阿哥，明天來的，哭是不許哭的呵！」金哥兒叫着說。

「請放心！不哭的。因爲我不像哥兒……。」我靜靜地回答了，只管注視那船去的方向。

八

次日朝晨，我的家裏大騷擾了。因為夜裏睡在我房裏的金哥兒不見，五六個警吏和診治過金哥兒的病的精神病的精神病的醫生翻牀倒屋地尋覓金哥兒。並且把金哥兒不見的事查問了我好幾點鐘。可是無論被他們怎樣問，我總只回答說不知道。金哥兒的父親和母親，都寂然地注視着我，那眼中現出不能用言語表示的希求。但是我仍不能說出金哥兒到那裏去了的事。「金哥兒乘了幸福的船昇到月中去了。」這樣的話，怎好對大家說呢？因為一被他們聽見，警吏和醫生就一定要把我送入精神病院去的。

一個警吏拿出一張相片來給金哥兒的父親看：「這人不是你認識的嗎？」父親被這樣一問，就蒼白了臉，震着身體，靠近了警吏耳邊囁嚅地說：「這是我的父親。」

警吏臉色上好像要說「不出我的所料」的樣子，把頭點着。在旁默視着的那個醫生用手把我指給警吏看。警吏就默然地將那相片拿到我的面前來。我一看，這就否定國家，捨去家庭，忘了自己的幸福，爲人類的幸

福，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我祖父的攝影。我只默着，因為覺得在看着我的人們的眼中，我的臉色已經雄辯地說着我的心思了。金哥兒的父親緊緊地抱住我，說：「留意！我們是希圖人的幸福的狂人的子孫。是爲了全人類把自己的幸福生命都犧牲了的狂人的子孫。但是我對着這相片立誓誓把這狂人的血統由我終止。我不再爲入精神病院或監獄而生孩子。」我爲他所牽引也立誓不生孩子，於是，在屋隅哭着的金哥兒的母親也對着照片行禮，說：「我也立誓。」父親又說：

「爲社會，爲國家……」

我和金哥兒的母親也低說「爲社會……」。看着這光景的人們，都只默着。

我被鑒定爲精神病者，警察方面派一警吏守在門口，防我逃走；診治過金哥兒的那個精神病科的醫生因爲要看顧我，宿在我房裏。到了夜間，醫生好像金哥兒亢奮過的樣子亢奮起來了。忽而環行室內，忽而唱歌，忽

而目視室隅好像搜尋甚麼。我已入牀想睡了，醫生來到我的旁邊，攆了我的手：「你從你祖父那裏聽到過幸福的話嗎？」這樣問。我驚了：「呸！幸福的話？」

九

「呸，幸福的話——那說是夜半的時候在月光中到這世界來的。我老實不瞞地說：『那是由希臘的小的天使駕駛着。』」

「呸，呸，大概是的。」醫生繼續着說，「你知道你祖父爲甚麼受死刑的呢？」

「祖父爲了全人類，連自己的幸福生命都捨了，但是大家都說祖父是國賊。」

「大家都說你祖父是狂人，你知道嗎？」

「呸，裁判的時候，十個醫生之中，九個都說祖父是狂人，因爲還有一個最有名的醫生主張說不是狂人，這醫生的意見通過，祖父就受死刑了。」

。如果是這件事，那是我很知道的。」

「你以為這一位醫生是誰？」說這話的醫生，眼睛異樣地迴動，我就怕起來了。

醫生又繼續着說：

「你祖父知道幸福的船的祕密，如果要乘，無論何時都可以乘得的。」

「爲甚麼這樣的事你知道？」

「我的父親曾入那個團體，而且我也……幸福的船的祕密，原是個團體的祕密，可是你祖父後來將這作爲自己一人的祕密了。父親入那個團體的時候，你祖父原相約教他幸福的船的祕密，卻是到終沒有實踐這個約束。一心只希望乘幸福的船的父親，結果成了狂人，在精神病院裏死了。父親死的時候，鄭重地遺囑我：不拘用了甚麼手段都可以，總須從你祖父那裏探出幸福的船的祕密，將這祕密告訴會員全體。持着「我是我」的標

語的會員，都請求你祖父，想早些傳得祕密。可是無論怎樣說，你祖父總不答應。」

「爲甚麼呢？」

「知道幸福的船的祕密的會員，大概說是一定是乘了這個船去的。但是團體的目的，並不在自己一人乘了幸福的船離世，乃在希求全人類的幸福的。我以爲你祖父爲此不肯洩示祕密，於是……」

「於是把祖父賣給政府了嗎？」醫生默着點頭。「究竟賣了多少？」
醫生默着。

夜漸漸深來，醫生又繼續說了：

「裁判的時候，我曾對你祖父說：如果肯告我幸福的船的祕密，我也和那九個醫生一樣，說是狂人，救出你祖父的生命。但是……。」

十

「與其被說是狂人，還是潔白地死了好得多囉。」

「我以為你祖父後來必定是乘了幸福的船逃去的。」

「爲甚麼不逃呢？」

「既是希求人類的幸福的人，大概是不會做這種事的。別的會員後悔了攻擊我，於是大家懇求你祖父：說對全體會員不告訴幸福的船的祕密也可以，只求告訴這個醫生（就是我）。呢，於是要想打算將你祖父弄成狂人，從精神病院盜出，叫他逃到亞美利加去。我大概是以爲，就是乘了幸福的船離開了這世界，於世界也沒有甚麼別的損失罷。他們雖然持着「我是我」的標語，卻恨我，說是個人主義者，甚至於將我當作主義的叛徒。」

「祖父將幸福的船的祕密告訴了你了嗎？」

「呃，因爲古的希臘的天使的彫刻中有着那個祕密，你祖父替我寫了把這彫刻讓渡給我的讓渡書了。」

「那末，你救了我祖父的生命了嗎？」

『我背了約束……你把我當作罪人嗎？』我茫然了不回答，醫生又繼續着說：

『否定國家，忘掉家庭，連自己的幸福都捨了去希圖人類的幸福；要把這說是狂人的行爲，我究竟不能够。你以爲我的身體中流着狂人的血的嗎？』

如果看見他那個閃爍的眼，沸熱的臉，誰都不免要認醫生是狂人罷。

『但是，這個祕密怎樣了？』這樣一問，醫生簡單地回答說：『交給了那些人們了。』『那末，那些人們怎樣了？』我問。

『他們拿了天使的彫刻逃了。』

『用了幸福的船？』

『呃，是的。據你祖父說，那個天使的彫刻中，有着使全人類幸福的計劃的。不過天使和那些人們裏面的一人，後來都沒得看見了。』

說畢，醫生把眼向着『牀間』：『那個天使現在還在那裏立着嗎？』

低聲地說。

「不，已經去了。」

「到那裏……？」

「不知道囉，多半不是升到月裏去了嗎？」

「乘了幸福的船？」

「呃，大概。」

「而且帶了金哥兒一道？」

「呃，是的罷。」

十二點敲了，四圍靜寂了。

「你以爲幸福的船，是狂人的囈語嗎？」我問醫生。

十一

「我和其他學者，都以爲這是現代發生的一種的社會的精神傳染病，但是像金哥兒和你，不能不說的確是遺傳着這病的。」

『但是，你呢？』

『我在後要感染也未可知，現時卻覺着沒有甚麼。我想把你從警察方面救出，但是你不要忘記這病是既要遺傳又要傳染的呵。』

『放心，這樣的事，即使要忘記也大概是忘記不掉的囉。』

醫生睡熟了。我一點都睡不去，就靜悄悄地起來開了窗。因煩惱的心情而痛的頭，覺得火一樣熱；充滿着悲哀寂寞的胸，好像要破裂了。我眼看着一片清美的天空，只希望再與金哥兒相會。

突然，金哥兒乘了幸福的船，就在窗外現出。

『阿哥！快乘了這船去罷。快到幸福的國裏去罷。』這樣喊着。我不答應，金哥兒怪異了，問：『爲甚麼不去？』我說：『只有兩個人好乘的幸福的船，我不願乘囉。』

『但是，幸福的船都是小的，大概只有一兩個人好乘，最大的也不過乘五六個人的。天使說那種大船是家族用的，但是那種船不大常見。在這

世界普通所用是乘一人或兩人的。天使卻說是儘足夠用了呢。」

「只有一兩個人好乘的船，我不願乘。非得全人類都可乘的幸福的船，我不願乘呵。」金哥兒驚異了說：「那樣的船真是沒有呵。」「不可不有那樣的船。」我這樣說。金哥兒看着我的臉，好一會，握了我的手：

「我們孩子們非造那船不可的嗎？」我默着。

「我想趕快造那樣的船。」金哥兒說着跳入幸福的船去：

「但是，阿哥，要造那樣的船。或者要費幾千幾萬年，也未可知呵。」

「時間就是費多少，也不要緊呀。」

金哥兒把船漕動了，又回顧着我：

「呃，阿哥如果要乘小的船，不拘何時，我都來接的。」

恰好這當兒，我覺得有人立在我的後面，回過一看，醫生出了幽靈樣的可怕的顏色，默然地立着。

我指着向月光中高升的幸福的船：

「看見那個船嗎？」這樣問。

醫生默着點頭。

「那末，聽見了金哥兒的聲音嗎？」

醫生又點頭。

十二

「還有，你現在仍舊以爲我是狂人嗎？」

「不但你，我也變了狂人了。」醫生最後這樣說了就走出室外去了。

我將睡去的時候，胸中曾希望這次睡眠永遠繼續。然而朝晨來了。太

陽高升，人和鳥都離了寢牀，我不知道爲甚麼卻不想起來。有人叩門了，

「請進來。」隨着這聲音，警吏招呼着開起口來：

「昨天種種對不起！你的事件警察方面已經曉得弄錯。你已是自由的

身體了。」我怪了，以爲不是夢嗎？

「說是我的事件明白了，我已是自由的身體了！」

「呃，如數明白了。治療金哥兒的醫生，昨夜服毒死了。死的以前，送遺書給警察，才曉得金哥兒的不見，實由於醫生的惡計。」我更怪了。

「如果如數明白，那末究竟金哥兒怎樣了？」

「這還沒有明白，恐怕在後也不見得會明白罷，因為重要的醫生已經死了。不過那個醫生對於你家曾有過怨，這是已明白的。總之，你自己自由了。」警吏去了，我只管茫然地在牀上坐着。

這事件發生以後，過了幾年了。以後還要經過幾十年罷。可是那時的念頭，到現在還燒着腦，那時的感覺，到現在還痛着我的胸。因此，不能忘記捨了自己的幸福生命圖全人類的幸福的狂人的血，在我血管中流着的事。

我是獨身，也沒有朋友，連求朋友的意思也沒有。即使偶然有了朋友，愈愛這個人，愈不能不在這可怕的病未傳染以前，和他離開。有時我耐

不住了，以為只能乘兩個人的幸福的船也好，叫來乘了離去這個世界罷！這樣的決心，也有過好幾次。我如果叫起來，幸福的船是必定來的。那隻船的祕密，雖然和那圖全人類的幸福的狂人的血，都交付着我，但我到現在從沒有叫過幸福的船。

我祖父也以為被稱為國賊，被處死刑，比乘了那小的只能乘兩個人的幸福的船從這世界逃去，來得正當罷。這也是可詛咒的遺傳病的緣故。但是，最寂寞的時候，我看見大的船——可以乘全人類光景的大的幸福的船。而且這並不在遠。凡是人間，不是兩個兩個，不是一家族，就要將全人類當作了一家族，乘了幸福的船到幸福的國裏去，是無疑的。

但是，我沒有把這船給別人看的勇氣，——我怕一定要從人們的口中，聽到這是腦病的作用，是圖全人類的幸福的狂人的幻覺等類的話。連對諸位希望幸福的船快來的氣力也沒有。

載了全人類到幸福的國裏去的那個船，幾時來呢？

鷦鷯賦（并序）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鸚、鷓、鴒、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尙何懼於罾罟！翳蒼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颻，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葭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

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羨慕於世僞。

鵠鷗介其鶩距；鵠鷗軼於雲際；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嬌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

蒼鷹鷲而受縲，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暮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

海鳥鷄鷓，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璋也。

陽陰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鷓螟巢於蚊睫，大鷗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洛綺思的問題 陳衡哲

一 好花未放月將圓

洛綺思的初次遇見瓦德白朗，是在她卒業於大學的那一年。她在學校時，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所以她決計待卒業以後，再去繼續研究兩三年，俾將來在哲學界裏，可以有一點貢獻。那時瓦德方主任美國奈岡大學的哲學部。他的學問的成績，在哲學界及教育界，是無人不知道的。洛綺思在學校時，也曾常常參讀他的著作，心中十分佩服。所以她卒業以後，便擇定了奈岡大學的卒業院，去完成他的學業。

那時瓦德差不多有四十歲了，但因為他對於學問的興趣太濃厚了一點，竟還不會娶妻有子。洛綺思却還沒有滿二十五歲。他們兩人彼此對待的態度，只有恭敬和欽佩，不過洛綺思在欽佩之中，帶着崇拜；瓦德在欽佩之中，帶着獎勵罷了。

但是隔了三年——就是洛綺思得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他們的朋友們，忽然得到了一個通告，說他們倆已經訂了婚約了。那些朋友們雖然不會料到這一件事，但此時也並不十分驚怪。一位哲學大家，與一位已經卒業的高足弟子訂婚，本來也不算什麼奇事。這個消息的傳出，不過使一般失意的青年們羨慕，以為命運待他們兩人獨好，使他們得着這樣難得的機會，這樣美滿的結果罷了。

他們訂婚後不到一個月，瓦德便與洛綺思分別，去赴那哲學會的年會。他們約好，年會過後，他將到她的姑母的鄉下家中去，和她商量結婚的事。

瓦德在年會中間，飽受了他的朋友們的羨慕和祝賀，因此他心中愈加得意。他想，自從我認識了洛綺思之後，才知道除了學問之外，人生還有別的意味呢。年會終畢之後，他便匆匆忙忙的乘車到洛綺思的姑母家去了。

那車足足走了一日一夜，到了第二天晚上，才到了瓦德的目的地。他一下車，便見洛綺思立在車站外，伸着手等候他。她臉上帶着微笑，但却不是他們倆訂婚前後的笑容，乃是她在課室中聽講時的笑容。他又覺得她的態度，也很冷淡。但見着她已是已經够喜了，別的何妨慢慢再說呢。

於是他們僱了一輛汽車，一直到她的姑母家中去。她又把他引見了她的姑母納生太太。但她並不申明她是她的未婚夫，她對於她的姑母，但稱他爲白朗先生，說是她的一個好朋友。納生太太也似乎已經領會一切，並不追問。

那天晚飯之後，他們三人一同到客廳裏去，納生太太織着領巾，洛綺思彈着鋼琴，瓦德斜倚在窗邊的一張沙發上聽着。

洛綺思彈完了一曲，便笑對瓦德說道：「尊貴的客人，你願意再聽些什麼呢？」

納生太太是一位老於世故的人，此時她不待瓦德回答，便說道：「我

想你們不如到園子裏去散散步罷。我今天是有點疲倦，恕不奉陪了。」

瓦德聽了此話，正中心懷，便對洛綺思看着。此時洛綺思也立起來了。於是他們兩人向納生太太道了晚安，一同出了客廳，走向園子裏去。

瓦德一面走着，一面說道：「洛綺思，你爲什麼這樣冷淡呢？我若是得罪了你，你也須給我一個請罪的機會呀！」

洛綺思笑道：「你說得不錯，我確有點怪你呵！你差不多害了我一生的事業了！」

瓦德驚道：「什麼？我竟犯了這麼一樁大罪嗎？」

洛綺思道：「但你自己却不曾知道。」

此時他們已經在樹旁找着一張鐵椅子，一同坐了下來。

洛綺思繼續說道：「我們分別了半個多月了，在這半個月中，我會把我一己的問題，細細的想過。我想，結婚的一件事，終究是很平常的，人做得的惟有那真摯高尚的友誼，却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啊！」

瓦德道：「這固然不錯，但在這個友誼之上，若能再加一個更爲親密的關係，豈不更好嗎？」

洛綺思搖頭不答。

瓦德又道：「比如我們兩人，學業相同，才智相類，彼此相敬相慕，假使我們能永遠在一處，這豈獨是我們兩人莫大的幸福？或者靠了我們兩人的協力合作，他日還能在學術界中，有點有價值的貢獻。但的除了結婚之外，你想還有什麼法子，能使我們永遠在一處呢？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又怎能保得他日沒有別人，跑到我們的中間來呢？」

洛綺思道：「恕我不能和你同意。第一層，你說必須大家同在一處，才可以互相助成學業，這話我是不承認的。我認識你以前，你已經是那麼大名鼎鼎的了，難道你也歸功於我嗎？」

瓦德笑道：「不認識你便罷了，既是認識了你，我的學業的成就，便少不得你的幫助啊！」

洛綺思道：「第二層，你說我們若不永遠在一處，就恐怕他日有人要跑到我們的中間來，這也未免過慮了。這件事，在我一方面，是完全靠得住的。在你的方面呢，我想來也沒有什麼靠不住，你不是已經過了四十年的獨身生活嗎？」

洛綺思說到這裏，便把眼向瓦德很誠懇的看着，但瓦德似乎不曾聽見她的話。

洛綺思又道：「第三層，你應該知道，結婚的一件事，實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們男子結了婚，至多不過加上一點經濟上的擔負，於你們的學問事業，是沒有什麼妨害的。至於女子結婚之後，情形便不同了：家務的主持，兒童的保護及教育，那一樣別人能夠代勞的？」

瓦德默然，隔了一會，才說道：「倒虧你想得到這麼遠。但在我們未曾訂婚之前，你爲什麼一些也不會想着呢？」

洛思綺道：「這是我應該向你深深的道歉的，那時我確實沒有想到這

麼遠。但是，我的朋友，現在還不能算太遲呵！」

瓦德道：「如此說來，你是當真要反悔我們的婚約了。我想孤獨的生涯，也不見得有什麼可羨的地方。」

洛綺思道：「你從前不是常常說過，學問和事業，是人生最好的伴侶嗎？你知道我是一個野心極大的女子——雖然我並沒有什麼虛榮心。但我若是結了婚，我的前途便將生出無數阻力了。」

瓦德又默然，隔了好一會，才很鄭重的答道：「是的，我也承認這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你若是平常一點的女子，這個問題倒也不難解決。」

洛綺思道：「我不大懂得你的意思。」

瓦德道：「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是一個沒有野心的女子，那麼，結婚的一件事，倒也不成問題了。你認識我的同事佳司先生的夫人嗎？」

洛綺思道：「曾見過一二次。」

瓦德道：「你看他怎樣？」

洛綺思微笑道：「但是，你願意我是那樣的一個女子嗎？」

瓦德道：「自然不願。豈但我不願你像佳司夫人，即使你和馬德夫人一樣，把撫育子女看做人生的唯一目的，你也是不能使我這樣的欽佩和敬愛的。」

洛綺思道：「你不要小看了馬德夫人，像她這樣的女子，也是不易多得的。你看她的子女，何等聰明，何等可愛，我常常自想，若使每個女子都能做一個澈底的賢母，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別的問題麼？……」

瓦德笑道：「可又來了。那你自己爲什麼又不去實行你的主張呢？」

洛綺思道：「且慢着，我還沒有說完呢。我想，一個女子的性情和人生觀，若能像馬德夫人一樣，那麼，結婚的一件事，非但不能妨害她，並且反能完成她的野心和希望，她實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子了。但不幸各個女子的思想和性情，是不能一樣的。即以我而論，你想想馬德夫人一般的生命——無論我怎樣的敬重和讚美她——能使我快樂心足嗎？」

瓦德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此時他抬頭看看天空，接着說道：「你看天上的星光，何等皎朗。我們且談談別事，此事留到明天再談罷。」

洛綺思低下頭去，很慚愧的答道：「瓦德我真對不住你，我應該把這個問題細細的想過，再回答你前次的要來的。」

比時瓦德也不由自主的把頭低了下去。他執着洛綺思的手，悽然說道：「洛綺思，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爲着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爲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萬不能任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瓦德說到這里，覺得喉嚨裏有物梗着，再也說不下去了。他又看看洛綺思，只見她泣成了一團。此時園中的星光，更加明朗了。在星光之下，可以看見許多蝙蝠，來往飛繞，有時還有幾個螢火，在草地上撲飛着。

牆角上的金銀花，却輕輕的放出他的香味，送到他們兩人的身旁來。他們在這個靜寂而神祕的夏夜中，正不知道坐了多少時候。他們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差不多忘記涼露侵肌了。後來還是瓦德先醒過來，他站起來說道：

「夜深了，我們回去罷，今天的談判已經够了。」

洛綺思將她的右手伸與瓦德，泫然道：「那麼，瓦德，你是答應了我的請求了。」

瓦德聽了此話，又似乎着了電氣一般，此時他方真正的明白，他們兩人今晚所談的是什麼一個問題了。洛綺思的意思，不是要和他解約嗎？他不是已經答應她，爲了她的緣故，他情願犧牲一切嗎？照這樣說來，他們的婚約確是已經解了。但這可太驟然呵！這可太像夢境了，或者他真是在做夢罷。他方這樣昏昏的想着，忽又聽見洛綺思的聲音，悽然說道：

「瓦德，你爲什麼不開口呢？你是恨我了！」

瓦德此時一面扶着洛綺思，向屋子裏走去，一面答道：

「我怎能恨你呢，洛綺思？我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

他雖然這樣說着，但心中仍是恍恍惚惚的，不大明白他自己說的是什麼話。

三 金堅玉潔的友誼

明天一早，瓦德寫了一封信，請納生太太轉交與洛綺思，他便托故與納生太太告辭匆匆的走了。洛綺思因一夜不曾好睡，直到天明時，方朦朧的睡去，所以醒得略遲些。她還沒有起身，早見她的姑母拿着一盤早餐笑着走進來了。那盤裏還放着一封信，她一眼看見，便明白是誰寫給她的。她忙把那信拆開，只見上面寫着道：

「我的朋友：

昨宵的談判，雖甚悲痛，但却也十分暢快。我們經過這番談判之後，當更能明白彼此的情性和希望了。亞里斯多德曾經說過，「悲哀

的經驗，能鍛煉人的感情使他更爲純潔，更爲高尚。」我此時方能真正了解此話的意義。我願我們兩人永能保持這一點經過火煉的感情，永能在學問及人格的大道上互助着，俾彼此都能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地。

我本想多住幾日再回去的，因恐我們再見三見之後，又將生出意料不到的糾葛來，或反於我們的友誼有害，故不如即行爲是。昨晚的談判，固然是我平生最悲痛的經驗，但他也是我生平最偉大的經驗，我願永遠保存他在我的心之深處。

請你恕我的不別而行，願你明白我所以如此的苦衷。此後我的生命，將如寒天的枯林了，願你的信札能如小鳥般的常常飛來，給他一點生意。我的地址是與前一樣的，我的行跡雖將從此無定，但我的信是有人轉寄的，請你放心。

你的老友，瓦德。

洛綺思把此信反復看了幾遍，更覺得瓦德是一位誠懇而多情的男子，心中尤覺悽然。她匆匆的起了身，立刻給他寫了一封回信。其中有一段說道：

「你把你的生命比寒天的疏林，真是清峻極了。我願你能享受這個清逸而富有詩意的生命，不要誤以他爲枯寂……」

我當感謝你所給我的自由。我現在的生命，真如大洋中的一葉輕舟，天涯水角，任我縱棹了。但是，朋友呵！在這樣情景的中間，錯落的島嶼，和閃爍的明星，也是極歡迎的伴侶呵！我願你能像北極星一樣，永遠在我的生命的大洋上照耀着，引導着，陪伴着。……」

自此以後，他們兩人便常常的通信了。她們的交情愈益淡，但也愈益深。但瓦德的朋友們，是都知道他不久便要結婚的，此時見他絕口不提一字，不免有些怪異。有時有人去挪揄他，問他打算到那里去過他的蜜月，他終是苦笑而不答。有時被人問得急了。他便答道：「洛綺思是一個百世

不一見的奇女子，誰能忍心把結婚的俗事，去毀敗她的前途呢？」朋友們聽了此話，更是詫異，只得笑着答道：「哦，原來如此。大哲學家的戀愛，真是與別人不同呵！」

但不到三個月，他們兩人正式解約的消息，又傳出去了。他們的朋友們方深想嘆息此事的不幸，忽然又得到了一個更奇的通告，說瓦德又與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訂了婚約，並且立刻結了婚，回到南方的海邊避寒去了。

洛綺思得到瓦德結婚消息的時候，心中未免有些不舒服，對於瓦德也未免有些怨懟和失望。但她是一位哲學家，又是深有心理研究之人，所以不久便把這一件事，闡悟得晶瑩透澈。此時她不但不責怪瓦德的無情，並且反覺得自己對不住他，以為他若不會和她有過這番先樂後悲的經驗；又何至於急於擇偶，去和一位與他志行學問絕不相類的女子結婚呢？但她究竟不知道瓦德此時的心是怎樣，或者他已不願意再與她通信了罷。然她又

不能不睬他，她思之又思，遂決意用老友的態度，寫了一封賀信給他，并誠心的祝望他們兩人將來的幸福。

瓦德接到此信時，已經和他的新夫人度過蜜月了。他把那信看了又看，心中不免疑惑起來。他對於洛綺思雖然已經絕了希望，他自己雖是已經娶了妻子，但是火息而燼未滅，那個又甜又酸的回憶，仍是常常要來窺探他的心之奧室的。此時他見洛綺思的語氣如此疏遠，如此冷淡，不覺心中有些不自在，心想莫非她怪我恨我了嗎？我怎能不辯白一下呢？於是他便寫道：

「我的親愛的朋友：

瓦德結婚了！密妮——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子，雖然略有點粗鹵。她當能於我有益，因為我太喜歡用腦了。正需極這樣一個人來調調口味。

有許多我的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

伴侶。我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是天上的白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這一層不用我說了，你當能比我更爲明白。

我不願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給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無數過去的悲歡，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我常趁無人時，把他打開，細味一回，傷心一回，讓他把我的心狠狠的揉搓一回，又把他關閉了。這是我的第二個世界，誰也不許偷窺的。他是一個神祕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願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請你恕我的亂言。我實願有一個人，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但你却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沒有你便沒有他，所以他是純潔的，出世的，不染塵滓的。

我不多寫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雖是結了婚，但他不會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於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着的。

我永遠是你的，瓦德。」

但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忽然又覺得不安。他更自思量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是不應該這樣的。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嗎？但這信中的情意，却是已經超出朋友範圍之外了。這不但要對不住他的夫人，並且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拋到污泥中去了嗎？他將何以對她呢？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權可以保存這個心中的祕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但他却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他只應把這個祕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應把他種到肥土裏去，讓他去受日光雨露的滋養；因為他所開的花，不但要刺傷他的夫人，並且還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他想到這裏，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祕處去，永不讓他再見天日了。

下面是他所寄與洛綺思的信：

洛綺思：

瓦德結婚了！承你相賀極感。他是該受你這個賀意的，但他也值得受你恕諒和悲憫。

密妮——這是我的新夫人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康健的女子，她是常常很快樂的。她自己雖不是一個學者，但却是學者的好伴侶。你若是見了她，一定也要喜歡她的。

我似乎不應求你的恕諒，因為這似乎是說，我還不會了解你的心意。你自然是恕我的——我的結婚於我們的交情有什麼關係呢——但我總覺得應該求你的恕諒。

我爲什麼要求你的憐憫呢？這更難說了。你是獨身的，我是結了婚的，該受憐憫的，似乎不該是我罷。但是，洛綺思，我仍是該受你的憐憫的。你是慧心人，我又何用多說呢？求你可憐我，不要把我

拋棄罷。

我祝你永遠像天空的飛鳥，雲棲霞宿，前程無疆。我願你他日的成就，能使你這個教師和老友慚愧。請你記着，他對於你的敬愛，是永不會改變的。在你翱翔的途中，若有需他幫助的地方，請你隨時使他知道，因為這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最大的希望和快樂。

你的忠誠的朋友，瓦德。」

洛綺思得到這封信之後，又是感慨，又是喜悅：她一方面深憐瓦德，一方面又慶幸他們兩人的友誼，可以從此繼續不斷，因為他們此時的交情，真像經過火煉的赤金一樣，是什麼雜質都沒有的了。他們自知已是沒有嫌疑可避，除了切磋學問，勉勵人格之外，在他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但他們的朋友們怎能明白這個呢？他們但見瓦德和洛綺思的交情，又經過了一個變化，他們但覺得從前的迷霧，更深一重罷了。

四 夢回添惆悵

此時洛綺思已經有四十多歲了。她已做了十餘年大學教授，現在他是一個著名女子大學的哲學主任了。她對於哲學的貢獻，已是有了國際上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已經譯成了許多種的外國文。她少年時的夢想，她少年時的野心和希望，此時都已變成事實。她的學業，也真能做她的美好伴侶。況且她現在在學界裏的名譽，也萬萬不是這些專慕虛榮的女子所能得到的。是的，她少年時的夢想，都已成爲事實了。但她的夢可曾做完嗎？

有一次，她又做夢了。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中年婦人。那天她和她的丈夫——似乎便是瓦德——坐在廊下休息。那時正是夏天的初夜，金銀花的香味，自牆角上陣陣的吹來。她的丈夫口中吸着香煙，却抬起頭看那如絲如霧的煙氣，在月光中輕輕的飄着。她自己坐在一張搖椅上，身上和心裏，都似乎充滿了和諧的感覺；又如在炎熱的天氣，在樹蔭之下，飲清甜的泉水，但覺得安閑暢適，與天上的明星朗月，空中的花香草味，融和爲一。他們兩人並不言語，但她覺得他的心中，一定也是這樣

感覺的。她又覺得她自己已經是兩個可愛的小孩的母親了。他們彷彿有十餘歲大，現在却都已安睡在樓上。當她想到這兩個聰明小鳥的時候，她不覺欣然笑了。他便覺得要把這個快樂，去分一點給她的丈夫。但她却不知道應該叫他做什麼。他似乎是叫瓦德罷，她恍恍惚惚的站了起來，走到他的面前一看，呵呀！那裏有什麼瓦德！那坐着吸煙的，簡直是一個素不相識的粗工人。他見了她，也不言語，仍舊吸着他的香煙，她心中一震，睜眼一看，原來她却躺在自己廊下的一張搖牀上呢！她手中的一本書——她的一本著作，是新近譯成德文的——已經拋到地下去了。

她此時雖醒了，却仍懶洋洋的躺着，連那一本拋在地下的書，也懶得去拾起來。一霎時間，她的身世都湧到心上來了。她默自思量，假使那夢中的粗工人變為瓦德，那麼，那夢中的生活，將怎樣的可愛呢？此時她忽然感到他現在生活的孤寂了。她又看看她的成功的表記——她的著作——可是奇怪，從前能使她得意快樂，使她心血沸騰的一本書，現在忽然變為

一堆廢紙，一些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了。

但她很明白，這不過是一時的情緒，是不會永遠留在她的心上的。果然不到一天，她仍舊回復了她原來的感覺，仍舊用了全副精力，全副情緒，去做那大學教授的事務了。

但她可真能忘記這個夢嗎？她雖竭力的想把那個夢的鬼趕去，但終歸無效。她對自己說道：『假使我十餘年來的生活，真和那夢中的一樣，那我在學業上的成功，又怎會這樣大呢？』但那個鬼駁她道：『但你在夢中之時，並且沒有什麼不心足呵！』他又斥他道：『胡說！若使那夢中的我，是一個一無成就的女子，那我心中的和諧，一定就保不住了，我一定就覺得心足了。』那鬼似乎又笑着說道：『那麼，假使在你現在功成名就之後，再去把那個夢重行做過，你看是怎樣？』她聽了這話，不覺臉上微微的紅了起來，又沒有話可以回駁他，但覺得心中充滿了慚愧和煩亂。她此時方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麼了。名譽嗎？成功嗎？學術和事業嗎？

不錯，這些都是可愛的，都是偉大的，但他們在生命之中，另有他們的位
置。他們或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乾燥和枯焦。

但她的已往可容許的反悔嗎？她明明知道，她做那個夢的時候，若非
在她學業已成之後，她在夢中的感覺，也就決不會那麼和諧，那麼完美的
。她將聽了那個夢鬼的勸告，重去做一做那個夢嗎？照理想方面看來，這
似乎是一個極好的辦法。但是重做這個夢，也須有個條件！那夢中的金銀
花，不妨永遠開放，永遠馨香，但她自己園中的金銀花，却是不待秋風之
來，便要零落凋謝的。減去了金銀花的香味，那夢還有什麼思想呢？

有一天，她正坐在廊上這樣癡癡的想着，猛抬頭看見對面的一帶青山
，正落着夕陽的反照，金紫相間，彩色萬變，說不盡的奇偉美麗。她對着
那青山注視了許久，心中忽然如有所悟，覺得那山也和她的生命一樣，總
是欠缺了一點什麼。她記得她從前在離山數十里的地方，曾見過一個明麗
的小湖，那時她曾深惜這兩個湖山，不能同在一處，去相成一個美麗的風

景，以致安於山的，便得不着水的和樂和安閑，安於水的，便須失却山的巍峨和秀峻。她想到這里，更覺慨然有感於中，以爲這真是天公有意給她的一個暗示了。

但是，這個感慨，這個惆悵，除了洛綺思自己之外，只有對面的青山，能够了解和領會。就是她的老朋友瓦德——現在已是子女滿前的瓦德——也是絕對不容窺見這個神聖的祕密的。

吶喊自序 魯迅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

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景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

，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爲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

其奮鬪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爲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爲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爲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硬寓在這

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我是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

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想我，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爲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爲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

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叙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

愛的成年 周作人

近來讀英國凱本德 (Edward Carpenter) 著的愛的成年 (Love's Coming of Age) 關於兩性問題，得了許多好教訓，好指導。女子解放問題，久經世界識者討論；認為必要；實行這事，必須以女子經濟獨立為基礎，也是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難題，能妨害女子經濟的獨立，把這問題完全推翻；那就是生產。瑞典斯忒林特堡 (Strindberg) 著結婚中有「改革」及「自然的障礙」諸篇，即說此事；但他是厭惡女性的人，不免懷有惡意，笑「改革」之終於失敗。凱本德却別有「改革」的方法：第四章論女子的自由有兩句說得最好：

「我們不可忘記：如無社會上的大改革，女子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們商販制度——將人類的力作，人類的愛情，去交易賣買的制度，——完全去掉，別定出一種新理想新習俗時，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

(五十四葉)

他又加上一段小註，意思更爲明瞭：

『女子的自由，到底須以社會的共產制度爲基礎；祇有那種制度，能在女子爲母的時候供給養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專制的意思過活。現在女子力求經濟獨立，原是好景象，也是現時必要的事；可是單靠這一件，解決不了那個問題，因爲在爲母的時候，最需幫助；女子在那時，却正不能自己去活賺錢。』（同上）

英國謨理斯 (Havelock Ellis) 著性的進化 (Evolution in Sex) 關於這事也有一節說：

『民種的生殖，是社會的職務。(A social function) 所以我們斷定說：女子生產，因爲盡她社會的職務，不能自己養活，社會應該供養她。女子爲社會生一新分子，於將來全羣利害，極有關係，全羣的人對於她，自應起一種最深的注意；古時孕婦有特權，可以隨意進園圃去，摘食蔬果，這是

一種極健全美麗的本能的表現。」(十五葉)

以上所說的話，都十分切要，女子問題的根本解決，就在這中間；此外方法，如畫師的「改革」，不能徹底，遇着「自然的障礙」終要失敗。

——但在中國連畫師夫婦那樣見識的人，怕還不多。

愛的成年第一章論性欲，極多精義；他先肯定人生，承認人類的身體和一切本能欲求，無一不美善潔淨，他所最恨的，便是那一「賣買人類一切物事的商販主義，與隱藏遮蓋的宗教的偽善。」(十九葉)他說明，「對於人身那種不潔的思想，如不去掉，難望世間有自由優美的公共生活。」(同上)從前的人，也曾經說過相似的話，斯柏勤女士(Spurgeon)著英文學上的玄秘主義中論勃來克(William Blake)的一節裏說：

「人的欲求，如方向正時，以滿足爲佳。勃來克詩云，「紅的肢體，火燄般的頭髮上，禁戒(Abstinence)播滿了沙；但滿足的欲求，種起生命與美的果實。」(案此係格言詩第十，原題柔雪的第二章。)世上唯有極

端純潔，或是極端放縱的心；纔能宣布出這樣危險的宗旨來，在勃來克的教義上，正如斯溫朋（Swimburne）所說，「世間唯一不潔的物，便祇是那相信不潔的念。」（百七三葉）

藹理斯又著有新精神（The New Spirit）一書，其中評論美國詩人惠德曼（Walter Whitman），稱述他對於肉體及愛的意見，隨後說：

「宗教政治上，我們經過了大爭鬪，纔算得到了無價的自由與誠實。但在性的地界內，正同我們道德的和社會的生活上一樣，還不能得這幸福；現在還有那種野蠻的傳說，經中世教會竭力宣傳，流傳在世間：把女子當作性的象徵，說物事經他接觸就要污穢，布列紐思（Plinius）說，「世上無物比月經更醜，」到現在這句話還有勢力。爲什麼不放科學的光到這地方，使我們也得自由與信實呢？因我們對於這一部分的意見如此，就使我們對於人生全體的態度上，也很發生影響。」（百二十六至七葉）

勃來克承認「力（Energy）」是唯一的生命，從肉體出；理（Reason）便是

力的外界。力是永久的悅樂。」惠德曼能「把下腹部與頭部胸部同一看待。」「凱本德的意見，就同他們相似，却更說得明白，又注重實際的一面。他的希望，是在將來社會上，成立一種新理想新生活，能够以自由與誠實爲本，改良兩性的關係。第八章論自由社會，就是議論這件事。

愛的成年係一八九六年出版，在本國銷行甚廣。別國也多已譯出。

（一九一八年十月）

安樂王子 | 英國王爾德著 周作人譯

城中有柱石峙立，安樂王子之像在焉。像身裹以金葉，碧玉爲目，劍柄上飾瓊瑤，爛有光輝，見者歎賞。有市會議士曰：「美哉，如占風之雞旗也！」言時頗欲以風雅自見，繼復懼人誚其虛華，則曰：「獨惜其無用耳。」其人蓋信更事者也。

有小兒啼欲得月，其母語之曰：「若胡弗效安樂王子者！安樂王子未嘗啼泣有所求也。」

騷人過此，則視像而言曰：「世間猶有安樂之人，吾心怡悅矣。」貧兒自聖寺出，絳衣素帔，羣言曰：「彼貌如天使也。」數學師曰：「汝安知者！汝輩未嘗見天使也。」兒對曰：「然。第有之，嘗見諸夢中耳。」師則蹙額疾視，蓋不悅小兒夢也。

一夜，有小燕翻飛入城。四十日前，其伴已往埃及，彼愛一葦，獨留

不去。一日春時，方逐黃色巨蛾，飛經水次，與葦邂逅，愛其纖腰，止與問訊。便曰：「吾愛君可乎？」葦無語，惟一折腰。燕隨繞葦而飛，以翼擊水，漣起作銀色，以相溫存，盡此長夏。

他燕啁哳相語曰：「是良可笑，女絕無資，且親屬衆也。」燕言殊當，川中固皆葦也。未幾秋至，衆各飛去。

燕失伴，漸覺孤寂，且倦於愛，曰：「女不能言，且吾懼彼佻巧，恆與風酬對也。」是誠然，每當風起，葦輒宛轉頂禮。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則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問之曰：「汝能偕吾行乎？」葦搖首，殊愛其故園也。燕曰：「汝負我矣。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別矣。」遂飛而去。

燕飛終日，薄暮抵城。念曰：「今將安託，意城中或可居也。」已而見柱上金人，乃曰：「吾當居此。地爽明，顯氣亦清也。」遂集安樂王子足下，悠然四顧，微語曰：「今日居金屋中矣。」隨謀就眠，方曲首匿翼

間，忽有雨水一滴落其背，燕驚曰：「異哉，空中了無雲物，星光燦然，雨乃遽降，北歐天氣殊惡也。彼葦喜雨，第此正其私意耳。」言次，雨又降，燕曰：「金人在上而不能避雨，是何用者？吾當別求烟突之頂栖之。」遂決意他去。顧未及展翼而雨復下，燕仰視，乃有所見，見安樂王子方泣，涕淚交頤，月光被面，色益美好。燕心憐之，問曰：「君何人耶？」曰：「吾安樂王子也。」燕曰：「然胡爲泣？已濡我矣。」王子曰：「當吾生時，猶具人心，乃不知淚爲何物。以吾居商蘇西宮中，憂怨無由得入。晝遊苑中，夕就廣殿，歌舞相樂，苑外圍以崇墉，吾但見是中之美，更無暇問此外何有矣。諸臣字吾曰安樂王子。使人世歡娛，足稱安樂者，則吾信安樂矣。吾墨墨以生，亦墨墨以死，逮死後，衆置我高居是間，吾遂得見人世憂患。雖吾心爲鉛，不能無動，舍涕泣外無他道矣。」燕聞之自念曰：「嘻，彼身非純金者與？」第不敢朗語，指斥他人，特竊自異已耳。

王子又曰：「遠去此地，有一委巷，中見敝廬，窗戶方啓。吾見婦人

據案而坐，顏色憔悴，手赤且甲錯，多爲鍼傷，蓋縫婦也。方爲宮中女官作錦袍，刺愛華於上，以備大宴時之用。屋角榻上，幼兒方臥，病熱苦渴，求橘食之。顧母無有，惟飲以川水，故兒啼泣。燕子，燕子，汝能爲我將劍上瓊瑤往贈之乎？吾足著壇上，不能移也。」燕子曰：「第有人待我於埃及。吾友方翺翔尼羅川上，與荷花共語耳。未幾，當歸宿古帝壠中，帝則亦在，棺槨皆施丹雘，身纏黃絹，薰以異香頸間懸玉，色作慘綠，而帝手乃如枯葉也。」王子曰：「燕子，燕子，汝能留此一宵，爲吾作使者乎？兒渴甚而母尤悲也。」燕子曰：「吾殊不愛小兒。去歲夏日，嘗遊水次，遇一頑僮，爲磨工子，恒以石投我。顧未嘗一中，燕皆善飛，石胡能及，矧吾家本以疾飛名世者。然兒之爲此，則終不敬也。」顧王子色甚悲，燕爲之動，遂曰：「此間寒甚，第吾當留此一宵，爲君使者。」王子曰：「吾敬謝燕子。」

燕取瑤瓊，銜之隙間，越屋而去。過聖寺塔旁，見有白石雕琢爲天使

狀。又過王宮，則聞歌舞之音，有女郎偕其歡子，出立迴廊之下。男子曰：「異哉星光！異哉愛情之力！」女應之曰：「宮中大宴時至，意衣可成矣。吾已命繡愛華於上，特恨縫婦慵耳。」已而度川，見舟上桅燈點點。復過葛多，有猶太老人互相商兌，又以銅稱平準金錢。久之已達敝廬，止而瞰之。兒臥榻上，輾轉弗寧，母倦極已寐。燕入室，置玉於鍼珠之次。又繞榻而飛，以翼扇病兒額。兒曰：「吾覺竟體清涼，疾當已矣。」遂沈睡。燕反白王子，且曰：「事良詭奇，今日冰寒而吾覺春溫，何也？」王子曰：「以汝方成一善事故耳。」燕乃覃思，未幾即眠，蓋凡有思索，恆令人睡也。

侵晨，燕飛就水畔沐浴，有鳥學教師方過橋上，見之曰：「物色奇哉！冬日見燕也。」遂作宏文一篇，載之日報，人皆傳誦，以其文鴻博，多函輿誼，爲衆所弗解者也。

燕曰：「吾今夜往埃及矣。」念此乃大悅，隨遍訪碑碣，又坐聖寺塔

頂者久之。瓦雀見燕，便啾啾相語曰：「何來此珍客也？」而燕則敖游樂甚。

月上，燕返就王子，語之曰：「君無事於埃及乎？吾今行矣。」王子曰：「燕子，汝不能更住一宵乎？」燕曰：「第埃及及有人待我。明日，吾友當詣第二瀑布之次，有水馬蹲踞蘆中，大神曼濃據華石之坐，終夜視星，逮啓明一曜，悅而大呼，後復永寂。及日卓午，有黃獅子至川畔飲水，目色如碧，吼聲陡作，高於瀑布之音矣。」王子曰：「燕子，燕子，遠去此地，高樓之中，有一少年。几上紙筆亂雜，側置瓦缶，紺色槁華一束在焉。黃髮卷曲，脣絳如榴華，目巨而幽秘，彼方爲梨園主者作傳奇，顧天寒不復能書，鑪中無火，且久餒垂暈矣。」燕心甚慈，聞之曰：「吾當更住一宵，將復齎瓊瑤以贈之與？」王子曰：「惜吾無復有瓊瑤矣。今茲所餘，惟吾雙目，兩皆碧玉，一千年前得自印度者。可取其一，持贈少年，俾得貨諸玉人，以易薪米，竟此傳奇也。」燕曰：「王子，吾不能爲

是也。』乃泣。王子曰：『燕子，燕子，汝第如吾命而行耳。』燕乃取王子一目，飛就少年樓上。見屋脊有穴，因得潛入，回翔室中。少年方以兩手支頤，不聞燕子羽聲，及後舉首，始見碧玉委檣華間，驚起呼曰：『吾初爲人所賞矣！是必知音所寄，吾今可竟此曲矣。』乃大悅。

次日，燕至海濱，止大舟檣上，視人以轆轤輓巨匣出，每出一匣，邪許之聲即起。燕曰：『吾行往埃及矣。』顧人咸弗之理。逮月上，返語安樂王子曰：『吾今來語君珍重矣。』王子曰：『燕子，燕子，汝不能更住一宵乎？』燕曰：『今爲冬日，未幾，冰雪且至矣。日出埃及，照櫻欄綠葉之上，其光溫煦。鰐魚臥泥塗中，悠然四顧。吾友已構巢波爾貝克廟中。紅白二色神鴿，集而凝睇，或相呼喚，各求其偶。吾今當別王子，惟永不相忘，及春歸來，當獻美玉，絳者色踰舜華，碧者色如海水也。』王子曰：『吾見道上有一女兒，攜燧求售，已忽墜入溝中，燧皆敗矣。若薄暮不將錢歸，父必見撻，女乃啼泣，其足無襪履，露頂而立。今可取吾目貽』

之，俾免於撻也。燕曰：「吾當少留，惟不能更取君目，爾者君且瞽矣。」
王子曰：「燕子，燕子，汝第如吾命而行耳。」燕乃取玉，瞽然疾下，過
女兒之側，以玉置掌中。女視之曰：「可愛哉此琉璃也！」遂笑而歸家。
燕歸語王子曰：「君今已瞽，吾願永爲君伴矣。」王子曰：「燕子幸
毋爾，汝今可往埃及耳。」燕曰：「吾願永爲君伴矣。」隨眠王子足次。

次日，燕集王子肩上，爲語異域故事：「有鶴絳色，矗立尼羅水裔，
捕金魚食之。斯芬克思與世同壽，住瀚海中，知宇宙之闕。商人扶橐駝而
步，手持琥珀珠串。月山之王色黑如旃檀，禮一水精。巨蛇深碧，睡樓欄
樹間，有長老二十衆，進蜜餌飼之。憔悴之民，以木葉爲舟，泛湖水中，
恒與蝶戰。」王子曰：「燕子告我事誠奇矣，願最奇者則人世艱辛也。世
無玄祕更深於憂患者矣。汝可飛行城中，告我所見。」燕子乃去，見華屋
之中，衆方行樂，丐者坐於門外。又入幽巷，有小兒寒餓，色皆慘白，引
首外望。橋下有二兒，相抱而臥，藉以取溫，皆曰：「吾儕飢甚矣。」守者

則叱之曰：「汝毋得臥此！」兒乃起，旁皇雨中。燕歸，以告王子。王子曰：「吾身遍被純金，可葉葉取之，以與窮人。彼生人恒以爲金能造福也。」燕如言，取金葉與之。王子色漸黯澹，而貧兒貌皆潤澤，嬉笑游道上，曰：「吾儕今得食矣。」

未幾雪至，繼以堅冰，道路皆凍，皓然作銀色。人家檐下冰筋下垂，如水精七首。行人咸御重裘，兒童戴絳巾，羣走冰上。燕漸寒不可支，惟愛王子甚，卒不忍去。僅飛就店頭，乘餅師他顧，啄糞屑食之，又拍翼以自煖。

已而燕知將死，奮力一飛，更上王子肩頭曰：「王子珍重！今垂別，能許我一吻王子手耶？」王子曰：「燕子今歸埃及，吾甚悅也，汝滯此已久矣。第今當吻吾口，吾愛汝至也。」燕曰：「吾行非趣埃及，特往死之家耳！彼死非眠之弟乎？」乃吻王子，隨墜，死於足下。

時有異聲發於像中，若物破裂，金人鉛心碎爲二矣。夜來冰寒殊冽

也！

侵晨，市長偕議員行過像下，止而仰視，嘖嘖曰：「噫，安樂王子今日貌何委瑣耶！」議員恆順市長意，應聲曰：「貌何委瑣耶！」皆趨前觀之。市長曰：「劍上瑤瓊已失，二目亦去，且更無金色，直不殊一乞兒矣。」議員皆曰：「不殊一乞兒矣。」市長曰：「足下且有死鳥。吾意當發告諭，禁鳥雀毋得死此。」書記即抽筆志之。

衆曳王子像仆之。大學美術教師曰：「彼既不美，即亦無用矣。」衆支鑪熔像。市長集人議所以處之，曰：「吾儕當別鑄金人，其像應屬我也。」議員皆曰：「應屬我。」繼乃相鬪。吾前聞之，鬪猶未止也。

冶工之長曰：「異哉！鉛心在鑪，久不熔化，會當棄之耳。」乃投諸塵屯之上，而死燕亦在焉。

天帝命其使者曰：「試爲我攜城中二寶來。」使者取心及死燕進。帝曰：「善，燕子當令作歌園中，安樂王子居金城，爲吾誦也。」

美女篇
曹植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圖文讀本

佳

人杜甫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國
文
讀
本

死

魯迅

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

這是那裏，我怎麼到這裏來，怎麼死的，這些事我全不明白。總之，待到我自己知道已經死掉的時候，就已經死在那裏了。

聽到幾聲喜鵲叫，接着是一陣烏老鴉。空氣很清爽，——雖然也帶些土氣息，——大約正當黎明時候罷。我想睜開眼睛來，他卻絲毫不動，簡直不像是我的眼睛；于是想擡手，也一樣。

恐怖的利鏃忽然穿透我的心了。在我生存時，曾經玩笑地設想：假使一個人的死亡，只是運動神經的廢滅，而知覺還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誰知道我的預想竟的中了，我自己就在證實這預想。

聽到腳步聲，走路的罷。一輛獨輪車從我的頭邊推過，大約是重載的，軋軋地叫得人心煩，還有些牙齒齧。很覺得滿眼緋紅，一定是太陽上來

了。那麼，我的臉是朝東的。但那都沒有什麼關係。切切嚓嚓的人聲，看熱鬧的。他們蹣跚起黃土來，飛進我的鼻孔，使我想打噴嚏了，但終於沒有打，僅有想打的心。

陸陸續續地又是脚步聲，都到近旁就停下，還有更多的低語聲；看的人多起來了。我忽然很想聽聽他們的議論。但同時想，我生存時說的什麼批評不值一笑的話，大概是違心之論罷；纔死，就露了破綻了。然而還是聽；然而畢竟得不到結論，歸納起來不過是這樣！

「死了？……」

「噫。——這……。」

「哼！……」

「嘖……。唉！……」

我十分高興，因為始終沒有聽到一個熟識的聲音。否則，或者害得他們傷心；或則要使他們快意；或則要使他們加添些飯後閑談的材料，多破

費寶貴的工夫；這都會使我很抱歉。現在誰也看不見，就是誰也不受影響。好了，總算對得起人了！

但是，大約是一個馬蟻，在我的脊梁上爬着，癢癢的。我一點也不能動，已經沒有除去他的能力了；倘在平時，只將身子一扭，就能使他退避。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個哩！你們是做什麼的？蟲豸！？

事情可更壞了：噙的一聲，就有一個青蠅停在我的顴骨上，走了幾步，又一飛，開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惱地想：足下，我不是什麼偉人，你無須到我身上來尋做論的材料……。但是不能說出來。他卻從鼻尖跑下，又用冷舌頭來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親愛。還有幾個則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搖。實在使我煩厭得不堪，——不堪之至。

忽然，一陣風，一片東西從上面蓋下來，他們就一同飛開了，臨走時還說——

「惜哉！……」

我憤怒得幾乎昏厥過去。

木材棒在地上的鈍重的聲音同着地面的震動，使我忽然清醒；前額上感着蘆席的條紋。但那蘆席就被掀去了，又立刻感到了日光的灼熱。還聽得有人說——

「怎麼要死在這裏？……」

這聲音離我很近，他正彎着腰罷。但人應該死在那裏呢？我先前以為人在地上雖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卻總有任意死掉的權利的。現在纔知道並不然，也很難適合人們的公意。可惜我久沒了紙筆；即有也不能寫，而且即使寫了也沒有地方發表了。只好就這樣地拋開。

有人來擡我，也不知道是誰。聽到刀鞘聲，還有巡警在這裏罷，在我所不應該「死在這裏」的這裏。我被翻了幾個轉身，便覺得向上一舉，又往下一沈；又聽得蓋了蓋，釘着釘。但是，奇怪，只釘了兩個。難道這裏的棺材釘，是只釘兩個的麼？

我想：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釘子，真是完全失敗，嗚呼哀哉了！……

「氣悶！……」我又想。

然而我其實卻比先前已經寧靜得多，雖然知不清理了沒有。在手背上觸到草席的條紋，覺得這屍衾倒也不惡。只不知道是誰給我化錢的，可惜！但是，可惡，收歛的小子們！我背後的小衫的一角皺起來了，他們並不給我拉平，現在抵得我很難受。你們以爲死人無知，做事就這樣地草率麼？哈哈！

我的身體似乎比活的時候要重得多，所以壓着衣皺便格外的不舒服。但我想，不久就可以習慣的；或者就要腐爛，不至於再有什麼大麻煩。此刻還不如靜靜地靜着想。

「您好？您死了麼？」

是一個頗爲耳熱的聲音。睜眼看時，卻是勃古齋舊書鋪的跑外的小伙計。不見約有二十多年了，倒還是那一副老樣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委

實太毛糙，簡直沒有加過一點修刮，鋸絨還是毛毳毳的。

「那不礙事，那不要緊。」他說。一面打開暗藍色布的包裹來。「這是明板『公羊傳』，嘉靖黑口本，給您送來了。您留下他罷。這是……。」

「你！」我詫異地看定他的眼睛，說，「你莫非真正胡塗了？你看我這樣，還要看什麼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礙事。」

我即刻閉上眼睛，因為對他很煩厭。停了一會，沒有聲息，他大約走了。但是似乎一個馬蟻又在額子上爬起來，終於爬到臉上，只繞着眼眶轉圈子。

萬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後也還會變化的。忽而，有一種力將我的心地平安衝破；同時，許多夢也都做在眼前了。幾個朋友祝我安樂，幾個讎敵祝我滅亡。我卻總是既不安樂，也不滅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來，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現在又影一般死掉了，連讎敵也不使知道，不肯

贈給他們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

我覺得在快意中要哭出來。這大概是我死後第一次的哭。

然而終於也沒有眼淚流下；只看見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閃，我於是坐了起來。

一七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國
文
讀
本

過客 魯迅

時：

或一日的黃昏。

地：

或一處。

人：

老翁 約七十歲，白鬚髮，黑長袍。

女孩 約十歲，紫髮，烏眼珠，白地黑方格長衫。

過客 約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倔強，眼光陰沈，黑鬚，亂髮，黑色短衣褲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脅下掛一個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東，是幾株雜樹和瓦礫；西，是荒涼破敗的叢葬；其間有一條似路非

路的痕迹。一間小土屋向這痕迹開着一扇門；門側有一段枯樹根。

（女孩正要將坐在樹根上的老翁攙起。）

翁。 孩子。喂，孩子！怎麼不動了呢？

孩。 （向東望着，）有誰走來了，看一看罷。

翁。 不用看他。扶我進去罷。太陽要下去了。

孩。 我，——看一看。

翁。 唉，你這孩子！天天看見天，看見土，看見風，還不够好看麼？什麼也不比這些好看。你偏是要看誰。太陽下去時候出現的東西，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的。……還是進去罷。

孩。 可是，已經近來了。阿阿，是一個乞丐。

翁。 乞丐？不見得罷。

（過客從東面的雜樹間蹣跚走出，暫時躊躇之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託福。你好？

客。老丈，我實在冒昧，我想在你那裏討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極了。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一個水窪。

翁。唔，可以可以。你請坐罷。（向女孩，）孩子，你拿水來，杯子要洗乾淨。

（女孩默默地走進土屋去。）

翁。客官，你請坐。你是怎麼稱呼的。

客。稱呼？——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只一個人。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

翁。阿阿。那麼，你是從那裏來的呢？

客。（略略遲疑，）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

麼走。

翁。對了。那麼，我可以問你到那裏去麼？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裏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邊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個木杯來，遞去。）

客。（接杯，）多謝，姑娘。（將水兩口喝盡，還杯，）多謝，姑娘，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

翁。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是沒有好處的。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好處。可是我現在很恢復了些力氣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裏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麼一個所在麼？

翁。前面？前面，是墳。

客。（詫異地，）墳？

孩。不，不，不的。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客。（西顧，彷彿微笑，）不錯。那些地方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的。但是，那是墳。（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墳地之後呢？

翁。走完之後？那我可不知道。我沒有走過。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單知道南邊；北邊；東邊，你的來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於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據我看來，你已經這麼勞頓了，還不如回轉去，因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驚起，）那不行！我只得

走。回到那裏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會遇見心底的眼淚，爲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爲我的悲哀！

翁。那麼，你，（搖頭，）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裏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裏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

翁。那也未必。太陽下去了，我想，還不如休息一會的好罷，像我

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聲音麼？

翁。是的。他似乎曾經也叫過我。

客。那也就是現在叫我的聲音麼？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過幾聲，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

，我也就記不清楚了。

客。唉，不理他……。（沈思，忽然喫驚，傾聽着，）不行！我。

還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恨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準備走路。）

孩。給你！（遞給一片布，）裹上你的傷去。

客。多謝，（接取，）姑娘。這真是……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

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斷磚坐下，要將布纏在髁上，）但是，不

行！（竭力站起。）姑娘，還了你罷，還是裹不下。況且這太多的好意。我沒法感激。

翁。你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沒有好處。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什麼好處。但在我，這布施是最上的東西了。你看，我全身上可有這樣的。

翁。你不要當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樣的力量，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遇，因為她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遇。我想，這最穩當。（向女孩，）姑娘，你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罷。

孩。（驚懼，退後，）我不要了！你帶走！

客。(似笑，) 哦哦，……因爲我拿過了？

孩。(點頭，指口袋，) 你裝在那裏，去玩玩。

客。(頹唐地退後，) 但這背在身上，怎麼走呢？……

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動。——休息一會，就沒有什麼了。

客。對咧，休息……。(默想，但忽然驚醒，傾聽。) 不，我不能

！我還是走好。

翁。你總不願意休息麼？

客。我願意休息。

翁。那麼，你就休息一會罷。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總還是覺得走好麼？

客。是的。還是走好。

翁。那麼，你也還是走好罷。

客。（將腰一伸，）好，我告別了。我很感謝你們。（向着女孩，）
）姑娘，這還你，請你收回去。

（女孩驚懼，歛手，要躲進土屋裏去。）

翁。你帶去罷。要是太重了，可以隨時拋在墳地裏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的。

翁。那麼，你掛在野百合野薔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客， 哦哦……。

（極暫時中，沈默。）

翁。那麼，再見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孩子，扶我進
去罷。你看，太陽早已下去了。（轉身向門。）

客。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徘徊，沈思，忽然喫驚，）然而我

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進土屋，隨即闖了門。過客向野地裏蹣跚地闖進去，夜色跟在他後面。）

苕之華

詩小雅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國
文
讀
本

七月 詩經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葺，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正 月 詩小雅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癘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召彼故老，訊之古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扞；謂地蓋厚，不敢不躋；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婚姻孔云，
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岢岢彼有屋；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國文讀本

天天是椽！智矣富人，哀此惇獨！

東山詩經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黼黻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國文讀本

隰有萋楚

詩·澮風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國文讀本

爲兄上書 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彝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奸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瞻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

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驩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題解】

班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上疏但願生入玉門關。其妹昭亦爲之上疏求代。

【作者略歷】

班昭，字惠姬，漢扶風人。其兄固著漢書，未成而死。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

【注釋】

(一)同產兄 猶言同胞兄也。

(二)都護、官名。

(三)超 字仲升。

(四)陳陞之變 漢明帝十八年，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陞。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疏勒王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

(五)夷 傷也。

(六)物故 謂死也。

(七)兩手不仁 猶言半身不遂也。

(八)踰望 遙望也。

(九)句 乞求也。見漢書「句貸無節。」亦作與也。見後漢書「載肴糧於道，句施貧民。」

(一〇)文王葬骨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文王命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

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

主？」

(一一)子方哀老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

爲兄上書 (班昭)

- (一二) 汽 其也。見詩「汽可小康。」一說幾也。
- (一三) 趙母 趙括之母也。趙王欲用括爲將，其母懼括敗，先請得不坐。
- (一四) 衛姬 齊桓公之姬。

力

命

節例子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

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

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庚、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患愚，貧善而富惡邪？』

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

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

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爲德過朕邪？」

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

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

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

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

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

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蔬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迥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怛也哉。」

國
文
讀
本

非

命 節墨子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原何

非

命

一

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蓋若信有命

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衆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張釋之列傳 前漢書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之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行從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

「迺止不拜齋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悵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

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二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摩！」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時中尉絳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韞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韞。」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韞，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陳遵張竦 節漢書

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

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尙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之，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

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徽。一旦重礙，爲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

腹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歆，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臧洪報陳琳書 節後漢書

隔關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述敍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蠲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

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扈，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

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

昔張景明登壇啗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谷風

詩經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

*

*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不遠伊爾，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

*

*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宴爾新婚，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

*

*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

✱

✱

不我能惱，反以我爲讐；既阻我德，買用不售。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以毒！

✱

✱

✱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婚，以我御窮！
有洗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駁建立孔教議

章炳麟

近世有倡孔教會者，余竊訾其怪妄。宗教至鄙，有太古愚民行之而後終已不廢者，徒以拂俗難行，非故葆愛嚴重之也。

中土素無國教矣。舜敷五教，周布十有二教，皆掌之司徒；其事不在庠序，不與講誦。是乃有司教令，亦雜與今世社會教育同類；非宗教之科。《易》稱「聖人以神道設教」，斯即盥而不薦，禘之說也。禘之說，孔子不知。號曰設教，其實不教也。觀周禮神仕諸職，皆王官之一守，不以布於民常。逮及衰周，孔老命世。老子稱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語神怪，未能事鬼。次有莊周，孟軻，孫卿，公孫龍，申不害，韓非之倫，淳爾俱作，皆辯析名理，察於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蘇。自爾二千年，雖佛法旁入，黃巾接踵，有似於宗教者。佛典本不禮鬼神，其自宗乃以寂定智慧爲主，勝義渺論，思入無間。適居印度，故雜以怪迂之談，

而非中土高材所留意。加其斷絕婚姻，茹草衣褐，所行近於隱遁，非所以普教齊民。若黃巾道士者，符籙詭誕，左道惑人，明達之士，固不欲少游其藩。由斯以談，佛非宗教，黃巾則猶日者卜相之流，爲人輕蔑；則中國果未有宗教也。

蓋自伏羲炎黃，事多隱怪；而偏爲後世稱頌者，無過田漁衣裳諸業。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於有生，語絕於無驗，人思自導，而不欲守死事神，以爲眞宰。此華夏之民所以爲達；視彼佞諛上帝，拜謁法皇，舉全國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遠矣。即有疾疢死亡，祈呼靈保者，祈而不應，則信宿背之；屢轉更易，至於十神。譬多張置羅以待雉兔，嘗試爲之，無所堅信也。是故智者以達理而灑落，愚者以懷疑而依違；總舉夏民，不崇一教。今人猥見耶穌路德之法漸入域中，乃欲建樹孔教以相抗衡。是猶素無創痕，無故灼以成瘢，乃徒師其鄙劣而未有以相君也。

古者上丁釋菜，止於陳設芬香，至唐世李林甫，始令全國悉以牲牢薦奠，劉禹錫蚩其不學。自爾樂備宮懸，居模極殿，宛轉近帝制矣。然廟堂寄於學官，所對越不過儒士，有司財以歲時致祭，未嘗普施閭閻，馳及諸俗。是則孔子者，學校諸生尊禮，猶匠師之奉魯班，縫人之奉軒轅，胥吏之奉蕭何，各尊其師，思慕反本，本不以神祇靈鬼事之，其魂魄存亡亦不問，又非能傳於兆庶也。夫衣裳廬舍，生民之所以安止；律令文牘，國家不可一日廢也。今以世人拜謁孔子，謂孔子爲教主；是則軒轅，魯班，蕭何，亦居然各爲教主矣。若以服用世殊，今制異古，故三君不能擅宗教者。此則民國肇建，制異春秋；士俗習行，用非士禮；今且廢齊斬之服，除內亂之誅，雖孔子且得名爲今之教主乎？緬其侯度而奉其儀容，則誑耀也；貴其一家而忘其比類，則偏畸也。進退失據，挾左道，比神事，其不可以垂則甚明。

蓋嘗論之：孔子之在周末，與夷惠等夷耳。孟荀之徒，曷嘗不竭情稱

頌，然皆以爲百世之英，人倫之傑，與堯舜文武伯仲，未嘗儕之園丘清廟之倫也。及燕齊怪迂之士，興於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範，舊志之一篇耳，猶相與抵掌樹頰，廣爲抽繹。伏生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救旱止雨，與之校勝。以經典爲巫師豫記之流，而更典傳春秋，云爲漢氏制誥，以媚人主而禁政紀。昏主不達，以爲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倫。讖緯蠱起，怪說布彰，曾不須臾而巫蠱之禍作。則仲舒爲之前導也。自爾或以天變災異，宰相賜死，親藩廢黜。巫道亂法，鬼事干政。盡漢一代，其政事皆兼循神道。夫仲舒之託於孔子，猶宮崇張道陵之託於老聃。今之倡孔教者，又規摹仲舒而爲之矣。

彼豈不曰：『東魯之聖，世有常尊，今而廢之，則人理絕而綱紀數』耶？此但知孔子當尊，顧不悟其所尊之故；今不指陳，則無以饜人望。蓋孔子所以爲中國斗杓者，在制歷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往者

尚書百篇，年月闕略無過，因事記錄之書，其始末無以猝睹。自孔子作春秋，然後紀年有次，事盡首尾。丘明衍傳，遷固承流，史書始燦然大備。樂則相承，仍世似續，令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雖戎羯荐臻，國步傾覆，其人民知懷舊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於華夏者，功爲第一。周官所定鄉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蹟略具於詩書，師氏以教國子，而齊民不與也。是故細戶小氓，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于大夫」，明不爲貴臣僕隸，則無由識其緒餘。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其功二也。九流之學，靡不出於王官；守其一術，而不徧覽文籍，則學術無以大就。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贊周易，吐論語，以寄深湛之思。於是大師接踵，宏儒鬱興；雖所見殊塗，而提振之功在一；其功三也。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乃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間起；平世絕矣。斯豈草野之無賢才，由其不

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早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餘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哲人既萎，曾未有年，六國興而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於今不廢；其功四也。總是四者，孔子於中國爲保民開化之宗，不爲教主。世無孔子，憲章不傳，學術不振，則國淪戎狄而不復，民陷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加於宇內通達之國，難矣。今之不壞，繫先聖是賴，是乃其所以高於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

若夫德行之教，仁義之端，周官已布之齊民，列國未嘗墜其綱紀。故上有蘧瑗史鱮之賢，下有沮溺荷蓑之德，風被土宇，不肅而成，固不悉自孔子授之，孔氏書亦時稱祭典以纂前志，雖審天鬼之誣，以不欲高世駭俗，則不暇一切冀除。亦猶近世歐洲諸哲，於神教尙有依違。故以德化則非孔子所專，以宗教則爲孔子所棄。今忘其所以當尊，而以不當尊者玷之，

適足以玷闕里之堂，污泰山之迹耳。

談者或曰：「崇孔教者，所以旁慰沙門，使蒙古西藏無攜志。」此尤誑世之言。二藩背誕，則強鄰間之，給以中國廢教藉口，其實非宗教所能馴也。昔張居正之撫蒙古，攻討惠綏，行格勢禁，無所不用，勢已賓服，然後以黃教固之耳。今不脩攻守之具，而欲以虛言羈致。是猶欲講孝經以服黃巾，必不得矣。就欲以佛法慰藩者，自可不毀蘭閣，又非懸設孔教以相籠罩也。

孔教本非前世所有，則今者固無所廢；莫之廢，則亦無所建立矣。愚以爲學校瞻禮，事在當行。樹爲宗教，杜智慧之門，亂清寧之紀；其事不便。

國
文
讀
本

鎔

裁 文心雕龍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鹽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肫，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肫贅也。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業，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

兩句數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數，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數者詞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數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當作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華，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

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泛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附錄]

黃季剛文心雕龍札記鎔裁篇

作文之術，誠非一二言能盡；然挈其綱維，不外命意修詞二者而已。意立而言從之以生，詞具而意緣之以顯，二者相倚，不可或離。意之患二：曰雜，曰竭。竭者不能自宣，雜者無復統序。辭之患二：曰枯，曰繁。枯者不能求達，繁者徒逐浮蕪。枯竭之弊，宜救之以博覽；繁雜之弊，宜納之於鎔裁。舍人此篇，專論其事；尋鎔裁之義，取譬於范金製服，范金有齊，齊失則器不精良；製服有制，制謬而衣難被御；洵令多寡得宜，修短合度，酌中以立體，循實以敷文，斯鎔裁之要術也！然命意修詞，皆本自然以爲質，必知駢拇懸疣，誠爲形累；鳧脰鶴膝，亦由性生；意多者未必盡可警警，辭衆者未必盡堪刪剝。惟意多而雜，詞衆而蕪，庶將施以鑪錘，加之剪裁耳！又鎔裁之名，取其合法，如意鬱結而空簡，詞枯槁而徒略

，是乃以銖黍之金，鑄半兩之幣；持尺寸之帛，爲縫掖之衣，必不就矣。或者誤會鎔裁之名，專以簡短爲貴，斯又失自然之理，而趨狹隘之途者也。

元劇之文章

王國維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韓文靖邦奇）者。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詩，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

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元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搆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

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茲舉數例以證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今日到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春雲暮。尙兀自脚趂起。

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

又如寶娥冤第二折：

〔鬪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飢飽勞役，各人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緞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寶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觀矣。

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徧晒藥不能痊，知他這暗牘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纏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

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擲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餽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我，我，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

；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尚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甌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

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

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顛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

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隱丕丕土坑上迷颺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賸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燄生。

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鞦韆鞍撒了鎖鞵。厮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黑黯黯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颼颼碎碎風，淋淋淥淥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簸簸濕濕淥淥疎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

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尙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則以自敘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

天淨沙（無名氏。此詞庶齋老學叢談，及元刊樂府新聲，均不著名氏。堯山堂外紀，以爲馬致遠撰；朱竹垞詞綜仍之，不知何據。）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

秋思（馬致遠，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縱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

〔離亭煞〕蛩吟罷，一枕纔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寶縱之，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爲安也。

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絲，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

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蘇東坡，東籬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

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元劇自文章下言之，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況，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典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

與筱岑論文派書 吳敏樹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

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鄭、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

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乃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

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尙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

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望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

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

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王益吾曰：宗派之語，最爲誤人。此文足以開拓學者心綱。至論姚氏，未爲允當。曾文正有致南屏書一通，附錄於此。書云：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

『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

『至尊緘有曰：「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海、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介貞，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閔惜。昔睹饒、麋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污累，至靡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賞，摘除大名，亦一法也。』

『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

『送人序，退之爲之最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爲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藩。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

『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閒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

『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

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

『弟約束文武，畧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敵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尙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尙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脚之者有間。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行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嗛然也。』

宗教之信仰

羅素講演

宗教這題目太大，不是短時間能够討論清白的，現在所講的不過宗教問題中之一部分。這個問題裏面包含許多要素，但是何者爲宗教的要素；那幾種要素爲吾人應當保守的？不得不一問。現在尙不能下宗教的定義，容後說明。宗教可分爲二種，一爲制度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一爲個人宗教（Individual Religion），從社會方面着想，影響於社會者謂之制度宗教，從個人方面着想，影響於各人者謂之個人宗教。今請先說制度宗教。

宗教問題在制度個人兩方面各有差別，以宗教爲社會現象，對於社會有何用處？在個人信以爲真理，真理究竟如何？宗教的來源，大約可分爲二：一爲自昔以來即有，不知其所始；一爲某某人創造，源頭可以探得。現在有許多宗教皆屬於第一種，如日本之信神道教，中國之信天地，印度

猶太亦有莫名其妙的教。這種教的發生，大都是因為對於某事不了解其所以然，遂尊敬他崇拜他，成爲風氣了。

上古以來各種族各有一種宗教信仰，宗教之多當比種族爲尤繁；其中特出有精奧教義者有回教佛教等；尙有未成爲宗教而其魔力入人之深不減宗教者，如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信奉這主義的人，遍於世界，在各國的勢力亦非常之大。種族宗教，就是表示民族的差別，民族的差別不甚者，則宗教大約類似，因爲宗教相似可以融洽各民族間的感情，至若成爲大教，則此教當具有特立之資，與他教教旨絕不相同，且不相謀了。於是乎各執其是，以證明此教如何之是，而排斥他教如何之非，至稱異己者爲異教徒了。幾種不同的宗教同時存在於一處，在中國就是這樣，如佛教孔子老子的教義，皆能隨人適從，自由信仰，各有容忍他教之德。（其實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淫天下，韓愈說赧其廬焚其居，何嘗是有容忍他教之度量，幸而他們獨自告奮勇，著之於筆墨，從者不多，見之於行事者甚罕，不若西

方之厲。在西方則不然，說到他人信仰的宗教與我不同，心中立覺詫異，何以他的宗教不同我的宗教，就想排斥他。或吸引他來入我這教，於是乎發生了教爭。中國真是幸運，與歐洲隔得遠，沒有受歐洲教爭的影響；又中國從未有發生很危險的宗教。宗教二字之義，在中國恐怕不若西方那樣的深沉激動；這是要考察歷史上經過的事實，西方的宗教，過了數百年愁慘淒惻的事實，所以宗教二字之義，寓淒慘的色彩；這一點中國就比西方爲輕了。各個宗教的歷史不同，宗教二字的解釋也就殊致。

西方對於教條不合的人，就要排斥他去教，這種行動謂之迫害（Persecution）。舊宗教裏面，猶太教最不能容人，人有不同者則極力反對排斥他，後來浸淫成風，散於各教，基督教也大大的受了猶太教的風化，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者不能容忍他人的來源，也是發自猶太教。

制度宗教，非僅具宗教習慣，尙要以其所信仰者推之於人，化世界爲一教。講究宗教有用處沒有？在今日社會制度之下，有什麼用處？有存在

的價值沒有？我知道的宗教有一種用途，可以用以殺人！宗教的價值，就是可以保衛己族！殺戮他族！因為對於殺人有用，所以在歷史上都崇拜他，作詩歌頌揚贊美他，教育上鼓勵他，宗教的教條也是獎勵這一層。從歷史上看來，宗教對於殺人確實有用處！基督教條說反對戰爭，反對殺人，說什麼『愛仇如己』，『掌吾之左頰者並請掌其右』，以致世界上殺人越利害。因為篤信教條太苛嚴，不能稍微容忍他人，必強他人以同於己，這種態度，在基督教有其教條（Dogma），合於教條者，方謂之信教（Dogmatists），不合者不得稱之為信教。以前以殺人為有用，宗教最能殺人，人皆以其有用而信仰他，到現在殺人是用科學，宗教殺人的手段不及科學大，如俄皇德皇篤信宗教，戰爭仍不免一敗塗地，可知宗教殺人，到現在也不能作用了。

或者說宗教可用以增進道德，驟觀之覺得很模糊，好像宗教確是能增進人類的幸福。然在事實上看來，宗教是否確能增進人類幸福？從歷史上

看來，宗教有很大的功績，就是有了宗教，社會方有緊密的組織，不紊亂的情形；從前有了宗教，所以典章制度維持到如今，非有新教發生，決不致破壞舊制度，如有破壞舊制度的，就說他違背教條，驅他出教。這樣看來，宗教能維持現在制度，也可算其一長處。可惜宗教使社會安寧，人類生活快活的代價未免太高，有些不合算。因為圖得這種安寧和快活，就犧牲得很多；野蠻的人，不惜殺子供神，以求安寧和快活，如此者方為保持其教條。又舊宗教必須一切制度守舊，不可稍加變更，社會制度之改良，必遭其反對，軼出教條，遂為背叛不經；所以要用這種宗教教條保持社會安寧和秩序，就不得不犧牲一切新文化，新制度，以及日後的幸福了。

在保存舊宗教制度之下，個人發展實難，而特別聰明的人要想發展為尤難。因為宗教信條在在束縛他，昏迷他，發展就不行了。一國有了宗教，欲想人人有非常的供獻，那是很不容易的。從個人方面着想，怎麼才算宗教態度呢？必是他合於舊宗教制度，必是信仰這宗教，必是行

爲合於教條。但宗教的信仰抱定很堅，合於信條，却已近於盲從。在種族幼稚時代，信仰宗教在實際上甚有用處，做了好事，則以爲天給以輔助，生計安樂，則以爲天降之福了。普及宗教的來源，大都是一國一民族，欲想普及全宇宙的道理，及宇宙同人的關係，不講到善惡問題，與人生運命問題。宇宙如何，我不敢斷說，而於人對於宇宙的關係，更難說出；宗教上若以人類對於宇宙的希望，在宇宙爲最小部分，則此種思想，非宗教所當有，而人與宇宙爲人生最重要的事，宗教最可以安慰人者，以爲人最重要最尊大，而宗教研究人與宇宙之事，可謂極大極重要的事業。

科學亦有信仰，但科學信仰的態度，不同宗教的態度，科學非信條的信仰，不是一成不變更的；一旦有了新發明，則變改其態度，並非其信仰之不同，所同者都是對於這制度有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一定以共產主義爲社會主義的真諦，硬不可稍稍假借，就陷入宗教態度的信仰。牛頓所定的吸引律，到現在一般人信他是確實至當；持一種宗教信仰態度來信

仰他；將他看做高高在上，失掉科學信仰態度了。亞謨士特從吸引後推出『運行比較論』，則將牛頓吸引律變更了，亞謨士特有此發現，因為他對於牛頓吸引律，不持宗教信仰的態度，而持科學信仰態度。其實當日牛頓自己以科學態度自居，並沒有夾絲毫宗教的硬斷，後人定以宗教態度待之，所以三百年來沒有變更。若我們保守科學的態度，將來即『運行比較律』再有變更，亦意中事。所當注意者，亞謨士特推闡牛頓吸引律，使之愈精細明白，是持一種科學態度。並非推翻牛頓律的態度。這就是宗教態度和科學態度不同的地方。又如馬克思之論社會主義，是基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代的科學和哲學，他的觀察完全以唯物論為主，現在物理進步甚速，知道物質可以變換，然當時是唯物論流行，故相信馬克思，以馬克思之書為銅板鐵鑄，不可更改；現在信仰馬克思書者，皆以六十年前眼光信之，猶不脫宗教之信仰，若以現在文明情形看馬克思的書，那就有不同之處發現了。

現在姑且對於宗教下個定義，這個定義，確是困難，因為不信仰宗教者總說不贊成宗教，而信仰宗教者又說宗教如何該贊成他，要對付這兩方面，愈覺其難了。宗教的定義，可說是：『有幾個條件作爲人生信仰，用以規定行爲準則，其灌輸於人心的勢力，不以理性，而以感情威力者，謂之宗教。』

宗教情形已如所說，除其害處之外，尚有可保守的地方沒有？可說是沒有。佛教談理最深奧，害處少，殘忍少，然每遇着佛教有深研究之人，叩其佛教真理，他表面上似滿面的求真理，辯說亦甚精微，而最後的前提，仍未免以主觀爲說。無論何種宗教，談理若何之精深，若以主觀感情代客觀事實，則真理蒙蔽，不能明徹。感情功夫，易流於僞，以感情作事，徒有熱心，無濟於事。事實信仰，當脫離感情，著以感情代事實，未有不孳害者。

平常說聰明太過的人，無宗教信仰，就無道德，其實宗教和道德二者

的範圍不同。既有宗教道德二名詞，則其觀念亦當比較，不可混同，野蠻人類殺小孩子以事神，神降之福，此宗教信仰，甚非道德的事了；人有高尚道德，不一定他是宗教家，或由信仰宗教方爲有道德。人愛同種之人，本來是一種美德，就說這是基督教的愛，他是一個好基督教徒，然愛非必基督教方有之，佛教亦有之。所以祇可說這人行爲高尚，不可說他是此教之徒，彼教之徒了。

有道德不要信宗教，宗教的信仰，不一定根據於宗教，實根據於習慣。習慣既成，自己失去誠心，成爲一種機械作用，別人如何說，我就隨聲附和，造謠生事，這都是宗教養成的習慣。在實際上的改革，宗教爲害甚大。宗教的習慣，是一種守舊的態度，有稍微新的制度發生，就立起反對。宗教的眞理，大都是如此就如此，前既如此，今不可不如此。斷定自己的願望，對人純以情感。宇宙間充滿神仙鬼物，不知外界究竟如何，不敢用客觀的態度來問問。自然界與人獨立，若空造神說，發生渺茫變故，不

若求其眞理所在，對本心上覺得妥帖，對於人類也可盡適當的義務。

級年一中高

本讀文國

册五第

行印社學化文平北

MG
G634.3
84
:5



一文錢

俄國斯諦普虐克著

周作人譯

唉，小子，汝曹未知俄國前此未有地主、長老、肥賈時，民生樂康，至自由也。惟據古父老言，其時乃不久存。以魑魅弗歡，妬鄉農晏安，福且逾己。爾時人人寧處，世間不聞竊盜誑詐之事。魅乃默計，將何惱人，使人困苦。湛思七年，不食，不飲，亦不晏息，於是造作長老。又七年，造作巴林。又七年，造作商賈。魅喜而狂笑，林間木葉皆振墜地。隨遣三害，往崇鄉農。而彼愚民非特不除去之，反衣之，食之，使騎於頸。自是以後，農遂無復安時，長老、巴林商人共撕裂之。三害殃農，

非操刀兵相傷，僅以一文銅錢耳。日出，農即思曰：『吾將何以得一文錢乎？』日入，又思曰：『吾將何以得一文錢乎？』既而無計，禱於地母曰：『嗚呼，地母幸教我以處，得一文錢！』地母喃喃答曰：『財源即在我耳。』農乃取鏟掘地，自晝達夜，以至次日，三日，成一深坎，而終無



錢。土盡達沙，沙盡有泥濘。逮掘復下，繼之以水，終見黃壤。鏟已敗壞，終無有錢。農乃以手力掘，久久乾壤已盡，下有石層，不能更掘。

農仆坎中，痛懇地母，胡爾作劇。忽乃見土塊之下有一銅錢，蒸潤既久，綠華斑駁，狀與土同。農疾攫之，暖以吻，鄭重包裹，置之胸次。攀援出坎，復至日光之下，隨懷錢而歸。

途中有赤楊，髮蓬蓬然，迎與問訊；且曰：『鄉人，鄉人，汝衣裳胡以如魚網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楊樹搖其首曰：『此錢之價貴哉！』行益前，有山鳥問曰：『鄉人，鄉人，汝胡全身甲錯，且飽腫如橡樹皮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鳥長嘯飛去，自語曰：『吾竊自幸非鄉農也。』已而行近小川，魚復問曰：『鄉人，鄉人，汝胡瘦之甚，如青魚耶？』農曰：『吾得一文錢矣！』魚無言，惟掉其尾，疾沒入水底，冀離人世，懼已亦化爲農夫也。

農又前，乃遇長老，即去帽爲禮。長老見農方自工作歸家，意必有一

文錢，思奪而有之。乃前詣鄉人，命之曰：「啓汝口！」農如言。又命曰：「出汝舌！」農吐其舌。長老探袋中出麩屑，以少許撒農人舌上。餘屑還納之，留爲後用。已遂曰：「然則與我錢。」農與之，白手返舍。妻詢曰：「得一文錢乎？」農曰：「然。」妻曰：「錢今安在？」農曰：「吾敬捐諸神甫矣。」妻曰：「謝上帝！今盍來共殮乎。」二人禱已就食，有松皮與雨水。食已，農又謝上帝賜福之恩，隨臥地偃息。

長老返家，思將此錢何用。思之久久，忽曰：「吾知之矣。」乃召波諾摩爾^三。波諾摩爾司歌聖曲，亦善貿易，聞召遂至。長老曰：「長鬣來，汝知我今日齋期，乃無肉喫。今以此錢賜汝，可炙汝雜豬來。第記之，勿妄語人。如嚙舌者，直拔盡汝髮。惟處置若善，當賜汝豬尾舐之。」波諾摩爾去而自計曰：「大腹漢，復次奈何！否，否，汝可自舐豬尾。吾將養小豬使肥，自售之阿爾海黎^三耳。」

波諾摩爾取錢赴村店，語商人曰：「估來，今以一錢與汝，可將豬子

一上神甫。更媵蜂蜜一房，用酬吾勞。」商大笑，顧仍受錢；自思曰：「吾可取之農夫耳。」

商人趣農家，示以一錢曰：「汝見此錢乎？汝出豬一口，蜜一房，狼皮裘料一領，錢便歸汝。」農曰：「諾，吾休息已足矣。」農有一豬，本畜以度佳節者，即舉以與商人。自語曰：「無妨，待搖筐中小兒長大，再過佳節未晚也。」隨取樹皮餅一片，挿刀靴中，逕入深林，且行且覷，審有蜜否。行益遠，餅已啖盡，撥草根茅實爲食，而蜜終無有。久之，始遠聞蜜味。趁香行，直至一大菩提樹次，有蜜蜂羣飛。第近之則見巨熊立穴旁，方舉掌將探之。農驚呼曰：「唉，彼殆欲奪我蜜耶！」即抽刀奔之，熊卻立迎敵。農折楊枝一束揉之，繞左手如盾；右手持刀。熊前擊以掌。農出左手揮之去，而右手挺刃刺其胸，沒刃至於柄次。農驟躍退，糾結樹間，竟爲熊得。乃徒搏：熊力挾農，骨幾碎折；農亦力挾熊，血自創孔四溢，旋仆地死。農自拂其身曰：「天意慈悲，雖農夫猶不見棄。使不遺熊

來，吾又當別獵一狼，安有期日！今有熊革，若以代狼，想商或不介意也。』遂褫皮，取蜜房而返。商人見熊皮，乃搖其首曰：『熊革可代狼革耶？汝必有以相補。』農曰：『吾有何物可補？吾禪何如？』商曰：『可。』農去禪授之；已則受錢，將往巴林家償去歲飲牛之稅。蓋川有水流，俾鄉人得飲其牛者，非巴林禱籲之力，必不能至也。

農行次，自視手中之錢；錢數經人手，鏽澀已去，不復如前此初上神甫時矣。是本同此一錢，而農不識，惟曰：『錢甚佳，較吾舊錢加潔，今以上巴林，庶不致傷主人貴手矣。』

已而至莊，去帽立門次。而事偏乖戾，時巴林那適憑窗外眺，察有無少年官吏來。見鄉人無禪，乃啼曰：『唉，唉，吾其死矣！』目上轉，仆於罽毯之上，振足數四而絕。侍僕見狀，疾走告巴林，云巴林那蕙視一無禪之鄉人，喜而垂死矣。巴林奔出，以足踢農夫，且厲聲叱咤，既而知爲納稅來者，氣乃立平，藹然受錢。隨書一紙付之曰：『漢子，可爲我持此

紙致之斯多諾跋^{〔五〕}。』農夫如旨，斯多諾跋握拳切齒，暴怒而喘，大哮曰：『汝安敢，畜產，汝安敢陵辱夫人者！』鄉人欲自解，而卒不可得。吏怒因益烈，叱曰：『何者，汝狗，猶欲抗賴耶！吾將流汝鮮卑^{〔六〕}，將生剝汝皮！』如是云云，又力扑鄉人，如將執而投之，或躍入其口中者。

鄉人妻聞信，急奉一公雞至斯多諾跋前，踞而請曰：『小父，今以一雞獻汝，幸納之。惟勿殺吾夫，否則吾與小兒皆將餒死。』斯多諾跋怒幾絕，大呼曰：『一雞！汝何敢以一雞上我？吾事天神皇帝，爲官二十年，未嘗受辱如是。可立捉汝老殺來！不爾，吾當發汝茅舍！』鄉人急上其羊，官怒漸息，僅命賜鄉人以鞭，即釋之。農歸，命其妻爲製新禪，以彼尙當赴巴林園中工作，懼巴林那再見之也。

巴林徐步莊中，思量處置此錢之法。久而得計，命復召鄉人，語之曰：『吾友，吾聞汝需柴，今園中有枯枝一，可取之。惟當爲我一行，詣吾友薩弗倫孤時密支家，距此僅五百里耳。爲我致意，候其起居，且請過我

。」鄉人曰：「諾。」遂出就道。行久之，終達其地，傳巴林之命。孤時密支立至，彼蓋巴林良友，少時曾同事皇帝者。巴林款客，即共博，置此錢爲注。孤時密支勝而得之，欣然驅車歸，高歌道中。而巴林則大悲，因往召瑣支克^{〔七〕}，令收鄉人之稅。瑣支克造農家，坐而索租。鄉人曰：「然則吾安從得錢者？」吏曰：「汝自謀之。第必有錢乃可。設不然，巴林將更遣斯多諾跋來矣！」

鄉人搔首，不知所爲。惟事必得錢始已，遂外出，將謀工作。游行皆遍，卒無工可得。終乃至前此贏錢紳士家，踵門乞工。紳士呼家臣問之曰：「此間有工事乎？」家臣曰：「唯，水堰方圯，須急補之。特其事滋險。工人每掩於水，不復能出，且又適在水磨輪下。今若使鄉人治之，極稱，凡鄉人皆不惜躬蹈水火以求一錢也。」主人曰：「善。」家臣出語鄉人曰：「汝可修補潭堤，且爲我築一小舍，惟我助汝，始得工作。汝當得值一錢，第宜先築我室。吾輩命皆在天，汝偷溺死，則不能更踐夙約矣。」農

應曰：「諾。」即負斧入山，斫木數株，曳之至庭中，築一舍。家臣出而視之，贊曰：「好！」遂取一盃令驥之，盃蓋二日以前曾用以飲伏特伽酒者。鄉人曰：「多謝多謝，洵非常之惠也！」

鄉人入修潭堤，水旋動如沸。修繕既竟，將出，而水捲之去，直入輪下。家臣曰：「嘻，彼了矣！所賺一文錢，正好遺以與我。」而鄉人力泐，竟安然出水。家臣不得已，與之。鄉人懷錢而歸，自忖曰：「上帝宜謝，今七日中巴林當可不來索稅。吾得乘間少治私事，且略休息，備一年勞碌也。」

鄉人徑至巴林家，見庭中滿撒社松，人皆黑衣，牖明雙燭。因問曰：「今何事耶？」衆告之曰：「巴林死矣！」鄉人泣下，歎曰：「上帝安其魂魄！彼好主人也。」遂請巴林那出受錢，然不得見。巴林那方以巴林之死，傷心萬狀，有一少年官吏慰其憂，故禁人入。鄉人歸，掘地作小坎，埋錢其中，俾不失墜。

越數日，鄉人外出而歸，途中聞泣聲。驚而四顧，則見女嬰坐道周，泣甚哀。乃就詢之曰：「孺子胡哭爲？」女郎遂言其父病革，當召長老，使染指油罌中，以塗病者之口，而長老不肯枵腹來，其家又無物爲報。鄉人出粗手，按小兒頂，爲理其髮，且曰：「癡兒勿哭，吾當爲汝償神甫耳。」女郎致謝，即奔而招長老。鄉人返舍，掘錢出，就日光中諦視之，忽拱其手，彼識此錢矣！此蓋即往時幾經辛苦，掘自地心之故物，今埋地中，又已綠華斑駁如前此矣。鄉人憂忿且泣，知凡有勤苦，皆歸虛空。心力勞瘁，所得僅此一錢，而此錢實往時所本有。今又當入長老之手，且復游行世界一周，後來落何人手中，其人便可騎其頸上。即偶爾復歸茅舍，亦不長留，不久必仍歸之巴林或長老耳！

鄉人遂決意曰：「吾不更以此錢與人矣！」隨白手往鄰家，見病人之唇已塗油澤。長老屹立室中，方收集各物，如餅餌，雞卵，麻線之屬，又

復狼顧，審更有何物可取。比見百物已空，始返語鄉人曰：「今可與我錢矣！」鄉人曰：「唉，小父，小父，勿劫奪正教之民！」長老呼曰：「無賴子，汝胡敢以此語語汝神甫者！」鄉人曰：「小父，小父，吾言從良心而發，請勿掠奪正教之民！小父試思，汝究何所爲者？」長老攬小兒搖筐奔鄉人，且呼曰：「第與我錢！吾聽汝譎言已足矣。」鄉人持其手曰：「否，小父可去，神當偕君，吾終不與君錢。若以與君，足長君惡，此吾罪也。」

長老提其法衣之裾，疾奔至巴林莊，入室，見巴林那與一官同坐，官方極樂，蓋適乞巴林那爲妻，已得允也。見長老笑曰：「小父，何事遽遽？寧夫人撻君耶？」長老曰：「若在細君，事不關大，吾儕會即和解。第今有巨變，鄉人反叛矣。」遂述農所言。官曰：「善夫，君乃自命爲長老，君髮固長，而智則短，乃不能治一鄉人耶？」

新巴林顧其僕曰：「爲我捉鄉人來！無待我與言，第以目視之，行見

彼馴不復動矣。」僕往拘鄉人，巴林自捋其鬚，將當長老及巴林那前一示威武。未幾僕返，偕鄉人立門外。巴林曰：『挈之前！吾將視之。』言次目左右視，忽睨長老，繼視夫人。僕推鄉人上，巴林入室中，左手叉腰，右手納衣袋中，伸其頸，切齒作態，目輪轉不止。鄉人見之而驚，呼曰：『小父，汝殆病矣，可憐！可憐！且少待，吾當取清水相沃也。』言已，不俟返答，即趨出庭中，脫垢帽就桶挹水，奉之進。巴林曰：『噯，小父飲之！』而巴林不言，退坐椅中，惟眖其目，蓋當夫人長老前，殊自媿其不武也。巴林那突起扑鄉人，幾拔去其鬚，且呼曰：『汝胡敢以汝垢帽進巴林水者！』鄉人傾水窗外，問巴林曰：『主人胡乃召我？』巴林意定，乃仰倚，挿手兩袋中曰：『吾友，汝胡叛也？』鄉人曰：『叛耶？吾惟言長老掠民，是爲罪過，若長其惡，亦罪過耳。』巴林曰：『吾友，汝言何也？長老乃汝神甫，汝豈欲彼自食其力，不待汝養耶？吾意汝且復言，吾亦當舍汝供奉，自爲養矣！』鄉人曰：『汝雖巴林，顧非白癡人，自當早見

此及。吾果將不復賦汝。」巴林躍起，直趨鄉人索錢，然終無濟，蓋鄉人不肯以錢與人矣。

農返舍後，巴林，長老，巴林那共坐議策，久思不決。終乃得計，命致書斯多諾跋，云鄉人反叛，不肯出錢，有司當往理之。斯多諾跋發書讀畢，顏色慘白，自思曰：「天乎！吾末路至，鄉人會殺我矣！」雖然，官有職守，勢在必往，因取短銃四支懸腰帶間，跨馬而行。逮距農家百步，乃驟馬過茅屋前，如暴風雨，狂呼曰：「錢來！錢來！賊如不出錢，吾將分裂汝軀，拂之去地球之上！」便力策其馬。時舍中嘈雜萬狀，農雖外出，而斯多諾跋大呼，牛聞之驚，牟牟然鳴，羊豕皆叫，犬突籬而出，狂吠逐馬後。斯多諾跋曰：「吾無幸矣！」落其繯，力握馬鬃，閉其目。馬逸而奔，陡觸大石。斯多諾跋倒墜地上，臥而思曰：「吾今死矣！上帝幸安我魂！」

犬趨前，嗅地上臥人一周，即搖尾自返茅舍。斯多諾跋偃臥，靜以待

死，顧久待而死終不至。乃漸啓一目，繼復啓其一，徐舉首四顧，馬亦旁臥，折其一足。斯多諾跋又自忖曰：「唉，吾將奈何？鄉人行必捉我爲俘虜耳。」恐怖幾死，顧終鼓勇力奔，屢起屢踣，時投叢莽，時入泥澤，衣履破碎，血出如縷，幾無人狀。已而至署，即坐起草，作文申之總督。言鄉農反叛，不肯出錢，下官斯多諾跋往諭，鄉人不聽，且咆哮如野獸，又縱怪犬一種，嗾之逐人，犬蓋鄉人特畜爲用者，狀至怖人，其大如犢，疾飛如風。鄉人又撮巨石擲之，大如牯牛，致斷其馬之前蹄。總督覽文牘已，曰：「斯多諾跋壯勇，宜旌以聖喬治十字勳章！」

總督乃命集官軍一旅往討鄉人。次日黎明，總督偕斯多諾跋將兵出，薄暮抵鄉人所居林外，士卒支穹廬而臥。官長悉赴中軍，與總督商略擒敵之計，僉謂夜戰滋險，請至明晨，鄉人當出林，就此泉洗滌，然後圍而捕之。次日，兵圍泉次，先匿叢薄中，俾弗能見。未幾，鄉人果來，方俯而掬水，伏兵皆起，鼓角怒號。鄉人拭目曰：「何事？」而斯多諾跋作氣奔

而前，揮劍令士卒曰：「兒郎壯汝膽，吾儕當爲教宗及皇帝陛下拚死戰也！」言次，又擢一旗，呼曰：「荷荷，隨我前矣！」兵皆大呼，進縛鄉人。鄉人欲自衛而不可得，旋爲衆所獲，反接其手，致之總督帳下。鄉人雖敗，願已摧兵士火器數支，嚙斷刀尖二枚。總督怒哮曰：「咄，錢來！」鄉人曰：「否，我不與也！」遂下之獄，鞫之。定讞以反抗固執之罪，當鞭二萬五千，復置故處，又遣兵一旅宿其家，須鄉人食之，逮出錢始已，又以所嚙刃尖及斯多諾跋做軍衣責其償。

獄決，鄉人歸省其家，而士卒亦踵至，坐而待飯。鄉人爲宰一羊，衆食已，呼曰：「不够！」又殺一猪，士卒復曰：「不够！不够！」又殺一牛，士卒曰：「吾儕餓益甚，逾於未食矣。」鄉人自念，如是，必啖我始已乎。因答曰：「伙伴請少待，吾將往蜂舍爲君求蜜。」衆曰：「可。」鄉人取帽出門，自語曰：「汝曹自坐，嚙柱木當蜜可耳。使不樂是，可嚙輒爲代。我則不復供養汝矣。」

鄉人走入深林，行三晝三夜不止。及第三日之夕，至一荒地，亙古無人迹。登小山而坐，又復四顧，舉左足，就其下取錢出，此即自累之一文錢也。鄉人視之曰：「吾錢，吾爲汝久擔愁苦。自汝之入吾懷，肉攫之鳥即相因而至。吾知無汝，當更無歡，然吾寧挖雙睛，終勝見吾辛苦所得之錢往事仇敵也。」隨掘一穴，埋錢其中，自偃臥錢壠之上，愀然苦思曰：「如汝無錢，可臥棺中。如有一錢，溺汝水中。」已復長歎，伏地禱曰：「嗟夫，地母教我，以吾不知當如何而行，乃能無憂，即在吾生，亦得有好日度也。」言已，遂入沉睡。

人在黎明，智慧故勝於夜分也。詰朝，鄉人覺，深思久之，起折樹枝，以利石治成鏟狀，用造一土室。上覆雜樹，益以青苔，凡有罅隙，亦無不以苔茸之，閉戶支以石，遂居其中。久之，田野草原，百物皆具，儼然一家。鄉人居之，惟在樂康中度其歲月也。

小子何言，使凡良民能少加智慧，各知自衛，能有爲者，則世界人人

皆可平安豐富，終其一世，更無須飄忽潛遯，匿跡山林矣。念之哉！

【作者略歷】

斯諦普唐克 (Stepniak 1852-1897) 本名克拉夫靖斯奇 Sergei Kravshinski 義謂大

野之氏。氏爲虛無論派之社會改革家，以國事逃往英國，一日出行，觸火車死。著書多寫俄國民生疾苦，有名於時。本篇乃其小品，原名「戈貝克之故事」，戈貝克乃俄國銅錢。篇中所述雖雜談諧，而大半亦實況，特稍誇張。著者自言是少年時作，想當在一八八〇年出亡前，遊說農民所作也。

【注釋】

- (一) 巴林 譯言地主。(二) 波諾摩爾 譯言撞鐘人。(三) 阿爾海黎 譯言主教。
- (四) 巴林那 譯言女主人。(五) 期多諾跋 譯言警吏。(六) 鮮卑 西伯利亞也。
- (七) 瑣支克 譯言催租吏。(八) 勳章 聖喬治十字勳章，爲俄國最貴之章，非戰功不能得。

美國的婦人胡適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請我喫晚飯。席上的遠客，是一位美國女子，代表幾家報館去到俄國做特別調查員的。同席的是一對英國夫婦，和兩對中國夫婦。我在這個『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發生一個比較的觀察。那兩位中國婦人和那位英國婦人比了那位美國女士，學問上，智識上，不見得有什麼大區別。但我總覺得那位美國女子和他們絕不相同。我便問我自己道，他與他們不相同之處在那一點呢？依我看來，這個不同之點，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有根本的差別。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觀』，是一種『良妻賢母』的人生觀。這位美國女子的是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在席上，估量這個女子，大概不過三十歲上下，却帶着一種蒼老的狀態，倔強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動，似乎都表示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似乎都會說道『做一個良妻賢母何嘗不好？但我是堂堂地

一個人，有許多該盡的責任，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何必定須做人家的良妻賢母纔算盡我的天職，纔算做我的事業呢？』這就是『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我看這一個女子單身走幾萬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險，要想到大亂的俄國去調查俄國革命後內亂的實在情形：——這種精神，便是那『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的一種表示，便是美國婦女精神的一種代表。

這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換言之，便是『自立』的觀念。我並不說美國的婦人個個都不屑做良妻賢母，也並不說他們個個都想去俄國調查革命情形。我但說，依我所觀察，美國的婦女，無論在何等境遇，無論做何等事業，無論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個『自立』的心。別國的婦女，大概以『良妻賢母』爲目的，美國的婦女，大概以『自立』爲目的。『自立』的意義，只是要發展個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賴別人，自己能獨立生活，自己能替社會做事。中國古代傳下來的心理，以爲『婦人主中饋』；『男子治外，女子主內』；『婦人稱丈夫爲『外子』，丈夫稱妻子爲『內助』

」。這種區別，是現代美國婦女所絕對不承認的。他們以為男女同是「人類」，都該努力做一個自由獨立的「人」，沒有什麼內外的區別的。我的母校康納耳大學幾年前新添森林學一科，便有一個女子要求學習此科。這一科是要有實地測量的，所以到了暑假期內，有六星期的野外測量，白天上山測量，晚間睡在帳篷裏，是很苦的事。這位女子也跟着去做，毫不退縮，後來居然畢業了，這是一個例。列位去年看報，定知有一位美國史天孫女士在中國試演飛行機。去年在美國有一個男子飛行家，名叫 Carlstrom，從 Chicago 飛起，飛了四百五十二英里（約一千五百里），不曾中止，當時稱為第一個遠道飛行家。不到十幾天，有一個女子，名叫 Ruth Law，偏不服氣，便駕了他自己的飛行機，一氣飛了六百六十八英里，便勝過那個男飛行家的成績了。這又是一個例。我舉這兩個例以表美國婦女不認男外女內的區別。男女同有在社會上謀自由獨立的生活的天職。這便是美國婦女的一種特別精神。

這種精神的養成全靠教育。美國的公立小學全是『男女共同教育』。每年約有八百萬男孩子和八百萬女孩子受這種共同教育，所發生的效果，有許多好處。男子因為常與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脫去許多野蠻無禮的行爲（如穢口罵人之類）。最大的好處，在於養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國的習慣，男女隔絕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見，沒有鑒別的眼光，沒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煩惱的境地，最容易發生不道德的行爲。美國的少年男女，從少受同等的教育（有幾種學科稍不同），同在一個課堂讀書，同在一個操場打球，有時同來同去，所以男女之間，只覺得都是同學，都是朋友，都是『人』，所以漸漸的把男女的界限都消滅了，把男女的形迹也都忘記了。這種『忘形』的男女交際，是增進青年男女自治能力的唯一方法。

以上所說，是小學教育。美國的高級教育，起初只限於男子。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女子的高級教育纔漸漸發達。女子高級教育可分兩種：一是女子大學，一是男女共同的大學。單收女子的高級學校，如今也還不

少。最著名的，如：

- (一) Vassar College 在 Poughkeepsie, N. Y. 有一千二百人。
- (二) Wellesley College 在 Wellesley, Mass. 有一千五百人。
- (三) Bryn Mawr College 在 Bryn Mawr, Pa 有五百人。
- (四) Smith College 在 Northampton, Mass. 有二千人。
- (五) Radcliffe College 在 Cambridge, Mass. 有七百人。
- (六) Barnard College 在 N. Y. 有八百人。

這種專收女子的大學，起初多用女子教授，現今也有許多男教授了。

這種女子大學往往有極幽雅的校址，極美麗的校舍，極完全的設備。去年有一位中國女學生，陳衡哲女士，做了一篇小說，名叫「一日」，寫 Vassar College 的生活，極有趣味。這篇小說登在去年的留美學生季報第二號。諸位若要知道美國女子大學的內部生活，不可不讀他。

第二種便是男女共同的大學。美國各邦的「邦立大學」都是男女同校

的。那些有名的私立大學，如 Cornell, Chicago, Ieland Stanford 也都是男女同校。有幾個守舊的大學，如 Yale, Columbia, Johns Hopkins 本科不收女子，却許女子進他們的大學院（即畢業院）。這種男女共校的大學生活，有許多好處：第一，這種大學的學科比那些女子大學種類自然更豐富了，因此可以擴張女子高級教育的範圍。第二，可使成年有正當的交際，共同的生活，養成自治的能力，和待人處世的經驗。第三，男學生有了相當的女朋友，可以增進個人的道德，可以減少許多不名譽的行為。第四，在男女同班的學科平均看來，女子的成績總在男子之上：——這種比較的觀察，一方面可以消除男子輕視女子的心理，一方面可以增長女子自重的觀念，更可以消滅女子仰望男子和依順男子的心理。

據一九一五年的調查，美國的女子高級教育約如下表：

大學本科

男：一四一、八三六人

女：……七九、七六三人

大學院

男……一〇、五七一八

女……五、〇九八八

專門職業科(如路礦牙醫)

男……三八、一二八八

女……一、七七五人

初看這表，似乎男女還不能平等。我們要知道女子高級教育是最近七八十年纔發生的，七八十年內做到如此地步，可算得非常神速了。中美和西美有許多大學中，女子人數或和男子相等（如Wisconsin），或竟比男子還多（如Northwestern），可見將來未必不能做到高等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美國的婦女教育既然如此發達，婦女的「職業」自然也要發達了。「職業」二字在這裏單指得酬報的工作。母親替兒子縫補衣裳，妻子替丈夫備飯，都不算「職業」。美國婦女的職業，可用下表表示：

一九〇〇年統計

男……三三、七五四、〇〇〇人

女……五、三一九、〇〇〇人

居全數百分之十八

一九一〇年統計

男：三〇、〇九一、五六四人

女：……八、〇七五、七七二人

居全數百分之二十一

這些職業之中，那些下等的職業如下女之類，大概都是黑人或新入境的歐洲僑民。土生的婦女所做的職業，大抵皆係稍上等的。教育一業，婦女最多。今舉一九一五年的報告如下：

小學校

男教員：一一四、八五一

女教員：四六五、二〇七

中學私立

男教員：……五、七七六

女教員：……八、二五〇

師範私立

男教員：……一六七

女教員：……二四九

師範公立

男教員……………二四九人

女教員……………二、九一六人

中學公立

男教員……………二六、九五〇人

女教員……………三五、五六九人

大學及專門學校

男教員……………二六、六三六人

女教員……………五、九三一人

照上表看來，美國全國四分之三的教員，都是婦女！即此一端，便可見美國婦女在社會上的勢力了。據一千九百十年的統計，美國共有四千四百萬婦女。這八百萬有職業的婦人，還不到全數的五分之一，那些其餘的婦女，雖然不出去做獨立的生活，却並不是坐喫分利的，也並不是沒有左右社會的勢力的。我在美國住了七年，覺得美國沒有一樁大事發生，中間沒有婦女的勢力的；沒有一種有價值的運動，中間沒有無數熱心婦女出錢出力維持進行的。最大的運動，如『禁酒運動』，『婦女選舉權運動』，『反

對幼童作苦工運動』，……幾乎全靠婦女的功勞，纔有今日那麼發達。此外如宗教的事業，慈善的事業，文學的事業，美術音樂的事業，……最熱心提倡贊助的人，都是婦女占大多數。

美國婦女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女子選舉一個問題。有許多婦女極反對婦女選舉權的，却極熱心去幫助『禁酒』及『反對幼童苦工』種種運動。一九一二年大選時，共和黨分裂，羅斯福自組一個進步黨。那時有許多婦女極力幫助這新政黨鼓吹運動，所以進步黨成立的第一年，就能把那成立六十年的共和黨打得一敗塗地。前年（一九一六）大選時，從前幫助羅斯福的那些婦女之中，如 Jane Addams 之流，因為怨恨羅斯福破壞進步黨，故又多轉過來幫助威而遜。威而遜這一次的大勝，雖有許多原因，但他得婦女的勢力也就不少。最怪的是這一次選舉時，威而遜對於女子選舉的主張，很使美國婦女失望。然而那些明達的婦女，却不因此便起反對威而遜的心。這便可見他們政治的知識的程度了。

美國婦女所做最重要的公共活動，大概屬於社會改良的一方面居多。現在美國實行社會改良的事業，最重要的要算『貧民區域居留地』“Social Settlements”。這種運動的大旨，要在下等社會的區域內，設立模範的住宅，與辦演說，遊戲，音樂，補習課程，醫藥，看護等事，要使那些下等貧民有些榜樣的生活，有用的智識，正當的娛樂。這些居留地的運動起於英國，現在美國的各地都有這種『居留地』。提倡與辦理的人，大概都是大學畢業的男女學生。其中婦女更多，更熱心。美國有兩處這樣的『居留地』，是天下聞名的。一處在 Chicago，名叫 Hull House，創辦的人就是上文說的 Jane Addams，這位女士辦這居留地，辦了三十多年，也不知道造就了幾多貧民子女，救濟了幾多下等貧家。前幾年有一個『獨立週報』，發起一種選舉，謂讀那報的人投票公舉美國十大偉人。選出的十大偉人之中，有一個便是這位 Jane Addams 女士。這也可想見那位女士的聲價了。還有那一處『居留地』，在紐約城，名叫 Henry Street Settlement，是

一位 Lillian Wald 女士辦的。這所『居留地』起初的宗旨，在於派出許多看護婦，親到那些極貧苦的下等人家做那些不要錢的看病，施藥，接生等事。後來範圍漸漸擴充，如今這『居留地』裏面有學堂，有會場，有小戲園，有遊戲場。那條亨利街本是極下等的貧民區域，自從有了這所『居留地』，真像地獄裏有了一座天堂了。以上所說兩所『居留地』，不過是兩個最著名的榜樣，略可表見美國婦女所做改良社會的實行事業。我在美國常看見有許多富家的女子，拋棄了種種貴婦人的快活生涯，到那些『居留地』去居住。那種精神，不由人不贊嘆崇拜。

以上所說各種活動中的美國婦女，固然也有許多是沽名釣譽的人，但是其中大多數婦女的目的，只是上文所說『自立』兩個字。他們的意思，似乎可分三層。第一，他們以為難道婦女便不配做這種有用的事業麼？第二，他們以為正因他們是婦女，所以最該做這種需要細心耐性的事業。第三，他們以為做這種實心實力的好事，是擡高女子地位聲望的唯一妙法；

即如上文所舉那位 Jane Addams 做了三十年的社會事業，便被國人公認為十大偉人之一。這種榮譽，豈是沈佩貞一流人那種舉動所能得到的嗎？所以我們可說美國婦女的社會事業，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自立』精神，並且可以表示美國女界擴張女權的實行方法。

以上所說，不過略舉幾項美國婦女家庭以外的活動，如今且說他們家庭以內的生活。

美國男女結婚，都由男女自己擇配。但在一定年限以下，若無父母的允許，婚約即無法律的效力。今將美國四十八邦法律所規定不須父母允許之結婚年限如下：

(男子可自由結婚年限)	(女子可自由結婚年限)
三十九邦規定二十一歲	三十四邦規定十八歲
五邦規定十八歲	八邦規定二十一歲
一邦規定十四歲	二邦規定十六歲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一邦規定

十二歲

三邦無法定的年限

自由結婚第一重要的條件，在於男女都須要有點處世的閱歷，選擇的眼光，方才可以不致受人欺騙，或受感情的欺騙，以致陷入痛苦的境遇，種下終身的悔恨。所以須要有法律規定的年限，以保護少年的男女。

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有下列的現像（此表單指白種人而言）：

已婚的男子有一六、一九六、四五二人

已婚的女子有一五、七九一、〇八七人

未婚的男子有一一、二九一、九八五人

未婚的女子有八、〇七〇、九一八人

離婚的男子有一三八、八三二人

離婚的女子有一五一、一一六人

這表中有兩件事須要說明：第一是不婚不嫁的婦女何以這樣多？第二一

是離婚的夫妻何以這樣多？（美國女子本多於男子，故上表前兩項皆女子多於男子。）

第一不婚不嫁的原因約有幾種：

（一）生計一方面，美國的男子非到了可以養家的地位，決不肯娶妻。但是個人謀生還不難，要籌一家的衣食，要預備兒女的教育，便不容易了。因此有家室的便少了。

（二）知識一方面，女子的程度高了，往往瞧不起平常的男子，若要尋恰好相當的智識上的伴侶，却又『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有許多女子往往寧可終身不嫁，不情願嫁平常的丈夫。

（三）從男子一方面設想，他覺得那些知識程度太高的女子，只配在大學裏當教授，未必很配在家庭裏做夫人，所以有許多人決意不敢娶那些『博士派』“Ph. D. type”的女子做妻子。這雖是男子的謬見，却也是女子不嫁一種小原因。

(四) 美國不嫁的女子，在社會上在家庭中，並沒有什麼不便，也不致損失什麼權利。他一樣的享受財產權，一樣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盡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s”，也不用慮着死後無人祭祀！

(五) 美國的女子，平均看來，大概不大喜歡做當家生活。他並不是不會做：我所見許多已嫁的女子，都是很會當家的。有一位心理學大家 Hugo Muensterberg 說得好，『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女子，管理家務何嘗不週到，但他總覺得寧可到病院裏去看護病人！』

(六)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我上文所說那種『自立』的精神，『那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有許多女子，早已選定一種終身的事業，或是著作，『或是貧民區域居留地，』或是學音樂，或是學畫，都可用全副精神，全副才力去做。若要嫁了丈夫，便不能繼續去做了；若要生下兒女，更沒有做這種『終身事業』的希望了。所以這些女子，寧可做白頭的老處

女，不情願拋棄他們的『終身事業』。

以上六種都是不婚不嫁的原因。

第二，離婚的原因我們常聽見人說美國離婚的案怎樣多，便推想到美國的風俗怎樣不好。其實錯了。第一，美國的離婚人數，約當男子人數千分之三，女子人數千分之四，這並不算過多。第二，須知離婚有幾等幾樣的離婚，不可一筆抹煞。如中國近年的新進官僚，休了無過犯的妻子，好去娶國務總理的女兒，這種離婚是該罵的。又如近來的留學生，吸了一點文明空氣回國後，第一件事便是離婚，却不想自己的文明空氣是機會送來的，是多少金錢買來的；他的妻子要有這種好機會，也會吸點文明空氣，不致於受他的奚落了。這種不近人情的離婚，也是該罵的。美國的離婚，雖然也有些該罵的，但大多數都有可以原諒的理由。因為美國的結婚總算是自由結婚；而自由結婚的根本觀念，就是要夫婦相敬相愛，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後可以有形體上的結婚。不料結婚以後，方才發現從前的錯

誤，方才知道他兩人決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既不能有精神上的愛情，若還依舊同居，不但違背自由結婚的道理，並且必致於墮落各人的人格，決沒有良好的結果，更沒有家庭幸福可說了。所以離婚案之多，未必全由於風俗的敗壞，也未必不由於個人人格的尊貴。我們觀風問俗的人，不可把我們的眼光胡亂批評別國禮俗。

我所聞所見的美國女子之中，很有許多不嫁的女子。那些鼎鼎大名的 Jane Addams, Lillian Wald 一流人，自不用說了。有的終身做老女在家享受安閒自由的清福。有的終身做教育事業，覺得個個男女小學生都是他的兒女一般，比那小小的家庭好得多了。如今單舉一個女朋友做例。這位女士是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的女兒，學問很好，到了二十幾歲上，忽然把頭髮都剪短了，把從前許多的華麗衣裙都不要了。從此以後，他只穿極樸素的衣裳，披着一頭短髮，離了家鄉去到紐約專學美術。他的母親是很守舊的，勸了他幾年，終勸不回頭。他拋棄了世界的家庭清福，專心研究一

種新畫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錢，所以每日自己備餐，自己掃地。他那種新畫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少人賞識，前年他的新畫在一處展覽，居然有人出重價買去。將來他那種畫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未可知。但是無論如何，他這種人格，真可算得『自立』兩個字的具體的榜樣了。

這是說不嫁的女子。如今且說幾種已嫁的婦女家庭。

第一種是同具高等學問，相敬相愛，極圓滿的家庭。如大哲學家 John Dewey 的夫人，幫助他丈夫辦一個『實驗學校』，把他丈夫的教育學說實地試驗了十年，後來他們的大女兒也研究教育學，替他父親去考察各地的教育運動。又如生物學家 Comstock 的夫人，也是生物學名家，夫婦同在大學教授，各人著的書都極有價值。又如經濟學家 Alvin Johnson 的夫人，是一個哲學家，專門研究 Aristotle 的學說，很有成績。這種學問平等的夫婦，圓滿的家庭，便在美國也就不可多得了。

第二種是平常中等人家，夫妻同艱苦，同安樂的家庭。我在 Ithaca 時

，有一天晚上在一位大學教授家喫飯。我先向主人主婦說明，我因有一處演說，所以飯後怕不能多坐。主人問我演什麼題目，我說是『中國的婚姻制度』。主人說『今晚沒有他客，你何不就這裏試演一次？』我便取出演說稿，挑出幾段，讀給他們聽。內中有一節講中國夫妻結婚之前，雖然沒有愛情，但是成了夫婦之後，有了共同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種同艱苦的生活也未嘗不可發生濃厚的愛情。我說到這裏看見主人擡起頭來望着主婦，兩人似乎都很爲感動。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都是苦學生出身，結婚以來，雖無子女，却同受了許多艱苦。近來境况稍寬裕了，正在建築一所精緻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築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圖樣，他夫人天天監督工程。這種共同生活可使夫婦愛情格外濃厚，家庭幸福格外圓滿。

又一次，我在一個人家過年。這家夫婦兩人，也沒有兒女，却極相敬愛，同嘗艱苦。那丈夫是一位化學技師，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他造一個洗衣機器。他夫人指着對我說，『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

的聖誕節禮了。」這位夫人身體很高，在廚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他丈夫便自己動手把廚房裏的桌腳添高一尺。這種瑣屑小事，可以想見那種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種是夫婦各有特別性質，各有特別生活，却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我且舉一個例，有一個朋友在紐約一家洋海轉運公司內做經理，天天上公司去辦事。他的夫人，是一個『社交婦人』“*society Woman*”，善於應酬，懂得幾國的文學，又研究美術音樂。每月他開一兩次茶會，到的人，有文學家，也有畫師，也有音樂家，也有新聞記者，也有很奢華的『社交婦人』，也有衣飾古怪披着頭髮的『新婦女』“*the new woman*”。這位主婦四面招呼，面面都到。來的人從不得見男主人，男主人也從來不與聞這種集會。但他們夫婦卻極相投相愛，決不因此生何等間隔。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種是『新婦女』的家庭。『新婦女』是一個新名詞，所指的是一

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爲往往趨於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却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內中固然也有許多假裝的『新婦女』，口不應心，所行與所說大相反悖的。但內中實在有些極有思想極有道德的婦女。我在 *Itasca* 時，有一位男同學，學的是城市風景工程，却極喜歡研究文學，做得極好的詩文。後來我到紐約不上一個月，忽然收到一個女子來信，自言他是這位同學的妻子，因爲平日聽他丈夫說起我，故很想見我。我自然去見他，談起來，纔知道他是一個『新婦人』，學問思想都極高尚。他丈夫那時還在 *Cornell* 大學的大學院研究高等學問。這位女子在 *Columbia* 大學，做一個打字的書記，自己謀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學高等音樂。他們夫婦隔開二百多英里，每月會見一次，他丈夫繼續學他的風景工程，他夫人繼續學他的音樂。他們每日寫一封信，雖不相見，却真和朝夕相見一樣。這種家庭幾乎沒有『家庭』可說；但我和他們做了幾年的朋友，覺得他們那種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說的『自立』的精神。他們雖結了婚，

成了夫婦，却依舊做他們的『自立』生活。這種人在美國雖屬少數，但很可表示美國婦女最近的一種趨向了。

結論

以上所說『美國的婦女』，不過隨我個人見聞所及，略舉幾端，既沒有『邏輯』的次序，又不能詳盡。聽者讀者心中必定以為我講『美國的婦女』，單舉他們的好處，不提他們的弱點，未免太偏了。這種批評，我極承認。但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於懂得人家的好處。我們所該學的，也只是人家的長處。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不如單注意觀察人家的長處在什麼地方。那些外國傳教的人，回到他們本國去捐錢，到處演說我們中國怎樣的野蠻不開化，他們錢雖捐到了，却養成一種賤視中國人的心理。這是我所最痛恨的。我因為痛恨這種單摘人家短處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國演說中國文化也只提出我們的長處，如今我在中國演說美國文化，也只注重他們的特別長處。

如今所講美國婦女特別精神，只在他們的自立心，只在他們那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這種觀念是我們中國婦女所最缺乏的觀念。我們中國的姊妹們若能把這種自立的精神來補助我們的依賴性質，若能把那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來補助我們的『良妻賢母』觀念，定可使中國女界有一點『新鮮空氣』，定可使中國產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這種『自立』的精神，帶有一種傳染的性質。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帶有傳染的性質，將來這種『自立』的風氣，像那些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傳越遠，漸漸的造成無數『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做的事業。有了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產生良善的社會。良善的社會，決不是如今這些互相依賴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所說那種『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微意了。

談情與理 朱孟實

——給一個中學生的十二封信（九）——

朋友，

去年張東蓀先生在東方雜誌發表過兩篇論文，討論獸性問題，並提出理智救國的主張。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亞泉先生，也爲着同樣問題，在一般上起過一番辯論。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爭點是：我們的生活應該受理智支配呢？還是應該受感情支配呢？張杜兩先生都是理智的辯護者；而李先生則私淑尼采「尼」，對於理智頗肆抨擊。我自己在生活方面，常感着情與理的衝突。近來稍涉獵文學哲學，又發現近代思潮的激變，也由這個衝突發軔。屢次手癢，想做一篇長文，推論情與理在生活與文化上的位置。因爲牽涉過廣，終於擱筆。在私人通信中，大題不妨小做，而且這個問題也是青年所急宜了解的，所以趁這次機會，粗陳鄙見：

第一，我們應該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狹隘的。如果純任理智，則美術對於生活無意義；因為離開情感，音樂只是空氣的震動，圖畫只是塗着顏色的紙，文學只是聯串起來的字。如果純任理智，則宗教對於生活無意義；因為離開情感，自然沒有神奇，而冥應靈通全是迷信。如果純任理智，則愛對人生也無意義；因為離開情感，男女的結合只是爲着生殖。我們試想生活中無美術，無宗教（我是指宗教的狂熱的情感與堅決的信仰），無愛情，還有什麼意義？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學生物學的朋友在學燈上發表一篇文章，說窮到究竟，人生只不過是吃飯與交媾。他的題目我一時記不起，彷彿是「悲」「哀」一類的字。專從理智着想，他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但是他忘記了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有了感情，這個世界便另是一個世界；而這個人生也便另是一個人生，決不是吃飯交媾可以了事的。

第二，我們應該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們應該做的事甚多，而我們實在做到的還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

分之一，大半全是由於有情感在後面驅遣。比方我天天看見很可憐的乞丐，理智也天天提醒我賑濟困窮的道理，可是除非我心中憐憫的情感觸動時，我百回就有九十九回不肯掏腰包。前幾天聽見一位國學家投河的消息 [sic]，和朋友們談，大家都覺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間有許多事須得有幾分傻氣的人纔能去做。純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計算，有許多不利於己的事他決不肯去做的。歷史上許多俠烈的事蹟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人類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則不特生人趣味剝削無餘，而道德上必流爲下品。嚴密說起來，純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純任理智的人縱然也說道德，可是他的道德是問理的道德，而不是問心的道德。問理的道德迫於外力，問心的道德激於衷情；問理而不問心的道德只能給人類以束縛而不能給人類以幸福。

比方中國人所認爲「百善之首的」[孝]，就可以當作問理的道德，也可以

當作問心的道德。如果單講理智，父母對於子女不能居功，而子女對於父母便不必言孝。這個道理胡適之先生在答汪長祿書裏說得很透闢。他說：

『父母於子無恩』的話，從王充「三」、孔融「四」以來，也很久了。……今天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纔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會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也不會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我們生一個兒子，我好比替他種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了禍根。……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減輕罪過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恩典嗎？』因此胡先生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

胡先生所以得此結論，是假定孝只是一種報酬，只是一種問心的道德。把孝當作這樣解釋，我也不贊成把牠「列為一種信條」。但是我們要知道眞孝並不是一種報酬，並不是借債還息。孝只是一種愛，而凡愛都是以心感心，以情動情，決不像做生意買賣，時時抓住算盤子，計算你給我二五

，我應酬你一十。換句話說，孝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世間有許多慈母，不惜犧牲一切，以護養她的嬰兒；世間也有許多嬰兒，無論到了怎樣困難憂戚的境遇，總可以把頭埋在母親的懷裏，得那不能在別處得到的保護與安慰。這就是孝的起源，這也就是一切愛的起源。這種孝全是激於至誠的，是我所謂問心的道德。

孝不是一種報酬，所以不是一種義務。把孝看成一種義務，於是孝就由問心的道德降而為問理的道德了。許多人孝順父母，並不是因為激於情感，只因爲他想凡是兒子都須得孝順父母，纔成體統。禮至而情不至，孝的意義本已喪失。儒家想因存禮以存情，於是孝變成一種虛文。像胡先生所說，『無論怎樣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帶上高梁冠，拏着哭喪棒，人家就稱他做「孝子」了。』近人非孝，也是從理智着眼，把孝看作一種債息，其實與儒家末流犯同一毛病。問理的孝可非，而問心的孝，是不可非的。

孝不過是許多事例中之一種，其他一切道德也都可以有問心的和問理的分別。問理的道德雖亦不可少，而衡其價值，則在問心的道德之下。孔子講道德注重仁字，孟子講道德注重義字，仁比義更有價值，是孔門學者所公認的。仁就是問心的道德，義就是問理的道德。宋儒注仁義兩個字說，『仁者心之德，義者事之宜』^{〔五〕}，『這是很精確的。

我說了這許多話，可以一言以蔽之，仁勝於義，問心的道德勝於問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勝於理智的生活。生活是多方面的，我們不但要能穀知，我們更要能穀感。理智的生活只是片面的生活。理智沒有多大能力去支配情感；縱使理智能支配情感，而理勝於情的生活和文化，都不是理想的。

我對於這個問題還有許多的話，在這書信裏只能言不盡意，待將來再說吧。

【作者略歷】

朱孟實，名光潛，現代作家，著有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等。

【注釋】

- (一) 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德國大哲學家。
- (二) 按：民國十六年，國學家王國維在北京昆明池自殺，本篇中所言疑即指此。
- (三) 王充 漢論文家兼哲學家。所著論衡物勢篇中，嘗云：『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
- (四) 孔融 後漢文學家。路粹嘗枉狀奏融與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
- (五) 所引注見孟子梁惠王篇首章。

國文讀本 (No. 172)

八
文化學社

一般與特殊

叔琴

如果我們可以用極概括的話，來表示思想的輪廓，那麼，左面的一段話，須得預先交代清楚。就是：

社會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就在乎怎樣纔能彀提高大多數人底生活標準；文化運動中最要的運動，就在乎拚命去提高大多數人底知識標準。

這話在實際上確實是個難問題，或許竟是人類所永遠追求不盡的理想境界。可是理論方面底答案，那倒簡單得很，可以一句話包括無遺地說：

要使特殊的一般化，同時也要使一般的特殊化！

社會問題的解決應該如此，文化運動的進行也應該如此。知識階級應該努力在第一點，實際運動者應該努力在第二點。化學之前有鍊金術，天文學之前有占星術，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情。由石斧、骨錐、獨木舟，而槓

桿「二」、滑車「三」、起重機「三」、飛行機「四」，這不是物理學底由來嗎？由自己誇耀、兩性競爭、服飾、美裝，而美術，而文學，這不是藝術底由來嗎？由自然崇拜，而祖先崇拜，而精神崇拜，這不是宗教底由來嗎？「有」者，私之始也；由最初自然的占領，互相尊重私有財產，這不是幾千年來法律的精義與道德的極致嗎？從前——大約兩百多年以前——劉繼莊「五」說的『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這一段話，頗能發道出這裏面的消息來。他說：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天性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喜看小說，聽說書者，此天性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天性中之易與禮也。」

的確，所謂六經者，只是一般人天性中所有的好唱歌、看戲，喜聽說書、看小說，信卜筮、祀鬼神底特殊化而已。從可知一切具有特殊性的學問，以及所以代表學問的特殊性的概念：真、善、美、聖，甚至於中國聖

人的所謂禮、樂、詩、書、春秋、易，無一不是一般生活的特殊化。生活有了這些特殊化，牠的標準纔見提高，牠的深度纔見增進。全部世界科學史、人生哲學史、藝術史、宗教史，牠們所指示我們的，就是這一點。這是千萬年來無量數人們所曾經努力的成績，也是人們對付一般的惟一的辦法。

地上如果有天國可以建設，我想那唯一的工程師便是學問，而這工程師所採用的惟一的方法，便是使一般特殊化而已。把一般都找出個道理來，都弄成功一種學問：這就是一般的特殊化。

一切都是生活的過程，一切都是生活的產物。而這產物只有在再變做生活的養分時纔有意義，纔有價值。譬如稻米是人種出來的，再去養活人們。學問不是從學問本身產生出來，像音不是從音本身產生出來，色不是從色本身產生出來的一樣。生活產生學問，學問再去滋養生活。我們固然希冀一切生活都會變成學問，都會不絕地向深化；但我們尤其希望各種學

問都會去滋養一切人們的生活，都會不絕地向外普及。現代的學問，現代的文化，是千萬年來無量數的人們在地上所建設的伊甸園〔云〕，所創立的象牙塔，萬萬不應該只由少數人獨占獨享，須得開放起來給大多數人共住共享。這樣，纔見得牠是個地上的天國。這個開放的手續便是使特殊的一般化。

一般的特殊化，是生活或文化本身的提高；特殊的一般化，是使大多數人生活或文化的提高。這是一般的人們所應該努力的目標，當然也是我們一般同人此後想要努力的目標，打算猛進的大路。

【注釋】

- (一) 槓桿，即堅硬不能撓屈之桿，爲力學中之助力器械。槓桿上可假設三點：一點上加重物，謂之重點；一點上用力，謂之力點；其餘一點，支於他物體上，謂之支點。若支點距重點近，距力點遠，則起重時用力較省。平常用木桿撬起重物，即應用槓桿之理也。

(二) 以木或金屬製圓輪，中作圓孔，貫以圓滑之軸，輪能繞軸而轉，圓滑無礙，謂之滑車。亦爲助力器械之一。井上轆轤，即應用滑車者。

(三) 起重機，移動重物之器。上置滑車，下設輪軸，以繩索繫重物，隨意引之上下左右；船埠用此最多。

(四) 飛行機，即飛行器之不設氣球者，其製約分四部：一爲螺旋推進機，以石油發動機，旋轉球輪，使車體前進。二爲平帆，車行時，帆掠空氣而上，如鳥張翼，使車體不下墜。三爲前後帆，所以定向。四爲輪，設於車下，飛車在地面時，恃輪以行；後斜其帆，乃離地上升。

(五) 劉繼莊，名獻廷，清大興人。其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曆、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歧黃釋道家言，無不窮究；尤精於輿地、音韻。本篇所引之文，見所著廣陽雜記卷二。

(六) 伊甸園 Eden，亞當與夏娃最初所住之園，亦稱樂園。

上大總統書

梁啓超

前奉溫諭，沖挹之懷，悱摯之愛，兩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誠，有所仰贊。旣而復思：簡言之耶？不足以盡所懷；詳言之耶？則萬幾之躬，似不宜曉瀆以勞清聽。且啓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於補闕。誠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睽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翫默。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察焉！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啓超良不欲更爲諫沮，益蹈愆嫌。惟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云膠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爲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墮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傳不云乎：『與國人交，止於信。』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

，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令天下？民將曰：『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託命者？』夫我大總統本無利天下之心，啓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逖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爲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徼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語，涉及茲事，類皆出以嘲諧輕謔；而北京以外之報紙，其出辭乃至不可聽聞；山陬海濱閭閻市廛之氓，則皆日皇焉若大亂之即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亂，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不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

或謂既張皇於事前，忽疑沮於中路，將資姍笑，徒損尊嚴。不知就近狀論之，則此數月間之營營擾擾，大總統原未與聞。況以實錄證之，則大總統敝屣萬乘之本懷，既皦然屢矢於天日。今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

進，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謂茲議之發，本自軍人，強拂其情，懼將解體。啓超竊以爲軍人服從元首之大義，久已共明，夫誰能以一己之虛榮，陷大總統於不義？但使我大總統開誠布公，導之軌物，義正詞嚴，誰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國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輟陳橋之謀；則將來雖以帝國元首之威，又豈必能弭漁陽之變？倒阿授柄，爲患且滋。我大總統素所訓練蓄養之軍人，豈其有此！

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寒祁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啓。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衆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三」之心，長萑苻「四」之志？啓超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曆數隨我大總統而同斬！是用椎心

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謂危而不以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知見罪，惟所命之。

抑啓超猶有數言欲忠告於我大總統者：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大總統稍捐復古之念，力爲作新之謀。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墮。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參政權與愛國心，關係至密切。國民不能容喙於政治，而欲其與國家同體休戚，其道無由。願大總統建設真實之民意機關，涵養自由發抒之輿論。毋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猶枝與幹。枝條盡從彫悴，本幹豈能獨榮？願大總統一面顧念中央威權，一面仍留地方發展之餘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五〕}。使舉國盡由妾婦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則國將何以與立？願大總統提倡名節，獎勵廉隅^{〔六〕}；抑貪競之鄙夫，容骨鯁之義類。則國家元氣

，不盡消磨；而緩急之際，猶或有恃矣。

以上諸節，本屬常談。以大總統之明，豈猶見不及此？顧猶拳拳致詞者，在啓超芹曝之獻^{〔七〕}，未忍遏其微誠；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於常御。伏維采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覲無期。臨書惻愴，墨與淚俱。

【題解】

民國四年，大總統袁世凱受人慫恿，帝制自爲，任公上此書諫止。

【作者略歷】

梁啓超（一八七二——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學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聰穎，受學於廬有爲，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兩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於當時學術思想界發生極大影響，民國成立，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參加反帝制反復辟兩役，末年遊歐，歸後專事著述講學，爲文極平易暢達，不受古文約束，實文學革命之先導。著作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一) 陳橋 驛名，在今河南開封縣城東北，爲宋太祖被部下擁護，黃袍加身處。

(二) 漁陽之變 地名，今河北蘆縣平谷等地。秦二世時，陳勝吳廣率九百人戍漁陽，因誤期，恐獲罪，乃揭竿起事。

(三) 葵藿 三國志賈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尋常用下對上之詞。

(四) 萑苻 葦葦叢密之所，恆爲盜藪，故喻爲盜賊。

(五) 語見管子 牧民篇。

(六) 廉隅 品行方正，節操堅確者。

(七) 芹曝之獻 獻芹獻曝，語出列子，有所貢獻於人之謙詞。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蔡公松坡^{〔一〕}之喪，歸自日本，止於上海，將反葬乎湖南。友生^{〔二〕}梁啓超既與於旅祭，更率厥弟啓勳，厥子思順，思成等，敬潔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有井水飲處皆哭，寧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總角耳，一彈指而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隅坐之間難，東京久堅町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矍然^{〔三〕}如見之。爾後合并之日雖不數數，然書札與魂夢，日相濡沫而相因依。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畫^{〔四〕}，與夫分攜臨歧之訣語^{〔五〕}，一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鏤脾。三月以前，海上最後之促膝，君之瘖聲魁貌與其精心浩氣，今尙彷彿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奚歸！

嗚呼！庚子之難，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君去死蓋間不容髮。君自是發奮而治軍，死國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廣西不死，辛亥雲南不死，去冬護國寺街不死，今春青龍嘴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爲有生之餘。今爲國一大事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馬革裹尸歸來，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以叩蒼旻！嗟乎，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眞。而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載，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冤抱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齋所苦以相諱「忒」告，使九淵之下永噫而長嘯。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爲乎暱吾？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籜「七」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孺博，

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萬夫之特，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曷爲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況乃蓼莪 只 罔極，脊令畢逋；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

嗚呼！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君之所樂以嬉。今率以拜君，旣以侑君之靈，亦以永若輩之思。心香一瓣，淚酒一卮；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魂兮歸來，鑑此淒其！嗚呼哀哉，尙饗！

【作者略歷】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近代散文家兼學術家。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聰穎，受學於康有爲，一同鼓吹變法維新，世稱康梁。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後，逃往日本，創辦清議報新報等，當時學術思想界受極大影響。民國成立，回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曾參加反帝制反復辟兩役。末年遊歐歸後，專事著述講

學，爲文平易暢達，不受古文拘束，實文學革命之先導。著作最要者，有飲冰室文集，清
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注釋】

- (一) 蔡松坡 名鐸，雲南起義之元勳，民國五年十一月八日病歿於日本。
- (二) 友生 對於門下士之自稱。
- (三) 曖然 昏昧之義。
- (四) 民國四年，袁世凱帝制自爲，蔡氏自京至津，與梁氏密謀倒袁，謂「爲四萬萬同胞
爭人格起見，非誓死反抗不可。」
- (五) 蔡氏由津至日本，臨行與任公訣曰：「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
，吾儕引退，決不在朝。」
- (六) 諄 ㄉㄨㄣˊ，告也。
- (七) 隕箠 喻人之死亡，如竹皮之脫落。
- (八) 蓼莪 詩篇名，爲孝子追念父母之作。

科學的人生觀

胡適之講演

上次我到蘇州來，沒有空到青年會來講演，很抱歉，今天特來補過，請罪。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科學的人生觀』，研究人是什麼東西？在宇宙中佔據什麼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為少年人近來覺着很煩悶，自殺頹廢的都有，我比較至少多吃了幾斤鹽，幾擔米，所以來計劃計劃，研究自身人的問題。至於人生觀，各人不同，都隨環境而改變，不可以一個人生觀去統理一切；因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們至少要以科學的立場，去研究牠，解決牠。『科學的人生觀』，有二個意思：第一拿科學做人生觀的基礎；第二拿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我們生活的態度生活的
方法。

現在先講第一點，就是人生是什麼？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學的研究結果來講，我在民十二年發表了十條，這十條就是武昌有一個主教，稱為新

的十誠，說我是中華基督教的危險物的。十條內容如下：

(一) 要知道空間的大 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從前孫行者翻斛斗，一翻翻到南天門，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觀念，何等的小？現在從地球到銀河中間的最近的一個星，中間距離，照孫行者一秒鐘翻十萬八千里的速率計算，恐怕翻一萬萬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之大？地球是宇宙間的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們人類，更是小，直是不成東西的東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為是萬物之靈，同大地並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徵象，這是差的。從前王充很能見得到，說：『一個虱子不能改變那褲子裏的空氣，和那人類不能改變皇天一樣。』所以我們眼光要大。

(二) 時間是無窮的長 從地質學生物學的研究，曉得時間是無窮之長，以前開口五千年，閉口五千年，以為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陽系的存在，有幾萬萬年的歷史，地球也有幾萬萬年，生物至少有幾千萬年，人類

也有二三百萬年。所以五千年佔據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時期之長，就可以看見各種進步的演變，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 宇宙間自然的行動 根據了一切科學，知道宇宙萬物都有一定不變的自然行動。『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動，並沒有一種背後的指示，或是一個主宰去規範他們。明白了這點，對於月蝕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種種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 物競天擇的原理 從生物學的智識，可以看到物競天擇的原理。鯽魚下卵有幾百萬個，但是變魚的，只有幾個，否則就要變成『魚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吃又小的，人類都是如此，從此曉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動，否則要安排起來，爲什麼不安排一個完善的世界呢？

(五) 人是什麼東西 從社會學生理學心理學方面去看，人是什麼東西？吳稚暉先生說：人是兩手一個大腦的動物，與其他不同，只在程度

上的區別罷了。人類的手，與鷄鳴的掌差不多，實是他們的弟兄輩。

(六) 人類是演進的 根據了人種學來看，人類是演進的；因為要應付環境，所以要慢慢的變，不變不能生存，要滅亡了。所以從下等的動物，慢慢演進到高等的動物，現在還是演進。

(七) 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 根據了心理學生物學來講，心理現狀是有因果的。思想，做夢，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現象，和頭痛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說是超過一切，是不對的。

(八) 道德禮教的變遷 照生理學社會學來講，人類道德禮教也變遷的。以前以為腳小是美觀，但是現在腳小的要裝大了。所以道德禮教的觀念，正在改進，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前的標準，來判斷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後的狀況，是格格不相入的。

(九) 各物都有反應 照物理化學來講，物質是活的，原子分爲電子，是動的；石頭儻然加了化學品，就有反應，像人打了一記，就有反動一

樣。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罷了。

(十) 人的不朽 根據一切科學智識，人是要死的，物質上的腐敗，和貓死狗死一般。但是個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惡都是不朽。一塊痰中有微生物，這菌能散佈到空間，使空氣都惡化了；人的言語，也是一樣。凡是功業思想都能傳之無窮，匹夫匹婦，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們要看破了世間時間之偉大，歷史的無窮，人是最小的動物，處處都在演進，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張，但是那小小的人類，居然現在對於制度政治各種都有進步。

以前都是拿科學去答覆一切，現在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人生，就是哪啻生活？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至少要有那科學的方法，精神，態度去做，分四點來講：

(一) 懷疑 第一點是懷疑，三個弗能相信的態度，人生問題就很多

。有了懷疑的態度，就不會上當。以前我們幼時的智識，都從阿狗阿金阿毛等黃包車夫娘姨處學來，但是現在自己要反省，問問以前的智識是否靠得住？有此態度，對於什麼馬克思，牛克思的主義，都不致於盲從了。

(二) 事實 吾們要實事求是，現在像貼貼標語，什麼打倒田中義一等，都僅務虛名，像豆腐店裏生意不好，看看「對我生財」洩悶一樣。又像是以前的畫符，一畫符，病就好的思想。貼了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真個打倒了麼？這不對，我們要做切實的工作，奮力的做去。

(三) 証據 懷疑以後，相信總要相信，但是相信的條件，就是拿憑據來。有了這一句，論理學諸書，都可以不讀。赫胥爾的兒子死了以後，宗教家去勸他進教，但是他很堅決的說：拿有上帝的証據來。有了這種態度，就不會上當。

(四) 真理 朝夕的去求真理，不一定要成功，因為真理無窮；宇宙無窮；我們去尋求，是盡一點責任，希望在總分上，加上萬萬分之一。勝

固是可喜，敗也不足憂。明知賽跑只有一個人第一，我們還要跑去，不是爲我爲私，是爲大家。所以只有科學家，眞真有共產主義的精神，發明不是爲發財，是爲人類。英國有一個醫生，發明了一種治肺病的藥，但是因爲自秘就被醫學會開除了。

所以科學家是爲求真理，莊子雖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的話頭，但是我們還要向上作去，得一分就是一分，一寸就是一寸，可以有亞基米特氏發現浮力時叫 *Tureka* 的快活，有了這種精神，作人就不會失望。所以人生的意味，全靠你自己的工作；你要他圓就圓，方就方，是有意味；因爲真理無窮，趣味無窮，進步快活亦無窮盡。

國
文
讀
本

新思潮的意義 胡適

一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 對於習俗的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 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 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爲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

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 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底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脚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脚是「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烟敬客。現在鴉片烟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爲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爲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爲並不會更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着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我以爲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舊戲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

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值。……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很够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二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便可以看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

等。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週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週刊等等雜誌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爲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因爲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爲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澈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孔教的尊嚴；卻不知道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爲問題，就在這個

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故安福部^{〔一〕}的議員通過孔教爲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係的，故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爲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爲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爲世間決沒有人情願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爲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砲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儘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轉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一方面做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藥的工夫，不但不容易，並且很遭犯忌諱，很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着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種很有益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這個道理很容易解釋。凡社會上成爲問題的問題，一定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係的。這許多人雖然不能提出什麼新解決，但是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提出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細細分析出來，加上評判的研究，指出不滿意的所在，提出新鮮的救濟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許多人反對。但是反對便是注意的證據，便是興趣的表示。試看近日報紙上登的馬克思的贏餘價值論，可有反對的嗎？可有討論的嗎？沒有人討論，沒有人反對，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證據。研究問題的文章所以能發生效果，正爲所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懸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贏餘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家之外，決不會發生怎麼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裏面做

點輸入學理的事業，或用學理來解釋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不但如此，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的養成一種批評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四]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的政治』，不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總起來說：研究問題所以能於短時期中發生很大的效力，正因為研究問題有這幾種好處：(1)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為問題關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因為反對便是興趣的表示，況且反對的討論不但給我們許多不要錢的廣告，還可使我們得討論的益處，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為問題是逼人的活問題，故容易使人覺悟，容易得人信從；(4)因為從研究問題裏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

理的影響；（5）因為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的養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這是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後能了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研究問題的人才。

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

（注）參看每週評論（31）『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又（33）『問題與主義』，又（35）『再論問題與主義』，又（36）『三論問題與主義』。

三

以上說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在實際上的兩種表現。現在要問：「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藝思想，持什麼態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有評判的態度。」

分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爲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爲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着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

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爲什麼要整理呢？因爲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爲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爲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如太極圖【五】，爻辰【六】，先天圖【七】，卦氣【八】，……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爲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

信，——如罵楊朱墨翟爲禽獸，卻尊孔丘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却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呢？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介紹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作者略歷】

胡適（一八九〇——）現代著作家，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留美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

。文學革命運動，他和陳獨秀都是最有力的先鋒。著有新詩嘗試集，雜著胡適文存三集，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等。

【注釋】

(一) 全民政治 美國威爾遜著，廖仲愷先生譯載於建設雜誌。

(二) 安福部 是段祺瑞當國時，一部官僚政客結合處，因在北平城內安福胡同，故名安福俱樂部。

(三) 贏餘價值 指生產所費之成本與生產產品之價值之差。

(四) 純粹理性批判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康德所著書名，論究關於認識的問題。

(五) 太極圖 宋周敦頤撰，又為說一卷。孔子贊易，始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敦頤又推道體之原本，曰無極而太極，如吾心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

(六) 爻謂卦爻 辰謂星辰。

(七) 宋邵雍作伏羲先天卦位圖 即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是也。

(八) 卦氣 以六十四卦分配氣候也。文王序易，以坎離震兌為四時卦；自復至乾，自姤至坤，為十二月消息卦。

論諸子學之所由生

淮南子要略

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劓練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胄，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襮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撻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

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殫畚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贖，梁丘據，子家噲導於

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利而趨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形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

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漢書霍光傳 班固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二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三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三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四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五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六二年，衛太子^七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八廣陵王胥^九

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捷、仔 二〇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 二一二年，春，上游五柞宮 二二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 二三。」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 二四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 二五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夔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 二六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賞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

，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耶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
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
光。光欲奪之。耶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
，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
因帝姊鄂呂蓋主二七內安女後宮爲僮孺；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
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
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
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
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安親女；
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二八}，郎羽林道上稱蹕^{二九}，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三〇}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三一}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書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三二}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三三}。』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

，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

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 二四 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三五 宗正德 三六 光祿大夫吉 三七 中郎將利漢 三八，迎昌邑王賀。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 三九。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三〇}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三一}，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

呂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三三}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三三}，前將軍臣增^{三四}，後將軍臣充國^{三五}，御史大夫臣誼^{三六}，宜春侯臣譚^{三七}，當塗侯臣聖^{三八}，隨桃侯臣昌樂^{三九}，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四〇}，太常臣昌^{四一}，大司農臣延年^{四二}，宗正臣德^{四三}，少府臣樂成^{四四}，廷尉臣光^{四五}，執金吾臣延壽^{四六}，大鴻臚臣賢^{四七}，左

馮翊臣廣明〔四八〕，右扶風臣德〔四九〕，長信少府臣嘉〔五〇〕，典屬國臣武〔五一〕，京輔都尉臣廣漢〔五二〕，司隸校尉臣辟兵〔五三〕，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五四〕，臣畸〔五五〕，臣吉〔五六〕，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五七〕，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五八〕，臣卬〔五九〕，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纓，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六〇〕，行璽大行〔六一〕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六二〕，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六三〕上前殿。

擊鐘磬，召內泰壹〔六四〕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六五〕，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

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春秋：天王出居于鄆。繇不孝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天王出居于鄆。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

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七〇〕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賀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七一〕，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輜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七二〕。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繪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兩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_{七三}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梓宮〔七四〕便房〔七五〕黃腸題湊〔七六〕各一具，縱木外臧〔七七〕梓十五具，東園
溫明〔七八〕，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輅車〔七九〕，黃屋，左纛〔八〇〕發材
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八一〕，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
，穿復土〔八二〕，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
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
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
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
相國〔八三〕。」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
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

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
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八四〕，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

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八五〕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八六〕，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八七〕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八八〕殿中，亡期度。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八九〕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問，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九〇〕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徵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九一〕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

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獨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朋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五三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九三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九四代之。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九五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

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五六〕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馮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嚔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窺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取出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任。」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山雲

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淪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

。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蓋菟龜^{〔五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五八〕}，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立菟^{〔五九〕}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六〇〕}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六一〕}，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六二〕}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

告侍中金安上。憚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闕，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憚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得而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

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賜迺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殿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威帝「二〇三」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〇四」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注釋】

(一) 去病 衛青姊子，伐匈奴，先後凡六出，渡沙漠，封狼居胥山而還。拜驃騎將軍，封冠軍侯。

(二) 平陽 今山西臨汾縣。

(三) 平陽侯 曹參封平陽侯。

(四) 子夫 衛青姊，元朔元年，生太子據，立爲皇后。

(五) 扶服 通匍匐。

(六) 征和 武帝年號，公元前九一年。

(七) 衛太子 武帝長子名據，衛子夫所生，立爲太子。江充與據有隙，誣帝以巫蠱術厭帝，據因起兵殺充，兵敗，亡去，東至湖，爲吏發覺，自經。

(八) 燕王旦 武帝子，名旦，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武帝怒，下其使獄。

(九) 廣陵王胥 武帝子，名胥，好倡樂逸，動作無法度。

(一〇) 趙婕妤 婕妤爲漢宮女官名，趙氏居鉤戈宮，亦稱鉤戈夫人。

(一一) 後元 武帝年號。二年，公元前八七年。

(一二) 五柞宮 武帝行宮，在今盤屋縣東南。

(一三) 金日磾 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休屠王謀降漢，後悔，見殺。日磾及母沒入官，武帝奇其貌，使爲馬監，後遷侍中，甚見親信。休屠嘗作金人祭天主，故武帝賜姓金。

- (一四)上官桀 隴西上邽人。
- (一五)桑弘羊 雒陽人，年十三即爲侍中。
- (一六)莽何羅 何羅與江充善，充敗，懼禍及，因謀反。
- (一七)鄂邑蓋主 鄂乃所食邑，爲蓋侯所尙，故稱蓋主。
- (一八)出都肄 至都外，總閱試，習武備。
- (一九)蹕 通蹕。天子出行，清道稱蹕，此謂光僭竊。
- (二〇)敞 即楊敞，華陰人，楊惲之父，爲光所信任。
- (二一)莫府 指大將軍幕府，莫通幕。
- (二二)廣明 亭名，在長安東。
- (二三)不足遂 猶言不須窮。
- (二四)元平 昭帝年號。元年，公元前七四年。
- (二五)樂成 爲史樂成。
- (二六)德 爲劉德，劉向之父。

(二七)吉 爲丙吉。

(二八)利樂 不知姓氏。

(二九)田延年 字子賓，陽陵人。爲霍光幕府，出爲太守，選入爲大司農。後因事自刎死。

(三〇)張安世 字子儒，杜陵人，張湯子。

(三一)未央宮 武帝所建，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

(三二)卒 通猝。

(三三)明友 爲范明友。

(三四)增 爲韓增。

(三五)充國 爲趙充國。

(三六)誼 爲蔡誼。

(三七)譚 爲王譚。

(三八)聖 爲魏聖。

(三九)昌樂 爲趙昌樂，故蒼梧王趙光子。

(四〇)延年 爲杜延年。

(四一)昌 爲蘇昌。

(四二)延年 爲田延年。

(四三)德 爲劉德。

(四四)樂成 爲史樂成。

(四五)光 爲李光。

(四六)延壽 爲李延壽。

(四七)賢 爲韋賢。

(四八)廣明 爲田廣明。

(四九)德 爲周德。

(五〇)嘉 其姓無攷。

(五一)武 爲蘇武。

(五二) 廣漢 爲趙廣漢。

(五三) 辟兵 其姓無攷。

(五四) 遼 爲王遼。

(五五) 疇 爲宋疇。

(五六) 吉 爲景吉。

(五七) 賜、管、勝、梁、長、幸，均無攷。

(五八) 德 其姓無攷。

(五九) 卬 爲趙卬，充國子。

(六〇) 信 漢初有三靈，天子之靈自佩，行靈，信在符節臺。

(六一) 大行前 謂在昭帝 柩前。皇帝 初喪稱大行，去而不返之意。

(六二) 君卿 昌邑之侍從官名君卿者。

(六三) 會下還 謂自昭帝 葬還。

(六四) 泰壹 泰壹 與太乙 通，所祭之神名。

(六五) 鼓吹歌舞 謂納樂人於甕道牟首(上林苑中池名)而鼓吹歌舞。

(六六) 北宮桂宮 均在未央宮北。

(六七) 詩云句 詩大雅抑篇。

(六八) 周襄王 襄王爲後母弟叔帶所逐，春秋：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

其言出不能乎母也。

(六九) 天子有爭臣 見孝經。

(七〇) 房陵 即今湖北房縣。

(七一) 尙冠里 長安里名。

(七二) 封陽武侯 以庶人不能立爲天子。

(七三) 地節 宣帝年號。二年，公元前六十八年。

(七四) 梓宮 爲王者所用，梓木製成，親身之棺也。

(七五) 便房 爲藏中之曲室。

(七六) 黃腸題湊 黃腸柏木黃心所製之槨，其木頭皆內向，故名題湊。

(七七)外臧 爲正臧外婢妾之臧也。

(七八)東園溫明 東園，漢少府所屬官署，主作凶喪器具。溫明，殮屍之器。

(七九)輶輅車 可臥息之車，後因載喪，遂爲喪車。

(八〇)黃屋石纛 用黃繒爲裏之車，鼂尾所製之旗。

(八一)茂陵 武帝陵墓，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

(八二)復土 謂握穴下棺，而以土覆也。

(八三)蕭相國 即蕭何。

(八四)昭靈承恩 皆禁苑中宮館名。

(八五)監奴 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八六)朝請 漢制，諸侯春朝曰朝，秋朝曰請。

(八七)黃山苑 惠帝時所建宮苑，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

(八八)長信宮 太后所居。

(八九)魏相 字弱翁，濟陰定陶人。爲河南太守，宣帝即位，徵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九〇)自若 如故也。

(九一)乳醬 視產乳之疾者。

(九二)安定 漢郡名，今甘肅固原縣。

(九三)武威 漢郡名，今甘肅武鞏縣。

(九四)許史子弟 爲太子據妃史良娣，及許后之宗族。

(九五)縣官 天子也。

(九六)王子方 霍氏奴。

(九七)羨絮龜 供祭之用。

(九八)博平君 宣帝外祖母。

(九九)玄菟 漢郡名，武帝滅朝鮮所置，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部。

(一〇〇)代郡 今山西代縣。

(一〇一)昭陽臺 在上林苑中，漢時皇后被廢，皆退居於此。

(一〇二)丙申 昭帝元始二年，公元前八六年。

(一〇五)成帝 元帝子。

(一〇四)元始 平帝年號。二年，即公元二年。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梁啓超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興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日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尋常小說，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甯惟是，彼高才瞻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

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韜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扁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即鈍根衆生亦有也。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描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草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窳，導此窳，則無

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焉。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

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日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薰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薰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齋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

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倫，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倫，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之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

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日日相與呼吸之鑿鑿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源，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

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鬪族械鬪，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綵戀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長，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

綠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看了羅丹彫刻以後

宗白華

『……藝術是精神和物質的奮鬪。……藝術是精神界底生命貫注到物質界中，使無生命的表示生命，無精神的表示精神。……藝術是自然底重現，是增高的自然。……』抱了這幾種對於藝術的直覺見解^二，走到歐洲，經過巴黎，徘徊於攄浮^三藝術之宮，摩挲於羅丹彫刻之院，然後我的思想大變了。否，不是大變了，是深沈了。

我們知道我們一生命底迷途中，往往會忽然遇着一剎那頃的電光，破開雲霧，照矚前途黑暗的道路。一照之後，我們纔確定了方向，直往前趨，不復遲疑。縱使本來已經是走着了這條道路，但是今後纔確有把握，更增了一番信仰。

我這次看見了羅丹底彫刻就是會着了這一種的光明。我自己自幼的人生觀和自然觀就是精神一元論^三。我相信精神是我們生命底原動力，也

是自然底原動力。你看那自然何等調和，何等完滿，何等神祕不可思議！你看那自然中何處不是生命，何處不是活動，何處不是優美光明！這大自然底全體不就是一個理性底數學、情緒底音樂、意志底波瀾嗎？一言蔽之，我感到這宇宙底圖畫是個大優美精神底表現。但是年事長了，經驗多了，同這個實際世界衝突久了，曉得這空間中有一種冷靜的、無情的、對抗的物質，爲我們自我表現、意志活動底阻礙，是不可搖動的事實。又曉得這人事中的許多悲慘的、冷酷的、愁悶的、齷齪的現狀，也是不可搖動的事實。這個世界，不是已經美滿的世界，乃是向着美滿方面戰鬥進化的世界。你試看那棵綠葉的小樹，他從黑暗冷溼的土地裏向着日光，向着空氣，作無止境的戰鬥，終究枝葉扶疏，搖蕩於青天白雲中，表現不可言說的美。一切有機生命皆憑藉物質扶搖而入於精神的美。大自然中有種不可思議的精神，推動無生界以入於有機界，從有機界以至於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緒、感覺。這個精神是一切生命底源泉，也是一切「美」底源泉。

自然無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處處表現這種不可思議的精神故。照相片無往而美。何以故？以其只攝取了自然底表面，而不能表現自然底面的精神故。藝術家底圖畫彫刻卻又無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能從藝術家自身底精神，以表現自然底精神，使藝術底創作如自然底創作故。

什麼叫做美？「自然」是美的，這是事實。諸君若不相信，只要走出諸君底書室，仰看那簷頭金黃色的秋葉在光波中顫動；或是來到池邊柳下，俯看那白雲青天在水波中蕩漾，包管你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這種感覺就叫做「美」。我前幾天在此地斯蒂丹博物院裏徘徊了一天，看了許多荷蘭畫家底名畫，以爲最美的當莫過於大藝術家底圖畫彫刻了；那曉得今天早晨起來走到附近綠堡〔四〕森林中去看日出，忽然覺得自然底美終不是一切藝術所能完全達到的。你就看那空中的光、的色，那花草底動，雲水底波瀾，有什麼藝術家能殼完全表現得出？所以自然始終是一切美底源泉，是一切藝術底範本。藝術最後的目的，不外乎將這種瞬息變化起滅無常的

「自然美底印象」，藉着圖畫彫刻底作用，扣留下來，使他普遍化、永久化。什麼叫普遍化、永久化？這就是說一幅自然美底好景往往在深山叢林中，不是人人能享受的；並且瞬息變動，起滅無常，不是人時時能享受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五〕。——藝術底功用就是將他描摹下來，使普遍於人人，可以時時享受。藝術底目的就在於此，而美底真泉仍在自然。

那麼，一定要有人說我是藝術派中的什麼「自然主義」、「印象主義」了。這一層我還有申說。普通所謂自然主義是刻劃自然底表面，入於細微。那麼，最細密而最真切的自然印象當莫過於照相片了。然而我們人人知道照片沒有圖畫的美，照片沒有藝術的價值。這是什麼緣故呢？照片不是自然最真實的攝影嗎？若是藝術以純粹描寫自然為標準，總要讓照片一籌，而照片又確是沒有圖畫的美。難道藝術底目的不是在表現自然底真相嗎？這個問題很可令人注意。我們再分析一下：

(一)向來的大藝術家，如荷蘭的倫伯蘭德、德國的歌德、法國的羅丹，都是承認自然是藝術底標準模範，藝術底目的是表現最真實的自然。他們的藝術創作依了這個理想都成了第一流的藝術品。

(二)照相片所攝的自然之影，比以上諸公底藝術傑作更加真切，更加細密，但是確沒有「美」的價值。更不能比美以上諸公底藝術品。

(三)從這兩條矛盾的前提得來的結論如下：若不是諸大藝術家底藝術觀念——以表現自然真相為藝術底最後目的——有根本錯誤之處，就是照片所攝取的自然並不是真實的自然，而藝術家所表現的自然，方是真實的自然。

果然！諸大藝術家底藝術觀念並不錯誤，照片所攝非自然之真，惟藝術乃真能表現自然！

諸君初聽了這話一定有點驚詫，怎麼照片還不及圖畫的真實呢？

羅丹說：『果然，照片說謊，藝術真實。』這話含意深厚，非解釋不

可。請聽我慢慢說來：

我們知道「自然」是無時無處不在「動」中的。物即是動，動即是物，物質與動不能分離。這種「動象」，積微成著，瞬息變化，不可捉摸。能捉摸者，已非是動；非是動者，即非自然。照相片於物象轉變之中，攝取一角，強動象以為靜象，已非物之真相了。況且動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底作用；描寫動者，即是表現生命，描寫精神。自然萬象無不在「活動」中，即是無不在「精神」中，無不在「生命」中。藝術家要想借圖畫，彫刻等以表現自然之真，當然要能表現動象，纔能表現精神，表現生命。這種「動象底表現」，是藝術最後的目的，也就是藝術與照片根本不同之處了。

藝術能表現「動」，照片不能表現「動」。「動」是自然底「真相」，所以羅丹說：『照片說謊，藝術真實。』

但是藝術是否能表現「動」呢？藝術怎樣能表現「動」呢？關於第一

個問題要我們的直接經驗來解決。我們拏一張照片和一張名畫來比看，我們就覺得照片中風景雖是逼真，但是呆板地沒有生動之氣，不同我們當時所直接看見的自然真境有生命、有活動；我們再看那張名畫中景緻，雖不能將自然中的光氣雲色完全表現出來，而我們已經感覺他裏面的山水人物，栩栩如生，彷彿如入真境了。我們再拏一張照片攝的「行步的人」和羅丹彫刻的「行步的人」一比較，就覺得照片中人提起了一隻腳，而凝住不動，好像麻木了一樣；而羅丹底石刻確是在那裏走動，彷彿要姍姍而去了。這種「動象底表現」，要諸君親來羅丹博物院裏參觀一下，就相信藝術能表現「動」，而照片不能。

那麼，藝術又怎樣會能表現出「動象」呢？這個問題是藝術家底大秘密。我非藝術家，本無從回答；並且各個藝術家底秘密不同。我現在且把羅丹親自的口供介紹出來：

羅丹說：『你們問我的彫刻怎樣會能表現這種「動象」，其實這個秘

密很簡單。我們要先確定「動」是從一個現狀轉變到第二個現狀。畫家與彫刻家之表現「動象」，就在能表現出這個現狀中間底過程。他要能在彫刻或圖畫中表示出那第一個現狀於不知不覺中化入第二個現狀，使我們觀者能在這作品中，同時看見第一現狀過去的痕跡和第二現狀初生的影子，然後「動象」就儼然在我們的眼前了。」

這是羅丹創造動象底祕密。羅丹認定「動」是宇宙底真相，惟有一「動象」可以表示生命，表示精神，表示那自然背後所深藏的不可思議。這是羅丹底世界觀，這是羅丹底藝術觀。

羅丹自己深入於自然底中心，直感着自然底生命呼吸、理想情緒，曉得這自然中的萬種形相，千變百化，無不是一個深沈濃摯的大精神——宇宙意志——所表現。這個自然底意志憑藉着物質，表現出花，表現出光，表現出雲樹山水，以至於鳶飛魚躍、美人英雄。所謂自然底內容，就是一種精神底物質化而已。藝術家要模倣自然，並不是真去刻劃那自然底表面

形式，乃是直接去體會自然底精神感覺——那自然憑藉物質以表現萬相底過程；然後以自己的精神，——理想、情緒、感覺、意志——貫注到物質裏面，製作萬形，使物質而精神化。

「自然」本是個大藝術家，藝術家也是「小自然」。藝術創造底過程，是物質底精神化；自然創造底過程，是精神底物質化；首尾不同，而其結局同爲一極真、極美、極善的靈肉調和、心物一致的藝術品。

羅丹深明此理，他的彫刻，是從裏面發展，表現出精神生命，不講求外表形式底光滑美滿。但他的彫刻中，確沒有一條曲線、一塊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躍動，神致活潑，如同自然之真。羅丹真可謂能使物質而精神化的了。

羅丹底彫刻，最喜歡表現人類底各種情感、動作，因爲情感、動作是人性最眞切的表示。世界人生最後的原動力，是情緒、意志而非理性、思維。羅丹和古希臘彫刻底區別也就在此。希臘彫刻注重形式底美，講求表

面底完滿工整，這是理性底表現。羅丹底彫刻注重內容底表示，講求精神底活潑躍動。所以希臘底彫刻可稱爲「自然底幾何學」，羅丹底彫刻可稱爲「自然底心理學」。

自然無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謂醜的如老嫗病骸，在藝術家眼中無不是美，因爲也是自然底一種表現。果然，這種奇醜怪狀只要一在藝術家手腕下經過，立刻就變成了極可愛的美術品了。藝術家無往而非「美」底創造者，只爲他真能把自然表現了。

所以羅丹底彫刻無所選擇，有奇醜的嫫母，有愁慘的人生，有笑，有哭，有至高純潔的理想，有人類根性中的獸慾。他眼中所看的無不是美，他彫刻出來，果然是美。

他說：「藝術家只要寫出他所看見的就是了，不必多求。」這話含有至理。我們要曉得藝術家眼光中所看見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不同。他的眼光要深刻些，要精密些，他看見的不只是自然、人生底表面，乃是自然、

人生底中心。他感覺自然和人生底現象是含有意義的，是有所表示的。你看一個人底面目，他的表示何其多，他表示了年齡、經驗、嗜好、品行、性質、以及當時的情感、思想。一言蔽之，一個人底面目中，蘊藏着一個人過去的歷史、和一時代文化底潮流。這種人生界和自然界底精神方面的表現，非藝術家深刻的眼光，不能看得十分真切。但藝術家不單是能看出人類和動物界處處有精神的表示；他看見了一枝花、一塊石、一灣泉水，都是在那裏表現一段詩魂。能將這種靈肉一致的自然現象和人生現象描寫出來，自然是生意躍動，神采赫奕，彷彿如「自然」之真了。

羅丹眼光精明，他看見這宇宙雖然物品繁富，儀態萬千；但綜而觀之，是一幅意志底圖畫。他看見這人生雖然波瀾起伏，曲折多端；但合而讀之，是一曲情緒底音樂。情緒、意志、是自然之真，表現而爲動。所以動者是精神的美，靜者是物質的美。羅丹寫動而不寫靜，所以說藝術是精神化。

羅丹底彫刻不單是表現人類普遍的精神（如喜怒哀樂愛惡欲），他同時注意時代精神。他曉得一個偉大的時代必須有偉大的藝術品，將時代精神表現出來，遺傳後世。他於是搜尋現代的時代精神究在那裏。他在這十九、二十世紀潮流複雜、思想矛盾的時代中，搜尋出幾種基本的精神：（一）勞動。十九、二十世紀是勞動神聖時代，勞動是一切問題的中心，於是羅丹創造「勞動塔」〔八〕。（二）精神勞動。十九、二十世紀，科學、工藝發達，是精神勞動極昌盛的時代，不可不特別表示，於是羅丹創造「思想的人」和「巴剎克（Balzac）夜起著文之像」。（三）戀愛。精神的戀愛，是現時代人類主要的衝動，於是羅丹創造「接吻」。（四）「權力底慾望」和「能力底希求」，是現時代人類主要的衝動，於是羅丹在許多彫刻中表現之。

我對於羅丹的觀察要完了。羅丹一生工作不息，創作繁富。他是個真理底搜尋者，他是個美鄉底醉夢者，他是個精神和肉體底勞動者。他生於

一千八百四十年，死於近年。生時受人攻擊非難，如一切偉大的天才。

【題解】

羅丹 *Auguste Rodin*，法蘭西著名彫刻家，一八四〇年生，一九一七年死。

【注釋】

(一) 直覺見解，即不由推理和經驗而直接感覺所得之一種見解。

(二) 盧浮 *Louvre*，法國巴黎城中之一大宮，始建於十三世紀，歷代又逐漸增築，故華麗非常；宮中陳列種種藝術上著名作品。

(三) 精神的一元論 *Spiritual Monism*，即認「精神的存在」爲宇宙唯一本體之學說，所謂唯心論是也。

(四) 綠堡 *Luxembourg*，亦巴黎之一宮，創建於十七世紀。

(五) 見唐人李商隱登樂遊原詩。

(六) 自然主義 *Naturalism* 與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皆藝術上之名詞。自然主義

主張就客觀的自然依照原樣，無所粉飾的描寫出來，作爲藝術目的或本領。印象主

看了羅丹彫刻以後

義主張藝術家把他直接感受的印象，照樣表現於作品；與其說是重事物本身，無寧說是重事物所給與人的印象。

(七) 倫伯蘭德 Van Rijn Rembrandt，荷蘭著名畫家，作品極多，一六〇七年生，一六六九年死。

(八) 原文「勞動塔」下，注有「未成」二字。

復魯絜非書

姚鼐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嘗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

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

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

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

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竄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胡適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啓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爲眞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至於今日之文學與今後之文學究竟當爲何物，則全係於吾輩之眼光識力與筆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惟愚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以爲白話之文學種子已伏於唐人之小詩短詞。及宋而語錄體大盛，詩詞亦多有用白話者。（放翁之七律七絕，多白話體。宋詞用白話者更不可勝計。南宋學者往往用白話通信，又不但以白話作語錄也。）

元代之小說戲曲，則更不待論矣。此白話文學之趨勢，雖爲明代所截斷，而實不曾截斷。語錄之體，明清之宋學家多沿用之。戲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雜劇之通俗矣。然崑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吾儕之「徽

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於白話之一例也。小說則明清之有名小說，皆白話也。近人之小說，其可以傳後者，亦皆白話也。（筆記短篇如聊齋志異之類不在此例。）故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

夫白話之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聲譽，不列於文學之「正宗」，而卒不能廢絕者，豈無故耶？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然此但是一個假設之前提，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證據，如上所云，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證明。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吾國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則吾輩今日之紛紛議論，皆屬枉費精力，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

然則吾輩又何必攻古文家乎？曰，是亦有故。吾輩主張「歷史的文學

觀念』，而古文家則反對此觀念也。吾輩以爲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而古文家則以爲今人作文必法馬班韓柳，其不法馬班韓柳者，皆非文學之『正宗』也。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爲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爲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如是，則吾國將永無以全副精神實地試驗白話文學之日。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穫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膂力，能以全力爲之耳。）

吾輩既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則亦不可不以歷史的眼光論古文家。晁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必及乎身。』（朱熹曰，反，復也。）此言復古者之謬，雖孔聖人亦不贊成也。古文家之罪正在『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古文家盛稱馬班，不知馬班之文已非古文。使馬班皆作盤庚大誥『清廟生民』之文，則馬班決不能千古矣。古文家又盛稱韓柳，不知韓柳在

當時皆爲文學革命之人。彼以六朝駢儷之文爲當廢，故改而趨於較合文法，較近自然之文體，其時白話之文未興，故韓柳之文在當日皆爲『新文學』。韓柳皆未嘗自稱『古文』，古文乃後人稱之之辭耳。此如七言歌行，本非『古體』，六朝人作者數人而已，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謂創作。後之妄人，乃謂之曰『五古』，『七古』，不知五言作於漢代，七言尤不得爲古，其起與律詩同時。（律詩起於六朝。謝靈運江淹之詩，皆爲駢偶之體矣，則雖謂律詩先於七古，可也。）若周頌商頌則眞『古詩』耳。故李杜作『今詩』，而後人謂之『古詩』；韓柳作『今文』，而後人謂之『古文』。不知韓柳但擇當時文體中之最近於文言之自然者而作之耳。故韓柳之爲韓柳，未可厚非也。

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趨勢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於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歸方劉姚之志與七子同，特不敢遠攀周秦，但欲近規韓柳歐曾而已，此

其異也。吾故謂古文家亦未可一概抹煞。分別言之，則馬班自作漢人之文，韓柳自作唐代之文。其作文之時，言文之分尙不成一問題，正如歐洲中古之學者，人人以拉丁文著書，而不知其所用爲「死文字」也。宋代之文人，北宋如歐蘇皆常以白話入詞，而作散文則必用文言；南宋如陸放翁常以白話作律詩，而其文集皆用文言；朱晦庵以白話著書寫信，而作「規矩文字」則皆用文言；此皆過渡時代之不得已，如十六七世紀歐洲學者著書往往並用已國俚語與拉丁兩種文字，（狄卡兒之「方法論」用法文，其「精思錄」則用拉丁文。倍根「雜論」有英文拉丁文兩種。倍根自信其拉丁文書勝於其英文書，然今人罕有讀其拉丁文「雜論」者矣。）不得概以古文家冤之也。惟元以後之古文家，則居心在於復古，居心在於過抑通俗文學而以漢魏唐宋代之。此種人乃可謂真正「古文家」！吾輩所攻擊者，亦僅限於此一種「生於今之世反古之道」之真正「古文家」耳！

論衡問孔篇（節錄）王充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此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一〕閔〔二〕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三〕帝舜之前，淺畧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四」，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間，迢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問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五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六」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勿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勿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及言「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畧。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勑武伯而畧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勿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九〕，刺泰山之旅祭〔一〇〕，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以下疑脫簡〕

「孔子曰：『公冶長^(二)可妻也，雖在繯繼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繯繼；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繯繼。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須稱不宜言其在繯繼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恆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宰我^(三)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

，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氏之門，序在四科三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人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予於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

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急，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

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枵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思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作者略歷】

王充，字仲任，東漢時浙江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遭遇坎坷，一生不仕。其學說辨別真僞，破除迷信，將古代傳說中矛盾譎謬一一摘出，最能啓發思想。最著名有「九虛」，「四諱」，「三增」諸篇。

【注釋】

(一) 顏回，字淵，孔子弟子。

(二) 閔子騫。孔子弟子。

(三) 阜陶陳道 今尚書阜陶謨，益稷諸篇。

(四) 子游 弦歌 論語陽貨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五) 孟懿子 魯大夫，名何忌。

(六) 樊遲 孔子弟子。

(七) 孟武伯 懿子之子，名甌凡

(八) 季氏 魯大夫 季孫氏。

(九) 八佾 舞庭 佾，舞列也。天子八人，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季氏以魯大夫而用八人。

(一〇) 太山 旅祭 論語八佾篇，季氏 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

(一一) 公治長 孔子弟子。孔子說，「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洩之中，非其罪也。」於是把女兒嫁給他了。

(一二) 宰予 孔子弟子，名予，字我。

(一三) 四科 德行科，顏淵，閔子騫。言語科，宰我，子貢。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學科，子游，子夏。

論衡感虛篇（節錄）王充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二，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

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三〕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三〕。今堯不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

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四〕，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癡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自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崑俎豆，墮奏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癡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五〕，一歎下霜〔六〕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

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

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七〕}，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乃天雨。^{〔八〕}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己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八〕}，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

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聖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瘡一作瘡熱之病，深自尅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謹，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作者略歷】

王充，字仲任，東漢時浙江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遭遇坎坷，一生不仕。其學說辨別真偽，破除迷信，將古代傳說中矛盾譌謬一一摘出，最能啓發思想。最著名有『九虛』，『四諱』，『三增』，『諸篇』。

【注釋】

(一) 十日並出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堯使羿上射十日，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楚辭註：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

(二) 桀紂射天 史記殷本紀：武乙無道，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三) 高宗桑穀 史記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四) 師曠奏曲 韓非子：平公欲聞清徵。師曠謂君德薄，不可聞。平公強其奏。有玄鶴

二八自南來，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問更悲者，師曠以清角對。平公欲聞，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蛟伏地，鳳凰以上，作清角。今君德薄，不足聽之，恐有敗。』平公強之。一奏，有玄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師曠奏白雪曲見淮南子覽冥訓。

(五) 戰國時 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城爲之崩。

(六) 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爲隕霜。

(七) 湯七年旱 說苑作七年，呂氏春秋作五年，淮南子作七年。

(八) 孔子疾病 見論語子罕篇。

1800
FBI

1.3